武俠世界
$2.00
629

· 下期預告 ·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千手觀音　馬雲 · 著



據說觀音有千手千眼。但這不是佛經，所講的自然也不是關乎宗教裏的事：這是「鐵拐俠盜故事集」裏面的最新故事名稱，也是一位貌若天仙的美女的綽號。但是，江湖上的人為什麼要這樣稱呼她？其中自有引人入勝的情節，請留意「千手觀音」故事。下期刊出

督印人：羅　輯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五六一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僑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俠世界

第629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女殺手奇情鬥智技擊故事

紅粉煞星

朱羽・文
培新・圖

勞燕分飛

風狂雨急，這是一個不宜外出的夜晚。偏偏張家燕和白健約好了在這天晚上見面。南太平洋的天氣變得眞快，有些像難測的少女心，下午的陽光還挺好，到了晚上誰知又是風又是雨的急煞人。

這是事先約好的，臨時又不能取銷，何況張家燕又亟欲和白健會晤，風雨那裏阻擋得住她啊！

見面的時間是晚間八時，地點是一家名叫「英雄」的咖啡屋，張家燕不明白店主人何以要用上這樣一個名字，一點也不適合咖啡屋的情調。可是，白健却對這裏特別喜歡，他不是喜歡這裏的濃郁咖啡，更不喜歡這裏的黯淡燈光。他所喜歡的是那塊標名「英雄」的招牌。從心理上分析，白健必然有濃厚的英雄主義色彩。

張家燕討厭他有這種想法，也討厭他天天跑到射擊場去練槍，或者到拳擊房去練拳。但她却又深深地愛着他。矛盾！女人就是這樣矛盾；世事也是這樣矛盾。

七點五十分，在狂風急雨中，張家燕乘坐出租汽車來到了「英雄」，她是常客，服務生迎向她：

「張小姐好久沒來了啊！」

「白先生來了嗎？」

「來了。」服務小姐聲音低低的，又向她霎霎眼。「他今天好像有些不對勁，一個人在那裏喝悶酒。」

「噢！」張家燕不禁楞了一下，「你們這裏還賣酒？」

「嗯！白先生要了一整瓶威士忌。」

張家燕芳心有些發急，無心再和服務生聊下去，皺緊了眉頭，向角落裏那個老座位走過去。燈光很黯，她無法看清瓶子裏還剩多少酒，但是，那股薰人的酒氣就可以告訴她白健已經喝得不少了。

她挨在他身邊坐下，出力扳過他的肩頭，低聲問道：「白健！怎麼回事？」

白健楞楞地望了她一陣，喃喃地說：「家燕！我以爲妳不會來了。」

「我什麼時候失過約？……」

「家燕！」白健聲音痛苦叫了她一聲，又灌下半杯酒。「一年的聚首，今晚將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了。」

張家燕芳心不禁一陣狂亂，但她很快地又冷靜下來。她猜想白健一定是遭遇到不可解釋的重大困擾，因此小心翼翼地問道：「白健！能告訴我爲什

麼嗎？」

「不！」白健猛烈地搖搖頭。「我不願讓妳知道。」

「爲什麼？是我做錯了什麼嗎？」

「不！不！……」

「是你有什麼煩惱嗎？」她伸出手去環抱他。「白健！我們感情這樣深，我不應該替你分担憂愁嗎？」

白健雙手捂住面孔，痛苦的聲音一個字一個字地從指縫迸發出來：「我爸爸下午死了。」

「啊！……」她失聲低呼。

白健倏地揑起拳頭，在桌上猛烈地一捶。嘶吼着說：「他是被殺的，兇手刺了他十一刀。」

張家燕張大了嘴沒有聲音，她已嚇呆了。

「家燕！我們必須分手了。因爲我要報仇，隨時隨地都有被殺，或殺人入獄的可能，我不想拖累你。」

「白健！」她委婉地說道：「不要太衝動，你應該信任警方，他們會將兇手抓起來送上法庭。」

「不！我苦練了三年的射擊，現在，我要用上了。」

「白健！你決定了？」

「是的。」他堅定地點着頭，說：「不單是爲我父親的死，內中尙有許多原因，我一時也說不清楚。」

張家燕深知白健的性格，他所決定的事情，別人是很難更改的，因此，她也不願多費唇舌。

「白健！」她將他摟得更緊。「你既然已經決定了，我也不勸你了，不過，讓我帮助你吧！」

「不！」白健推開她。「從現在起，我可能就要變成一個流氓，而妳是個好人家的女兒，令尊在本埠又有聲望，從今以後我們不要再見面。也別找我，今晚我就不在家裏住了。」

「白健！我不能讓你那樣孤單……。」

「家燕！現在的女孩子都很聰明，妳不該作笨事，將我們那些美麗的憧憬都埋葬掉吧！珍重！」

白健說完後，起身就走。

「白健……」張家燕神情倉惶地抓住他。

白健却毫不留情地將她的手甩開，走到賬枱上付了賬，然後冒雨走出了這間一年來經常流連的「英雄」咖啡屋。

× × ×

雨仍在下。「槍手俱樂部」裏冷冷清清的沒有幾個人，這眞是個無聊的週末。

其實，這裏是「射擊聯誼會」，供會員們到這裏來喝兩杯，或者玩橋牌。這些會員們一個個都是手不離槍，因此，大家就開玩笑叫這裏「槍手俱樂部」，日子一長，本來的名稱反而沒有人知道了。

八時五十分……

那兩扇玻璃門突地打開，灌進來一股冷氣。

負責在小酒吧裏調酒的高琴正在無精打彩地要打瞌睡，此時一個濕淋淋的人進來，使她的精神不禁一振。原來那個人是她心中私戀已久，而又對她愛理不理的白健——一個使女人愛煞的小伙子。

白健從靶場上回來時，常隨同大家到這裏來坐一下，若說晚間一個人到這裏來，眞是絕無僅有的事。

白健坐上了高脚櫈，敲敲枱面：「威士忌！雙份。」

高琴爲他倒了酒，同時還遞上了一條乾燥的毛巾。

「小白！怎麼回事？」她半倚在枱上，眼睛斜睇着他。「弄得這樣狼狽，是失戀了嗎？」

白健沒有理她，拿毛巾擦乾了頭髮以及項間的雨水，冷冷地瞅了她一眼，低下頭去啜飲着杯中的酒汁。

高琴却不願讓他的耳朶閑着，話像聯珠炮似地放了出來：「小白！聽說你泡上了一個甚麼公司董事長的千金小姐！怎麼大好的週末跑到這裏來喝悶酒？」

「妳的消息倒很靈通。」

「我在注意你，也可以說是關心你。」

「那我倒該謝謝了。」白健的語氣無精打采，連頭都沒有抬一下。

「是不是被踢了？」

白健終於抬起頭來了，他一本正經地說：「高琴！我要向妳打聽一件事。」

「那一方面的？」

「關於妳的。」

「噢！」她烏黑的眸子轉了一下，身體也靠得更近。「除了三圍以外任何事都可以告訴你。」

「妳有另一半嗎？」

「小白！你知道我是未婚的呀！」

「可是妳是這裏有名的大衆情人。」

高琴噘起了嘴，氣呼呼地說：「那都是你們這樣叫的，我不過稍爲大方一點，你以爲我是勾七勾八的那種濫女人嗎？」

白健突然捉住了她的手低聲說：「別亂叫！」

高琴的手被捉住，有一種說不出的滿足滋味，她敏感地覺得，這個私心所愛的男人已經投向她懷裏來了。

「妳住在那裏？」白健低低地問。

「離這裏不遠。」

「出入還方便嗎？」

「房東住前面，我住後面，中間隔開來的。他們走前門，我走後門。咦！你問這些幹什麼？」

「一個人嗎？」白健繼續問下去。

「難道還有男人睡在我那裏？」高琴噘起了小嘴。

「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是指妳的家人……」

「他們在大陸上沒有逃出來。」

「好！我決定從今晚開始到妳那裏去住。」白健說得很輕鬆，彷彿他是那屋子的主人，也好像高琴就是他的妻子，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

但是，高琴却一下子無法接受這個突來的意外，她期期艾艾地問道：「你要來住？」

白健冷冷地說：「妳如果不同意，那就算。」

「不！不！」她連忙否認，這是一個得到如意郎君的機會。「我不是這個意思，我說……。」

「有什麼顧慮直說吧。」

「我是……唯恐別人說閑話。」

「守密，不能讓任何人知道。」

高琴心想：白健原來是要跟她秘密同居。她反而鬆了口氣，她的身子曾被壞男人「壞」過，像白健這種男人要想和他結婚幾乎是夢想，能够得到他已經是幸運的了，因此，她不再猶疑了，點點頭說：「好吧！」

白健掏出一叠鈔票交給她。「去給我買一點換洗衣物及寢具什麼的。」

高琴感覺事情有些不對勁了，皺皺眉頭問道：「小白！是出了什麼事嗎？」

「別問！男人不喜歡囉哩囉嗦的女人。」

她對他有很深的瞭解，也就不再問下去了。

白健喝乾了杯中的酒，將現場掃了一眼，又問道：「秦剛和小趙兩個人來過嗎？」

「今晚還沒有見面。」

「他們晚點也許會來，告訴他們說我有事要和他們談，教他們明天下午四點在水兵球場等我。」

「知道了。」她點頭答應，不再多問。

「別讓第三者聽見，妳和秦剛他們的談話，也別讓秦剛他們知道我要住在那裏去。」

「嗯！」

「妳什麼時候下班？」

「十一點。」

「妳下班就去買東西，十二點鐘妳在加油站等我，我會來接妳。」

「小白！」她深情地說：「當心別着凉。」

白健拍拍她的面頰，算是答謝。

高琴感到臉上在發燒，一想到下班後回到家裏，她的心不禁狂跳起來，面頰上也燙得更厲害了。

白健付過酒錢走了，她悵惘地望着他的背影。她知道他不是爲了失戀找她，必是有了什麼麻煩。

愛的力量是偉大的，雖然白健沒有說過愛她這句話，但她已決定要不計一切犧牲去帮他了。突然，一隻手按在她的手上，在平日，她也許會回眸一笑；但是現在她却很快地將手抽了回來。

「嘿嘿！大衆情人不再屬於大衆了。」

高琴回頭一看，說話的人是出了名的討厭鬼石磊，這個人生就一副陰險像，教人一見就討厭。

「討厭鬼！」高琴白了他一眼。

石磊冷冷地笑着說：「眞奇怪！小白今晚竟會跑來和妳泡了這樣久。」

「要你管！」

「喂！高琴！情話能公開嗎？」

高琴是個聰明絕頂的女郎，再加上女人天生的敏感特性，她似乎覺得石磊的神色中有些詭譎的意味。

因此，她故意嬌嗔作態地說：「人家都氣死了，你還來逗人家！」

「噢！是小白讓妳生氣嗎？」

「不是他，還有誰？」

「這小子！竟敢欺侮我們的大衆情人，說說看，他怎麼讓妳生氣，我們爲妳報仇。」

高琴裝模作樣地嘆了口氣說：「別提了。」

她不提，石磊的興趣却大了，追問道：「他說了什麼？」

高琴沉吟了一陣，背轉身子說：「我說出來，你可不能笑我。」

「這是什麼話？我同情妳都來不及哩！」

「小白太無情。」

「噢！妳吃過他的虧了？」

「胡說！」高琴嬌叱了一聲，噘起了嘴，氣呼呼地說：「你將我看成什麼樣的女人？」

「抱歉！抱歉！」石磊陪下滿面的笑容。

「我告訴你。」高琴雙手揷腰，嬌態可人。「我喜歡他，有時抽空給他打打電話，想不到……」

「他怎麼樣？」

「他方才來警告我，教我少同他囉嗦，不然他就要我好看。」

「噢——」石磊的一雙漆黑的眼珠子，轉了一下。「他今天的心情不好，因爲他父親今天下午死了。」

「眞的？」高琴心神狂跳，那是由衷的關切。

「是被殺的，我剛才看了二次版的晚報，才知道。」

「啊——我該原諒他。」

「不過有些奇怪！」石磊像是自語，也像是對她說，「他今天竟然有心情來向你提出警告。」

「也許是拿我出氣。」

「高琴！他沒有說別的嗎？」

「沒有哇！」

「好了，我再和妳聊久，別人會吃醋啦！」

高琴心頭一動，忙叫住他：「慢點！我好像聽見他說，要找誰算賬。」

「噢！」石磊又轉了回來。「找誰？」

「不知道。」

石磊輕鬆地聳了聳肩，笑着說：「只要不找我就行了。」說着，身子往前一傾，壓低了聲音說：「小白再來時，別提我們今晚談的話。」

「哼！我一輩子也不和他說話了。」

「今晚我陪妳散心去，下班以後……。」

高琴連忙拒絕說：「不！我今晚想早睡覺。」

「高琴！英俊的男人沒有一個是好東西，像我這種人才是天下少有，世間無雙的……。」

高琴嬌笑着接口說：「……討厭鬼！」

石磊皺皺眉頭走了。高琴不禁也皺起了眉頭，她恨不得立刻將石磊的言語行動告訴白健，她認爲這個討厭鬼有些鬼頭鬼腦地不懷好意。

外面的狂風暴雨已經停歇了，這時，她所盼望的秦剛和小趙進來了。

他們兩個和白健在射擊界中並列三傑，每一次公開比賽的獎牌，幾乎都是他們三個人平分的。私下裏三個人的情感也不壞。

玩槍的人大都離不開酒，因此他們一進來就走向小酒吧。

高琴當然很方便地傳遞了白健的留言，不過她覺察到石磊一直在朝這邊窺探。因此，她益發動疑了。

她更敏感地將白健父親的被殺害的事和石磊的譎詭言行聯了起來。

× × ×

高琴租的房子只有一間，也只有一張床，這是白健事先沒有想到的，因爲他的打算和高琴心裏想的完全是兩回事。

他冷冷地望着高琴換上新買來的被單和被褥，他知道這件事情有點麻煩了。其實，這也是白健惹來的麻煩。如果他事先加以說明的話，高琴也許早就另作安排了。

高琴將床鋪收拾乾淨了，又將新買來的睡衣遞給他。「換上睡衣吧！」她輕輕地說。

白健仔細在觀察她的動作，眞像一個柔順的妻子。可惜……他不願想，事實上未來的前途也不容許他想。現在，他拿着睡衣不禁徬徨了，連個換衣服的地方都沒有。他轉了一個圈，緊緊地皺起眉頭說：「想不到妳這裏如此狹小！」

高琴兩手一攤，作了個莫可奈何的表情。

「這裏寸土是金，這間屋子一個月要付美金三十元哩！」

「高琴！怎麼睡法？」白健硬着頭皮問。

高琴頓時被問住了，這是她未曾料想到的一個問題，因此久久答不出來。她囁嚅一陣，終於鼓起勇氣反問道：「小白！難道你事先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

「在我的想像中，我可以睡客廳的沙發。而現在根本連打地鋪的空間都沒有，而我們……。」

高琴苦笑了一下，落落大方地說：「我們只有睡一張床，如果你嫌我，我們可以各蓋一床被褥，如果你需要異性的慰藉，也不必拘束。小白！我不會纏着你不放，這點你可以放心。不是我將男女關係看得無所謂，而是對你，我不在乎。」

「高琴！」他轉過身子，聲音痛苦地說：「不要再說下去了，我並不比妳乾淨，何況妳也並沒有作什麼骯髒事。」

「我的身子不純潔，」她直率地說，「但是那不是我的錯，我曾經受騙過……」

「不要提那些。」白健背過身子，低吼着。

高琴走過去在他背後抱住他，將面頰貼在他背上。「小白！我一直愛你，但是在智識，家世等各方面我都不配……。」

「高琴！」白健冷冷地說：「不要說這些。」

高琴仍舊自顧自地說下去：「小白！我不是要求你接受我的愛，更不是要求你來愛我，只要求你准許我來幫助你。」

「妳讓我在這裏住，我已經很感激了。」

「不！」她出力將面頰貼緊在他背上。「我知道秦剛和小趙他們能幫你的忙，但是有許多東西不是他們能給你的，你現在一定非常悲傷和哀痛，女性的柔情對悲哀有獨特的功效。」

「我並不悲哀。」他倔強地說。

「小白！你想到來找我，足證你很看重我；那你就不該瞞我，我什麼都不知道……了。」

白健突地拉開她的手，回過身來，瞪着眼問道：「妳知道什麼？」

「晚報上登得很清楚。」

「噢！報上說些什麼？」

「咦！你沒有讀到嗎？」

「沒有。」他搖搖頭，問道：「什麼晚報？」

「『南洲晚報』的第二次版。我帶了一份回來。」她說着就打開手袋將報紙拿了出來。

分頭緝兇

「（本報訊）本埠實業界鉅子『白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白文堂於本日下午在私宅被刺殞命，死者身中十一刀，死狀至慘。

柏氏有午睡習慣，於中午十二時許進入寢室，至下午一時猶未起床，始被傭人發覺業已被害。

據警方勘察，現場留下一朶黃色玫瑰，用意頗費猜疑。兇手顯然爲一殺人老手，警方正清查白氏生前恩怨中。」

（又訊）警方於清查白氏所留文件時，發現白氏似在從事某種非法行爲。若果如此，死者遇害很可能牽涉黑社會恩怨，白氏爲本埠商界鬪人，不知潔身自好，殊屬遺憾，也非一般人始料所及矣！

嘩啦一聲，白健將報紙撕得稀爛。

高琴小心翼翼地問道：「小白，後面那段報導是眞的嗎？」

白健咬緊了牙齒點點頭說：「眞的。想不到我父親竟是一個毒品販子。」

「啊……」高琴低呼了一聲，「是不是警方也要抓你？」

「沒有。下午他們已經傳訊過了，我從來不過問公司裏的事情，警方也知道我不涉嫌。」

「那你爲什麼要躲避呢？」

「對方行兇後，必然會注意我的行動，警方也可能注意我的行動，那樣，對我決心報仇的計劃有妨礙。」

「報仇？你知道誰是兇手嗎？」

「慢慢查。」白健突然目光一亮，抬頭問頭：

「高琴！妳怎麼知道白文堂是我的父親。」

「我是聽石磊告訴我的。」

「他？」白健一把抓住了高琴的肩頭，就像發現什麼寶藏似的，目光熠亮。「他什麼時候告訴妳的？」

「你一走，他就過來了，還問東問西的問了不少，鬼頭鬼腦的。小白！你得提防他一點。」

「石——磊？」白健喃喃地唸着這兩個字，接着又問道：「他今晚是什麼時候到俱樂部的？」

「和往常一樣，八點鐘的樣子。」

白健皺着眉頭，自言自語地說：「那時晚報的二次版已經發行了，他也許眞的看到了報紙，不過，他怎麼知道被刺的人是我父親呢？」

「有什麼不對嗎？」

「除了秦剛和小趙以外，我很少和別人談起家裏的事，像石磊這種人平時難得說三句話，他怎麼知道我父親的名字？」

「他問我，你同我談了些什麼，我就故意說，好像聽見你說要找什麼人算賬，他那時有些緊張的問我，你要找誰算賬，我說不知道。他這才故意輕鬆地說——反正不是找我就行了。」高琴說最後一句話的時候，還學着石磊的腔調。

「他還說了些什麼？」

「他鄭重其事地囑咐我，千萬不要讓你知道他和我談話的情形。小白！你說怪不怪？」

「噢！」

「後來秦剛和小趙來了，他又不住地向我們這邊窺覷，這都是平日不曾有過的現象。」

「高琴！」他拉起她手說：「幫我一個忙。」

「只要我做得到。」

「從明天起，多接近石磊。他好像對我很感興趣，我正苦於沒有綫索，他也許是根綫頭。」

「好！」高琴立卽答應，「不過這個討厭鬼可檢到便宜了。」

「對付這種人，只要一個好眼色就行了。」

高琴兩手勾上了他的頸子，狡黠地問道：「對付你呢？」

「連眼色都不需要。」

「眞的？」她的眼睛開始瞇起來了。

白健拉下她的手，冷冷地說：「高琴！我父親剛死，這不是我尋歡作樂的時候，讓我們保持同床而又互不侵犯的好紀錄吧！」

「贊成！」她突地噘起紅唇在他唇上親了一下。「小白！這算不算侵犯。」

「這是侵犯的尖兵。」

「那眞沒有意思極了！」

「好啦！該睡覺了。」他拿起睡衣，向她揮揮手說：「高琴，背過身子吧！我要換上睡衣褲。」

「怎麼，你們男人今年流行不穿內衣褲？」

「誰說的？」

「那有什麼不能看的？眞是大驚小怪。」

白健不禁皺了皺眉頭。心想：有時候，女性比男性大方得多。

× × ×

正逢秋季足球大賽，水兵球場裏裏外外都擠滿了波迷。

白健來的時候，秦剛和小趙已經買好了入場券，一左一右簇湧着他走進了水兵球場。球賽已在進行，場裏球員奔馳，看台上觀衆喊聲震耳欲聾。他們找到了座位，就在這喧嘩中開始了談話。

「大秦！小趙！」白健先開口說：「這次要你們幫幫忙，我決心要親自找到那個兇手——殺害我父親的人。」

秦剛是三個人中年齡最大的，他冷靜地說：「小白！先說說是怎麼回事？」

「今天報上的新聞沒有看到嗎？」

小趙不自禁地揷口道：「那是眞的？」

白健側過頭去問道：「你是指那一樣？是指被殺？還是指販毒？」

「販……販……。」

白健拍拍他的肩頭，爽直地說：「小趙！別問了，那是眞的。」

「眞出人意外！」秦剛似乎有此惋惜。

「我不想過問先父爲非作歹的事情，但是，我絕對不放過殺我父親的兇手，你們兩人要助我一臂之力。」

秦剛聲調平靜地說：「小白！你該仔細考慮一下，如果令尊眞的已捲進黑社會是非恩怨之中，對方顯然是一個很有實力的集團，我們三個人是對手嗎？」

小趙不服氣地說：「大秦，你在害怕？」

秦剛聽了這句話並無不愉之色，仍很沉靜地說：「現在怕沒有關係，到時慌，才眞痲煩。」

「大秦！」白健說：「你的看法很對，不過我也有打算。」

「說你的打算吧！」

「我的打算是兩個原則，一個是快刀斬亂蔴；一個是擒賊擒王，給對方來個措手不及。」

秦剛雙手一攤，反問道：「『亂蔴』在那裏？『賊王』又在那裏？」

「所以，這就要你們帮忙了。」

「要我們去查訪嗎？」小趙揷口問。

「不要！」白健壓低了聲音說：「據我的猜測，對方這兩天一定會派人到我家門口來察看動靜。你們兩個人輪流去監視，發現有行跡可疑的人就出其不意地將他逮住，不難問出一點蛛絲馬跡。」

秦剛沉吟了一陣，點點頭說：「唔！這倒是一個辦法。」

白健又問道：「你們認爲石磊這個人如何？」

小趙立刻搶着說：「聽說他在一個地下賭場做保鑣。」

「噢！」白健不由一怔，說：「你這個消息正確嗎？」

「沒有錯。」小趙的語氣很肯定。

「你們有沒有辦法釘他兩天？」

「怎麼？」秦剛問道：「你對他有了疑問？」

「唔！」白健點點頭。「我和他從無往還，他昨天竟然在高琴面前打聽我的言行，怪吧？」

「石磊這個人和黑社會倒的確有點關係，平日行動詭秘，而且舉止濶綽，做保鑣的收入不會那樣好的。」

「我已教高琴去摸他的底細了。」

「高琴？」秦剛不以爲然地說：「女人靠得住嗎？」

「這個女人絕對靠得住。」

「你怎麼這樣有把握？」小趙揷口問。

「別問，我從昨晚開始已經睡到她家裏去。」

「小白！」秦剛瞇起眼睛說：「原來你……」

白健立刻截住他的話說：「大秦！我敢保證你猜想錯了，我不想向你解釋，不過高琴這個女人倒可以做一個好朋友。」

「好吧！」秦剛也就不再談論這個問題。「由我去守你的家門口，小趙去釘石磊。小白！我們怎麼連絡？」

「我們每小時連絡一次，大秦你在每小時過五分的時候打電話，小趙在每小時過十分的時候打電話，我等在加油站旁邊一座三三五四號的公用電話亭附近，如果我不能去，我會教高琴去。」

「好，就這樣吧！」秦剛點了點頭。

「我們從上午十一時開始連絡，晚上十時是最後一次，然後我們再約定地點見面一次。」

「不過，我担心釘石磊的時候會不會被他發覺，這傢伙很精靈的。」小趙似有顧慮地說。

「你不要老釘他，發覺他和什麼人特別地接近，就改變方向去釘那一個人，一定要將那個人的底細跟出來，打電話告訴我。然後再去釘石磊，我們主要是要清查他的社會關係。」

「我懂了。」

秦剛突然想起了張家燕，因此問道：「小白！你那個妞兒呢？」

白健故作不知的反問道：「你指的是誰？」

「張小姐呀！」

「我和她分手了。」

「爲什麼？」秦剛瞪大了眼睛。

「我現在的環境變化了，隨時會殺人或者被殺，我不願讓她捲進來，她有很好的家世。」

「啊……」秦剛似乎在惋惜。「她父親是幹什麼的？」

「聽說有十幾條遠洋漁船。」

「噢！」小趙揷口說：「那倒是幹私梟的好材料。」

「別胡說！」白健低叱了一聲。

小趙口沒遮攔地說：「小白！你以前知道你父親是……」

「小趙！」秦剛吼了一聲，同時遞給他一個眼色。

小趙連忙伸伸舌頭，不再多口了。

白健並不在乎這些，反而笑着問道：「小趙！你見過張小姐嗎？」

「見過幾次。」

「你對她的印象如何？」

「雍容華貴，美麗大方。」

「對了！美麗是天生的，雍容，華貴，大方，却要經過教養，她一定有一個好父親。」

「那也不一定，比如說你……。」

白健揚手打斷他的話：「小趙！別將我說得太好。先父不安份做規規矩矩的生意，這證明他有野心和野性。我也是一樣，血管裏流動的血液中所包含的野性你是看不見的。」

「我倒看不出。」

突然，秦剛低聲說：「喂！石磊走過來了。」

白健抬頭望去，果然看見石磊在向他們走過來。當他抬起頭來時，對方還揚手和他招呼。

石磊一到他們面前，就笑呵呵地說：「今天三傑聚齊了，眞難得！」

秦剛也笑嘻嘻地虛與委蛇一番：「小白心情不好，陪他出來走走。」

「小白！」石磊皺緊了眉頭說：「眞是不幸得很，這個兇手眞狠，你打算怎麼辦？」

白健無精打采地說：「怎麼辦？還不只有等候警方緝兇。」

「等他們？別指望吧！」

「那麼先父之寃只有永沉海底了。」

「噢！」石磊似乎很感意外，目光緊盯在白健的臉上。「難道你不打算靠你自己的力量擒兇？」

「石兄！」白健笑着說：「你將我說得太偉大了。先父的來往關係我一點也不清楚，即使有心，我也無從着手。再說，我們去和那些亡命之徒週旋，說實在話，太不合算了。」

「對！對！」石磊拍着他的肩頭說：「這才是識時務者，我到那邊去，這眞是一場好波，噯！……五比零，『牛頭』大概是輸定了。三比二，我賭了『金斧』百元美金的彩頭。」

「石兄！」白健向他揚揚手。「謝謝你的關心，只要我不死，將來我一定會好好報答你的。」

他這句話是深有含意的，不知道石磊聽出來沒有，但見他那寬寬的背影聳動了一下。

小趙禁不住道：「這小子，眞想揍他一頓。」

秦剛聳了聳肩，冷冷地說：「比拳頭你未必是他的對手。」

「什麼？」小趙火氣旺盛，霍地跳了起來。

白健將他又按回座位上，柔和地說：「小趙！別逞英雄。大秦說得不錯，這傢伙的槍法也許比不過你，但是拳頭却比你快，比你硬。」

小趙仍是不服氣說：「有機會我倒想試試。」

「小趙！」白健溫和地說：「我們現在面對一個強而有力的黑社會集團，要鬥智不鬥力，動槍，動拳頭都不是上策，完全要靠動腦筋。從現在開始，你就要去纏住石磊。記住！運用你的智慧。」

「小白！我一定聽你的。我們現在就散吧！」

「不！」白健將目光投向球場。「等球賽終局吧！」

他們三個人不再說話，竟一本正經地看起球賽來。

又經過幾十分鐘的纏戰，「牛頭」隊終於以七比二見負於「金斧」隊，這時，天已昏沉，夜晚已將來臨了。三個人一走出球場就分道揚鑣。

白健沒有叫車，一個人信步溜躂，忽然一輛綠色的敞篷轎車駛到他身旁，戛地一聲刹住。白健聞聲回頭，一見車上坐着一個似曾相識的女郎，正咬着手裏的墨色的眼鏡，笑瞇瞇地瞅着他。

白健不禁有些發楞。認識嗎？說不出她是誰，不認識嗎？那模樣兒又好像非常熟悉。

女郎却先開口了：「白先生！還記得我嗎？」

「我記性不太好！」

「不是記性不好，而是你這位射擊名將心目中的女性太多，那裏會有我黃娜的地位。」

白健幾乎想笑，自己心目中眞有不少女子嗎？這位美艷的黃娜小姐眞的佔不了自己心中的地位？後面有車在按喇叭，黃娜向他勾勾手指頭：「上來吧！」

白健不加思索地一躍進了車廂，車子嘟地一聲，又匯進了車流。這時他笑着說：「據說玩槍的人記憶都差，黃娜小姐，能提醒一下嗎？」

「不必了。反正我們見過面就是。」

「這樣也好。」

「白先生！到那裏？」

此時此刻，白健對任何人，事，物，都抱着懷疑的態度。自然不會將「巧」遇的黃娜放過。因此他笑着說：「就這樣匆匆一晤而又分手嗎？我想，應該找機會加深一點印象，不然下次見面又認不出來了。」

「這是好建議，還有什麼好主意？」

「黃娜小姐有什麼愛好呢？」

「吃喝玩樂。」

「眞爽快！我就依照妳這四個字的順序安排吧！現在已經六點多了，我們先上『龍鳳酒家』吃廣東大菜？……」

「喝呢？」

「吃與喝不是連在一起的嗎？」

「不！我這四個字每一個字都是分開的。」

「好！」白健慨然地點點頭，接着說：「『蜜月酒吧』情調不錯，飯後我們上那兒去喝兩杯。」

「眞是好地方，如何玩法？」

「玩的方法很多，上夜總會去跳舞，或者遊車河……」

「刺激一點的。」

「上『金手俱樂部』吃角子老虎。」

「不！我要賭輪盤。」

「嗨！黃娜！我身上鈔票不多。」

她側過頭來，白了他一眼，嬌聲說：「別將我看成撈女，我自己有賭本。」

「哈哈……」白健有些窘，藉着一聲乾笑掩飾了過去。

「不管勝敗，我們決定午夜前離開賭桌，現在我想知道你對最後一個字是如何安排的？」

「樂！」白健心裏有數，但却明知故問：「我可不知道午夜以後還有什麼地方可『樂』的。」

黃娜道：「『樂』的地方多，『樂』的方法，也很多……。」

「那麼，妳安排吧！」

「你會聽我的嗎？」

「當然會聽妳的，前三項都是我安排的，妳毫無異議，最後一項當然得聽聽妳的安排了。」

「那就行了。」

「說吧！怎麼『樂』法？」

「何必先說呢？到時聽我的安排就好了。」

「哦，原來妳在保密。」

「這樣會昇高『樂』的氣氛。」

「好！對美麗的小姐應該言聽計從才好。」

吱的一聲，綠色跑車停下，黃娜笑着說：「第一站已經到了，下車吧！」

當他們倆走進「龍鳳酒家」以後，一輛黑色轎車也在綠色跑車的旁邊停下，駕車的却沒有下車。

他四週張望了一下，從駕駛旁邊拿出一個「麥克風」，開始呼叫：「這裏是第一號追踪車，請講話。」

接着，車廂內响起一個沉悶的聲音問：「什麼事？」

「黃娜已經使魚兒上鈎了。」

「好！繼續監視，隨時報告。」

「是！」

「卡察」一聲之後，無綫電機靜止了，但是一場好「戲」却開始登場哩！

魚與釣者

「金手俱樂部」是香島上流社會人物的玩樂場所，「樂」的事兒一應「俱」全，自然少不了輸贏甚鉅的賭場。晚間十一時許，黃娜和白健歇手了，他們今晚似乎有不少的幸運數字，贏進不少鈔票。

黃娜的皮包內塞得滿滿的，自然，他們的「感情」也像皮包內的鈔票一樣增加了不少。

黃娜興高采烈地說：「走吧！」

「那裏去？」

「別問，你不是答應聽我的安排嗎？」

「好！」白健必恭必敬地將脚跟一靠，道，「遵命。」

黃娜挽着他，走出了「金手俱樂部」。

上車後，黃娜將車駛進了寧靜住宅區，白健心裏有數，知道是要去她的香閨，因此故意說：「從現在開始，可能是一次神秘之旅。」

「這話是什麼意思？」

「我不知道妳要帶我去何處呀！」

「等一會兒你就知道了。」黃娜專心一致地開車。

「妳很神秘！」

「女人保有神秘才有誘惑力。」

白健放肆地摟住了她，佻薘地說：「黃娜！妳已經很夠誘惑了。」

「在一個很神氣的男人面前 我可沒有這份自信。」

「別說笑話了！妳是要我去妳的香閨嗎？」

「你很聰明。」

「妳應該說我很榮幸。」

「小白！」黃娜親暱地叫喚他，但是聲音却很正經。「前面三個階段的節目都是你付賬，現在我贏了錢，最後一個節目該由我請客了。不過，女人都很小氣，教我將大把的鈔票化在別的地方又感覺心痛，所以決定將你帶回家去，既省錢，又可以爲你帶來最大的快樂。」

「原來今晚是一次逍遙之旅。」

「別笑得那樣快，還沒有到逍遙的時候。」

「逍遙的時候，就沒有空開來笑了。」

車子突然在一幢綠色的屋子前面停下，單是從外面看，就已經知道是一幢很漂亮的公寓。白健下車後，黃娜將車子開進了屋外的停車庫。

在她取鑰匙開門的時候，白健問道：「一個人嗎？」

「現在是的。」

「以前呢？」

「兩個。」

「女的嗎？」

黃娜白了他一眼：「小白！你是明知故問嗎？自然是一個男的，不然我憑什麼住這樣漂亮的公寓，和擁有那樣漂亮的跑車？」

「那個男人呢？」

「分手了，他又找到了新人。」

「那妳未免太好講話了！」

「才不哩！他給了我一筆錢。」

「唔！錢往往是解决一切紛爭的靈丹妙藥。」

黃娜先進門，扭亮了電燈。

白健踏在柔軟的地毯上，發覺裏面陳設很華麗，寬敞的大廳裏擺滿了各色名貴的傢俱。他在沙發上坐下，笑着說：「妳該請個傭人，這筆小數目的薪水妳不該吝嗇。」

「昨天才辭了。」

「爲什麼？」

「我準備出門旅行。」

「噢！幾時起程？」

黃娜向他勾勾手指頭，笑眯眯地說：「小白！到裏面談好嗎？」

裏面是臥室，陳設自然也是相當華麗。黃娜站在門邊，等他進去後，用脚後跟將門踢上，以舞蹈的姿態旋轉過身子，曼聲問道：「我可以換一件輕便的衣服嗎？」

白健知道對方將要展開色誘，是否有某種目的他還不得而知，他乾脆俐落地笑着說：「妳不穿任何衣服時也許比現在更美。」

「抱歉！我半年前就已退休了。」

「退休？妳是指……？」

「我以前就是光着身子讓人欣賞的。」

「哦！原來是一位脫衣舞紅星。」

「你說錯了！我是裸體攝影模特兒。」

白健這才明白何以對她有點面熟，必是在那一本打着「藝術」大旗的雜誌上見過她的裸照。

「失敬！原來是一位藝術家！」白健一本正經地說，不過他心裏却在爲糟塌「藝術家」而感到抱歉。

「別挖苦我！你坐一會兒。」她說着，離開了臥室，也許是去浴室，或者是去了另外一間屋子，但是她並沒有帶衣服走。

到目前爲止，白健還無法確定黃娜約他來是不是一個陷阱。他並不怕，反而希望是，因爲他才可以從這條綫索上往下追踪。

五分鐘後，黃娜去而復回。身上已經換上了一襲黑色輕紗，胴體掩映，白健不禁目爲之眩。她手上端着滿滿一杯威士忌，在白健坐的那張沙發的扶手上坐下來，滿面嬌笑地說：「小白！你在發楞，是因我穿得太多還是太少？」

「是因爲妳沒有爲我倒一杯。」

黃娜先將杯中的酒喝了一口，然後將酒杯湊到他嘴邊。「我們倆共喝一杯，不是很羅曼蒂克？」

白健不禁有些失望，黃娜連酒中下藥的那些老手法都不要，她也許和自己想像中的情況完全沒有關係。

「你在想什麼？」她伸手抬起他的下頷。

「我在猜想我們將怎樣樂法。」

「那是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共同完成的一件『樂』事，不需要化任何代價，但却樂趣無窮。」

黃娜的確是個惹火的女人，白健心中的苦悶，悲哀，在一瞬間都化成了慾火，他太需要發洩了。他將她手裏的酒杯取過來放在几上，扳倒了她的軀體，雨點般的熱吻落到了她的頸項上。

黃娜却突然閃開，以手支頤，撐起頭部，神色正經地說：「小白！狂歡後會帶來疲倦，那一定需要冗長的睡眠，在狂歡以前，我想和你談點正經的事。」

「噢！」白健有些意外，同時也冷靜了下來，遠離她那火熱的胴體，淡淡地問道：「什麼正經的事？」

「你現在從事何種職業？」

「槍手。」

「你在說笑話。」

「不是笑話，我除了每天在射擊場打靶，或者參加各種比賽之外，我什麼事也不做。」

「你想找個職業嗎？」

「爲生活，我不需要。」

「我敢保證你會對這個職業有興趣。」

「待遇好嗎？」

「三個月的時間，薪水一萬元美金。」

「那可能是要做違法的勾當。」

「放心！我不會教你爲非作歹。」

「那是幹什麼呢？」

「陪一個女人去旅行。」

「那個女人就是妳吧？」白健笑了。

「不錯。」

「薪水很高，還有別的報酬嗎？」

「自然，在這三個月中我是完全屬於你的。」

「這眞是個好職業，任何男人都樂意接受。」

「但不是任何一個男人都能獲得我的邀請。」

「妳是怎麼選上我的呢？」

「你不但是一個很好的保護人，也是一個很好的情人。」

白健努力地去猜測對方的用意，但是他猜不出

。因此，他又試探地問道：「你有需要保護的必要嗎？」

「漂亮的女人帶着鉅欵不是很危險的嗎？」

「好！容我考慮一下。」

「不！我要你立刻答覆。」

「爲什麼要這樣急？」

「我準備明天就動身，星城是第一站。」

「黃娜！護照呢？」

「我的早就辦好了。」

「我的呢？十來個小時辦得好嗎？」

「我有辦法明天一個上午就辦好！」

白健突然明白了，她的目的是要自己儘速離開本埠。爲什麼？她是受了別人的指使嗎？如果眞是這樣，對方爲什麼用這種方法使他離境而不殺他？難道是畏懼自己手裡這枝狠準的槍？

想到這裡，白健不由冷冷地說：「很抱歉！我暫時不能離開這裡。」

「爲什麼？」

「我父親昨天被人謀殺，尙未殯殮。」

「眞的！」黃娜的聲音有些顫抖，那似乎是眞的大吃一驚。但是，白健却認爲她是在矯揉造作。

「他老人家的遺體還在警方停屍房裡。」

「哦！小白！我再等幾天好了。」

「妳可能會等十年。」

黃娜這次更吃驚了，目光冷冷地瞅住他，半晌才說：「爲什麼要那樣久？」

「因爲我要擒兇爲父報仇，殺人的罪名最少將使我入獄十年，妳恐怕沒有那種耐心吧！」

黃娜垂下了頭，似乎不敢承受他那迫人的目光，喃喃問道：「你決定要這樣做？」

「從我知道父親被殺的那一刻，我就下定決心了。」

「會有危險嗎？」

「準備去殺人時，應該也同時準備被殺。」

黃娜突然伸出手臂摟住了他，激動地說：「小白！明天就跟我離開這兒吧！」

「不！」白健堅決地搖頭。

「小白！跟我走，對你我都好。」

「黃娜！妳是什麼意思？」白健聲色俱厲問。

「我是担心你被他們……」

「他們是誰？」

「那些殺你父親的壞人。」

「黃娜！」他猛力搖幌着她的雙肩。「他們是誰？」

「不……知道。」

「黃娜，是他們敎妳來誘使我離開本埠嗎？」

「不！不……」

「快說！」白健突然變成了一頭猛獸。

驀然，臥室門砰然一聲打開了，一大羣人湧了進來，而且每個人手裡都有槍，白健不禁儍眼了。

他的上衣已經脫下了，槍放在衣袋內，衣服離他很遠。其實，他卽使有槍在手，也不會開槍拚鬥，因爲他要找的是謀刺他父親的元兇。

湧進來的人，白健一個也不認識。其中一個約莫四十來歲穿着西服結白色領帶的男人可能是個頭兒，他向身旁的人一歪頭說：「去！搜他衣服。」

白健冷冷喝道：「你們要想幹什麼？」

那個結白領帶的男人面無表情地回道：「不必多問。」

白健故意說：「怎麼！你想公然搶刦？」

「嘿嘿！姓白的！用不着給咱們裝迷糊。聰明如你，還會不知道我們來此的目的嗎？嘿嘿……」

此時，奉令搜查白健衣服的人報告道：「有一枝槍，另外還有兩個塡滿子彈的備用彈匣。」

「唔！將衣服丟給他……」那領頭的男人說着又對白健警告道：「姓白的！少轉歪念頭！死在這裡會連累黃娜小姐。」

白健卽使現在有機會逃，他也不會逃；因爲對方先指使黃娜引誘他離開本埠，見計未售，所以預先埋伏的人才衝進來解救黃娜。他們若非有所顧忌的話，他早就該沒有命了。

這是一個機會，看看對方的首腦到底是誰？只要對方不存心殺害自己，有的是機會逃離魔掌。他不動聲色地穿好衣服，然後對黃娜說：「黃娜小姐！謝謝妳所安排的節目。」

黃娜神色顯得惶亂地說：「小白！你誤會。」

「不必解釋，總之我不會怪妳，因爲妳是一個可憐的女人……」白健一轉身，毫不在乎地說：「走吧！要去那裡？」

領頭的男人指示他的手下：「去！將那個女人綁起來，嘴也堵上。」

黃娜立刻被連着身上的被單一齊綑上了，綑得很緊，很結實，像一個長肉粽。嘴巴也用被單的一角堵塞上。

「朋友！演戲又何必認眞呢？」白健連聲笑。

領頭的男人沒有理他，却鄭重其事地對黃娜說：「小姐！請忍耐一下，不久就有人來放開妳。妳如果胆敢報警的話，咱們就走着瞧。」

這是對方故意作給他看的嗎？白健這樣想。難道對方還會放自己回來？否則又何必替黃娜洗脫嫌疑？

兩個壯漢一左一右地挾持着白健向外走，他回頭一瞥，黃娜眼光中有焦灼的神色，白健不禁感到

迷惑了。

走到大廳門口時，白健發現有兩個男人被綁着放在地下，看樣子黃娜和這一批人並不是同路的。那麼她是另外一起了？她的目的又是什麼呢？謎！像大海般深不可測。

門外停着兩部汽車，白健被簇湧着上了車。接着，他的雙手被扣上了手銬，頭上也被一個黑布口袋套上了。

白健根本沒有打算反抗，冷靜地問道：「朋友！你們的老闆是誰？」

那個領頭的男人說：「很高興你叫我們朋友，更希望你能眞正跟我們做朋友，做對頭對雙方都沒有好處。」

「笑話！」白健冷笑一聲。「我們從未謀面，素不相識，怎麼談得上『對頭』兩個字？」

「嘿嘿！這樣最好！」

「你們要帶我到何處去？」

「嘿嘿！如果能够告訴你，又何必蒙上你的眼睛呢？」

「你們作事情太不够漂亮了！」

「忍耐點！就快到了。」

白健知道多說無益，乾脆閉上了嘴巴。

車行約莫二十餘分鐘，停了。白健被簇湧着上車，平行一段又下了十幾級石階，他判斷那可能是一間地下室。

當頭上的黑布口袋除去後，迎面而來的是强烈的燈光，使他睜不開眼，良久以後他的視綫才恢復正常。

他的雙手已被銬在一根鐵桿上，房間很寬敞，四壁無窻。他的判斷沒有錯，的確是一間地下室。

那領頭的男人端來一張椅子放在他身後，將他按在椅子上。又搬來一張椅子坐在他對面，皮笑肉不笑地說：「白健！我們來談談吧！」

「談什麼？」

「問你想死想活？」

「別打算威脅我！」

「我知道你是一條硬漢，鋼鐵堅硬還有溶鋼爐。如果你想找點苦頭吃的話，你就不妨試試看。」

「用不着拐彎抹角說廢話，說出你的目的！」

「想活命就將黑貨交出來，我們也不虧待你，一人一半，否則，你就別想看到明天早晨太陽。」

提到「黑貨」兩個字，白健心裡立刻有了底。他冷笑一聲說：「哼，想不到你們殺了人却沒有得到東西。」

「姓白的！你最好將事情弄弄清楚，誰殺你的老頭子我們可不知道。我們是合夥人，只曉得要東西。」

「你們和誰合夥？」

「你的老頭子。」

「那爲什麼要向我要？」

「哈哈哈……」對方發出一聲狂笑。「姓白的！你回答得眞妙！『父債子還』，這句話你懂得嗎？」

「好吧！你拿憑據來，否則我怎麼知道你是合夥人？」

「販毒是違法的勾當，怎會有憑據？」

「我認爲你是藉機訛詐。」

「就算是吧！反正你的命在我們手裡。」

「有種去向警方要。」白健不禁吼了起來。「你們也該看過報紙，毒品已讓警方搜走了。」

「嘿嘿！別拿我們當洋盤！警方搜走的只是幾小包樣品，你老頭子會將大批的貨物放在家裡？」

「對不起，我不知道。」

「老子的事情，兒子會不知道？哼！鬼也不相信。」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白健態度非常强橫。卽使知道他也不能說，說出來等於是送自己的命。

旁邊一個壯漢沉不住氣地揷口說：「潘大哥！不讓這小子吃點苦頭，他不會說實話的。」

「對！拿鞭子來！」

鞭子立刻到了那個頭兒的手裡，那是用四根粗如手指的蔴繩編結而成的，抽在人的身上，眞有點像火燒。白健乾脆閉上了眼睛說好話只有多捱揍！

驀然，室內響起一個洪亮的聲音：「潘雲！住手。」

「是！老闆！請問有什麼吩咐？」

白健就想看看對方的老闆是誰，闖言立刻睜開了眼睛，但是他並沒有發現室內多了什麼人。

「給他三個小時的時間考慮，限他在清晨四時以前答覆。到時他還頑强的話，也用不着打他，丟下海餵魚就行了。」

白健這才發現聲音是從壁上傳下來的，原來這地下室還有對講機的裝置。也許還有閉路電視之類的設備，不然，當那姓潘的舉起鞭子時，幕後的大老闆也不會適時喝令住手了。

潘雲獰笑着說：「姓白的！你聽清楚了嗎？」

「請你們老闆下來談談吧！」

「黑貨交出來後，你自然可以見到他。」

這時壁上又傳來沉悶的聲音說：「白健！仔細考慮吧！希望你不要將三個小時浪費掉，你最少還有三十年好活。」

「何必躲躲藏藏，出來當面談談吧！」白健想將對方激出來。

「你和潘雲談就可以了。」說完後，卡喳一聲，對講機關閉了。

潘雲揮手示意他的手下退出去，他向白健說：「現在才一點鐘，我四點鐘來聽你的回話。」

說完後他也走了，並關上了那扇厚厚的鐵門。

情深似海

白健頭一晚在高琴處就沒有好睡；勇猛好鬥，逞强爭勝，愛恨强烈的人，也大都是情感易於衝動之人。有女同榻，肌膚相貼，而能不及於亂。白健可說已將他的耐性發揮到極限。如說能暢然酣眠，那幾乎是辦不到的事。

今天，他又整日奔馳；再加上方才和黃娜胡調一陣。這都是要消耗精力與體力的。因此，在鐵門砰然關上後，白健僅只冷靜地思考了幾分鐘，就有點昏昏欲睡；再過幾分鐘，他竟然就那麼倚靠着牆壁睡着了。

白健也不知睡了多久，忽然撲通一聲傳進了他的耳鼓，他立刻被那聲響驚醒了。

那響聲像是一個重物倒地，或碰撞牆壁所發出來的聲音，是從屋外傳來的。白健凝神細聽，又聽到了鑰匙開門的聲音。接着，那扇鐵門緩緩打開，一個人影矯捷無聲地閃了進來。

白健幾乎有些懷疑自己的視覺有毛病，他想用手揉揉眼皮再加細看，可是，他的手已被反銬在背後，無法擺動。當那人走到面前時，白健不禁欣喜若狂，原來是他的好友小趙。

小趙一進門就示意他不要聲張，然後迅速地來到他身邊，手裡拿着一大串鑰匙，爲他開啓手銬。試了好幾把鑰匙，才將手銬打開。這段時間，白健不禁有些緊張，萬一這時有人衝進來，連小趙也勢將陷在裡面了。

「小趙！」白健獲得自由後，立卽問道：「你是怎麼進來的？」

「先別問。」小趙悄聲說，一面向外揮着手。「快走！外面的三個守衞者都已經被我放平了。」

白健也知道這不是問話的時候，一縱身，和小趙離開了那間屋子。

門口躺着一個大漢，後腦上流着鮮血，毫無疑問是小趙在那傢伙的後腦上敲了一槍柄。

這地下室的規模還不算小，一共有好幾間屋子併排着，除了關閉白健的這一間屋子外，其餘的都上着鎖。

通道的盡頭，有十餘級石階，那裏也躺着兩個昏厥的大漢。來到地面，竟然是一間偌大的花園。

白健忍不住低聲問道：「小趙！這究竟是什麼地方？」

「牛角海灣。」

「你怎麼來的？」

「我跟着石磊，結果跟到了此地。」

「什麼？」白健不禁一怔。「他到這裏來？」

「嗯！」小趙一面拉着他往圍牆外跑去，一面說：「石磊的車子只是從這裏經過，並未停下。不過，在經過這幢花園住宅的門口時，曾經減緩了速度，我以爲他發覺了，就故意將車子轉進小路。剛好，帶你來的那輛車子來了，我用那具你從美國帶回來送我的紅外綫望遠鏡窺探，竟然發現了你，我就顧不得再去追石磊，從圍牆上翻了進來。」

「小趙！你現在打算怎麼樣？」

「快離開此地，我們寡不敵衆……」

「不！」白健突然站住了。

「你要幹什麼？」

「既然來了，當然就要摸淸楚對方是誰。」

「啊呀！小白！」小趙連連跺脚。「地方我們已經知道了，明天白天再來不是一樣嗎？」

「不！我等不及明天。」

「聽我的，快……」小趙的話還沒有完，突然警鈴之聲大作，顯然，白健逃出地下室的事已經被對方發覺了。警鈴之聲一響，緊接着花園入口處人影閃動，紛紛向花園中湧來。

「快！小白！」小趙拉着他就往圍牆邊奔跑，圍牆雖不太高，離地也在七尺以上，若是後無追兵，以他們二人的身手來說，應該是不太費事的。但是處在目前境況，就不能從容了。

小趙的跑車停在牆外，進來的時候，汽車供以墊足，此時出去，却得憑眞本事了。他的個子較矮，來到牆邊，奮力一躍，但是雙手未能攀住牆頭。

追緝的人似乎已發現他倆的行踪，只聽有人叫道：「他們想爬圍牆，快開探照燈。」

白健往地上一蹲，疾聲叫道：「小趙！墊在我頭上，快！」

小趙也不猶豫，右脚往白健肩頭上一踩，白健雙手扶牆，身體往上一昇，小趙的雙手就攀住了牆頭。就在這個時候，一道熠亮的光芒射到牆頭小趙的身上，接着「畢！畢！」兩聲，套着「銷聲器」的槍枝已經發射。彈頭擊在牆壁上，白健看得很淸楚，差一點就要擊中小趙。

「小趙！」白健叫道：「快下去。」

不等他說完，小趙的身體已在牆頭消失了。

白健知道自己很難脫身了，除了一拚之外似乎別無他途。於是隔牆叫道：「小趙！快走。將你帶的槍丟進來。」

小趙在牆外高聲叫道：「那怎麼行？讓我進來幫你。」

「不行。你開着車子在附近接應我，你走掉了，他們就不敢殺死我，記住，不要衝動，如果我天亮沒有離開，你才能去報警，還有，在任何情況之下，你都不能讓他們抓到。」

小趙很聽話，白健的話說完後，他就將手槍扔進牆裏，並立刻開動了車子。

白健蹲伏在花叢中，緊緊地握着槍，虎視眈眈地注視着。但是並沒有看見那些人衝上來。

這時，只聽一個低沉的聲音問道：「人呢？」

「接應的人走了，姓白的還沒有逃出去。」答話的人是潘雲。

「派一半人出去搜捕，這邊要困住姓白的，我要活人，不要死屍。」

「是！」潘雲應着。

每一個字都進入白健的耳中，說話的人也就是方才在地下室時，利用傳聲設備和他說話的人。

白健眞想衝出去和他拚個你死我活，但是他忍住了。

因爲他不開槍則已，一開槍就要出人命，那豈不是先犯下了殺人之罪，而讓對方挾持？因此，他想到了小趙的話——暫時離開明天有計劃地再來。

現在，對方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牆上，白健知道爬牆出去已無可能，於是打算另找出路。就在這個時候，所有集中在牆頭上的燈光全部消滅了。

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白健身裁高大，彈性又好，只要幾秒鐘，他就可以置身外了。

但是，他一轉身却又停住了，他冷靜地想到這可能是一個陷阱，對方突然熄滅了照明燈是沒有理由解釋的，這分明是縱容越牆。爲什麼？非常簡單，一定是外面已經埋伏好了人，準備活捉他。

白健雖是如此假定，但他深信自己的判斷不會錯，他並不去爬牆，而是利用這一段黑暗的時間離開了他原來蹲伏的地方。

原來這幢花園住宅是傍山而建，出了正門及左邊有圍牆以外，另兩面都是二層樓房，白健來到一座梯口，就毫不猶豫地急竄而上，他想利用洋台向外跳，一層樓房的高度還難不倒他。

就在他衝上樓梯的一瞬間，花園中傳出零亂的喧叫之聲：「那小子上樓去了！」

「快！開燈！」

「快！將樓房圍住了，這小子跑不掉了！」

這時候，白健已經來到二樓的陽台。

他站在陽台上望下一看，就知道自己的估計錯誤了。

原來外面是一遍窪地，距離二樓陽台約莫有十五公尺高。跳下去卽使不摔死，也會摔傷了腿，到那個時候，眞要被對方活抓的，樓梯上已傳來急促的脚步聲。白健無可選擇地推開落地長窗，進了房內。

床上有人睡覺，此時已被嘈雜的人聲吵醒。剛從床上坐起，又見一個人影從陽台上進來。不禁驚慌地問道：「你——是什麼人？」

語音顫抖不明，但是白健聽出了是一個女人。

他衝到床邊，壓低了聲音說：「小姐！我不願以妳來作要脅來保護自己。不過，請相信我不是壞人，如果妳有正義感的話——」

「是怎麼回事？」

「一時說不淸楚——」

這時，陽台上已傳來喧嚷的人聲：「咦！我看他跑到陽台上去的嘛！」

「會不會跑到小姐屋裏去了？」

「走！去看看。」

由於白健的語氣磊落，使這位小姐相信了他的話。一見追緝的人要來搜查她的房間，忙迫不及待地說：「快！上床來。」

白健這時也顧不得了，一縱身就到了床上。床上是海綿墊子，毛毯裏多躺了一個人並不太顯痕跡，可是：那位小姐爲了安全起見，竟然跨坐在他的背上，將他的身體整個擋住。

現在正是夏天，彼此都穿得很薄，這情景倒是很「香艷」的。不過，危機當頭誰都沒有注意到。

門上傳來了砰砰砰的敲門聲，房內的人還沒有答應，房門就被打開了。接着，電光通明，一個年約五十歲的男人出現在房門口，他眼光在房門搜尋了一遍，然後才問道：「小燕！有人進來嗎？」

「沒——沒有呀！」

「小心點，將門窗鎖緊，有賊進來了。」

「我知道。」

房門砰地一聲帶上了。

她的手在毛毯裏碰碰白健，悄聲說：「先別動，等我鎖好門窗。」

她下床，先將房門鎖好，又鎖上陽台的落地長窗，拉攏簾幕，這才走回床邊，掀開毛毯說：「現在可以……」她的話突然凍住：白健一翻身，也突然僵住了。

也許世界太小，也許事情太巧。總之，他們兩人是應該相遇的，但是，時地都不太相宜，原來這個女郎就是張家燕。

白健幾乎陷於昏迷，他知道，綁他來的人是張家燕的父親，如果自己判斷正確，殺父仇人也是她的父親。

張家燕却不明白這些，她撲過去摟住他，問道：「小白！怎麼回事？」

白健推開她，翻身坐在床沿上，喃喃問道：「家燕！方才和妳說話的那人是誰？」

「我爸爸呀！」

「是妳爸爸派人將我綁架來的。」

「什麼？」張家燕大吃一驚。

「妳知道花園下面有地下室嗎？」

「不……知道。」

「妳爸爸將我關在那裏，我逃了出來。」

「我要問問他去，爲什麼要……？」

「用不着問，我可以告訴妳。」

「怎麼回事？」

「家燕！」白健沉痛地說：「非常不幸，妳的父親和我的父親是爲非作歹的私梟毒犯。」

「眞的？」

「他綁我來，就是要我交出毒品。事實上我根本就不知道那些東西放在何處。」

「哦！」張家燕雙手捂面顯然她的芳心已碎。

白健轉過身來，凝視着她說：「家燕！這好像是造物者有意在捉弄人。有一件事情妳或許更吃驚，依據我的判斷，我父親被殺，很可能是妳父親的主謀。」

張家燕放開雙手，猛烈地搖着頭說：「不！他絕不會作這種事。」

「眞像如何，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如果是……？」

「家燕！現在最重要的，妳如何處置我？」

「我該怎麼辦呢？」張家燕眞的六神無主了。

「以妳的立場應該告訴妳父親派人來抓我。」

「不！白健！不要這麼說。」

「難道妳要幫我逃嗎？」

「當然。」張家燕毫不猶豫地說。

「妳將來會後悔的。」

「爲什麼？」張家燕滿面不解之色。

「如果妳父親眞是主謀殺死我父親的人，妳想我會放過他嗎？到那時妳就會後悔今晚不該助我脫逃了。」

「白健！不要用這種話來逼我。」

「我說的是實話。」

「不要說了。」

「好！現在妳打算怎麼辦？」

「隨你說要我怎樣幫你都可以。」

「我也不知道目前情況怎樣，妳出去看看！」

「你放心嗎？」

「家燕！我準備妳帶人回來捉我。」

張家燕語氣沉痛地說：「原來愛情力量竟然如此微不足道，在這個時候它連保證一點信譽和人格的價值都沒有。」

白健偏過頭去，不想看見她那張因痛苦而扭曲的臉。但是沉痛的話聲，仍然鑽進了他的耳鼓。

張家燕穿好衣服走了出去，並鎖上了門。

白健對她是信賴的，但是他並沒有把握能左右全局，因此，他並沒有坐等她的回音，他立刻撕破了張家燕床上的被單，連接成一條繩索，關閉了電燈，躡手躡足來到陽台上，陽台上有一個大漢在守望，白健迎速地從他後面閃過去，用手臂勾住了他的頸子，然後敲昏了他。

用被單結成的繩索一端繫在鐵欄杆上，另一端垂吊下去，雖然還不够拖地，也差不了多少。他總可以安全離開了。

他回顧了那間臥室一眼，情知張家燕回來後會大感傷心。但是他已無法顧到，他自己又何嘗不傷心呢？

他從陽台上遁落地面後，立卽向黑暗中遁去。

他心裏盤算着，如果沒有遇上小趙的車子，他可能要走到天亮，才能回到高琴的住處。

× × ×

中午十二點，「槍手俱樂部」開門了。

酒柗裏面的高琴不住地伸手掩嘴打呵欠，昨晚爲了等候白健，她澈夜未眠，淸晨，她疲倦得睜不開眼時，白健回來了，看到他安然歸來，使她感到興奮，看到他那種狼狽疲累的神態，又使她難過，她竟然無法入睡了。

將近中午時，她才睡了一陣，白健却又叫醒了她，並非白健不體諒她，也並非她不能請一天假休息。而是她必須來察看石磊的動靜，晚間白健要等待她的報告。

俱樂部中午是供應自助餐的，因爲射手爲了練靶，大部份人都是隨便在這裏吃一點又趕回靶場去。供應的時間是每天十二時至一時半，不過，根據經驗，吃午餐的人要到一點鐘才會來。

十二點半的時候，來了一個孤單的女客，這並沒有什麼奇怪，很多射手都是約情侶在這裏見面。

沒有多久，石磊也來了，他的長槍放在帆布套裏揹在身上，看樣子他是剛從靶場回來。

石磊一進門有先喝一杯酒的習慣，可是他今天却沒有先去酒枱，進門後向那孤單的女客瞟了一眼，走到她對面的位子坐下。

酒柗裏面的高琴可有些奇怪了。難道說那個女客是石磊的女友嗎？她直覺地她爲他不配。

石磊在那女客面前坐下後，用手指敲敲枱面，問道：「小姐！等人嗎？」

「嗯！」她抬起頭，怯生生地望了他一眼。「等誰？」

「白健先生。」她輕輕地說。

「噢！我知道，妳是張小姐。」

她正是張家燕，聽石磊提起她的姓，不由睜大了眼睛瞪視着他。

石磊忙笑着說：「張小姐別吃驚，我聽小白提到過妳……噯！張小姐！是小白約妳在這裏見面的嗎？」

「不！是我有事找他，他等會兒來嗎？」

「恐怕不會吧！」石磊詭譎地霎霎眼睛。

「請問：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他？」

「去問酒吧裏那位高琴小姐，她或許可以告訴妳。小白最近家裏出了事情以後，行動可神秘得很哩！」

「那位小姐知道嗎？」

「我想她是知道的，不過，她肯不肯告訴妳，我可不敢說。妳去試試吧！」

張家燕深覺不便冒昧地問人家，但是她又迫切地需要和白健見一面。只得硬着頭皮向酒枱走去。

高琴一直在留心他們的擧止，現在，他們低語一陣後，那個女的向她走來，連忙又發話問道：「小姐，要喝一杯嗎？」

「好！給我來一份薄荷。」

高琴調好酒端給她，順口問道：「石先生怎麼不陪妳喝一杯？」

「他姓石嗎？」張家燕楞楞地反問。

高琴知道自己判斷錯誤了，原來這位小姐並不是石磊的女友。於是笑着說：「抱歉！我以爲妳是石先生的朋友。」

張家燕在吸管中吸進一口凉凉的酒汁，同時搖了搖頭。

高琴等她那口酒汁嚥下了肚，才問道：「小姐，妳要找誰？」

「我要找白健。」

「噢！」高琴低呼了一聲。「想必妳就是張小姐了？」

「小白在妳面前提過我嗎？」

高琴警覺性很高，白健既然交待她，不得讓任何人知道他的行踪，自然也包括張家燕在內，因此搖搖頭說：「不！小白不大坐酒吧，所以我很少有和他談話的機會。不過，我聽說小白有一位很漂亮的張姓的女友，我猜想就是妳吧！」

論口舌，高琴自然伶俐得多了。張家燕頓時感到口拙。

可是，她極需要見白健一面，於是鼓着勇氣說：「高琴小姐！我有很重要的事情必須和小白見一面，請告訴我，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他？」

高琴心知這是石磊出的主意，告訴了張家燕，也許還不致於有何不良後果，讓石磊知道可能就有點麻煩了。

「我只能告訴妳一個地方。」高琴說。

「哪裏？」

「這裏。」高琴的右手在大廳中劃了一個圈子。「除了在這裏可以等到他以外，我不知道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他。」

「他會來這裏嗎？」

「以前每天都來，自從和張小姐交遊以後就不大來了。不過，前天晚上他還來過，渾身淋濕！」

張家燕似乎從高琴的眼光中看出她說的不是眞話，於是抓住她的手，懇切地說：「眞的，很重要。高琴小姐！妳或許知道……」

高琴有些不悅，目光望着石磊，說出來的話也彷彿是針對他而發：「妳和白先生情非泛泛，都不知道他的行踪，難道他會來告訴我這個漠不相干的人？」

張家燕面上不禁泛起一團紅潮，靦覥地說：「高琴小姐！妳可能誤會了……」

「張小姐！」高琴搶着說：「我要招待其他的客人了。我希望妳不要輕信人家的話，有種人是唯恐天下不亂的。」

高琴說完之後，狠狠盯了石磊一眼，走到櫃枱裏邊去了。

張家燕無可奈何地離開了酒枱，又回到石磊對面的座位上坐下。

石磊明知她沒有問出什麼名堂，仍然問道：「怎麼樣，有消息嗎？」

「她也許知道小白的行踪，不過，她沒有告訴我。」

「尤其是妳去問她，她就更不肯告訴妳了。張小姐！妳是女人，應該了解女人的心理啊！」

張家燕此刻的心情，那還有興緻去思索男女之間的問題。她正了一正身子，聲音肅穆地說：「石先生！我們的猜測可能錯了，高琴小姐也許眞的不知道。不過我却極需要和小白見一面。」

「那麼重要嗎？」

「非常非常重要。」

「張小姐，妳信任我嗎？」

在石磊的語氣中，高琴是不足信賴的，而在高琴的口吻中，石磊也是個不可信任的人。張家燕根本無法判斷到底是誰才能幫自己的忙，事實上她現在已無從選擇。於是連忙點頭說：「雖是初見，但我却信任石先生。」

石磊點點頭，起身離座。「那麼跟我走吧！我可以讓見到小白。」

「眞的！」張家燕也跟着站了起來。

石磊笑笑，沒有作答，同時彎起了胳臂。張家燕自然懂得這些社交禮儀。大大方方地挽上了他的臂彎，和他一起走出了俱樂部。

石磊那輛六三年舊跑車停在俱樂部門口。他挽着張家燕上車後，立即開動了車子。

「現在我們去那裏？」張家燕問道。

「任何一家酒店。」

「什麼？」張家燕大大地吃了一驚。

「張小姐！請別吃驚，讓我說出我帶妳去酒店的用意，自從小白的父親被殺後，他對我或許有點誤會。因此，這兩天他都派了人跟踪我的行動。現在我帶妳去酒店，他立刻就會得到消息。如果他的良知仍在，他就會趕到酒店來。這是唯一能引他來和妳見面的方法。如果妳眞的信任我，就依從我的計劃去做，如果妳不信任我，那麼請告訴我，妳要在何處下車。」

張家燕明知這種行爲有點荒唐，也有點冒險，但是目前已顧不到了。於是毫不考慮地說：「石先生！我信任你。」

「那就行了。」

車抵「龍華酒店」，石磊停了車，扶着張家燕下車走了進去。

酒濃如血

白健在蒙頭好睡，小趙叫醒了他。他醒過來一見是小趙站在床前，立刻沉聲問道：「小趙！你怎麼可以到這裏來？」

「事情緊急，顧不得了。」

「什麼事這樣慌張？」

「石磊帶張家燕去了『龍華酒店』。」

「噢！多久的事？」

「五分鐘以前。石磊的車子由侍應生開進了停車場，顯然不是進去一會兒就要走的樣子。」

「他們在什麼地方碰頭的？」

「俱樂部。」

白健低頭沉吟不語。

「小白！你還在想什麼？快起來穿衣服呀！」

小趙神情異常焦急。

「你要我到那裏去？」

「噢！你又不是不知道石磊是一條有名的色狼，他帶張小姐進酒店還會有什麼好事？」

「這可能是一個陷阱。」

「小白，你混賬！」小趙急得口不擇言。「張小姐昨晚爲什麼要掩護你？因爲她愛你呀！」

「今天她也許變了。」

「不可能的。她今天上俱樂部去很明顯的是爲了要找你，不知道怎麼會被石磊搭上了。」

「你認爲石磊不是屬於張家燕她爸爸的那一夥人？」

「當然不是。」小趙肯定地說，「如果他們到酒店去是爲了設陷捉你，張小姐不會同意，如果不是設陷，石磊一個屬下的人，怎敢在老闆女兒的身上打歪主意？這証明石磊和姓張的毫無關係。」

小趙的話很有道理，白健已跳下床來穿衣服。

「小趙！」白健一面穿衣服一面問道：「依我看來，石磊似乎和我父親被殺毫無關係了？」

「那倒不一定，他和黃娜可能同路了。」

「這樣說來，姓張的是一夥，石磊和黃娜又是另一夥，內中情形看來還相當複雜哩！」

「所以說，你目前還不能認定張小姐的父親就是殺害你父親的主謀人，因此你對張小姐也不能置之不管。」

這時，白健已經穿好了衣服，他揮揮手說：「走吧！快！」

五分鐘後，兩人已進了「龍華酒店」。

白健問道：「小趙！知道他們在那間房嗎？」

「我只看見他們乘電梯上了三樓。讓我問問櫃枱。」

「不要！」白健一把拉住他。「石磊既然到這裏來，當然這裏是他的熟地方。你去問櫃枱，反而打草驚蛇。到三樓去看看吧！」

兩人乘電梯來到三樓，時正晌午，走道上闃無人聲。突然，一個侍應生迎面而來，白健立刻有了主意。

「哈囉！」他向那侍應生打了一個招呼，同時握住了對方的手，不過，他很用了點力量，然後向小趙一擺頭，示意他盤問那侍應生。

「喂！一個穿鵝黃恤衫的男人，帶着一個穿淺藍洋裝的女人，住進了幾號房。快說！」

那侍應生的手被白健握得痛澈心肺，嗞牙咧嘴地說：「不……不知道。」

白健左手掏出一張十元鈔票放進那侍應生的口袋，同時，右手又加了一分力量，再問道：「眞的不……不知道？」

鈔票加到三十元的時候，那侍應生終於吐實說了，石磊和張家燕住進了三一五。並非那三十元美金的誘惑，而是他的右手指骨快要被白健捏斷了。

放下侍應生，兩人來到了三一五號門前，相互一打眼色。由白健敲門，小趙貼壁掩藏以爲策應。

房門立即打開，開門的竟是服裝整齊的張家燕。她一見門外站着白健，不禁喜形於色地說：「小白，想不到你眞的來了。」

白健不禁一楞，冷冷地問道：「妳知道我會來嗎？」

「石先生說，你一定會來。」

「噢！他的人呢？」

「自我進房以後，他就走了。」

白健突地推開房門，果然裏面沒有石磊的人。白健站在門邊未動，左手在背後向小趙打了一個手勢。小趙很快地衝進屋內，將浴，厠，衣櫥，床下，每一個可能掩藏人的地方都檢查了一遍，石磊確實不在屋內。

張家燕看到這種情形，有些難過的說：「小白！想不到你這樣懷疑我！」

「對不起！」白健走進屋內，順手關上房門。

「我是在懷疑石磊，他的行動太神秘了。」

「他是好人！」張家燕說。

「你何以見得？」

「他說要帶我來酒店的時候，我還有些怕。可是來到這裏後，他立刻就很有禮貌地退了出去。」

「他爲什麼要這樣做？」

「他是帮忙我們兩人見面。」

「不可能，他必是另有目的。」

這時小趙已經拉下了百葉窗，走過來向白健說：「小白！你陪張小姐談談。我守在門外，石磊可能還沒有遠離，如果他眞是別有用心，那我們倒該謹愼一點。」

其實小趙離去的原因並不完全如他所說，他明白一對情侶見面時，第三者在房不太相宜的。

小趙離去後，白健在張家燕對面坐下，面無表情地說：「家燕！昨晚的事我應該謝謝妳。」

「你不等我回來，就貿然離去，証明你對我並不信任，昨晚使我難過了一夜。」

「就是爲這件事，所以要來質問我嗎？」

「不，還有別的事。」

「什麼事呢？」

「小白！相信我對你的愛嗎？」

「這種時候妳不該問這些的。」

「不！」張家燕堅持地說：「我要問。」

「愛是一回事，而我們現在所處的環境又是另一回事。」

「不！」張家燕的語氣有些激動，但却是眞摯的聲音。「我要你相信，爲愛，我會作任何犧牲。在任何情況下，我都是和你站在一齊的。」

「不！」白健神色痛苦地搖着頭。「我不能逼你這樣做。」

「你沒有逼我，是我自願的。」張家燕說着站了起來，在酒櫃裏倒了兩杯濃如膏血的葡萄酒，遞了一杯給白健，聲音凝重地說：「小白！將這杯酒喝下去，它鮮紅濃郁，彷彿是我的血液。喝下它，等於喝下我赤誠的心血，然後請你信任我。」

白健眞是痛苦莫名，一仰頸子，那杯濃如膏血般殷紅的葡萄酒流進了他的喉管。張家燕也喝下了杯中酒，這情景頗似飲血爲盟，以明心志似的。

放下酒杯後，張家燕開門見山地說：「早上我問過爸爸，他不承認你父親是他派人殺的。」

「妳要我喝下這杯酒，就是要我相信妳這句話嗎？」

「我相信我爸爸不會騙自己的女兒。」

「我們不要談這個問題吧！」白健低聲說。

「不行。」張家燕目光烱烱地盯視着他。「我們一定要談清楚，也一定要你答應我。」

「答應妳什麼呢？」

「相信我爸爸是無辜的。」

「他販毒，他綁架我，也是無辜的嗎？」

酒暈，羞靨同時浮上張家燕的面頰，她垂下了頭，想躲開白健咄咄逼人的目光。但是她又必須要面對現實，只得抬起來，靦覥地說：「這些我爸爸都承認了。不過他說，多年了，他都是和你父親合夥的。你父親被殺，貨物不知下落。他爲了收回成本，所以才請你去，問你知不知道那批貨物的下落。其實並無惡意。」

「哼！他是『請』我去的嗎？」

「據我爸爸說，他去請你時，你正睡在一個女人的床上，那個女人才是眞正想要你性命的人。」

「她爲什麼不殺我？」

「自然，她希望先得到那批貨。」

「不管怎麼說，令尊都是虧理的。」

「白健！」張家燕心平氣和地說：「說出你的理由來。」

「多年同夥，不能說毫無情誼。先父被殺後，令尊不但不追查兇手，反而將我綁去，一味追查黑貨的下落，可說毫無江湖道義可言。這種人還值得崇敬嗎？當然，也更不值得信任了。」

「啊——」張家燕不禁失聲驚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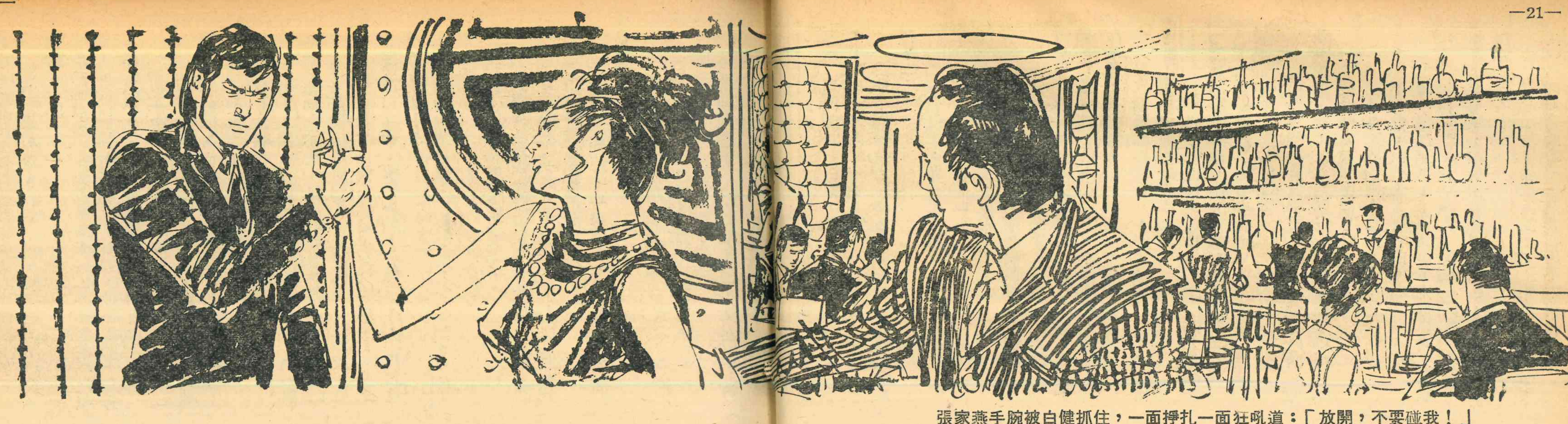
「家燕！我不願和妳談論這個問題，也就是怕妳傷心。妳一再逼我，我也只得說出心裏的話。」

「我爸爸在騙我嗎！」

「他也許不是存心騙妳，爲了怕損失兒女的自尊心，他又非瞞騙妳不可，妳要諒解他。」

「白健！你也能諒解他嗎？」

「我不會諒解一個殺父的兇手。」


張家燕手腕被白健抓住，一面掙扎一面狂吼道：「放開，不要碰我！」

「白健！你認定元兇是我爸爸？」
「沒有。不過，我要先將話清楚。」
「如果是他呢？」
「我要殺他。」
「我向你哀求呢？」
「我不會忘記妳昨夜對我的恩情。但是恩與仇是要分開，不管怎樣我都要殺他，然後妳再來殺我都可以。」
張家燕雙手掩面，飲泣着說：「我抱着滿腔熱誠而來，得到的却是這種答覆。」
「妳不該來的。」
張家燕放開了雙手，睜大了眼盯視着他。「我——恨——你。」每個字都像從齒縫間迸裂出來。
她說完後，一揮手將桌上的兩隻酒杯掃到地上，就要奪門而出。
「張小姐！」白健竟然冷漠地改了稱呼。「妳的手袋。」當他將手袋交給她時，順勢抓住了她的手腕。
張家燕一面掙扎，一面狂吼道：「放開！不要碰我！」
白健並沒有放開她，聲音冷峻地說：「我奉勸妳一句話，石磊這種人妳最好少接近。」
張家燕失態地大笑起來：「哈哈！你妒忌與關心，我偏要接近他。」
「妳會後悔的。」
「你管不着。」張家燕掙開他的手奪門而出。門外的小趙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惶惑地問道：「小白！怎麼回事！」
「走！到俱樂部去。」白健吼着說。

× × ×

午餐以後，「槍手俱樂部」裏已沒有人。除非下雨天，這裏下午三至五點是沒有半個客人的。今天是大晴天，石磊却泡在酒吧的櫃枱和高琴窮磨。她心有目的，所以也和他東拉西扯的談個沒完。
「高琴！」石磊說：「妳良心不好！」
高琴飛給他一個媚眼，嬌聲嗲氣地說：「別寃枉人，你倒給我說說看，我那點良心不好。」
「小白的愛人張小姐來找他，妳明明知道小白在何處，妳却偏偏不告訴她，是何居心？」
提到「愛人」兩個字，高琴立刻有一陣酸溜溜的滋味浮上心頭，先前裝出來的笑容也消失了。冷笑一聲說：「奇怪！我憑什麼知道小白在那裏？」
「別想瞞我，這兩天妳和小白已經好上了。」
「石先生！你可不能胡說啊！」
「高琴！我姓石的人長得難看，心眼兒直，說句教妳掃興的話，小白只是在利用妳，他絕不會愛妳。」
高琴本來要用酒瓶砸石磊的腦袋，不過這兩句話却正好說到她的心坎上，反而使她愣住了。
兩天來，這個問題一直在她腦海裏盤桓，「利用」兩個字談不上，若說小白愛她，連她自己也不相信。
「想想清楚，小白一身都是麻煩。妳和他纏下去，對妳毫無好處。我可沒有什麼用意，那是爲妳好。」
高琴猛然省悟自己的神情間已然露出了馬脚，連忙神色一正，正經地說：「石先生！多謝你的好意。若不是你說話時一本正經，我眞想打你的嘴，這兩天我根本沒有見過小白。」
石磊還想說什麼，俱樂部的門砰然打開。白健和小趙像旋風般衝了進來，一左一右地將石磊夾住了。這種情勢，不但使石磊有些吃驚，高琴也嚇得

說不出話來，不知道將要發生什麼事情。
「威士忌！雙份。」白健低吼着。
「我也一樣。」小趙立即跟上。
雖然雙方平日貌合神離，見面總還要打聲招呼。可是今天誰也沒有向誰打招呼，心中都好像懷着介蒂。酒端來後，白健端起杯子，這才偏過頭說：
「石兄！敬你一杯。」
石磊沒有說話，舉起杯子和白健的酒杯一碰。
「石兄！你不問問敬酒的原因嗎？」
「噢！」石磊笑了。「什麼原因呢？」
「請你以後少碰張家燕。」
「咦！我碰過她嗎？」
「你不該帶她到酒店去。」
「你該問問我的用意呀！」
「感謝！」白健冷冷地說，「不過這種方法並不好。」
「我也感覺這種方式並不好，可是，我不願放過一個試驗的機會。」
「你要試驗什麼？」
「這兩天我似乎覺得有人跟踪我，我想也許是我的敏感所以我想利用這個機會來證實一下。」
「證實了麼？」
「證實了不是我的敏感。」
「只要行得正，坐得端又何必怕人來跟踪？」
「小白！你說得很有道理，可是我不願被人打擾。」
「你準備怎樣呢？」
「從現在開始，誰要不識相，我就要給他顏色看。」
坐在一旁的小趙，早就沉不住氣了，冷笑着說：「姓石的！別神氣，我早就想和你較量一下。」
石磊回頭瞟了他一眼，根本就沒有理他。這使得小趙光火，跳下了座位，狂吼道：「姓石的！有種就來。」
石磊仍然沒有理他，自顧自地向白健說話：「小白！還有什麼話要說？」
「還是那句話，不要招惹張家燕。」
「小白！我會接受你這句話。不過，我老石是一個孤家寡人，若是小姐找上門來，我就無法拒絕了。」他說完後，就起身離座。
小趙作勢欲撲，打算和石磊拚高低。白健及時以一個眼色將他制住，小白只得悻悻回到座位上。

卿爲情狂

石磊還沒走出俱樂部大門，突然，張家燕走進來了。她的目光將白健掃了一眼，立即眉開眼笑地說：「石先生！你怎麼將我一個人甩在酒店裏？」
「對不起！我奉命不能理妳。」石磊陰陽怪笑地說。
「奉命！誰敢下這個命令？」
「妳的好友白健先生。」
「憑什麼？」張家燕連正眼都沒有看白健一下，就挽住了石磊的臂彎。「走！我不信有誰能干涉我的行動？」
白健並非不愛她，也不是他漠視感情，而是在目前情勢下他無法正視愛情。但是他還是關心張家燕的。她在氣憤和報復的心情下去接近石磊，後果是非常可怕的。
「慢走！」白健低叱了一聲，人也飛快地離座而起，攔住了他們的去路。「張小姐放下手來。」
可敬的父親是毒梟，深愛的情人變對頭，使柔

順温文的張家燕有了可怕的轉變。此時見白健氣得面孔發青，她心裏却感覺無比的舒暢。她不但沒有放手，反而將整個身軀都依偎到石磊懷裏去了。

石磊冷笑着說：「張小姐，放手吧，不然我要捱揍了。」

「誰敢動手，我就叫警察。」她不過是在說氣話，但是白健却有了顧慮。目前，他不顧沾上警方，他並不害怕，只是唯恐妨害了他的自由。

「張小姐！」白健柔和地說：「妳要冷靜。」白健如果叫她一聲「家燕」，情況可能會好轉些。這一聲「張小姐」使她更加冒火，美目一掄：「你憑什麼過問我的事情？」

「好！我總算已盡到做朋友的責任了。」

「哼！」張家燕鼻孔裏冒出一聲冷笑。「『朋友』兩個字你不配，從今後就算我們互不認識。」

這種說話已經說絕了，白健眞是心如刀絞。但他知道自己如果向愛情低頭，父仇就難報了。因此，他冷靜地側身，讓出去路，一擺手說：「旣然這樣說，請吧！」

小趙急得衝口說：「張小姐，小白是爲了妳好啊！」

「謝了！」張家燕向他擺擺手。

石磊得意洋洋地挽着張家燕向外走去，到了門邊又回過頭來說：「小趙！這一次破例准許你跟踪，因爲有人等待着精彩的報告。」

俱樂部的大門砰地一聲關上，石磊和張家燕的身影消失了。

「揍他！」小趙咬牙切齒地說。

「不要胡來，跟住他們就行了。」

小趙點點頭，迅速地跑了出去。

白健回到酒枱上，一口氣喝乾了杯中的酒，然後用力一拍枱面，狂吼道：「拿酒來。」

高琴拿出酒來爲他倒上一杯，他却將整瓶威士忌奪了過去。

「小白！怎麼回事！」高琴囁嚅地問。

「不要問。」第二杯酒又下了白健的肚子。

「小白！少喝點。」

「這點酒還會醉嗎？哈哈……」白健灌下第三杯酒，他的言行已經有些失態了。

高琴不知道心裏是什麼滋味，他看得出來白健是深愛着張家燕的，她却沒有妒忌，私心還不住的默禱，希望他們之間的誤會能够冰消瓦解，這個飽經滄桑的女人倒是領悟了愛的眞諦。

白健已經灌下了大半杯威士忌，高琴試着奪下他手裏的酒瓶，但是他却死抓住不放。

「小白！」高琴焦急地說：「你不能再喝了，你的心情不好，又喝急酒，太容易醉了。」

「心情不好！」白健的語音已經有些模糊了。「哈哈！妳以爲一個女人就能使我受影響麼……」

「小白！不要再喝了。」

高琴不勸，還好一點。她這一勸，白健反而將瓶口塞進嘴裏，將剩下的小半瓶酒喝得點滴不剩。

「嗆啷」一聲，酒瓶砸破了。接着，「噗通」一響，他的身體也四平八穩地躺在地上了。高琴驚呼一聲，跑出了酒吧。

× × ×

下午五點——

「水！」白健酩酊大醉後，第一次發出呻吟。

高琴坐在床前已經兩個多小時，正在昏昏欲睡。白健這一聲輕喚，使她疲倦的神態爲之一振。她調好一杯冰水，坐在床沿，一手抱着白健的頭頸，一手拿着杯子，讓他喝下那杯沁人心肺的飲料。

白健喝完冰水後，神智並未清醒過來，頭一偏，就在高琴的大腿上，又沉沉地睡着了。

高琴不願去搬動他，順手將杯子擱在床頭的小几上，將身體靠上了床欄，也閉目打起盹來。

可是，她却無法寧靜地閉目打盹，一股熱力從白健的面頰上傳導到她的腿上，使她整個身體都在搖撼。

她的心兒狂跳，面如火燒，手掌顫抖地撫摸着白健的頭髮。一陣衝動，她不由自主地抽動裙子，讓他的面頰毫無阻擋地貼在她大腿的肌膚上。

由於裙子的抽動，白健的頭又回到了枕上。高琴幾乎有些失意。但是，白健却出其不意地將她摟進懷裏。

高琴的身心都在發抖，薰人的酒氣使人欲嘔，但是高琴却感到沉醉，不自禁地將紅唇壓上了他的嘴唇。兩唇相接，白健立刻有了反應，雖然他沒有睜開眼睛，却吻得她透不過氣來，也幾乎折斷了她的腰。

分開後，白健輕喚着：「家燕……」

高琴立刻從迷醉中清醒過來，她不過是一個替身。她感到悲哀，也感到憤怒，立刻就要掙脫他的擁抱。

繼而一想：張家燕在白健心中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何況他又在醉中，諒解他吧！於是，她又平靜了。

「家燕！妳怎麼不說話？」白健呢喃地說。

「小白……」她輕輕地叫了一聲。她不知道該說什麼好。僞裝是張家燕而讓對方得到被矇騙的滿足嗎？

「家燕！」他的手在她背上輕輕地撫摸。「我以爲從此以後就要失去妳了，想不到妳又回到了我

懷抱。」

「小白……」高琴的腮邊滾下了一顆熱淚。

白健突然睜開眼睛，越睜越大。接着嘶吼起來：「咦！妳是高琴？」

「是……的。」

「嗯！妳是家燕，妳不是高琴。」

「你將我當做誰都可以。」

白健抬起她的下顎，醉眼迷離地看着她。「妳到底是誰？」

「我是……高琴。」她囁嚅着說。

「妳騙我，妳明明是家燕。」

「就算是吧！」高琴說完後突然感到一陣羞慚。她並不是想貪圖這一刻的温存，只是想給予對方一絲慰藉。

「家燕！不要理石磊，他是壞人。」

「嗯！」高琴輕應着。

「妳知道我方才有多難過？」

「我知道。」

「要是不發生這件事情多好。」

「嗯！」高琴不知道該怎樣回答這句話。

「家燕！我要妳！」他一面說，一面開始動作。高琴背上的拉鍊撕開了。她不知道該拒絕還是該順應他。

「願意嗎？」白健喃喃地問着。其實，他沒有去等待答覆，動作又快又急，很快地高琴上身就裸了。

他的吻像雨點般落向她的胸域，語音變得糢糊而不清：「家燕！妳……」

高琴打了一個寒噤，一顆火熱的心立刻冷了下來。這是唯一的遺憾……

她冷却了，而白健却沸騰起來。他的雙手剝除了她身上的一切，準備佔據這座聖城。

高琴放鬆了四肢，閉上了眼睛，她早已有了奉獻的打算。不管白健是酒後洩慾也好，將她當作張家燕發洩心中的思慕也好，她都是毫無怨言的，只要能使白健愉快和滿足。她不在乎自己有多大的犧牲和委屈。

× × ×

晚間八時——

白健的酒意全消，徹底清醒過來。

酒意雖消，駭異却昇上了心頭。他自己是全裸的，沉睡在他臂彎的高琴也是全裸的。

我做了些什麼？他心頭在狂喊。

高琴也醒了，她沒有動，只是靜靜地望着他。

「高琴！」他輕輕地問：「我侵犯妳了嗎？」

「你沒有侵犯我。」

「我們怎會變成這樣呢？」

「你侵犯了張小姐。」

白健皺緊了眉頭，不解地問道：「妳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因爲你一直將我當作張小姐來發洩你的情感和慾念。」

「那樣更不應該了。高琴，原諒我。」

「這不能怪你。你酒醉，我是清醒的，我應該對我自己的行爲負責。小白！只要你快樂，我願意爲你作任何事。」

白健有着無比的激動，這個平時不爲他注意的小女人是多麼可愛啊！她沒有期求，只有奉獻，更沒有怨言，只有關心。雖然，張家燕在他心目中留下極深刻的印象。但是下午報復他的那種惡劣印象同樣也在他心目中生了根。

他擁緊了高琴，兩個完全裸露的軀體緊緊地密合在一起，却沒有一絲慾念，只有純情感的昇華。他輕輕地吻着她的眼睛，喃喃地說：「高琴！妳是多麼可愛……」

「小白！不要說下去。」她用吻去堵住他話。但是，白健的話仍然從兩唇相接的縫隙中流露出來：「高……琴！我……愛……妳……」

高琴渾身像是被雷殛似地一震，睜大了眼睛看着他。

「不相信嗎？」白健詫愕地問。

「不！你應該愛張小姐。」

「我要對我作過的事負責任。」

「不要，你不是第一個得到我的男人。」

「妳是被暴力奪去貞操的，那不怪妳。在貞操上，妳仍然是聖潔如處子，高琴！不要太自卑。」

「小白！妳相信我的話嗎？」

「我相信。這兩天相處，對妳，我很瞭解。」

「啊——白健！」高琴撲進了他的懷中，面頰貼在他的胸膛上。一艘歷經漂泊的小舟終於找到了避風的港灣。

「不過，妳如想和我走上禮堂，恐怕是很難如願。」

「我不稀罕那些，只要有現在，我就滿足。」

「高琴！」他抬起她的面孔。「妳了解我的意思嗎？」

「我不了解，我也不想了解。」

「不！妳一定要了解。」

「那你就告訴我吧！」

「爲報父仇，我可能要殺人，殺人自然就要坐牢。」

「我會等到你出獄。」

「如果我被殺呢？」

「我守在你的墳邊，你永遠活在我心中。」

「高琴！對妳的深情，說一句『我愛妳』那裏夠啊！……」

砰砰砰！門上响起急促的敲門聲。

「誰？」白健霍地坐了起來。

「我，小趙。」

「糟了！」高琴低叫一聲，滿面血紅。

「穿衣服吧！別怕難爲情，只要我們心中有感情的基礎就不算狗男女了。」

足足等了五分鐘，房門才打開。高琴垂首含羞，床上被褥狼藉，小趙心裏頭立刻明白這裏發生了什麼事。想不到呀！想不到！小趙心裏暗暗喊着。

「小趙！」還是白健先開口問他，「有什麼急事？」

「噢！」小趙這才回過神來，「我來報告你跟踪石磊的情形……他們先到翠園樓喝下午茶……」

「不必說下去了。」

「不！你一定要聽。」

「我不再關心……」

「我知道。你不再關心張家燕了。可是連石磊你也不關心了嗎？」

「嗯！說吧！」

「四點鐘的時候，石磊送張家燕回家，在她家裏就擱了將近四個小時，七點五十分才離開，怪不怪？」

「噢！現在呢？」

「回家睡覺了。」

「這樣早就睡了？」

「是呀！」小趙猜測地說：「現在可以證明石磊和張家燕的爸爸不是同路人，但是他也不是個好傢伙。」

「先別管他，走！我們一齊吃飯去。」

「哦！」小趙大叫了一聲，「差一點忘了。大秦說：他在你的家門口逮住了一個女的。」

「噢！人呢？」

「他將她送到遊艇上去了。那個女人很狡猾，什麼也不肯說。可是大秦發現她今天老是在你家門口轉。現在大秦不知道該如何處理這件事情，抓人容易放人難，那女人要告一狀，就麻煩了。」

「我們立刻就去。」白健說着又轉頭向高琴說：「高琴！去吃點東西就回來休息，我打電話到俱樂部去代妳請假。」

高琴含情默默地點了點頭。

走出門來，小趙悄聲說：「小白！你上鈎了。高琴早就在打你的主意啦！」

「你再要胡說，我就敲碎你的牙齒。」

「喲！那樣認眞嗎？」

「當然。高琴是一個非常可愛的小女人。」

「好！這可是你親口說的。如果你將來要甩掉她的話，我就要敲碎你的牙齒。小白！當心點。」

白健這才發覺自己眞的上了鈎。不過垂釣的人不是高琴而是小趙，想不到這小子還會大有心機。

× × ×

他們「三劍客」共有的遊艇「鎗手號」停泊在北邊的龍門海灣。白健和小趙來到艇上時已是晚間九時正了。

秦剛在艇首甲板上轉圈子，那個女人顯然爲他帶來了煩惱。

「人呢？」白健一上來就問道。

「我將她關在餐廳艙裏。」

「什麼也沒有說嗎？」

「是呀！」秦剛摸頭摸腦地說：「若說是一般良家婦女，早就嚇暈了。她却毫不在乎，又兇又狡猾，眞拿她沒辦法。」

白健向小趙揮揮手說：「走！我們下去。大秦！你守在甲板上。」

進了艇艙，白健打開了餐廳艙的門。他怔了一下，是個熟人，原來是昨夜和他有過一度良緣的黃娜。

「嗨！我們又碰頭了。」

黃娜也發了一陣子楞，才低呼了一聲：「啊！你沒有事嗎？」

小趙有些莫名其妙，只得冷冷地在旁邊靜觀其變。

白健坐了下來，似笑非笑地問道：「黃娜小姐！能告訴我爲什麼一直在我家門口轉嗎？」

「探詢你的下落呀！你知道我多麼關心你？」

「感謝。打一個電話問問不就行了麼？」

「電話沒有人接。」

「那妳也該按門鈴呀！」

「沒人接電話就證明屋內無人，又何必按門鈴呢？」

「黃娜！大概是我的朋友誤會了。不過，有件事情還要請你解釋一下，妳是怎樣知道我家的地址呢？」

「我是向……你們俱樂部裏的人打聽的。」

「問誰？」白健逼問到底。

「一位石……石先生。」

石磊？白健心頭不禁一怔。日間，張家燕曾說石磊和黃娜是同路人，是眞正想要殺他的那一夥。

「妳過去認識他？」白健不露聲色地逼問道。

「見過幾次面。」

「怎樣認識的呢？」

「賭場裏。」

「今天妳是什麼時候碰見他的。」

「下午。」

「幾點鐘？」

「兩鐘到兩點半的樣子。」

這樣一來，破綻就漏出來了。下午二時到二時半，石磊在俱樂部中和白健還發生了不少糾紛事。

「黃娜！妳在說謊。下午兩點到兩點半石磊在俱樂部裏和我們一起喝酒。否則，就是妳記錯。」

「一定是我記錯了，可能還稍晚半個小時或一小時……」

「不必再扯下去了。兩點半以後石磊和一位張小姐在『翠園樓』喝下午茶。我這位朋友也在座。四點鐘以後，他送那位張小姐回牛角海灣，一直到晚上八點鐘才回家睡覺。黃娜！不要打啞謎，我們好好談了。」

黃娜怫然不悅地說：「難道你認爲我到你的家門口去探望，是有惡意的嗎？」

「不管是善意或是惡意，我只是想知道妳的目的。」

「我方才已經說過了。」

「好！暫且不談。我們來談談妳和石磊的關係吧。」

「我和他毫無關係。」

「妳推得很乾淨。那麼，我再問妳一件事，昨夜我被綁架離妳的家時，發現妳的家門口有兩個男人被綑着，那是什麼人？」

「我根本就不知道。」

「誰解鬆妳的繩索？」

「我自己掙脫的！」

「嗯！事後報警了嗎？」

「沒有。」

「爲什麼？」

「有人打電話警告我不准報警。」

「所以妳怕了？」

「那人說：如果我報警，他就殺我。」

「妳爲什麼不想想，妳不報警，我可能就要被殺。」

「當時沒有想到，今天才感到後悔。所以我守在你家門口，如果你晚上還沒有回來，我就要報警了。」

「如果昨天晚上綁架的人將我拋到海裏去的話，妳報警的時候，我的屍體已在魚肚子裏面被消化掉了。」

「唉！」黃娜嘆了口氣：「我眞無法解釋。」

「黃娜小姐！」白健語氣森冷地說：「妳昨晚的出現非常蹊蹺，妳今天的出現也使人迷惑。妳也許只是一個受人威脅的可憐虫。我希望妳不要自找麻煩，說出的來龍去脈，對妳，對我都有好處。」

「我不知道你說些什麼。」

「好話已說盡，莫怪我辣手摧花就行了。」

「小白，你瘋了。」

「我已經接近瘋狂的邊緣，所以什麼事情都作得出來，如果妳要心存僥倖的話，妳就有得苦頭吃了。」

黃娜道：「小白！你這樣對待一個朋友，你會後悔的。」

「我不會後悔，因爲妳不是朋友。」

「隨你的便吧！」黃娜竟然也發起狠來。

「希望妳不要輕率地說出這句話。」白健看了看手錶。「現在九點二十分，我十一點鐘來聽妳的答覆。一百分鐘的時間足夠妳考慮的了。」

說罷，退出了餐廳艙，鎖上了鐵門。

「小白！」小趙說：「給她點苦頭吃，不怕她不說。」

「這種女人是不怕吃苦頭的。」

「我不信。」

「到了十一點鐘的時候，你試試看吧！」

「三下子就要教她說實話。」

來到甲板上，秦剛急迫地探問結果。白健說：「大秦！這個女人你沒有抓錯。」

「她說了什麼？」

「還沒有說……」白健又掉轉話題。「小趙！你去買點吃的來，和大秦守在這裡，我要上岸去一趟。」

重入羅網

從黃娜那種狡黠的神態看來，她絕不是一個單純的人物，白健自然不會放過追問她的機會。對方是個女性，所以他想到去找高琴來幫忙，如果非要給黃娜一點苦頭吃，動起手來也要方便一些。

他匆匆趕到高琴的住處，後門一推就開。一股不祥念頭立刻浮上了白健的心頭；他曾再三叮囑高琴小心門戶，她絕不會如此大意的。若說高琴已經外出，外面就應該上鎖才對，白健心中不禁一震，飛快地衝進屋去。

高琴的房門敞開，裡面空無一人。

突然，一張字條映入白健的眼簾，那是一張日曆紙，放在小小的梳粧枱上，背面寫着一行字：「請立即釋放黃娜小姐，高琴小姐也會立刻獲釋。」

白健不禁暗暗吃驚，對方不但耳目異常靈敏，行動也是够快的。看來他又遭遇了一次失敗。他將

那張字條放進衣袋中，匆匆離去。

半個小時後，白健又回到了停泊於龍門海灣的遊艇上。秦剛和小趙迎向他，他沒有說話，只是將那張字條自衣袋中取出來交給他們，然後坐在甲板上發楞。

「怎麼辦？」小趙看完字條後不安地問。

「放人。」白健簡短地說。

秦剛在白健身邊坐下，語氣沉靜地說：「小白！你該考慮一下，黃娜對你父親的被殺一定有莫大的關係，就這樣放走她，未免……？」

不等秦剛的話說完，白健就不耐煩地說：「我怎麼可以讓高琴爲了我受罪？」

「我想他們不至於敢把高琴怎麼樣。」話雖如此說，秦剛的語氣却不敢太肯定。

「小白！」小趙挿上了嘴：「我贊成大秦的話。黃娜在我們手裡，他們如敢委屈高琴，我們可以在黃娜身上報復。」

白健搖搖頭說：「這不是辦法。對方是無惡不作的歹徒，我們呢？每一個行爲都要注意到法律問題，放黃娜走。」

「現在嗎？」二人同聲問。

「嗯！」白健從甲板上站了起來。「等我上岸五分鐘後你們再釋放她，我設法跟蹤她。小趙！你到高琴的住處去守候着，當她被釋放回來時，立刻將她帶到遊艇上來。你們三個人暫時住在遊艇上，將遊艇開出海去。」他吩咐完畢後，立刻飛快地跳上了岸。

跟蹤是一件簡單而又是極不簡單的事；跟蹤容易，要想不被發覺却很難，如今白健打算跟蹤黃娜的計劃不但關係着全局，也關係着高琴的安危。因此，他爲此事大傷腦筋。

他止站在陰暗處發楞，突然一輛白牌私家車駛到他面前停下，開車的是一個年約三十餘歲的女司機。駕車女郎將頭從車窗中伸出來，問道：「要車嗎？」

白健知道那是一輛野鷄車。主人晚間不再外出，或者主人去了娛樂場所，要到很晚才用車，司機就開了車出來找外快。這種車很受歡迎，因爲比出租汽車氣派大，而且收費公道。

白健不禁靈機一動，忙問道：「你這輛車，可以用到什麼時候？」

「晚上十一點鐘以前，先生你儘管用！」

「好！一個鐘頭多少錢？」

「每小時四元美金。」

白健立刻拉開車門坐了上去，拿出一張二十元面額的美鈔，遞給那駕車女郎：「這個先給妳，不夠等下再算。」

駕車女郎接過鈔票，問道：「先生要兜風嗎？是從……？」

「慢點！」白健說着往海灣裡一指。「看見那艘遊艇了嗎？桅杆上亮着一盞黃燈的那一艘。」

「看見了，怎麼樣？」

「幾分鐘以後，有一個穿綠色洋裝的女人下來，跟住她。」

女郎神秘地笑了，漫不經意地問道：「跟她做什麼？」

「妳不要問。爲了不使她發覺，我要睡下來。請妳隨時將她的情況告訴我，事完以後我多多地賞妳。」

「好！你躺下吧。」

這輛車子的座位非常寬敞。白健躺下來雖不像睡在床上那樣舒適，却也不太侷促。

一分鐘後，駕車女郎開始第一次報告：「那女人下艇來了，她走得很快。有點慌慌張張的樣子。……她站在路旁東張西望，像是在等車子。」

「她距我們有多遠？」

「三十碼。」駕車女郎語氣突然轉急，也同時發動了引擎。「她上了另一部出租汽車，已開始走了。」

「跟住她，但是不要跟得太緊。」

「那女人一直在回頭看哩！」

白健道：「沒關係，我躺着不起來，她不會有疑問的。」

車子行駛約莫十分鐘後，那女郎又說：「她轉向寧靜的住宅區了。」

「跟上。」白健毫不猶豫地說。在他的想像中，黃娜一定是先返回她香閨的。

車子微微有些顫動，白健知道在爬山了。不過據他所知，山道的路面是異常平整的。因此他有些疑惑，不禁問道：「我們距離前車多遠？」

「十碼左右。」

「太近了，遠一點。」白健本來想伸頭看看車外的情況，因爲距離前車太近，他又打消了這個念頭。

突然，車子一個急轉彎，停了下來。

白健連思索的餘地都沒有，兩邊車窗已然各出現了一枝槍管，接着响起了嘹亮的喝聲：「姓白的！放乖點！下車吧！」

白健不但吃驚，也很震怒，想不到自己又跌入了陷阱，但是這次幾乎可說是他自己投入羅網的，怨人不得。他也知道此時絕不能逞强抵抗。於是放鬆了心情，高舉雙手，坐了起來。早有人爲他打開車門，他也就大大方方地走下了車。

也好！他心裡如此想：看看這一處巢穴吧！等他下車後，他才發覺自己的判斷有些偏差，原來這裡是牛角海灣的張家別墅，與黃娜是毫不相干的。

潘雲站在車邊迎接他，冷冷地笑道：「白先生！想不到這樣快你又回來了。」

白健知道激怒逞强對自己有害無益，對付這些歹徒多少該要點奸巧才行。因此，他聳肩一笑說：「你們眞了不起，對我的行動瞭如指掌，看樣子我是輸定了。潘先生！對我客氣點！姓白的也是爽快人。」

潘雲似乎有些意外，怔了一怔，呵呵大笑着說：「白先生！放心吧！我們老闆恐怕請你不來，才定下了這條妙計，本來就沒有惡意的。如果白先生能……」

「我可以見見他嗎？」

「他已在客廳候駕了，不過……」

白健明白潘雲是要繳他的槍，故作大方地說：「拿去吧！在西服左邊的內袋裡。不過請潘老大替我好好保管一下，這枝槍是有紀念性質的。」

「放心！放心！」潘雲仔細檢查了白健的衣袋，取出他的槍來，將子彈逐一退出，然後又將槍放回他的衣袋中。這才顯得親暱地挽住白健的臂彎說：「白先生！走吧！」

白健落落大方地跟着他走。在途中，他有意無意地將身子歪了一下，發覺潘雲的膂力驚人。

進入一座寬敞的廳堂，一個年約五十，兩鬢微斑的老人在等候他，白健猜想他一定是張家燕的父親。

「白先生！」主人站了起來，笑着說：「請坐！請坐！聽小女家燕一再談起你，却一直沒有機會見面。」

白健在他對面坐下，冷冷地說：「張老闆！在今天這種談話的情勢中，最好不要提及張小姐，提起她無疑是一種侮辱。」

「哈哈！從這一句話就可以聽出你和家燕的感情很好，不提！不提！我們看在她的份上，就不該傷和氣才對。」

「不該傷和氣並非看在家燕的份上，而是我認輸了。」

「哈哈！客氣！客氣！」

對方的乾笑有些刺耳，白健耐着性子問道：「今天是初見，少不得要請教尊姓台甫？」

「張錦伯，家燕沒有提過嗎？」

「從現在開始，最好不要再提及令媛。」

「好的好的！」張錦伯的笑容突然一收。「對令尊的被殺，我感到非常難過。但是除了暗中查尋誰是兇手以外，並不能公然追殺兇手。因爲我也是在從事作奸犯科的勾當，不便招惹警方。」

「謝謝。」

「那筆貨——」張錦伯將尾音拖得很長，似在趁此機會觀察白健的反應。「——並非姓張的小氣，實在是對手下弟兄無法交待。只要能收回血本，安撫了弟兄們，其他一切好談。」

「張老闆投下了多少血本。」

「不多！五十萬美金而已。」

「二十磅海洛因請問值多少？」

「若按市價算，在美金一百五十萬以上。」

白健道：「那麼，我將這批貨全部交給張老闆，張老闆不但可以收回血本，而且還要賺上美金一百萬哩！」

白健是在信口開河，他連一盎司的海洛因也沒有見到。但是張錦伯却當了眞，眼睛睜得像鴿蛋，口吃地問道：「眞……眞的！」

「張老闆不相信嗎？」

「不！不！我的意思是怎會有那麼多？」

白健發覺數目說得太大了，連忙改口說：「另外還有合夥人，張老闆也許還不知道吧？」

張錦伯和潘雲立即交換了一個詭譎而又曖昧的眼光。

「我想這就是先父被殺的原因。」白健裝着不去注意他們的神情。

張錦伯立即附合着說：「對！對！殺人者必定是想獨吞。」

「可惜他們獨吞不了。」

「那批貨……？」

白健神態悠閒地往沙發背上一靠，慢條斯理地說：「先父在世時，曾向我打了一個啞謎。當時我自然不懂他的意思，可是到他老人家被殺後，我就懂了。因此，這批貨只有我一個人知道藏在何處。我方才已經說過了，我願意將這批貨全部交給張老闆。」

張錦伯樂得心花怒放，但他却以退爲進地說：「不！不！我只要收回血本，六磅就夠了。」

「我要不給你，一小撮也不給你；若給你，我一點也不留。因爲我將這批貨拿出來就是不想找麻煩。」

「那也好！我代你出售，將價欵給你如何？」

「不要。」白健仍是大搖其頭。「先父就是爲這批黑貨被殺，我不希望步他的後塵。」

「不至於吧！」

「張老闆對我的行動瞭若指掌，難道不明白還有另一批人找我？哼！他們的目的和張老闆一樣也

是想收回血本。」

「誰？」張錦伯不自禁地看了潘雲一眼。

「嘿嘿！黃娜小姐的老闆呀！」

「這種小人物我可沒有看在眼裡！」張錦伯的口氣很大。

「我可不同，所以我既不想要這筆貨，也不想要這筆錢。我認爲性命比什麼都重要。」

「這樣吧！錢由我替你保管着，等風平浪靜以後……」

白健心裡好笑，這種好人天底下本來就少有，黑社會裡更難找，你張錦伯少在我面前要花樣！不過，他臉上却淡笑着說：「張老闆好意心領，我看不必了！」

「那……那……？」張錦伯還得裝裝樣子。

白健突然笑容一收，冷聲說：「張老闆只要明白『拿人錢財，與人消災』的道理，你卽使將這批黑貨全部拿去也不算過份的。」

張錦伯也知道白健如此慷慨大方，必有下文。因此，聽到這句話後並無吃驚的感覺，平靜地問道：「白先生有什麼需要我幫忙的嗎？」

「請問張老闆，我將貨物全部交給你後，另一方面的合夥人一定不會善罷甘休，我如何應付？」

「由我來。」張錦伯拍着胸脯說。

「最好在事先爲我除去這個痲煩。」

「沒問題，我可以立刻動手。」

「好！君子一言，駟馬難追。」白健也用出了江湖口吻。「還有一件事要請張老闆幫忙。」

「說吧！」

「請先查出殺害先父的兇手爲誰？」

張錦伯突然楞住了，不禁回頭看了身旁的潘雲一眼。潘雲向他打了個眼色，插口說：「老闆！兇手是誰，我已有了點眉目。」

「怎麼沒有告訴我？」

「只因爲還沒有將幕後主使人查出來。」

「說說看，是誰？」

潘雲看了白健一眼，一個字一個字用力地說：「石——磊——」

白健看見他們在相互遞眼色，因此不動聲色地看着他們要花樣。現在潘雲說出石磊的名字却有些令他吃驚了。因爲石磊有許多行爲是令白健啓疑的，而且石磊也過份地關心白健的事。

「這個名字好像沒有聽說過？」張錦伯似在問潘雲，也像在自問。

「嘿嘿！老闆！」潘雲在張錦伯說話，目光却望着白健。「這個人憑一雙鐵拳一枝快槍，在本埠已經闖出萬兒來了。單是賭場，妓寨就有十幾處。別小看他，入息比咱們還好哩！」

「噢！你怎麼知道他是兇手？」

「這當然是靠圈子裏的關係打聽來的，不過他和白老闆無怨無仇，看樣子是有人買他行兇的。」

「幕後人是誰呢？」

「不知道。不然我早就該來告訴老闆了。」

張錦伯微微點了頭點，轉問白健說：「兇手目前是有了，主使人還得慢慢地查。」

「那還不簡單，問問姓石的就行了。」

「只怕他未必肯說。」潘雲連忙代老闆回答。

「潘先生！」白健以奚落的口吻說：「你能教我白健認栽服輸，却不能令姓石的低頭嗎？」

「話不是這麼說，殺人是要償命的，姓石的久在黑社會裏混，不會不知道厲害，他寧受皮肉之苦也不會承認的。」

「照潘先生你這樣說，姓石的是鐵金剛了？」

「白先生！」潘雲笑說：「依我的意思，先將他的幕後主使人查出來再找他，要他抵賴不掉。」

「我倒可以等，只怕張老闆等不及。」言下之意，分明表示找不到殺父仇人那批貨就不交出來。

張錦伯連忙道：「白先生！依你的意思呢？」

「將姓石的弄來，我來問他。」

張錦伯微一沉吟，卽向潘雲吩咐說：「帶幾個人去，將那個小子弄來。」

突然，大廳進門處傳來一聲嬌叱：「慢點！誰要敢動姓石的一根汗毛，我就和誰拚命！」

說話的人竟然是張家燕！在場人無不一驚，最感驚駭的却是張錦伯。

「家燕！」張錦伯低喝道：「妳來幹什麼？」

張家燕似乎未將她的父親放在眼裏，語氣不敬地說：「你們幹傷天害理的事情，我來長長見識還不行嗎？」說着，走到潘雲面前，手指到他的鼻尖上。「姓潘的！石磊是大小姐新交上的男朋友，你要是敢傷害他，我就報警。」

她這番話雖是對潘雲說的，却是向張錦伯提出警告。

白健明白張家燕的用意，她不過是故意刺激他以達到報復的快意。但是，張錦伯大爲不解了。他喝問道：「家燕！妳瘋了！上午妳還告訴我白先生是妳最要好的朋友，怎麼現在又扯上了姓石的？」

「換換口胃！」這種口吻眞使白健痛心，看樣子張家燕是當眞發瘋了。突然發覺自己的父親是個毒犯私梟，誰也受不了。

「胡說！」張錦伯狂吼着。姓石的是殺死白先生父親的兇手，我和死者多年故交，怎能不管？」

「爸爸！你親眼看見他們行兇的嗎？」

「家燕！妳怎麼用這種口氣向我說話？」

「這個世界突然變了樣，做爸爸的不像爸爸；做朋友的不像朋友，我這個做女兒的自然也不像個女兒了。」

張錦伯頭上在冒汗，廢然地坐回沙發上。

潘雲陪着笑臉說：「小姐！妳回房休息吧！我們也只是問問他，並不想將他怎麼樣，既然是妳的朋友，我們還敢難爲他嗎？」

張家燕氣咻咻地說：「姓潘的！話說在前面。如果我發覺石磊下落不明，或者他吃了苦頭，我就要警探抓你。」

說完後，就氣呼呼地走了。從進來到離去，她始終沒有正眼看着站在離她不到五碼之處的白健。

「唉！」張錦伯沉重地嘆了一口氣。

潘雲喃喃自語地說：「奇怪？小姐怎麼會認識石磊的。」

白健冷笑着說：「潘先生！你這次可能是陰溝裏翻船了。石磊下午和張小姐一起到這裏來過，八點鐘才離開哩！」

「眞的？」張錦伯和潘雲同聲一呼，看神色他們似乎眞的不知道這件事情。

這時，旁邊有人答道：「下午小姐確實帶了一個男人回來過。」

「怎麼辦呢？」張錦伯的語氣似在自問，目光却在徵求白健的意思。「家燕被我寵得太任性。」

白健站了起來，說：「由我自己去找姓石的好了！」

張錦伯和潘雲迅速地交換了一下眼色，同聲說：「不妥吧！」

白健明知對方的用意，却故作不知地說：「請不要爲我担心，一心尋仇，早將生死置之度外了。至於那批貨，找到兇手後，我立卽交出。」

張錦伯迫不得已只有說出心裏的話了：「白先生！你既然提到那批貨，我就不妨來個小要求，先將我的血本還我，我願盡全力……」

白健斬釘截鐵地回答說：「現在辦不到。」

張錦伯向潘雲打了個眼色，潘雲立卽以另一副姿態說話：「白先生！我們一直對你很客氣，你如果這樣回答我們，就太不够朋友了。」

「我應該如何回答你呢？」

「我們只要回我們的血本，這並不過份。」

白健目光掃了張錦伯一眼，語氣森冷地說：「在兇手沒有查出以前，每一個想得到這批貨的人都有嫌疑。所以我不能將貨物輕易出手。先父爲這批貨物被殺，我若再將這批貨物送到殺人企圖越貨的兇手手裏，那我就太對不起死去的父親了。」

張錦伯霍地站了起來，沉聲問道：「難道我也有嫌疑嗎？」

「張老闆自然也不例外。」

「想不到你比你父親還要老練。」

「因爲不够老練，所以他老人家才被殺。」

「你少賣關子！你根本就沒有誠意將那批黑貨交出來，所謂追查殺父兇手不過是藉口而已！」

「信不信由你，我不想多作解釋。」

「你這樣說是不行的，那批貨物裏面有我的血本在內。」

「依你張老闆的意思呢？」

「我不能讓你去找姓石的。」

「哼！」白健冷笑一聲，目光從張錦伯面上轉到潘雲臉上。「看樣子石磊並不是眞正的兇手。」

「是他，我可以提出證據。」潘雲說得斬釘截鐵。

「那麼你的老闆爲什麼不讓我去找他？」

「理由很簡單。」張錦伯說：「石磊也不是好惹的人物，萬一你被殺，我們那五十萬元美金的本豈不是永遠收不回來了？」

「張老闆！」白健連聲冷笑。「你也不是沒有見過鈔票的人。合夥人父子雙雙被殺，你不痛惜，却痛惜你那五十萬美金的血本。先父若在九泉有知，也會後悔交上了你這個只顧利益而忘却道義的朋友哩！」

這番話說得張錦伯面上紅一陣白一陣，半晌說不出話來。

「白先生！」潘雲說：「你不要完全抹煞了張老闆的好意。張老闆想要追回血本是事實。不過，張老闆也躭心你可能被殺。」

「哈哈！多謝關心了。潘先生！讓我告訴你一句大話，論槍法，石磊還不是我的對手。」

「白先生！你別太誇口啊！」

「潘先生！有勇氣接受我的挑戰嗎？不妨將我的槍內裝上子彈，以一對幾，都沒有關係，試試如何？」

「我不想爭強逞勝，不過老闆不下命令我是不放你走的。」

「張老闆！我可以嗎？」

「不行。」

「如果我先交出六磅海洛因呢？」

「血本收回後，我不干涉你的行動。」

「行了！這一句話，就露出你的心意了，你關心的不是我的死活，只因爲我知道那批貨物藏在何處。」

「不管你怎樣說，我都不讓你去找石磊。」

突然，張家燕又在門口出現了，高叫道：「爸爸！讓他去。」

「家燕！少管閑事。」

「讓他去找石磊，我眞望他被姓石的揍扁。」

「胡說！」

白健的內心非常激動，張家燕仍然是關心他。她突然出現，不過是爲了幫助他離開此地。白健自然不會辜負她的一番好意，就利用這個機會向大廳外走去。

潘雲不敢妄動，立卽以目光向張錦伯請示。張錦伯自然不會放白健走，連忙吩咐道：「潘雲！攔住他，否則他會送死！」

潘雲一揮手，立卽有幾個彪形大漢紛紛奔出。此時，白健已經走出了大廳。張家燕身子一橫，將大廳門口攔住，氣咻咻地說：「不准攔他，讓他去送死好了！」

白健已然飛快地向花園中奔去，那輛載他來的汽車正停在車道上，女司機向他連連招手說：「白先生！快來！我不知道你是小姐的朋友，不然我也不會聽潘雲的吩咐將你騙來了。」

白健這才知道，張家燕連交通工具都爲他佈置好了。他飛快地上了車，女司機熟練地將車子駛出了大門。

「白先生！去什麼地方？」

「龍門海灣。」白健簡短地回答。他本來有許多話要問，但他忍住了。如果讓他多知道一些張家燕待他的柔情，那也許會影响他的鬥志。

巧計栽贓

夜很深，然而龍門海灣的遊艇停泊處却非常熱鬧。白健好不容易找到了那艘「槍手號」遊艇的黃色燈；它停泊在距離碼頭約六百碼處，他現在必需找一條小舢舨將他載送到遊艇上去。

正當他打算叫艘舢舨的時候，一個人影突然間出現在他身邊。白健未去摸槍，他知道槍是空的。

「小白。」那人竟是石磊。

「是你。」白健冷靜地回答他。但是他心內却不够冷靜，石磊的突然出現不是好兆頭。

「小白！我們該談談了。」

「噢！爲高琴嗎？」

「小白！你明知不是那回事。」

「那麼是爲了黃娜？」白健作進一步的試探。

「誰也不爲，只是爲你。」

「對不起！我不想和你談。」

「小白！別對我懷着成見，也別以爲我不懷好意。」

白健不禁向對方打量一陣；石磊面上已沒有平時那種目無餘子的狂態，說話也從來沒有如此懇切過。於是，他相信對方並無惡意；最少也是基於共同利害關係來找他。因而點點頭說：「談談也好！上那兒去？」

「海鮮艇如何？」

「還要喝一杯嗎？」

「那樣談起話來不會枯燥。」

「隨你吧！」

石磊打了一聲口哨，一艘海鮮艇立刻搖了過來，兩人上去，石磊吩咐艇家將小艇盡量往僻靜處搖去。兩人坐在艇艙內默然相對，直到生炒螺片、炒鮮蠔這些菜端上來，石磊斟滿了兩杯酒，舉起面前的杯子時，才開始說話：「小白！來乾一杯！」

白健自忖乾了五杯也醉不了，何況他沒看出石磊有一絲詭詐的神色，於是端起杯子來一飲而盡。

石磊放下杯子後，並沒有立刻倒上第二杯酒。目光炯炯有神地注視在白健臉上，聲調緩慢地說：

「小白！目前你的處境很危險。」

「我倒不覺得。」

「我却很爲你担心。」

「謝謝。但是我想知道你爲我担心的原因：是純粹站在友好立場？還是基於某種利害關係？」這話問得非常露骨，因爲白健和石磊僅是相識而已，根本毫無友誼可言。無異指明了對方的關心是基於某種利害。

石磊淡淡一笑，未立卽作答。拿起酒瓶將兩隻空杯斟滿酒，這一段時間足够他考慮答辭了。

「別問理由。」石磊放下酒瓶，端起杯子來淺呷一口。「不過，請你務必接受我的建議。」

「你的建議是要我到外地去旅行嗎？」

「是的，最少你要出去玩一兩個月才回來。」

「前兩天有一個漂亮的女人要我隨同她到星城去旅行，我不必出一分錢旅費，還有巨額酬勞好拿。」在他的直覺中，已經百分之百肯定了石磊和黃娜是同路人，不過，他還不願急急拆穿。

石磊在聽到他的話後，面上毫無詫異的表情，微笑着說：「這眞是一個好機會。」

「可惜被我拒絕了。」

「爲什麼？」

「我父親被殺不久，不該去旅行逍遙。」

「你的看法很對，做法却不對。」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悲痛該放心裏，如果你想藉自己的力量去找出兇手，不但與事無補，也許還會送命。」

「嘿嘿！石兄！幸虧你是我的朋友，不然，我眞會懷疑你是兇手那方面派來威脅我的哩！」

「你心中也許正作如此懷疑，而我也不否認今

天來和你談話是有目的的。總之一句話，你留在本埠，成事不足，壞事有餘。」

「當然。我留在這裏對許多人是不便的呢。」

「那倒不一定，張錦伯就不望你離此遠行。」

「對了！石兄！聽說你下午陪同張家燕去了牛角灣的張家，進步蠻快嘛！我姓白的和張家燕交往了一年多，還沒有登過門哩！」

「小白！我在和你說正經話。」

「那麼讓我回答你吧！我不想去旅行。」

「小白！你會爲自己人找來麻煩。」

白健猛地睜大了眼睛，沉聲問道：「誰是自己人？」

石磊突然一楞，似乎發覺他已失言，一時說不出話來。

「石兄！這句話你如果不解釋清楚，你才眞會惹上麻煩。」

「小白！你該想一想：令尊既然暗中在幹販毒走私的買賣，自然就有一組班底，絕不會一個人坐在家裏，東西就運進來了。這些人一樣也在追查殺害令尊的兇手，有你在中間夾着，他們的行動就受到干擾了。」

「你也是其中之一？」

「我不是。」

「那麼，你爲什麼來勸我離開？」

「說實話，我並不安份，所以和黑社會有點關係。今晚這些話是有人托我出面轉告的。」

「什麼人？帶我去見他。」

「不行。」

「爲什麼！」

「因爲令尊生前有交待，不准你和黑社會的人物接觸。令尊雖已遇害，他們也不願違背令尊的命令。」

這是白健從未想到過的事情，在這一剎間他腦海裏有了新的構想，於是點點頭說：「好吧！我接受他們的勸告。」

「你眞是給了我一個大面子。小白！明天天明前四時五十分有一班飛機直飛星城，你在班機起飛前十分鐘才趕到機場去，自然有人會給你送機票，護照以及旅費來。」

「難道早就爲我準備好了嗎？」

「在你父親被殺的當日就已趕辦好了，隨時準備你成行的。」

白健沒有說話，只是低下頭去，端起了面前的酒杯。

白健知道逼問石磊不會得到什麼結果，於是打了個主意，佯裝答應石磊的要求，遠赴星城。其實他準備早晨去晚上回，在兩方面都猝不及防的情形下再折回來，暗視動靜。

他和石磊在海鮮艇上分手，然後僱了一艘舢舨向「槍手號」遊艇划去。

大秦和小趙在前甲板上來回蹀踱，一見白健來到，雀躍萬分，忙不迭地拉他上艇。紛紛問道：「小白！你不是跟踪黃娜的嗎？跟到那裏去了？」

「等下再談……」白健所關心的是高琴，因而迫切地問道：「高琴呢？」

「睡了。」小趙說：「她顯得很疲倦。」

「沒有什麼不對嗎？」

「沒有，她是黃娜親自送回來的。」

「她！」白健的確感到意外。「就只她一個人嗎？」

「她將高琴送下車來就走了。」小趙湊過腦袋，悄聲說：「我問過高琴，綁架她的人是石磊。」

「雖然不是石磊，但也許石磊派去的人。不過，從現在開始，我們已不能完全將他看成敵人，他很可能是我父親的手下。」

「眞的！」秦剛和小趙異口同聲地低呼，這是他們完全沒有想到的事。

白健就將今晚所發生的事情詳細敍述一遍，最後說出了他的決定：「卽使石磊眞是我父親的手下，我也不敢放手讓他胡來。第一，那批海洛因我一定要找出來交給警方銷毁，免得留着害人；第二，我一定要手刃謀害我父親的元兇。我父親被殺幾刀，我也要殺他幾刀。」

秦剛搖搖頭：「第二個決定我不贊成。」

「大秦！這件事情請你別勸我，也求你別阻止我。」

「小白！」小趙說：「讓兇手受法律制裁。」

「別說了！」白健喝阻了他的話，然後說：「石磊的話也有道理，由於我夾在中間，使我父親生前的黑社會班底碍手碍脚，不便行事。所以我決定答應石磊的要求乘淸晨第一班飛機離開本埠。」

「你眞要離開！」小趙緊張地問。

「眞的。不過，我晚上就飛回來了。」

「我明白了。」秦剛說。

「你明白什麼？」

「你假意離開，好讓你父親的手下去尋仇，以他們的黑社會中的關係，可能已經查出了兇手是誰。但是唯恐你捲入漩渦而辜負了你父親生前的交待，所以眼看着兇手逍遙法外而不敢動手。」

「對的。天亮後小趙送高琴回去，敎她照常上班。你們也照常去靶場練槍，晚上將遊艇開到沙咀灣等我。」

「要不要再去監視……」

「不必了！這幾天你們只是爲我而奔忙。我一且離去，你們就該鬆弛一下，不會露出破綻來。」

× × ×

四點多鐘，天空仍是一片黝黑。

雖然候機室內燈光明亮，宛如白晝，但是候機室外的草坪上仍是一片幽黯，兩人對面而立，也很難看淸彼此的面孔。

白健不停地看錶，播音員也一再在催促客人驗關登機。但是白健却記住了石磊的叮囑，不到飛機起飛前十分鐘，他不準備進入候機室。

秒針雖然移動得很緩慢，終於已到達了約定時間。

白健正準備向候機室行去，突然一個人走到他的身邊。他回頭一看，那人竟然是石磊。

「是你？」白健微感驚異。

「別人來我不放心。」石磊一面說，一面將左手的提箱，右手的一個牛皮紙口袋交給他。「旅行要有個旅行的樣子，我給你準備了海灘和運動裝，牛皮紙袋裏是機票、護照，以及一千元美金的旅行支票。」

「這些錢……？」

「放心，不是我掏腰包，說穿了還是你父親的錢。快去吧！還有九分鐘飛機就要起飛了。」

白健不再說什麼，就飛快地向驗關室跑去。驗關室半小時前已開始驗關，現在已空無一人。當他跑過去將提箱放在檢查枱上時，關員埋怨着說：「你來得太晚了。」

「我的行李很簡單。」

三個檢驗的關員都圍了過來，紛紛指着箱子問道：「有些什麼東西？」

白健也無法說淸箱內究竟有什麼東西，唯恐說錯了惹來麻煩，於是大方地打開箱蓋說：「請你們自己看吧！」

箱內除了幾套衣服以外，可說空無一物。

「你的護照？」

白健從牛皮紙袋內取出護照遞了過去。

其中一個年齡比較大的關員看了看他的護照，並未立卽發還他，却向另外兩個人打了個手勢。另外兩人立卽動手將提箱內的衣物倒出來，用手指頭在箱子的底部仔細地敲打着。

白健完全不在意他們的檢查，他也不担心會誤了這班飛機，竟然仰起腦袋悠閒地去欣賞候機室頂壁的壁飾。突然，白健發覺有好幾個人圍在他身旁，側首一看，竟然是四個荷槍實彈的武裝警察。

他正感到驚疑之際，那年長的關員已開始說話：「白先生！我們可能會破壞你這隻提箱，因爲我們發覺箱子的底部有夾層裝置。」

他的話沒有說完，另兩名關員已開始用刀子切割提箱的底層，一刀劃下，皮箱內竟然漏出來一陣白色的粉末。

年長的關員用手指蘸了一點用舌頭一嚐，冷冷地說：「海洛因！」

白健這一驚非同小可，想不到稍一疏忽，竟然落進了石磊歹毒的陷阱，而且情況還相當嚴重。

他連分辯的餘地都沒有，身後的四名武裝警察，就抱住了他，同時，飛快地在他的雙手上加上手銬。

× × ×

在警署中，白健受到了嚴密的盤詰。訊問他的人是高級探長史大同。他是一個四十餘歲的中年人，有近二十年的偵探經驗。他那兩道目光卽能使任何作奸犯科的人難以自安。

「白健！」他語氣沉着地說：「我們一直在注意你，同時我們也接到了密報，知道你要私運毒品出境。現在你既已被捕，就希望你能坦誠地和我們合作，將來你還可以獲得減刑的機會。」

白健至此已發覺事態相當嚴重，不但追尋殺父兇手的計劃難以進行，自己還得因販毒罪入獄二十年。因此，他激動地說：「我是被人誣陷的……」

接着，他將昨晚和石磊見面的經過，以及淸晨石磊爲他送來提箱的事，仔細地說了一遍。

史大同一面聽，一面用筆在一張紙上作摘要記載。然後再逐一提出質問：「你爲什麼那樣聽信石磊的安排？」

「我產生了一種錯覺，以爲他是我父親生前的部下。」

「他與你談話，以及他將提箱交給你，有人看見嗎？」

「沒有。」

「法律要講求人証、物証，你說是石磊設的陷阱，你却提不出証據，而我却有了六盎司海洛因作你的犯罪証據。」

「只有六盎司！」

「我正想追問你，大批毒品的下落哩！」

「史探長過去辦過販毒案件嗎？」

「不要盤問我的資歷。」

「我不是這個意思，如果史探長辦過這一類案件，一定瞭解此間的盤價與星城的盤價有多大的差別。」

「每磅相差美金五千元，星城的價錢高。」

白健立卽抓住機會分辯：「請史探長想一想：六盎司只等於三分之一磅，利潤只有美金一千五百元。來回飛機票的費用，以及餐宿等雜費開支，也

許要遠超過這個數目。請問，這種虧本的買賣我會做嗎？」

史大同不禁沉吟了。

白健接着說：「我方才看見機場人員用刀一劃，海洛因的粉末就漏了出來，販毒的人怎會不將海洛因密封包裝，其目的就是要讓驗關人員易於察覺，這分明是有人故意要使我揹上販毒的罪名來。」

「我同意你的辯解有理；可是証據比推理更重要。」

「還有，提箱內的衣服全是新品，我難道爲了這一次旅行專門去買一批新衣服？這點也太不合理了。」

史大同考慮了一陣，方說：「好！我現在派人去調查石磊昨夜的行踪，如果他有時間証人，卽使我們明知你是被陷害的，也對你愛莫能助。你只有請律師上裁判署去努力了。」

道出內情

上午十時，白健再次被帶到史大同面前。一見面，史大同就搖搖頭說：「很抱歉！石磊昨夜沒有離開過賭桌，直到調查的警官找到他時都沒有罷手，有十個以上的証人。」

「如果事先有安排，一百個証人又有什麼了不起！」

「白健！你準備聘律師吧！」

白健正感氣憤塡膺，想大事咆哮的時候，一個警察帶了一個女人進來，那個女人竟是黃娜。她的上衣襟已經撕裂，有些狼狽，一進門就狂吼道：「探長！你的部下對我非禮，我要控告！」

那警察急得滿面通紅地說：「她胡說，衣服是她自己撕破的。」

史大同站起來，沉聲問道：「不要吵！到底是怎麼回事？」

警察指着黃娜說：「她任意停車，我干預她，她就誣賴我非禮。」

「探長！他胡說……」黃娜一面說一面就向那名警察撲過去，作出要拚命的樣子。

探長室內的幾個警察，以及史探長唯恐事情鬧大，紛紛上去拉勸，探長室內立刻鬧成一團。

白健左手銬在史探長辦公桌前面的一根鐵欄杆上，右手是自由的。當人推推擁擁來到他身邊時，他不自覺地用右手去撑拒，忽然有一隻手塞了一樣東西在他手裏，那隻手的手指上塗着腥紅蔻丹。

那毫無問題是黃娜的手，他偸偸一看，原來是一把鑰匙。

白健突然明白了，黃娜鬧事是爲了要幫他逃走；她爲什麼要這樣做呢？她不是石磊的同路人嗎？

白健拿着鑰匙的手有些發抖，如果想逃，目前是個好機會。黃娜要潑得很厲害，門外守衞的警察都進來了。但是人多並不能制服她，因爲她的衣衫已經不整，一動會成爲碎片。

白健辦理檢照簽証，常來警署，對這裏很熟，他只要打開手銬趁亂離開探長室，一分鐘不到他就可以循停車場翻出圍牆，只要一跨上路過的出租汽車，他就算是自由了。

問題是該不該逃？

逃，將使罪嫌更重；不逃，這個寃枉的牢獄之災似乎很難避免。最後他決定逃，只要在未被警方捕獲前，能够搜集到對自己有利的証據，現在的脫逃百分之百對他有益的。

此時黃娜正躺在地板上耍賴，右手抓住了那名警察的領口不放，其餘的人都在用盡方法拉開她的手。白健飛快地打開手銬，順手拿起史探長放在桌上的茶色眼鏡戴上，順利地離開了探長室。

這裏的吵鬧聲已經引起不少人趕來查看，在通道中與白健相遇也沒有人去理會他。他已就大大方方地走出了警署大門。

在門口跳上一輛出租汽車，這才吁了口長氣。

黃娜爲什麼會幫他脫逃？他一定要弄淸楚其中原因。因此，白健畧一猶豫，就決定走到黃娜的香閨查看一下，最少他目前要弄淸楚黃娜的身份。

他乘車來到她的半山公寓，趁路人不注意的時候，一縱身翻進了圍牆。

裏面空無一人，黃娜換下的睡衣凌亂地扔在床上，顯示她離去時非常倉促。他檢視衣橱，書桌，一無發現。

白健翻騰一陣，化了將近一個小時。昨夜又是整晚未眠，倦意開始向他襲擊，眼皮開始沉重，反正無處可去，他乾脆往黃娜床上一躺，等她歸來。如果她不幸因違警被警方扣押的話，她此處倒也可以暫時讓他一憩疲憊的身心。

白健也不知睡了多久，突然，一陣電話鈴聲驚醒了他。看看錶，已是下午三點鐘了。他不知道該不該接這個電話，猶疑一陣，他還是拿起了聽筒。

「小白！」話筒裏傳來黃娜急促的聲音。

「妳怎知道我在妳這裏？」

「你當然要問問我，爲什麼要幫你逃。」

「不錯，能告訴我原因嗎？」

「電話說不淸。」

「我們碰碰頭吧！」

「聽我說，警署發現你逃走後，立卽將我釋放，毫無問題，他們已經發覺是我幫了你的忙，也一

定派人在跟踪我。不過，我早有了安排，離開警署後，我並不立刻回家。小白！安安心心地睡一覺，不會有人來打擾你的。冰箱裏有蛋糕，也有飲料和酒……」

「妳什麼時候回來？」

「恐怕要到半夜。」

「好！我等妳。」白健放下電話，吁了一口氣。他必須安安穩穩地等，因爲整個問題的關鍵似乎都捏在黃娜的手裏。

× × ×

深夜，寧靜的住宅區，已經沒有鬧聲。白健沉靜地等待着，他毫不懷疑黃娜別有用心，將他推進「販毒出境」的陷阱裏該是最可怕的事情了。

約莫到了凌晨一時左右，臥室的玻璃窗上响了一下。

白健仔細一聽，又响了一下，接着傳來輕聲喚呼：「小白！」那是黃娜的聲音。

白健連忙走到窗邊，悄聲問道：「黃娜！妳在那兒？」

「快開窗子，我從後牆爬進來的。」

白健連忙打開窗子，黃娜身子矯捷地跳了起來，等他重新將窗子鎖好後，黃娜突然出其不意地一把將他抱住。

白健感覺得出來這種擁抱是沒有敵意的，雖然他此時沒有那份心情，也只得依順一點。

黃娜一拉，兩人就滾到了床上。什麼話都沒有說，她的熱吻就壓得白健喘不過氣來了，他雖缺乏心情去享受火熱紅唇，以及軟玉温香的滋味，但他從黃娜獻上香吻的熱情中已分辨出她不是在做戲，這是使他寬心的。

一吻分開，黃娜才嬌喘着說：「小白！要你陪我去星城渡假，你偏不肯，現在惹上麻煩了吧？你打算怎麼辦呢？」

「黃娜！感謝妳帮我逃離警署，但是，我仍然揹着罪嫌。如果妳知道什麼，就該毫無保留地告訴我。」

「當然可以，不過我要報酬。」

「說吧！我不會教妳白帮忙。」

「好！」她的紅唇湊到他的耳根上，吐氣如蘭，聲如夢囈。「事完以後，陪我去星城渡三個月蜜月。」

「什麼？」

「別緊張！我知道你不會娶我這種女人做妻子，我也不想嫁這種丈夫，我們是渡假蜜月。」

「什麼是假蜜月。」

「我們沒有婚姻約束，但你却做我三個月的臨時丈夫，當然你也要使我得到做妻子應有享受。」

這種建議使白健有些尷尬，不禁遲疑地說：「這種報酬，對妳不公平吧！」

「我高興這樣。」

「好！我答應妳。」這明明是白健在犧牲男兒「色相」，情勢所迫，不答應也不行？

「眞高興！」黃娜又在白健的面上親了一陣，才聲音一正，說：「小白！你父親根本就沒有爲非作歹。」

「噢！」白健不禁發出一聲低呼，若是黃娜能够証明他父親的清白，他所作的「犧牲」就太不值得了。

黃娜道：「你父親被殺的前三天，是否去過一趟塞城？」

「是的。」

「毛病就出在那一次塞城之行。」

「怎麼呢？」

「他回到本埠下船時，拿錯了別人的箱子。那隻箱子和他的箱子完全相同，裏面裝的東西却不相同。」

「裏面裝的是海洛英，對嗎？」

「你猜對了。」

「那隻箱子是誰的呢？」

「張錦伯的。」

「黃娜！」我有一句話要先問妳一下，妳對這件事情既然這樣清楚，想必妳是張錦伯的人？」

「不錯。」她拍拍他的面頰，半開玩笑地說：「小白！可別吃醋，我是張錦伯的情婦。」

「啊——上一次是他要妳引誘我的嗎？」

「是的。」

「要我陪妳去星城是張錦伯的意思嗎？」

「自然，不然我那有這個胆子？」

「後來爲什麼要綁架我去呢？」

「因爲你不願去星洲。」

「我不太明白妳的意思。」

「事情的確很複雜，這話還得從頭說起——張錦伯回到家後，發覺皮箱拿錯，立即用電話與你父親連絡。剛巧你父親回來後身體有點不適，去了醫院，當天就沒有聯繫上……」

「是有這樣一回事。」

「第二天張錦伯和你父親在電話取得了連絡。你父親也發覺東西非他所有，答應相互交換。」

「結果張錦伯派人拿箱子去交換時，你父親却說那一箱東西突然失踪了。」

「啊——我父親不至於要吞沒那批東西的。」

「不管事實眞像如何，張錦伯沒有取回原物是事實。」

「他要妳來引我去星城，是什麼用意呢？」

「令尊死後，警方在他辦公桌內發現了小部份的海洛英，這使張錦伯判斷，所有的毒品一定爲你父親所吞沒。那麼做父親置放秘密財物的地方，做兒子的不可能不知道。當你決定遠行時，你可能會將這些財物加以整理，張錦伯自然可以順便追尋他那批貨了。」

「原來是這個道理！」白健喃喃地說。突然，他語氣一振：「石磊拿去了。」

「張錦伯也是這樣判斷。」

「石磊爲何要陷害我呢？」

「很簡單。最近張錦伯也在四處追查那批黑貨的下落，石磊必定深受壓力，加上你又對他懷有敵意，所以他才想出這個一箭雙鵰的妙計。一方面消除你，二方面使張錦伯相信黑貨的確被你父親吞沒，現在在你手裏。」

「張錦伯相信嗎？」

「他是半信半疑的，所以他要我設法帮你逃出來，然後以情感來打動你，看看那批黑貨究竟在不不在你手裏？」

「噢！妳爲什麼說得那樣坦誠？」

「因爲我相信那批海洛英絕對不在你手裏。」

「妳怎能這樣肯定？」

「你如果持有那批海洛英，而又極需要出境的話，我前兩天邀你去星城你就會答應了。你可以利用我來夾帶，根本就不必自己去冒險。你連那個機會都放棄，足証你沒有拿到那批毒品。」

「黃娜！妳猜得很對，我根本就不知道有這回事。」

「我相信，可是警方不一定相信。在你父親的辦公桌內搜出過海洛英，也因而聯想到你可能也是毒販子。」

「那可怎麼辦呢？」

「放心！我正在佈置陷阱等待石磊投進來。」

「黃娜！妳不但可以使我的罪嫌洗清，也可以洗清我父親的不白之寃，我眞不知道應該怎樣感謝你！」

「咦！做我三個月的臨時丈夫，你忘了嗎？」

「那怎麼能算感謝！」

「我拿它當報酬就行了。」黃娜突然改變了語氣問道：「小白！根據你的猜想，誰是謀害你父親的兇手。」

「張錦伯。」

「有何根據？」

「因拿不回那批海洛英，忿而殺人。」

「未必可靠。」

「依妳看呢？」

「得到那批海洛英的人也可能殺人。」

「不會吧！」白健遲疑地說，「東西已安然到手，又何必再來殺人？這個理由是不能成立的。」

「小白！黑社會中的事情是不能以常理判斷的。令尊根本就不知道箱子裏裝的是什麼東西，他絕不可能留藏一點起來。這顯是得到海洛英的人在故佈疑陣，想轉移張錦伯的注意力。」

「那麼兇手就該是石磊了？」

「判斷別下得太早，也許還有第三者呢？」

「那除非是妳。」

「見鬼！如果是我，我還會救你出來嗎？」

「別說笑話了。」白健突然聲音一正，「黃娜！妳方才說，已經佈好陷阱等待石磊投進來，是怎麼回事？」

「你先別問，打個電話給石磊。」

「現在！」

「嗯！他此刻一定在『金手俱樂部』賭錢，那邊的電號話是四四三六五六轉十四分機。」

「說些什麼？」

「告訴他出來向你解釋這件事情，地點你可以隨便約。」

「眞去見他嗎？」

「當然不。打過電話以後，我們就該……」她以動作向他作了一個暗示。

那是一件令人想入非非的事情，可是白健此刻缺乏興緻，他更想不到這一通電話有何妙用。

「黃娜！妳是在開玩笑吧？」

「誰跟你開玩笑！」黃娜嬌笑着。「上午在警署我幾乎丟掉半條命，這個時候你不該對我親熱點嗎？」

「正事要緊呀！」

「什麼正事？」她好像完全忘了。

「石磊……？」

「這有什了不起，只要你一通電話就行了。」

「黃娜！妳能再說明白一點嗎？」

「告訴你。昨天凌晨四時，警方曾接到告密電話，說你可能會携運毒品出境，要檢查人員特別注意你手上的箱子。警方循例對所有告密電話都要錄音的，而且那通電話經警方查出是在航空站附近的一座公用電話亭裏打的。如果能够証明那通電話是石磊打的！那麼他所提出的時間証人就會全部推翻。因爲四點鐘時他在航空站附近打電話，怎能說他在俱樂部中整夜沒有離開賭桌呢？」

「那還不簡單，」他表示意見，「警方只要石磊將密報者說的話再說一遍，核對一下聲音不就行了嗎？」

「小白！你只能够做射手，而絕對不能作警探了。」

「爲什麼！」

「人的聲音經過『電化』以後，音質，音色都會變，很難核對是否爲石磊的聲音，即使核對的結果聲音完全一樣也沒有用。他本人一定不承認，在本地的法庭上，錄音帶並不能作有效証據。」

「嗯！」白健點點頭。「妳作了什麼安排？」

「小白！你現在打電話約石磊出來見面，他會來嗎？」

「我想不會。」

「一定不會。」

「他還可能報警。」

「那他就上當了。警署將你拘捕，又被你脫逃，都不曾向外透露。上午在查尋石磊昨夜的行踪時，也沒有向他提及，如果他向警署報告你的行踪，他就露出了馬脚，他如何知道你是警署所要追捕的逃犯呢？」

「嗯！」白健輕應着。

「他今天的報案，警方必然也會錄音下來，兩相對照，即可發覺出自一人之口，而現在他所打出去的報案電話却不容許他不承認，據我所知，已有人跟踪在石磊的身邊了。」

「警方會懷疑他！」

「自然會注意他，他早就是列管份子。」

白健這才明白了黃娜所說的「陷阱」是怎麼回事。她的設計很細密，也很精巧。可是，白健又不禁深深地疑惑，她怎麼會知道如此多的內情呢？他雖有疑惑，却沒有再想下去，默默地撥動着電話號碼。

「這是『金手俱樂部』。」一個銀鈴的女聲。

「請接十四分機。」

電話接通，又一個銀鈴般的聲音响起：「『金手俱樂部』十四室。」

「請石磊先生接電話。」

「請等一等。」

一分鐘後，石磊的聲音從磁波中傳了過來：「喂！我是石磊。」

「石兄，手氣好嗎？」

「你是誰？」

「白健。」

「噢！你……？」

「我溜出來了，別爲我担心。」白健輕鬆說。

「小白！是怎麼回事？」

「我也不知道，正想聽聽你的解釋。」

「你在那裏？」

「『海洋大厦』候船室西側。」

「好！我馬上來。」石磊在那邊先掛斷電話。

白健放下電話回過身來，還沒有說話，黃娜就一把摟住了他，這使得白健的心跳加速，原來她在打電話的時候，她暗中將身上的每根紗都剝掉了。

佈陷擒狼

這邊在兩情綣繾狂熱，那邊的石磊，放下電話後却跑到小酒吧去要了一杯冰鎭馬丁尼，細飲慢啜起來。

一個濃眉大眼的男人在他身邊坐下，低聲細語地問：「老大！誰來電話？」

「白健。」

「噢？他怎麼說？」

「他要和我談談。」

「在什麼地方？」

「『海洋大厦』的候船室。」

「那還不簡單，趕快通知警署，要他立刻『回籠』。」

石磊一口氣喝乾了杯中的酒汁，搖搖頭說：「不行。」

「爲什麼？」

「白健上午十時半就逃離了警署，已經過了十幾個小時，他還在警署附近轉來轉去，絕不會那樣差勁。」

「難道……？」

「他不會眞在『海洋大厦』等。」

「有什麼花樣嗎？」

「很難說。那個女人未必又靠。」

「你是說黃娜？」

「嗯！她即使眞想發筆橫財，出賣張錦伯，姓張的也不會是睁眼瞎子，就讓她胡來。」

「老大！馬行夾道難回，我不贊成你這個時候來懷疑她。如果張錦伯沒有拿到那批海洛因，黃娜那一大包是從何而來？如果她沒有誠意，那一大包在本埠也要値好幾萬，她又何必拿出來交給我們去栽贓？」

「依你的意思呢？」石磊顯然有點動搖的了。

「老大！現在我們一定要按照黃娜小姐的計劃去做，否則，到時她抓住理由反悔，我們就無話可說了。」

「好吧！你去給警署打電話。」

「老大！還是你打吧！我的這口潮州腔調太刺耳了。」

石磊沒有再說什麼，立刻向售賣籌碼櫃枱上的電話機走過去。

濃眉大眼的男人跟在石磊後面，當石磊拿起話筒時，他牽動了一下上衣，如果有位耳朶靈敏的人站在他身邊，一定可以聽見「卡嚓」一聲响動，像是一聲卡簧跳動時所發出的聲音。

× × ×

牛角海灣的張宅，此時也有一場密議在進行。那是張錦伯和潘雲兩個人。

「張老闆！你對黃娜的報告滿意嗎？」

「難道我會被女人迷昏了頭？」

「我不是這個意思……」

「潘雲！你不該懷疑黃娜的。」

「老闆！我絕不是懷疑黃娜小姐是否忠心，而是怕她被對方耍了，姓石的並不是一頭『三脚貓』呀。」

「你也別看黃娜嬌滴滴的不管用，她那塊嫩豆腐，在冰天雪地中成了『凍豆腐』，甩出去砸得死人。」

「姓石的眞會上當將那批貨吐出來？」

「潘雲！你用錯了字眼。他自己當然不會吐出來，是黃娜夾住他的頰子，要他嘔出來。」

「只怕黃娜小姐沒有那麼大的勁。」

「那就用腿夾好了，黃娜的兩條腿夾得斷人的腰。」

「嘿嘿！老闆眞是人老心不老！」

兩人都邪氣地笑了起來。

× × ×



黃娜把偷攝到石磊打電話的相片交給探長觀看。

「黃娜！妳過去踢過足球吧？」

「小白！你怎麼問起這些來了？」

「我發覺妳的兩條腿太有勁了。」

「死鬼！」黃娜笑罵着。突然，她聲音一正，

「小白！讓我說句心裏的話，你眞教人着迷的。」

「黃娜！現在不是說這句話的時候，我關心的是……。」

「我知道，難道我不關心嗎？」

「只是在嘴上說有什麼用？」

「你怎麼知道我只在嘴上說？告訴你，明天上午我要去拜見那位抓你的探長，將整個事情和盤托出。」

「他會相信嗎？」

「我有證據呀！而且我有把握將石磊掠去的那批貨找出來，史探長是老手，他會不信嗎？」

「可是殺我父親的兇手呢？」

「我當然也知道。」

「誰？」白健霍地從床上坐了起來。

「不告訴你。」黃娜似乎在賣關子。

「黃娜！不要開玩笑。」

「一點沒有開玩笑。」

「爲什麼不告訴我呢？」

「既然你父親的不白之寃能够洗脫，你又何必揹上一個殺人的罪名呢？讓兇手去接受法律的制裁多好。」

「不！我要親手殺死那個兇手。」

「不行！」

「黃娜！妳不能干涉我。」

「這不是干涉，而是維護我自己的利益的。」

「我不明白妳這句話的意義。」

「你答應要陪我去星城玩三個月，如果你親手

殺死那個兇手，免不了要受法律制裁。你怎麼陪我去？」

「啊——」白健長長地吸了一口氣。

「小白！我爲了得到那三個月的假蜜月，你知道我要出賣多少人？這點你無論如何要聽我的。」

白健無言了，他無理由收回自己的諾言，而黃娜的用意也似乎是爲了他好。如果能將他父親販毒的不白之寃洗刷淸白，已經算是他意外的收穫了。

× × ×

早晨九點鐘，史大同剛上班，他的辦公室就來了一位女客。史大同自然認得出她就是昨天在這裏耍潑放刁的黃娜小姐。

「小姐！」史探長不動聲色地問道：「有何貴幹？」

「有很重要的事，要和史探長密談。」

「這裏是很機密的地方。」

「我不希望有第三者在屋內。」

「黃娜小姐！妳不會故技重施吧！」

「探長！我身上這套洋裝要值美金六十元，撕壞了太可惜。何況探長可以看出我的神色之間不是在開玩笑。」

「看樣子，妳似乎眞有要緊的事，來吧！我們換個地方談談。」

兩個人來到一間有隔音設備的秘密偵訊室，史探長愼重地將房門鎖牢，這才問道：「有什麼重要的事？」

黃娜開門見山地說：「昨天白健是我幫助他逃的。」

小啓 「天殺星」續稿未到，暫停一期，下期繼續刊出，謹向讀者致歉。

「妳眞坦白！」史探長不禁有些發楞。「請問爲什麼原因？」

「他太寃枉。」

「那應該循正途去辯寃白謗。」

「沒有用，他父親的被殺已被認定與販毒有關，而他本人在出境時又持有六盎司海洛英，已無辯解的餘地。」

「逃走就能解決問題嗎？」

黃娜微笑着點點頭說：「問題已經解決了。」

「噢！我倒想知道妳是如何解決的？」

「讓我向探長請敎一下：密報電話是否一律錄音存査？」

「不錯。妳對我們的警勤作業倒很淸楚。」

「據說，昨日凌晨四時有人以電話密報，說白健要携帶毒品出境，敎驗關人員注意他的提箱。」

「小姐！妳的消息眞靈通。」

「探長知道那通電話是那裏打來的嗎？」

「航空站附近一座公用電話亭。」

「好！白健曾向探長說明，那隻提箱是石磊交給他的，他完全是中了姓石的圈套。」

「可是石磊有時間證人，證明他那天晚上一直在一家俱樂部玩牌，沒有離開過一分鐘。」

黃娜道：「假如有人證明那個告密電話是他打來的呢？」

「妳能證明嗎？」

「可以。」

「如果妳能證明，石磊的時間證人就完全被推翻，而且我們可以追問他爲什麼要隱瞞行踪。」

黃娜道：「探長！今天凌晨你是否又接到一通電話，說白健在『海洋大厦』候船室，要你們去逮捕歸案？」

史探長的眼睛瞇成了一條縫，喃喃地說：「小姐！妳好像比我們警探還厲害。」

「有嗎？」

「有的，是昨天凌晨告密的同一個人。」

「就是石磊。」

「我們要有獨立的證據，不能憑錄音帶去核對聲音。」

黃娜淡淡一笑，然後打開皮包取出一張照片遞給史探長。史探長接過來一看，照片上是石磊的側影，手裏拿着電話聽筒，牆上有一個大掛鐘，時間指着二時十分。

黃娜指着照片說：「石磊在『金手俱樂部』第十四娛樂室打的電話，時間是凌晨二時十分。那兩個較爲模糊的女人影子，是十四室的兩位服務小姐，探長可以傳訊。時間，地點，人證俱在，石磊賴不掉。」

史探長透露出奇異的目光，將黃娜看了又看，喃喃地說道：「黃娜小姐！妳好像是一位私家偵探哩！」

黃娜似笑非笑地說道：「探長！你也許看走眼了。」

「小姐！還有什麼寶貴意見嗎？」

「探長！你拘捕白健，以及他自警署逃脫的事，一直未對外發佈消息。而石磊却知道白健是一個逃犯，要警署派人去逮捕歸案，這不是一個很大的破綻嗎？可見得白健是石磊設計陷害的。」

史探長雙手一擊，振奮地說：「有了這些證據，我可以逮捕石磊了。小姐！謝謝妳的協助。不過，想到妳昨天的精彩表演，却又使人胆寒。」

「我對那位警察先生甚是抱歉。」

「過去的事，何必再提呢？」

「白健的事，算是有了個水落石出，至於白文堂……」

「妳是說白健的父親。」

「他不但被殺，而且還蒙上了不白之寃的。」

「不白之寃？警方在他的辦公室內搜出了海洛因的樣品，而且他的被殺也似乎是因爲黑社會的恩怨……」

「不！他是寃枉的。」

「妳也搜集到證據了嗎？」

「探長！有一句話我要事先問一下。我所以能對內中情由如此瞭解，是因爲我與這些人有點關係。現在我要揭發他們的罪行，事後他們一定知道是我出賣了他們，也必定會攀扯我。探長能爲我脫罪嗎？」

史探長拍着胸脯說：「放心！別說他們爲了洩憤而想誣攀妳，即使妳有什麼犯罪行爲，妳現在自行向警方擧發，也可以獲得免刑。」

「那我就放心了。」

「說吧，怎麼回事？」

「眞正販毒的人是張錦伯。」

史探長一面用筆記錄下來，一面說道：「往下說吧。」

「在白文堂被殺的前三天，他和張錦伯自塞城同船歸來，張錦伯自塞城帶回三磅海洛因。湊巧他那隻裝毒品的手提箱和白文堂的手提箱式樣顏色完全相同，結果在船抵本埠登岸時，兩人拿錯了……」黃娜喘了一口氣，又接着說：「張錦伯從箱子裏的文件査到了白文堂的地址，於是以電話和白文堂連絡。白文堂只知箱子拿錯，並不知道箱子內裝的是毒品，立卽答允交還。如此就該沒有事了，想不到……」

「怎麼樣？」

「想不到張錦伯第二天派人拿着箱子去白文堂的家裏交換，白文堂發覺那箱毒品竟然不見了。」

「是誰拿去了呢？」

「石磊。」

「噢！白文堂是被誰殺的呢？」

「張錦伯自然不相信那箱東西眞的不見了，他認爲白文堂有意吞沒。在第三天中午趁白文堂午睡之際，他帶領着一個名叫潘雲的手下，潛進白文堂的辦公室搜査，在書橱裏發現了一小包的毒品。」

「是石磊留下的嗎？」

「對！這是石磊故佈疑陣，張錦伯却以爲是白文堂將整箱毒品化整爲零地收藏了起來，所以，就和潘雲將睡夢中的白文堂自床上，拖起來逼問。白文堂不知厲害，想張嘴呼救，結果，就被潘雲殺死了。」

「啊——原來是這樣一回事。」

黃娜又自皮包內取出一個牛皮紙封套交給史探長說：「這裏面是張錦伯近一年來販毒進盤出盤的賬單，以及來往戶頭的詳細記載，探長可以按址捕人。」

史探長並未立卽去翻閱那些證據，却目注着黃娜問道：「小姐！恕我冒昧問一句，妳怎會這樣淸楚？」

「說出來探長不要見怪，我現在是張錦伯的情婦，在此之前，我和石磊也有過一段交情。」

史探長這才恍然大悟，又問道：「妳知道石磊將那批毒品藏在何處嗎？」

「在他的床墊中。」

「妳看見他放進去的嗎？」

「是他告訴我的。」

「妳以爲他會告訴妳眞話？」

「會的。他所能竊得那箱毒品，是我向他提供的線索。我們還決定出賣這批毒品後，雙雙遠走高飛。」

「現在爲什麼又改變主意了呢？」

「因爲我不忍心看着白健這樣一個好青年被毀滅掉。」

「對！對！妳太了不起了！」

「如果石磊不設計陷害白健，我還不至於會改變主意。」

「對了！」史探長突然想起一個問題。「石磊爲什麼要陷害白健呢？我就想不通這個道理。」

「張錦伯是個很精明的人，他已有點發覺這批東西並不如他初步的推測是被白文堂吞沒掉，所以他已運用黑社會關係去淸査。這樣一來，石磊手裏的貨就無法出手，而我們遠走高飛的計劃也難以實現。因此，犧牲六盎司的毒品陷害白健，目的是想將張錦伯的注意力轉開。」

「想害別人的人，到頭來還是害了自己。」

黃娜道：「探長！我要說的都說完了，請問我有罪嗎？」

史探長連連搖頭說：「沒有！沒有！妳不但沒有罪，還有功哩！」

黃娜笑了，又甜，又媚，使得兒女成羣的史探長的心弦都顫動了一下。

× × ×

上午十一時——

在「金巴利大厦」八一六室石磊的公寓中；有兩個人在室內來回蹀踱，神情焦灼地頻頻看錶，他們是石磊和那個濃眉大眼的男人。

石磊又看了一次錶，嘟嚷着說：「十一點過一

分了。」

「老大！別急，又不是發射火箭，時間，那有那麼準？」

「我看黃娜大有問題。」

「老大！信人就不要疑人。」

「我現在想想她說的話，愈想愈矛盾。據她說：那十磅海洛英在白健手裏。要我設法將姓白的『擺』進『籠子』她設法助他逃出，趁此機會套上交情，她就可以將白健手裏的十磅貨色『挖』出來，想想看，這話有毛病嗎？」

「我想不出有什麼毛病。」

「我問你：既然那十磅貨全部都在姓白的手裏，她那六盎司海洛英又是從那裏來的呢？」

「也許……她是從張老頭子那裏要來的。」

「那就更有問題了，如果張錦伯願意拿六盎司海洛英出來釣魚，他會答應我們分一半嗎？」

就在這個時候，門鈴響了。

「來了！來了！」那個濃眉大眼的男人，悄聲地說。

他去打開了門，可是出現在門口的並不是他們所期待的黃娜，而是好幾名荷槍實彈的警探。史探長一馬當先進了房中，道：「那一位是石磊？」

「我！」石磊沉住氣。「請問有什麼事？」

史探長將一張文件遞給他說：「這是警署開發的搜查票。」

石磊看了一眼，就大模大樣地說：「請便！」

史探長根本不要費事搜查，早已經有人點路，他只是一揭開床墊，五個圓筒型的油紙包，就出現了。

史探長用小刀在油紙包上戳了一個洞，裏面漏出白色的粉末，他蘸了一點放在舌尖上一嘗，冷笑着問道：「這是什麼東西？」

「不……知……道。」石磊開始感到不安了，他根本就不知道牀墊下還有這五包東西。

史探長冷哼了一聲說：「讓我告訴你吧！這是兩磅半海洛英。」

「甚麼！」石磊大驚失色，楞了一陣，忽然大叫起來：「我明白了，這是那個名叫黃娜的女人栽贓的。」

史探長冷冷地說：「石磊！你的反應眞快。不過，我絕不會相信你的話。對不起！你們兩人被捕了，銬起來！」

遠走高飛

十一時三十分——

牛角海灣的張宅中，張錦伯和潘雲也在大廳中轉圈子。

潘雲張望了壁上的大鐘一眼，低聲說：「老闆！我去打聽打聽消息吧？」

「不必！」

「老闆！並非我不信任黃娜小姐，而是担心她的力量不夠，姓石的不是好對付的人。」

「黃娜從不逞能，沒有把握的事情，她絕不答應。」

「可是，黃娜小姐也是從來不誤時的，而現在却——」

「也許車子在路上躭擱了。」

「老闆！我却不這樣想。」

「你想的盡是邪門左道。」

「我這一次的判斷絕不會錯，黃娜小姐沒有安好心。」

「胡說！」

「我有根據。」

「你有什麼根據？」

「她說：幫助白健脫逃警署，就可以威脅石磊使他就範，這根本就說不通。」

「嗯！還有呢？」

「她又說：十磅貨色可以全部要回來，可說是誇大其辭。江湖上『見者有份』的規矩，黃娜小姐不可能不懂，要回一半算幸運，要回一半以上，姓石的就已經給張老闆天大的面子了。」

「我也只打算要回一半就行了。」

「我看一半也要不回來。」

「怎麼呢！」

潘雲壓低了聲音說：「黃娜小姐可能愛上白健了。」

「絕不可能。」

「老闆！你別太自信啊！」

張錦伯道：「我對黃娜了解很深，她是一個心比石頭還硬的女人，絕不會動眞感情，你這一個判斷錯誤了。」

「女人變起來是很快的。」

「你說她出賣我，是可能的；說她會殺我也可能。若說她會愛上白健，那絕對不可能。」

「老闆怎麼說得這樣肯定呢？」

「她殺過不少和她睡過的男人，可見她心狠手辣；她會想出各種殘酷的方法來折磨人，可見她的心有多硬。」

「不許動！」突然，門口傳來一聲暴喝。接着，七八個荷槍實彈的警探衝了進來。

「你們要幹什麼？」張錦伯心頭雖驚，表面上却還沉得住氣。

「逮捕你。」

「我犯了什麼罪？」

「販毒，殺人。」

潘雲强持鎭定地苦笑道：「老闆！我的判斷證實了吧！」

張錦伯咬牙切齒地說：「她跑不掉的，她犯罪的事跡都在我手裏。」

× × ×

正午十二點整——

黃娜看了看表說：「小白！我們勝利了。」

「黃娜！我眞不知道該如何謝妳。」

「快別這樣說了。其實，我也是爲自已打算。我早已厭倦了黑社會生涯，現在終於擺脫了。」

「那我該向妳道賀。」

「別只談我的事，談談你的吧！」

「我這三個月交給妳了。」

「小白！你和張家燕的那一段情怎麼處理？」

白健艱澀地一笑，唏嘘地說：「雖然我並不怪她，但是她父親竟是殺我父親的兇手，我們是無法交往下去的，我也不打算再見她。」

「見一面又有什麼關係呢？」

「我不願她見到我時心含愧疚。」

「嗯！高琴呢？」

「她是一個好女孩。」

「你對她只有這樣一句評語？」

「高琴並沒有企求什麼……」

「那晚我送她回去時，她曾經向我哀求，求我不要傷害你，可見她對你非常關心……」

「好了！」白健不想再談下去，站起來說：「我們該去拜見一下史探長，我那件案子也該了結一下。」

「現在史探長正在忙着，不必去打擾他。我們吃飯去，將另外兩個劍客和高琴約來大家聚聚。」

× × ×

第二天的報上刊載了這一件轟動的新聞，白文堂的不白之寃得到洗刷，白健也成了新聞人物。而新聞報導中對黃娜隻字未提，警方爲了她的安全，所以在發佈消息時，說這些線索都是白健提供的。

白健回到自己的家，他必須整理一下。他答應了要陪黃娜到星城去玩三個月，那不是個短時日。

門鈴響了，是新聞記者吧？他這樣想。可是，看門的老張跑來告訴他，說有一個女人要見他。

女人！是高琴吧？或許是黃娜？……

「請她進來。」

一會兒那位女客被老張帶進來了，既不是高琴，也不是黃娜，而是張家燕，白健有百分之百的意外。

「是妳！」

張家燕的神情很沉鬱，她默默落座，幽幽地說：「我想到應該來看你一次。」

「我沒有什麼話說……」

「我們彼此都不要說抱歉的話，也不要說安慰的話，我今天來，是爲了另一件事情。」

「甚麼事？」白健在她身邊坐下。

「聽說你要遠行？」

「嗯！我應該暫時改變一下環境。」

「準備去何處？」

「星洲。」

「和黃娜一起去嗎？」

這句話使得白健有些尷尬，他和張家燕有很深的感情，而黃娜却曾經是她父親的情婦。

「是嗎？」張家燕再追問一句。

「妳聽誰說的？」

「白健！」她深沉的目光逼住着他。「最後一次要求你要誠誠實實回答我的問題，不要瞞我。」

白健迫不得已地點點頭說：「是的。」

「爲什麼一定要選她作遊伴？」

「不爲什麼。」

「高琴不是很好嗎？」

「妳也許還不明白內中情由，星洲之行非出於我自已的意願；也不是黃娜來陪我，是我陪她。」

「看來是一椿交易。」

「是的。」

「你換取的是什麼？」

「先父不白之寃得以洗刷。」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

「妳是指那一方面？」

「我的父親是被黃娜出賣的。」

「妳是否因此而恨她？」

張家燕咬牙切齒在說：「自然恨她。」

「我認爲她這樣做是對的，如果妳父親不被警方逮捕，我知道他是殺死我父親的兇手，我一定會殺死他。」

「你殺死我父親我不恨你，她出賣我父親我却恨她；她不應該那樣做，我父親待她不薄。」

「過去的事又何必苦苦追究呢？」

「白健！我們的感情到此爲止了，那是沒有辦法的事。但我希望你答應我最後一次要求。」

「說吧！」

「不要和黃娜去旅行。」

「爲什麼呢？」

「不要問爲什麼。」

「可是我早已經答應她了，怎可反悔呢？」

「就算爲我作一個失信的人吧！」

「家燕！我要妳說出理由來。」

「只要你答應，你不要問原因。」

「我不能無緣無故地答應妳。」

「我說出來，你也不會信。」

「最少我會考慮。」

「黃娜是一個危險人物。」

「她的危險性已經解除了。」

「不會，她永遠具有危險性。」

「那是妳對她懷有成見。」

「白健！」張家燕神情焦灼地說：「你會後悔的。」

「家燕！告訴妳我心中的想法吧！先父的不白之寃能够洗刷，以後再有任何事，我也絕不會後悔的。」

「唉！我眞爲你担心。」

「別爲我担心，我倒爲妳担心。經過這一次嚴重的打擊，妳突然變得憂鬱而又多疑了。」

「我不承認。」

「要我陪妳去看看醫生麼？」

「不必了！」她說着站了起來，「你既然如此自信，我也不再勸你了，但是，我仍然希望你時加小心。」

張家燕走了，白健望着她的背影，不禁黯然神傷。

× × ×

平安百貨公司三樓女裝部有兩位綺年玉貌的女郞在選購衣裳，她們是黃娜和高琴。

兩人手裏已經提了不少紙袋，但是，黃娜還在選這選那地買個不停，再買下去，兩人都無法帶走了。

「黃娜小姐！」高琴有些忸怩地說道：「講好了只收妳一件衣料作爲紀念品的，怎麼買了這樣多呢？」

「高琴！妳知道妳有多漂亮嗎？看起來每一件衣服，每一頂帽子都適合妳穿戴，我就禁不住都要買了。」

「可是，讓妳破費太多了呀！」

「怎麼這樣說呢？妳年紀比我小，我倆很投緣，作大姊姊的人化費幾個也是應該的呀！」

「只怕我沒有那種福氣。」

「高琴！妳的福氣最好了。」黃娜說着壓低了聲音：「能得到小白的愛，可說是天底下最幸運的人了。」

高琴羞怯地垂下了頭，心頭說不出有多麼甜美的滋味在蕩漾。

從平安公司出來，黃娜召來出租汽車，將高琴帶回了她的家。她讓高琴在客廳裏坐着，然後到臥室內去拿了一隻中型的藍色皮箱出來，笑瞇瞇地問道：「高琴！漂亮嗎？」

「眞是漂亮極了。」

「西班牙的牛皮，義大利的製品，是全世界上最名貴的皮箱，我送給妳拿去裝衣服。」

「妳心愛的東西……」

「心愛的東西算得了什麼，心愛的人有時都可以割愛退讓。」

高琴似懂非懂，默默地將新買來的衣服放進皮箱。

「高琴，下星期小白要遠行，妳知道嗎？」

高琴錯愕地搖着頭說：「不……不知道。」

「我知道他不會告訴妳的。」

「奇怪！他爲什麼要瞞我呢？」

「因爲他是要陪我去旅行。」

「啊——」高琴失聲低呼。

「這是一個交換條件，我交出毒犯的組織，並找出殺死他父親的兇手，他則陪我到星城去玩三個月。」

「那是應該的。」高琴的語氣已沒有先前那樣明亮了。

「高琴！妒忌嗎？」

「我……我不應該妒忌。」

「難過嗎？」

高琴連連搖頭，但是淚水却奪眶而出。

黃娜却哈哈大笑起來。笑了一陣，才一把將高琴摟緊在懷裏，爲她拭去面上的淚痕，打趣着說：「看看妳這副可憐樣子。」

「我是高興得落淚的。」

「別嘴硬了……」說着，她將紅唇湊在高琴的耳邊喁喁細語起來。

高琴面上的陰霾逐漸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一片喜悅之色。不待黃娜說完，她就迫不及待地問道：「眞的？」

「我還會騙妳嗎？」

「哦！我眞是太高興了。」

「高琴！別高興得露出馬脚。告訴妳，這幾天儘量避開小白，我要使他到時感到意外。」

「知道，知道。」

「到時打扮漂亮一點，要像個新娘子。回去吧！別讓小白來撞着妳。」

高琴辭出了黃娜的家，脚步輕快已極，像是肩頭上突然長出了翅膀，她眞想飛上雲端。

「嘎——吱」一聲，一輛電單車停在她的身邊，再差一點就撞上了。駕車的人連連向她道歉：「

小姐！對不起！」

高琴那裏會去責備他，何況她自己也高興得忘了形，才忽畧了對面的來車。因此笑着說：「沒關係！」

嘎地一聲，電單車駛走了。

她站在原地想了一想，再低頭一看，大叫一聲：「糟了！」

原來手裏的新箱子被電單車撞破了一條裂口。這怎麼辦呢？東西損壞了是小事，但是這是黃娜送的紀念品呀！讓黃娜知道了，她一定會不高興的。她發了一陣楞了，忽然有了主意，連忙召來一輛出租汽車，吩咐司機開到平安百貨公司去。

× × ×

「翠園樓」下午茶座生意好得出奇，在一片熙攘的人羣中，有我們熟習的人在。他們是秦剛、小趙、張家燕。

三人佔據了一個僻靜的座位，在喁喁細語。

「你們是小白的好朋友。」張家燕說：「不管明處暗處，你們都該盡到照顧他的責任。」

秦剛笑着說：「那是自然的，不過，張小姐的話也未免太玄了一點，而且憑藉直覺想像，畢竟是不可靠的。」

小趙也接着說：「張小姐！我們出門，溜躂一番倒是挺高興的。萬一是妳太敏感，打擾了小白的遊興就不妙了。」

張家燕堅決地搖着頭說：「絕不是我敏感，據我所知，黃娜已經預訂了下星期三星馬航空公司飛往星城的機票。」

「他們往星洲旅行原就是一件公開的事嘛！」

「黃娜不會有這樣好的興緻去旅行。」

「妳是說她另有目的嗎？」小趙問道。

「是的。」

「是什麼目的呢？」秦剛和小趙異口同聲地說：「事情已經過去，毒品也已由警方找到，我們眞想不通。」

「一定是有目的的。」

「張小姐！妳完全是憑藉直覺的判斷嗎？」

「不！」她搖頭道，「昨天我到警署去探視家父，他老人家的一句話，對我影响很大。」

「甚麼話？」他倆不約而同地將目光投注在張家燕的臉上。

「家父說：多少年來，他接觸過不少黑道梟雄，歹毒婦人，沒有一個像黃娜這樣令人可怕。」

「女人最善變，尤其當她愛一個男人的時候。」秦剛打趣地說。

「家父說過，黃娜是一個沒有感情的人。」

「張小姐的語氣太主觀了。」

「大秦！」小趙挿嘴說：「我們就照着張小姐的意思去做吧！反正是玩玩，最近爲小白的事緊張一陣，也該輕鬆一下了。」

秦剛沉吟了一陣，才點點頭說：「好吧！張小姐也去嗎？」

「我不去了。」

「妳不是很關心小白嗎？」

「有你們兩位照顧他，我就不担心了。」

× × ×

高琴離去不久，白健就來到了黃娜的香閨。一見面她就問道：「張家燕說了我什麼壞話？」

白健不禁一楞，忙問道：「妳怎麼知道我和張家燕見過面了？」

「我想去看你，湊巧看見她到你家裏去。」

「怎麼知道她找我，是爲了說妳的壞話？」

「我在猜。」

「原來妳們女人都是敏感的。」這句話有雙關作用，暗中也指出張家燕說黃娜是危險人物，同樣是敏感作用。

「她說了我的壞話嗎？」

「說了。」

「你眞坦白，能再多坦白一點嗎？」

「她說妳愛情不專一，要我當心點。」

「我若愛情專一，就有人罵我了。」

「誰？張家燕？」

黃娜嘴唇一撇，神情不屑地說：「我才不管她哩！我關心的是高琴。」

「妳怎麼想到她呢？」

「她確是個好女孩，將來也會是個好妻子。」

「黃娜！妳想當媒人嗎？」

「我眞有這種想法，可是我又有點自私。」

「捨不得那三個月的蜜月假。」

「你說對了。」

「說正經的，我們那天動身？」

「下星期三。」

「飛機票訂了嗎？」

「小白！別忘了是你陪我，我是主人，一切由我安排。」

「遵命。」

「小白！我有一個建議。」

「妳的建議一定不壞。」

「從現在開始起，我們暫不見面！」

「爲什麼？」

「爲了培養到星城後第一個晚上的情緒！」

「妳眞懂得享受！」

「贊成嗎？」

「我自然會聽任主人的安排！」

「好！下個星期三下午四點鐘我們在機場見面！爲了怕張錦伯漏網的餘黨向我尋仇，這兩天我要避一下！」

「住到我那兒去好了！」

「不！今天是週末，到你那兒連住四晚，等到了星城不但毫無情趣可言，又能已精疲力盡了！」

「四晚就精疲力盡，三個月豈不要你命！」

黃娜嬌媚地笑着說：「你以爲我會讓你活着回來嗎？」

「既然如此，我不去了！」

「怕死？」

「倒不是怕死，而是我不喜歡那種死法！」

「在所有的死亡方法之中，那是最美妙的一種了。」黃娜風情萬千，蕩魂蝕魄，別說她是在開玩笑，即使說的是眞話，白健也不會感到害怕的。

他走過去摟緊了她，涎着臉說：「的確是最美妙的，我現在就想要死一次。」

「下作！」她笑罵着，用力推開了他。「從來沒有見過一個像你這樣不知死活的男人。」

「現在總算讓妳見到了。」

「可惜只有三個月。」

「也許會更長。」白健委實有點動心。

「那要看你的生命是否堅强。」

「妳這張嘴專說不吉利的話，我要給妳封上。」他是用嘴唇去堵塞她那張嘴，害得黃娜差一點喘不過氣來。不過，白健也同樣的喘不過氣。

絕命一槍

「馬星航空公司四零七次飛往星城的班機還有三十分鐘起飛，現在開始驗關。馬星航空公司……」播音小姐以國語，粵語，英語，分別播報三次。

等到播音完畢之後，白健站起來看看錶，四點零二分，而候機室中却還沒有見到黃娜的影子。

就在他東張西望之際，一個提着箱子，衣着華麗，戴着一副寬大四方的阿哥哥型墨色眼鏡的女郎來到了他的身邊，輕聲喚道：「小白！」

那聲音彷彿是高琴，那身裝束却又不像高琴；那女郎已然放下箱子，摘下墨色眼鏡。噢！不是高琴還有誰？

不管白健多麼沉着，此時再也沉不住氣了。高琴的突然出現，可還是意外中的意外。

他張口結舌，期期艾艾地說：「高琴！妳……妳……？」

「小白！你想不到吧？」

「哦！妳太漂亮了，怎不教我吃驚呢？」

「小白！黃娜不去星城了。」

「甚麼？」

「是不是很感到失望？」

「不！不！」白健的應付亂了方寸。

高琴自口袋中拿出一封信來交給白健：「吶！你自己看吧！」

白健忙不迭地抽出信箋，只見上面寫着：「小白：我曾經和你談起過高琴，你說她是個好女孩。在我和她接觸過幾次之後，證明你的話完全正確。正因爲如此，我不忍心奪去她的愛人，讓她一個人在這兒忍受寂寞。但我又不願意這次星城之旅取銷。思來想去，兩全的辦法就是要高琴來代替我和你前往星洲一行。不過，這將是一次眞正蜜月，如你不好好待她，我眞不讓你活着回來。祝福你們。」

白健讀完信後，有一陣子的昏眩。黃娜眞是一個可愛的人物，張家燕說她是危險人物眞是太冤枉她了。他定了定神，才將高琴摟進懷裏，喃喃地說：「高琴！我好像是在作是夢。」

「我也是。」

「但是，這是眞實的，絕不是夢。」

當然不是夢，播音小姐再次催促旅客快些前往驗關的聲音就可以證明一切都是眞實的。

兩人匆匆趕到驗關室，仍是那天凌晨檢查白健的關員。一見他在驗關室出現，就笑着說：「白先生！在報上看見你的新聞，眞是曲折離奇。」

白健將高琴的箱子往檢查枱上一放，半開玩笑地說：「又是一隻箱子，要不要再劃一刀？」

「不必了。我倒相信白先生不是販毒者；同時，據我們經驗所知，同一種手法不會用兩次的。」

「早知這樣，我該帶點違禁品的。」

「白先生眞會說笑。」

很順利地驗關完畢。登機後，飛機按時起飛，當進入航綫，平穩地朝向星城飛行時，兩人開始了談話。

「高琴！這些新衣服都是黃娜送妳的嗎？」

「嗯！她待我眞好。」

「爲什麼不早告訴我？」

「她要使你感到意外。」

「她做到了，這幾乎是我生平中最感到意外的事。」

「在星城，黃娜還爲我們安排了住處。她告訴我，當我們出機場的時候會有人來接我們。」

「她不但是個好演員，也是個好導演。相信她會安排得很好的。高琴，趁現在在飛機上趕緊閉上眼睛養養神，到了星城以後，黃娜安排的節目一定會使我們透不過氣來的。」

高琴睜大了眼睛問道：「她去了星城？」

「妳以爲她還在這裏嗎？高琴！我們賭一個吻吧，黃娜一定先趕到星城去等我們了。」

× × ×

班機降落星城國際機場時，已是萬家灯火了。果然，當他們順利地驗關完畢，走出機場時，一個穿着花恤衫的矮胖男人走向他們問道：「二位是白先生和高小姐嗎？」

「是的。」

「我是黃娜小姐派來接你們的。」

「你怎麼會認識我們呢？」

那矮胖男人指着白健的箱子說：「黃娜小姐告訴過我，這隻箱子的式樣和顏色。」

「高琴，」白健問道：「箱子也是黃娜送妳的嗎？」

「是的。」高琴囁嚅地點着頭。

一輛綠色的旅行車停在機場外面，他們上了車，矮胖的男人駕着車子向市郊的海濱大道駛去。

半小時後，車子停在一幢小巧玲瓏的花園別墅門前。二人提着行囊下車走了進去。裏面走出一個操粵語的傭婦，引領着他們來到一間豪華的套房口端上兩杯飲料，然後退了出去。

白健喝了一口飲料，笑着問道：「高琴！滿意嗎？」

「我只想早些見到黃娜，向她道一聲謝。」

「別急，有機會的。」

突然，黃娜出現了。但不是從房門外走進，而是從浴室內走出。而且手裏還拿着一枝槍。

高琴微微一怔，而白健却神態自若地笑着說：「黃娜！又在玩甚麼令人感到意外的把戲？」

黃娜並沒有笑，冷冷地說：「小白！現在是整齣戲的最高潮。」

白健仍然笑着說：「黃娜！玩笑不要開得太大，我倒很欣賞妳的安排和表演，只怕高琴受不了這種驚心動魄的刺激。」

高琴也叫道：「黃娜小姐……」

黃娜突地一勾扳機，「噗！噗！」兩聲，接着傳來一陣玻璃碎片聲，几上兩隻盛裝飲料的杯子被擊碎了。

黃娜滿面冰霜，聲音冷漠地說：「坐着不許動，兩手放在沙發的扶手上，這不是玩具手槍，是可以殺人的眞槍實彈。」

高琴嚇得渾身發抖，白健心底也在冒寒氣。他已經看出不是在開玩笑，看來張家燕的話有幾分道理。

「黃娜！」白健盡力鎭定。「是怎麼回事？」

「我早就說過，不會讓你活着回去的。」

「爲甚麼呢？」

「這是我的習慣和性格。」

「妳經常無故殺人嗎？」

「當然有原因。」

「我很想在死前知道。」

「張錦伯從塞城帶回來的毒品是十磅，不是三磅。他在漏網後爲了減罪，自然不肯說出毒品的實在數量。」

「唔，我好像明白了。」

「噢！我倒要看看你的反應。」

「在我父親房內失踪的毒品是妳拿去的，除了妳之外，別人根本不可能知道這件事。」

「你的確很聰明。」

「毒品雖然在妳手中，但妳却無法偸運出境，一方面警方追得緊，二方面張錦伯也不放手。」

「嗯！你還知道些甚麼？」

「所以妳利用石磊那個可憐虫，犧牲三磅毒品將他們一網打盡，同時也鬆懈了警方的注意力。」

「你雖知道得太晚了點，但是你的機智反應倒是令我佩服。你可知道另外七磅海洛因的下落。」

「如果機智能够救命的話，我倒願意多賣弄一點。」

「別故作玄虛，保證你猜不到。」

「黃娜！妳開槍殺死我不算殘酷，妳捉弄高琴却太殘酷了。那七磅海洛因在這隻箱子裏，該不會錯吧？」

「啊——」高琴發出一聲驚呼。

黃娜却哈哈大笑起來：「你眞是聰明絕頂，但是，你仍然被我利用了。因爲你是新聞人物，海關人員絕不會再相信你是毒販子，由你携帶這隻箱子出境可說是安全已極。即使被查出來，也與我毫無關係。」

「現在我們順利地將東西給妳帶來了，照說妳該謝謝我們，怎麼反而還要殺死我們呢？」

「凡是知道我秘密的人都該死。」

高琴忽然大聲叫道：「黃娜小姐……」

「別着急！小白死了以後才會輪到妳。」

「黃娜小姐！」高琴大聲疾呼地說：「有一件事我必須現在向妳說明，妳送我的那隻箱子並沒有帶來。」

「甚麼？」黃娜的面色立刻大變。

「那天提着箱子從妳家裏出來，不小心被一輛電單車劃破了表皮，我怕妳看見了生氣，所以又照樣去買了一隻箱子，妳那隻箱子留在家裏沒有拿出來。眞想不到箱子還放得有東西。」

這時候黃娜的面色眞是猙獰可怖已極，她幾乎

想壓下槍機將高琴幹了。但她並沒有那樣衝動，留着這兩個人的性命，那七磅海洛因也許還有到手的機會。

「來人！」她低吼着。

門外立刻湧進來兩個大漢。

「檢查這箱子有沒有夾層。」

兩個大漢子立刻動手將箱子的東西傾倒出來，將箱子敲敲打打一陣，然後向黃娜搖了搖頭。

白健冷笑道：「黃娜！想不到也會使妳意外的時候。」

黃娜聲色俱厲地說：「本來你們死定了，既然有這種陰陽差錯的事，算你們運氣不錯，現在我給你們一個機會。」

「是要我回去拿那隻皮箱嗎？」

「不錯，高琴留在我這裏，東西到我手裏，我就放人，我相信你也不願意高琴送命。」

「如果我不能順利過關呢？」

「我也釋放高琴。」

「妳眞能守信嗎？」

「放心！我言出必行。」

「由於這次敎訓，使我不敢相信妳。」

「我早就暗示過要殺你，可惜你沒領會。」

「好吧！」白健兩手一攤，作了一個莫不奈何的神色。

黃娜手中的槍動了一下，吩咐那兩個大漢說：「將這個女的帶下去。」

就在黃娜手中的槍枝擺動的一瞬間，白健把握機會，兩手抓着地毯，全力一抽，黃娜和那兩個大漢都摔倒了。

「噗！」黃娜手裏的槍也响了，子彈却射進了頂壁。

白健隨勢自沙發上縱起，向黃娜撲過去。他只要能將對方的槍奪過來，也許還有挽回局面頹勢的機會。突然，電燈全部熄滅了。

電燈一熄，黃娜已機警地滾開，使白健一撲成空。

「噗！噗」黃娜又發射了兩槍。

幸虧白健機警撲空後並沒有停下。不然黃娜這兩槍雖然是摸索着發射的，也會傷到他。

整個房間一片沉靜，誰也不敢輕舉妄動。

房外却在這個時候傳來了喊聲：「黃娜！投降吧！妳已經被包圍了。」

白健幾乎想大喊，原來在外面叫喊的人是秦剛。他正在疑惑不已的時候，窗外又傳來小趙的喊聲：「黃娜！我早已看見了，妳用的是三號左輪，發射了五彈，還剩一彈。不管妳那一彈殺了誰，妳都難逃一死。投降吧，我們並不代表警方，只要小白和高琴安全離開，我們不與妳爲難。」

黃娜沒有回答。

秦剛又叫道：「黃娜！香港有名的神槍三劍客都聚齊了，投降走出來，等我衝進去的時候，妳就只有死路一條。」

「嗆啷」一聲，玻璃窗打破了，同時傳來小趙的喊叫：「黃娜！我們準備犧牲一個救二個。一個從門口進，一個從窗戶進，妳却只能照一邊。」

黃娜仍是沒有聲音。

這時，窗外的小趙叫道：「大秦！我先衝？」

高琴可沉不住氣了，高聲叫道：「大秦！小趙！不要進來，她……哎喲……」

高琴突然一聲大叫，接着响起黃娜的笑聲：「哈哈哈……進來吧！我有高琴小姐當擋箭牌，告訴你們，我這一粒子彈是留給她用的。」

原來高琴一說話就露出了行藏，被黃娜用左臂將她的頸子勾住了。

秦剛叫道：「黃娜！妳也是在外面混過幾天的人物，有種的話，就不要去爲難高琴，她是個毫無抵抗能力的人。」

黃娜氣咻咻地說：「我就是要殺她，因爲她將我的貨丟掉了。」

窗子外面的小趙叫道：「有種自己回去拿。」

「哼！我可沒有那種閒工夫。限你們一分鐘內丟槍走出來，不然，我就要殺高琴了。」

白健心裏是焦急的，但却不敢吭聲。即使黃娜不向他開槍，那兩個徒手大漢也够對付的。秦剛和小趙也不知該如何是好。

局面僵持了一分鐘後，黃娜又叫道：「一分鐘到了，如果你們再不表明態度，我就要開槍殺人了。問問高琴吧，我的槍管抵在她的後腦上。」

白健已悄然循聲爬到黃娜的立脚處，他本來想抓住她的雙脚將她拖倒制服她。聽她這樣一說，不敢妄動。即使黃娜無意殺高琴，當她身體歪斜摔倒時也可能勾動扳機。

這時，秦剛也採取了緩兵之計，他高聲說：「黃娜，我們談判如何？」

黃娜沉吟了一陣說：「我同意，不過，我要派人去開亮電燈。」

「我去開。」秦剛說。

「不行。要我的人去，如果你攔阻他們，我這裏立刻殺死高琴，我是個絕不考慮後果的人。」

「好吧！」秦剛只得答應了。

「去開燈！」黃娜低叱着。她又飛快地說了一句令人聽不懂的話。

窗外的小趙叫道：「大秦！當心有詐，跟住他

們。」

「小趙！好好監視着門內。」秦剛叫了一聲。

聽脚步聲，秦剛顯然已跟着那兩個大漢離去。

一分鐘後，電燈通明。

窗外的小趙看得非常淸楚，房內空空如也。白健不見了。黃娜和高琴也雙雙不見踪跡。

小趙知道上當了，一定是當秦剛尾隨那兩名大漢離去時，黃娜也挾持着高琴離開了房間。

小趙飛快地從窗外縱進來，輕喚道：「小白！小白！」

白健不顧在電燈重亮後暴露在黃娜的槍口之下，所以躲進了浴室，一聽小趙的叫喚連忙走了出來。當他一見黃娜和高琴失去踪跡後，不禁一驚：「咦！她們？」

「溜了。」

「快！」白健從小趙手裏接過鎗向房外衝去。一出房間，正遇上秦剛走回來，白健忙問道：「那兩個呢？」

「敲昏了。」

「黃娜和高琴不見了，快搜！」

秦剛不禁一楞，想了一想說：「電源總開關在大門處，我沒有看見他們出去，必定還在屋內，我們分頭搜尋，怎會讓她溜掉的呢？」

白健也顧不得去聽秦剛的話，連忙離開了他，向大廳的另一頭走去。在走廊的陰暗處，他暗暗藏好了鎗。飯廳，厨房，一間間地看過去，最後他來到了傭人房。只見爲他開門的傭婦綑放在地上，他知道那是秦剛和小趙的傑作。

他剛跨進去，忽然身後傳來黃娜陰冷的喝聲：「擧起手來。」

白健馴服地高擧着雙手。

「轉過來。」

白健緩緩地轉身子，看見高琴仍然被黃娜挾持着，黃娜的鎗口也仍然抵緊在高琴的腦袋上。

白健鎭靜地說：「黃娜！眞想玩命嗎？」

「不必多費口舌！」

「黃娜！不管妳心裏如何想法，我總有個感覺，妳畢竟洗刷了我父親的不白之寃，放下鎗來，我們恩怨兩消。」

「少來這一套，你的兩個朋友跟着來了星城，證明你早就有了安排，我不會聽你的花言巧語。」

「他們是怎樣來的，我根本不知道。」

「哼！我又不是三歲小孩子。」

「那怎麼辦呢？就這樣僵持下去對妳是不利的，他們就要來了，兩枝鎗並不好對付。」

「沒關係！我的鎗內已經裝滿了子彈。」

白健的確不想殺害黃娜，也不想要欺騙的手段。此時是對方不可理喩，萬一動起手來，高琴是絕對難逃一死的，他知道不動點心機是不行的了。

「黃娜！大家放下鎗談判吧！」

「三對一，我又一無憑持，吃虧的準是我。」

「黃娜！聽我說妳將我綑起來，大秦和小趙會放手的。妳挾持高琴對他們毫不起威脅作用。」

「你會這樣老實嗎？」

「因爲我不希望發生流血慘劇。」

黃娜沉吟一陣！鬆開了高琴說：「過去，用小白的領帶將他的雙手都反綁在身後。」

這正是白健的目的，高琴剛走了幾步，「砰」的一聲鎗响，黃娜手裏的鎗落下了地，她的右腕被一彈貫穿。

原來白健將手鎗揷進了頸後的衣服裏，黃娜以爲他沒有帶鎗，一時疏於防範，被他傷了右腕。

黃娜身體也倒下了地，白健突然警覺到她必有企圖，而黃娜已經用左手拾起鎗來開始發射。

「噗！噗！……」一連數彈。

白健一有了警覺時，即已倒地滾出，同時，一橫心，「砰」地射出一鎗。黃娜四平八穩地躺在地上不再動彈。毫無疑問，白健發狠射出的一鎗必然使得對方一彈穿心了。

秦剛和小趙已然趕到，連連問道：「怎麼了？怎麼了？」

白健從地上爬起來，喟然地說：「我本來不想殺死她的，但我却差一點被她殺死。張錦伯說得不錯，眞是一個可怕的人物。」

秦剛也喟嘆着說：「張家燕告訴我們，說黃娜是危險人物，我們還不相信呢！」

白健神情微微一楞，喃喃問道：「是張家燕要你們來的嗎？」

秦剛和小趙點了點頭，白健却黯然傷神地搖搖頭，張家燕的深情使他感到痛心。

秦剛和小趙也相繼紛紛嚷道：「小白！你左肩中彈了。」

白健低頭一看，左肩窩處正在汩汩流血，他先前竟然沒有感覺到。現在他感到有些痛了。他苦笑着說：「大秦！打電話報警吧！這一鎗可以使我省不少口舌。在星城自衞殺人是完全合法的。」

秦剛打電話去了，小趙忙着爲白健包紮傷口。

在救護車未來臨之前，要盡量減少流血。

白健半昏眩地靠在一張籐椅上，閉上了眼睛。突然，一位前人的詩句映入他的腦海：「深情比酒濃，難治破碎心……」

這不正是他目前的寫照麼？

——完——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金猱神劍

冷如水・文
培新・圖



楔子

雲霧繚繞，如虛似幻

烟霧縹緲，若隱還現……

這便是武林人物視爲最神秘，最嚮往的地方——魔塔。

魔塔！高十丈有餘，計九層，建於五十年前的嚴冬，但是爲何人所建？却無人知道，也無人知道其眞正的名。

它聳立在三面臨水，萬壑千巖，烟雲瀰漫，常年難得一見眞面目的廬山絕頂之巔，已經有五十年的歷史了！

五十年來，曾有無數的武林高手，有的單獨一人，有的數人結伴，懷着索奇探秘的心登上絕峯，企圖看看這座神秘魔塔的眞相，一探魔塔之秘，然而，却從未曾達到目的。

凡是登上絕峯的高手，均未見返回山下。

他們都進入塔內去了？……

不！沒有！

這些登峯探秘的黑白兩道武林高手都死了，死在一種無法抗拒的奇異掌力下，屍首隨着日月的消逝而腐蝕，曝骨在塔前二十丈外的一片岩上！

白骨燐燐，堆積如山，令人見而毛髮悚然，心胆寒慄！

一年復一年，登峯探秘索奇的武林高手，雖然年年不斷，都是上去了就未再下來，有去無還！

魔塔！魔塔的主人是誰？……

是正？是邪？

一般推測，從那些登峯探秘的黑白兩道高手，無一生還的跡象上看來，都認爲魔塔主人定必是個武功高不可測，殺人不眨眼的蓋世魔尊！

否則，怎會不分正邪，一律殺戮？……

可是，推測只是推測，魔塔主究竟是什麼樣的人物？旣無人見過，也始終無人知道。

三十年前，武林七派一帮中的少林、武當、峨嵋、華山，四派掌門和窮家幫主，也曾一度聯袂飛登絕峯，意欲會會這位神秘的魔塔主人，責問他爲何要這等殘毒好殺？

那料，這五位名重天下武林的一代絕世高手，連塔前的平岩都未登上，不知怎地，便廢然退回山下，默默的分道而返，從此，並嚴禁門人弟子前往廬山探視魔塔之秘！

一個月之後，五位掌門齊集嵩山少室，舉行了一次秘密會議，旋即各返派中將掌門職務交與下代

弟子執掌，偕同歸隱。

為什麼？

除了他們本身之外，沒有人知道，這其中有極大的隱符秘……

這隱秘，直到三十年後的今天，仍然無人知道，魔塔主人究竟是何許人？在武林中依舊是個未曾被揭開的謎！

× × ×

平地一聲雷——

平靜已久的江湖上，驀地捲起了一陣腥風，掀起一片震撼人心的血浪！

浪潮所至，血流成渠……

駭人聽聞的慘案不斷的發生，許多享譽武林的俠義道和聲名赫赫的黑道高手，接二連三的被殺害了，而且禍及全家，鷄犬不留，連屋宇均被焚之一炬！

殺光！燒光！手段之毒辣殘酷，令人髮指！

這兇殘狠毒至極的殺人放火的兇手是誰呢？

他為什麼要展開這等瘋狂的屠殺，製造如此滅絕人性的腥風血浪？是這些黑白兩道高手都與他有仇？……

現場沒有留一點綫索痕跡，死了的人已無法告訴活人，也永遠無從猜測判斷！

江湖上人心惶惶，都為此悚悚不安而自危！

但是，這陣血浪發生得突然，消逝得也很突然，僅僅一個月的時間，江湖上便又恢復了往昔的平靜。

雖然，武林七派一幫為了這陣血浪的突然掀起，已經出動近百的高手，分頭明查暗訪，然而，莽莽江湖，何異是大海撈針，何況這殘酷毒辣的殺人兇手，又已不着痕跡地悄然隱逝了呢！

於是——

這些慘案，便成了江湖上的無頭公案，兇手也成了和魔塔主人同樣的「謎」……

血海深仇債　堅忍卓絕心

夕陽西下，落霞漫天。

官道上，蹄聲得得，塵土飛揚，匆匆奔馳過一白一黃兩匹駿馬。

白馬上是一個年約十七八歲，玉面朱唇，劍眉星目，身穿藍色儒衫，腰繫淡青絲帶，頭戴文生巾，瀟洒俊逸出塵的少年書生，黃馬上則身着黑衣黑褲，年約十六七歲，頭梳雙髻，眉清目秀的書童。

白馬在前，黃馬緊隨在後。

突然——

西方天際湧起一大片烏雲，掩蔽了夕陽的餘暉，滿天落霞瞬間消失，隆隆的雷聲，向趕路的行旅客商發出了「雨」的警訊！

黃馬上的書童抬頭望了望自西天馳湧而來的烏雲，腿一夾馬腹，赶上和書生併馬而馳的說道：「公子！天就快下雨了，我們且找個人家避一避，等雨過了再走吧！」

書生搖搖頭道：「不！」

「公子，這陣雨可能不會小呢，天氣已經秋涼了，淋了雨會生病的！」

「不要緊。」

書僮有點發急的道：「眼看就要到家了，公子如果因此着了凉而生起病來，老爺和夫人一定要責怪小郎不當心，沒有好好的照顧侍候公子。」

書生右手輕勒了勒馬韁，使馬的奔馳速度減慢，雙眉微皺的向書僮小郎說道：「小郎，也不知怎的，這幾天我心神老是有點兒不寧的樣子，好像家中發生了什麼事情似的，有着某種不祥的預感，恨不得脅生雙翅，立刻飛回到家才好！」

小郎安慰地道：「這是因為公子這次離家時間久了一點，心裏想家，所以才會產生這種感覺，公子請放心好了，家裏決不會發生什麼事情，何況老爺和夫人又都是當年叱咤風雲的一代，武林……」

「我知道。」不待書僮小郎話完，書生便接着頷首說道：「但是，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語聲畧頓，輕吁了口氣續道：「我們還是趕緊趕路吧，加急一點，今夜三更過後，便可以到家了。」

說罷，揮馬鞭，抖韁轡，雙腿猛夾馬腹，白馬昂首一聲長嘶，四蹄騰起，向前絕塵馳去！

小郎無法，只得也急抖韁繩，緊隨其後。

× × ×

狂風呼嘯，電閃雷鳴，暴雨傾盆……

狂風，似要刮盡人間的殘殺！

暴雨，似要滌清世上的血腥！

荒涼的曠野裏，兩匹駿馬，冒着狂風暴雨向太白山麓的一角奔馳！

馬蹄落處，泥水四濺，此際，書生和書僮小郎身上的衣衫，早已被雨水淋透！

終於——

風雨停歇了，烏雲消散了。

星星、眉月，從雲層底下露出了它們的嬌靨，這時，馬上的書生和書僮都不禁感覺輕鬆地直起腰幹，挺挺胸脯，長長地吁了口氣！

× × ×

四更將近。

兩匹駿馬已馳抵太白山麓，數天前曾是一座環境清幽的莊院，而今却變成了一片斷垣殘壁，荒涼的廢墟之前。

一瞬間，白馬上的書生，黃馬上的書僮小郎，他們混身的血液凝結了，臉色蒼白的痴呆了！

稍頃——

書生忽然像生了場大病般那麼虛弱地，眼色神情一片迷茫地望着書僮小郎，聲音顫抖喑啞的問道：「小郎，我們可是走錯了地方嗎？」

小郎定了定神，抬起手背揉揉眼睛，朝四週的環境望了望，四週環境一切，在他的記憶中都是那麼的熟悉，除却莊院屋宇被焚之外，其他與三個月前似乎並沒有什麼太多的變動！

於是，小郎搖搖頭道：「沒有！」

書生喃喃地問道：「眞的沒有錯嗎？」

「沒有！」

「哦！不祥的預感應驗了……」

書生喃喃自語着，緩緩地閉上眼睛，身子搖幌了幌，從馬上栽下，倒在雨水泥濘的地上，暈厥了過去！

歸心似箭，接連着數天不停不休的縱馬奔馳趕路，早已透支了他文弱的體力，怎還堪禁受得住這種家已毀的沉重打擊！

書僮小郎陡然一聲驚叫，急躍下馬背，撲倒地上，半抱半摟着書生身子，眼淚淋淋地叫喊道：「公子！公子！……」

聲音悲切，凄慘，令人聽來鼻酸欲淚！

漸漸地，悲慘的叫喊聲，被嗚咽的哭泣聲所代替。

終於，嗚咽的哭泣聲微弱了，靜止了……

書僮小郎的眼前變成一片迷糊，力盡精疲的垂下了眼皮，緩緩地倒了下去，倒臥在泥濘中，但是，雙手仍然摟抱着書生的身子並沒有開放。

兩匹駿馬，似乎也受到了主人的感染，發出一聲低沉的悲嘶，疲乏地，倒臥在泥地上，閉起了眼瞼。

× × ×

朝陽從東方升起，光和熱普照着大地，無限溫暖地吻着這一對在疲乏，哀痛的打擊，昏倒在泥濘中，尚未成年的主僕。

書生微微蠕動了一下身體，甦醒了過來。

他睜開一雙失神的星眸，虛弱無力地坐起了身子，望望四週，又望望已經成為一堆瓦礫的廢墟的家。

殘垣斷壁，焦黑的屋樑與木椽……

跡象至為明顯，是毀之於無情之火的！

可是，爹和媽呢？還有其他的人呢？怎地一個不見？他們都到那裏去了？為何不整理重建？……

他腦子裏產生了一連串的疑問，心底在閃電般地暗想，目光凝望着瓦礫堆慢慢移轉，尋找這些疑問的答案。

突地——

他目光一懍，落在瓦礫堆中間的兩座新墳上！

他雖是剛自暈厥中甦醒過來，身體極是虛弱無力，但這兩座新墳，却刺激起他生命的潛力，猛地挺身站起，邁步直朝墳前走去。

兩座新墳一東一西，間隔八尺併排而立，東邊的一座較小，墳前豎立着一塊三尺餘高，尺多寬的木牌，木牌上刻着：「無影劍客凌公玉龍大俠夫婦之墓」。

西邊的一座雖然較大，墳前却沒有豎立木牌，但他心中，早已猜知定是他家中其他之人的合葬之墓。

築墓之人是誰？此刻他已無暇去多想。

望着新墓，望着目前的木牌，他胸脯急劇起伏，心脈狂跳，身子索索的顫抖，肌肉抽搐，蒼白的俊臉更形蒼白了！

當他狂跳的心脈，急劇起伏的胸脯，顫抖抽搐的身子，一切逐漸趨於平靜之後，他便有如一尊石像般地木立在他父母的墓前，沒有跪拜，也沒有哭泣，但是，眼角却流出了鮮紅的血珠！

由此可見，他心底是如何的悲切，同時，也顯示出了他那舉世少有，令人懍駭剛強堅毅無比的性格！

他木然站立良久，口中突然喃喃地低聲默禱道：「爹爹，媽，您們兩位老人家雖因深痛惡絕江湖上的險詐兇殘，乃不許孩兒習武，但是，現在孩兒要違背你們的心願，請原諒孩兒，並保佑孩兒早日學成武功，尋訪仇人，替你們兩位老人家報仇！」

禱畢，仆地叩了三個頭，站起身來走到西邊的墓前跪拜了三拜，默禱道：「願你們在天之靈好好安息吧，我凌雲蔚一定學好武功，手刃惡賊，替你們報仇雪恨的！」

兩匹馬在不遠的地方啃着青草，書僮小郎仍舊躺在泥濘的地上，鼻息平勻的呼呼甜睡未醒。

凌雲蔚步履蹣跚地走到小郎身旁，默然地望着小郎稍頃，方始俯身輕推着小郎的身子，喊道：「小郎，小郎，你醒醒……」

小郎睜開惺忪的睡眼，猛地一骨碌翻身站起，抱着凌雲蔚的身子，興奮歡愉地叫道：「啊！公子！你已經好了，你沒事吧？」

「我沒事。」凌雲蔚慘然地搖搖頭接道：「小郎，我們走吧。」

小郎一怔，問道：「公子要去那裏？」

「外公家。」

小郎眨了眨大眼睛，恍然明白地問道：「老爺和夫人都到外公家去了？」

「沒有。」凌雲蔚伸手指着瓦礫堆中的兩座墳墓，悲痛地說道：「全都死了！」

「啊！……」小郎望着，驚愕得目瞪口呆，駭然說不出話來。

凌雲蔚接着道：「如果我的料斷不錯，家中可能沒有一個人逃得活命！」

「都被燒死了？」

「不！是被殺死的！」

「房屋也是被火燒掉的麼？」

「不錯！惡賊們心腸狠毒，先殺人後放火！」

小郎驚異滿臉，心中更是駭愕至極地問道：「公子是怎麼知道的？」

凌雲蔚手指瓦礫堆中的兵刄，道：「你看那些兵刄，還有那些滲入坭土的血漬，雖然雨水冲滌，但仍隱約可見，這些都是最明顯的證明。」

小郎沉思片刻之後，又道：「家中的人既然沒有一個逃得活命，那麼這些屍首是什麼人埋的？這墳又是什麼人做的呢？……」

凌雲蔚微一沉吟，道：「也許我判斷的並不全對……」語聲略頓，輕嘆了口氣，接道：「但願眞還有活着的人就好了！」

小郎點點頭，問道：「公子要去外公家，是要請外公報仇麼？」

「不！我要學武功。」

「公子要自己報仇？」

凌雲蔚咬牙切齒的頷首道：「血債血償，我要學好武功，不但要手刄惡賊，同時也要殺淨惡賊的全家，放火燒光賊窩！」

他語聲堅決，有如斬釘截鐵，蒼白的俊臉上現露一片剛毅之色，眉宇之間，更滿佈着駭人顫慄的騰騰殺氣！

× × ×

凌雲蔚變了。

這個武林一代奇俠後裔，手無縛鷄之力的文弱書生，於這半夜之間，完全變了另外一個人，失去了往日那種温文瀟洒的倜儻風度，變得無比剛毅，堅强！

小郎望着這位從小一起長大，名爲主僕，實際情逾骨肉手足般的公子的神情，不禁愕然呆住了！

凌雲蔚不知小郎爲何發呆，展顏微微一笑，道：「小郎，你發什麼呆？是不是我的話有些過份，太狠了？」

「不是！」小郎搖搖頭，問道：「公子已經知道兇手是那些惡賊了嗎？」

「不知道。」

「那麼……」

不待小郎話完，凌雲蔚便似胸有成竹地接道：「將來總會知道的！」

小郎目光凝視着凌雲蔚蒼白的俊臉，忽然發現凌雲蔚眼角上的血痕，心中不由一震！激動地顫聲說道：「公子，你眼睛裏流過血了？」

凌雲蔚微微一愣！但是，旋卽淡然說道：「不要緊。」

小郎急道：「公子！你要節制哀痛，多多保重身體啊！」語意誠懇，關切之情溢於言表。

凌雲蔚目含感激地頷首說道：「我知道，爲着全家的血仇，我會自己保重的！」語音略頓，接道：「小郎，你去把行囊打開，拿兩套衣服出來，我們換上衣服動身上路吧！」

「好！」小郎答應了一聲，走過去從黃馬背上解下行囊，取出凌雲蔚和他自己的衣服回到凌雲蔚的面前，忽然說道：「公子，我想我也學武功，好嗎？」

凌雲蔚一怔！旋卽明白小郎的意思說道：「到了雁蕩見過外公再說吧！」

小郎又道：「公子！外公如果不肯教小郎武功，你一定得幇忙小郎求求他老人家呀！」

凌雲蔚點點頭道：「小郎！你儘管放心好了，我們雖然名爲主僕，但却是從小一起長大，情勝手足，外公又不是不知道，何況他老人家一向又很喜歡你，我想定會肯教你，答應你和我一同學的！」

「謝謝你！公子！」小郎滿懷希望與興奮的笑了。

十多天後。

凌雲蔚和書僮小郎已抵達浙東北雁蕩山區。

「朝陽澗」，澗水澄碧，清澈照影，澗畔青松綠竹，環境幽雅，景色如畫……

可是，「朝陽澗」的環境景色雖然幽雅如畫依舊，但那青松綠竹圍繞中的三間茅屋却已不見，只剩下一片焦黑的痕跡和刧火後的灰燼！

最令人觸目驚心的，是那綠草如茵的草坪當中，孤立着的一座新墳，墳前豎立着一塊四尺多高，半尺餘厚的石碑，刻着：「雁蕩漁隱趙公五舟大俠之墓」。

字若龍飛鳳舞，筆劃蒼勁有力，顯然，這墓碑題字之人，決非一班普通泛泛之輩。

刹那間，凌雲蔚和小郎都愕然地呆怔住了！

× ×

「雁蕩漁隱」趙五舟，武學淵博，一身武功造詣深湛，乃是位威揚八表的武林名宿，也是凌雲蔚

的外祖父。

這眞是個萬萬意想不到的意外……

凌雲蔚滿心抱着「習武報仇」的希望，投奔外祖父而來，那料，希望竟是那麼殘酷無情地，給予他以幻滅，椎心刺骨的慘痛打擊！

他木立墓前，神情癡呆，有若一座石翁仲，目光呆滯地望着墓碑，無聲的淚珠，自眼角緩緩地流出，胸臆間熱血一陣陣激動上湧，直欲衝腔而出，可是，他却堅毅地緊咬着牙關，抑壓地硬將這口熱血强嚥了回去！

小郎默默地靜立在他身傍，哀傷與悲痛，像一團稠密的濃霧，籠罩了這一雙年青主僕的心房，又彷彿似一柄鋒銳利刄般，刺戳着兩人的心田……

良久，良久——

凌雲蔚方始哀痛地發出一聲微弱而深長的吁嘆，說道：「小郎，我們走吧！」

於是，這一雙年青的主僕，懷着鉛塊般沉重哀傷的心情，跨上馬背，離開了「朝陽澗」。

× × ×

蹄聲得得，凌雲蔚和書僮小郎驅馬出了北雁蕩山，默默地沿着官道緩緩而行。

此行何往？……

茫茫天涯，何處是兒家？從今而後，什麼地方才是這兩個不幸的主僕的棲身之所呢？……

夜的幃幔輕輕垂下，蔚藍的天幕上掛起了閃爍的星辰和一彎新月。

偶而，一朶浮雲冉冉飄過，悄然無聲地掩蔽了月兒和星星的光輝，頃間，大地便陷入一片昏黑之中。

夜風徐拂，凉意襲人……

小郎仰臉望了望浮雲掩月的穹空，轉向凌雲蔚問道：「公子！如今我們該往那裏去呢？」

「唔——」

此刻，凌雲蔚的思緒，正如那被浮雲掩蔽着的月色星光，沉陷在一片黯黑的陰影中，腦子裏，充滿着：「血海深仇，滅家之恨，與及誰是兇手的疑問……」

雖然，這殺害他父母和外公的，是不是同一兇手？他幷不知道，但是，由於他的外公、父母，均是身負上乘武功絕學，當代武林中的一流高手，是以他心底已斷料到，這殺人縱火滅家的兇手，定必是一個身懷絕頂武學功力的黑道魔頭無疑！欲報此仇此恨，如不能學得蓋世奇學，練成比父母和外公尤高的武功，絕難，絕難！

可是，何處才能學得蓋世奇學？怎樣才能練成那比他父母和外公精湛更高的武功呢？……

他忘潮起伏，有如汪洋大海裏的波浪，仇恨的火燄，在胸中熾烈燃燒，心底發着瘋狂的吶喊：「我要報仇！我要雪恨！……」

「父母之仇，不共戴天，滅家之恨，勝比海深，親仇不報，枉爲人子，家恨不雪，豈是男子漢大丈夫！」

「這仇，這恨啊！我凌雲蔚誓必雪報，從今而後，我將隻身遍走海角天涯，訪尋奇人異士，苦習絕學武功……」

於是——

他立下了堅定無比的決心，倏地勒韁停馬，伸手入懷，取出一隻小絲袋托在掌心裏向小郎說道：「小郎，這袋內是四顆上品珍珠，現在我把它送給你，你拿去吧！」

小郎不禁愕然一怔！道：「公子，你……」

凌雲蔚吁聲輕嘆了口氣，語音低沉地緩緩說道：「從現在起，我們必須分手了！」

「分手？……」小郎睜大着雙眼，滿臉驚疑迷惑地望着凌雲蔚問道：「爲什麼？」

凌雲蔚道：「從今而後，我已是個無家可歸之人！」

小郎道：「我小郎難道是有家可歸之人？」

凌雲蔚道：「你雖也是無家可歸之人，但這四顆珍珠，價值千金以上，你可持之兑售現銀，用以經營謀生，成家立業。」

「公子你呢？」

凌雲蔚微一沉吟，道：「我從此將如一片無梗的萍草，在那浩瀚無際的汪洋大海中飄泊流浪！」

「小郎也跟着公子一起飄泊流浪不好嗎？」

凌雲蔚搖頭堅決地道：「不能！」

「這又爲什麼呢？」

「飄泊流浪的生活艱苦無比，而且前途茫茫，渺無所知，我豈可讓你跟着我受這等流浪之苦！」

「我自己願意呢？」

「不行！」

小郎微一沉吟道：「公子自幼嬌生慣養，乃千金之體，尚且受得那飄泊流浪的艱苦生活，我小郎便受不得不成！」

凌雲蔚雙眉微蹙，搖頭說道：「我不是這個意思。」

「什麼意思呢？」

「因爲你與我不同。」

「怎樣不同？」

凌雲蔚喟然沉痛地說道：「我身負父母血仇，滅家之恨，豈能不報！」

小郎道：「小郎幼失怙恃，孤苦無依，恩蒙老爺夫人收養，從未當作下人看待，又承公子厚愛，

視如兄弟手足，因此……」說至此處，語聲微微一頓，接道：「這血仇家恨，我小郎實應與公子共同分担，艱苦相共，縱是粉身碎骨，亦在所不惜！」

凌雲蔚聞言，不禁極為感動地說道：「小郎！你這份義肝豪情，確實令我凌雲蔚衷心欽佩銘感無已，不過，我已經立下重誓，若不手刄血仇，誓不為人！」

小郎雙眉忽地一軒，豪情萬丈地說道：「我小郎應該也算上一份！」

「不行！」

「是我小郎不配？」

「不是！」凌雲蔚搖搖頭說道：「凌氏門中的血仇，該由凌氏子孫親手雪報，豈能假藉他人的助力，因此，你雖是自幼生長凌門，而又心懷忠義，但是你却沒有算上一份的義務，也沒有這必要！」

小郎從小和凌雲蔚一起長大，深為了解他雖是個手無縛鷄之力，心地仁厚的文弱書生，而個性却極是剛毅堅強無比，凡是他心中已決定之事，任憑是誰，都休想使其更改，或動搖其既決之意志！

此刻，小郎心底意念，忽如電光石火般閃過，目注凌雲蔚說道：「這麼說，公子是非要和我分手不可了？」

凌雲蔚微微頷首道：「環境逼迫處此，我也實非得已！」

小郎臉上出現一種無可奈何的神色，黯然問道：「眼下公子意將何往？」

凌雲蔚在馬上胸脯忽地一挺，雙眉陡軒，星目奕奕，昂首仰視着夜空，沉凝而堅定的朗聲說道：「海角天涯，深山大澤，訪尋武林奇人異士，懇求收錄，苦練上乘武學絕功，報血仇！雪家恨！……」語至此處微頓，轉向小郎接道：「望你好好的運用這四顆珍珠，擇地經營謀生，早日成家立業，勿負我心！」

話罷，竟將絲袋揚手丟向小郎，一聲「再見」聲中，抖韁揚鞭，雙腿猛磕馬腹，胯下白馬頓時昂首發出一聲「唏聿聿」長嘶，騰開四蹄，快比脫弦弩箭般地絕塵馳去。

小郎伸手接着絲袋，本欲抖韁縱馬疾追相隨，但是轉念之間，竟猛力收勒住韁轡，大聲喊道：「公子，你要多珍重啊！」

此際，掩月浮雲早已隨風飄逝，月色重光，滿天星斗也已重現……

夜，更深，也更靜了。

小郎一手拿着絲袋，一手盡力控制住馬韁，痴呆地注目凝視着凌雲蔚縱馬飛馳去的背影，心底虔誠地默禱道：「公子！願神靈保佑你此行平安順遂，早日得遇武林異人，練成蓋世無匹的武功，報血仇！雪家恨！鋤惡安良，叱咤風雲，名揚天下，譽勝老爺夫人昔年行俠江湖的聲威，重整家園，以慰老爺夫人和外公在天之靈……」

白馬乃是千中選一的大宛良駒，脚程之快，雖不比千里寶馬，却也快捷異常。四蹄盪開，恍若電掣風馳，眨眼間已奔馳出百丈餘外，月光下，只見一點白影，疾似流星般地飛馳而逝！

小郎緩緩地收回視綫，仰起臉，望着夜空的眉月星辰，心中極感悲悽地喟然長吁了口氣，喃喃自語地道：「我小郎雖非凌氏子孫，但幼蒙老爺夫人收養撫育長大，恩深似海，大丈夫生長於天地之間，首應重恩尚義，為報恩義，雖赴湯蹈火，粉身碎骨，亦當在所不辭，於今凌門慘遭血劫，老爺夫人均皆罹難，雖是公子令我自去謀生，但我小郎豈是那忘恩負義之人？從此，我也要遍訪武林異人隱士，苦習奇技絕藝，暗助公子報仇雪恨，報答老爺夫人養育深恩！」

他意念既決，立即將絲袋揣入懷內放好，擰韁轉馬向東方縱騎疾馳而去！

× × ×

凌雲蔚揮鞭縱馬飛馳，一口氣奔馳出百里之外，方始一收韁轡緩緩前行。

此刻，眉月西斜，時分已過三更。

他一面策馬緩行，一面昂首望望那山脈連綿，高聳入雲，月色迷濛下的括蒼山與仙霞山影，心中暗暗忖道：「雖說武林奇人異士，大都隱跡在深山峻嶺，幽谷絕壑之中，然而天下遼闊，山嶺谷壑，其多不可勝計，我究竟應該從那一座山嶺開始，先往那一座幽谷深壑中去尋訪呢？……」

忽然，他陡地記起，彷彿曾聞聽得父母親談說過，新疆西藏一帶人跡罕至的深山絕谷地方，每多武林奇人異士，因愛其地處蠻荒，距離中原武林遙遠，不憂江湖人物騷擾，乃遯跡隱居其間，遨嘯山林。

他心中忖想至此，遂即決定先赴邊荒，從那些人跡罕至的深山峻嶺，絕谷幽壑中開始尋訪，俾能早日獲遇武林奇士，苦習武功絕技！

目的既定，不由頓時精神大振，猛地一揮馬鞭，急抖韁繩，縱馬向西飛馳奔去。

他此行路綫，乃由白沙關入江西省界，再由江西入湖南經四川、西康入西藏新疆等地。

這天，午未將交時分，他正在樂平城內「迎賓樓」飯館樓上打尖用飯之際，忽聞身後傳來一陣極低的談話聲音說道：「師兄！我們已經尋訪了將近一個月了，至今依然毫無所得，一點兒蛛絲馬跡皆無，由此看來，這惡賊實在是個詭秘似鬼，狡猾如

狐，而又兇殘如狼，令人頭痛極其棘手的魔頭！」

「師妹說得不錯，不過，依照愚兄的揣度，這惡魔的詭秘、狡猾、兇殘，固然令人感覺得頭痛棘手，但是并不眞正可怕。」

另一個聲音接着問道：「要什麼才是眞正可怕的呢？」

「這惡魔的武功或者龐大的勢力！」

「怎見得呢？」

「想那中條三秀，江南三傑，勞山雙刀，祁連五雄，太行一怪，鐵筆先生，陰爪婆婆，擒龍手黃祐昌，通臂猿蔣永超，金判震三湘沈吳，追魂閻羅呂炳良，獨目鬼王涂武，幽靈鬼女鄭玉菇，還有那太白山莊無影劍客凌大俠夫婦，雁蕩漁隱趙老前輩，這些黑白兩道的人物，那一個不是叱咤風雲，名震江湖，身懷絕學，當代武林中的絕世高手。」

凌雲蔚聞聽至此，心中不由微微一動，轉頭朝後望去，只見身後距離不遠的一張席位上，坐着兩個少年和一個少女三人，兩少年中一個年約二十四五，一個約在十七八歲上下，俱都是頭戴英雄巾，身着青衫，生得劍眉星目，氣宇軒昂，英挺俊逸不凡。

少女年約十八九歲，一身墨綠衣裙，生得芙蓉其面，柳葉其眉，雙眸明似秋水，瑤鼻櫻唇，秀髮垂肩，美絕！麗絕！

凌雲蔚雖然不諳武事，但他出身武林之家，日常耳濡目染頗廣，是以，他一見這兩男一女不僅俱皆生得軒昂英挺，氣宇不凡，且都雙目精光灼灼有若寒星，兼又腰佩長劍，心中立時便已猜料到這三人必是武林人物，正道俠義門下。

只聽得那年長的少年接着說道：「這許多武林絕世高手，竟接二連三的慘遭屠殺，雖然，這些血案是不是一人所為？同一兇手？因未有人目覩，固是不知，但，從那些殺人焚屋，斬盡殺絕，鷄犬不留，到處一樣的瘋狂行為看來，雖不能說是同一兇手，一人所為，却顯係同出一轍！以此，這惡魔若非掌握有組織龐大的勢力，或是身具奇絕得不可思議的罕異武功，任憑他如何狡猾，詭秘，兇殘，焉能得逞兇威？……」

說至此處，語聲微微一頓，輕吁了口氣，續道：「師弟！你想想看，這惡魔的武功或者勢力，是不是要比那詭秘，狡猾，兇殘，尤為可怕，更為令人頭痛棘手！」

凌雲蔚靜靜地聽着，對少年這番入情入理的解說，聽得不禁暗暗點頭，心中大為讚佩這少年的明智烱見，思想見解過人，令人欽服。

那年小的少年接着說道：「照師兄這等分析說法，這惡魔的武功豈不是天下無敵了麼？」

年長的少年微微搖了搖頭，說道：「這倒不見得。須知武學一道，非止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而且各有擅專，當今武林之中，豈眞有『天下無敵』之人！」

「那麼，那『六如居士』，也非眞是天下無敵了！」

「武學深奧有若浩瀚大海，『六如居士』雖以『六如』劍術馳譽武林，號稱天下無敵，也只是指其劍術而言，但在內功修為，輕功造詣火候方面，便就難言難說了。」

「如與恩師相較呢？」

年長少年微一沉吟，道：「愚兄也未見過『六如居士』的劍術功力，不過，曾聽得恩師提說過，內功和輕功均在伯仲之間，至於劍術……」語至此處，微微一頓，年小的少年和少女不由齊地急急微道：「怎樣？……」二人同時凝目注視着他們的師兄。

年長少年陡地肅容緩緩說道：「本門劍術博大深奧，玄妙無匹，只是……」語音畧頓，接道：「可惜本門劍譜自百多年前遺失迄今未能找回，以致最末八大精華絕招失傳，不能發揮全部威力精奧，否則，必可和『六如』劍法一爭雄長，而且決不在『六如』劍法之下！」

年小少年嘴唇微動，方欲說話時，少女已忽然轉變話題說道：「江湖傳說紛紜，有人懷疑這許多血案，是那魔塔老魔頭所為，不知師兄的看法以為如何？」

年長少年沉吟地說道：「愚兄認為，似乎不可能。」

少女道：「小妹却認為可能性很大！」

年小少年含笑說道：「師妹既認為可能性很大，想來定必有所見地了！」說時，一雙星目灼灼地注視着少女。

少女盈盈一笑，說道：「那魔塔老魔頭，五十年來，武林雖然一直無人見過，不知其為何許人物？及其出身來歷？但是，其兇殘嗜殺成性，武功高深莫測，早已沸傳江湖，四海八荒，人盡皆知，是以，我認為除非是這老魔頭，舉目當今武林，實難找得出一個能於一月之中，屠殺這許多黑白兩道絕世高手，而又這等乾淨俐落的魔頭！」說罷，秀目微轉，望着她師兄問道：「師兄，你說是不是？」

她師兄尚未開口，她師弟已接着說道：「師姊說得不錯！的確，舉目當今武林之中，除却這老魔頭外，實難找出如此凶殘狠毒的第二個人來！」

師兄微微一笑，道：「師妹說的雖然似乎有理，不過……」語音畧頓，沉吟地道：「江湖傳說只

凌雲蔚搖搖頭道：「小生乃是唸書之人。」

「那麼，你也是個道道地地，手無縛鷄之力的文弱書生了？」語音微頓，緊接着又問道：「是不是？」

凌雲蔚淡淡地道：「是，也不是！」

少女微微一怔！不解地問道：「怎樣講？」

凌雲蔚軒眉朗聲說道：「小生雖是唸書之人，但却決非那『手無縛鷄之力』之人！」

「哦！」少女嬌聲咯咯一笑，道：「這樣說來，你定必很有力氣，能够力舉獅鼎了！」

凌雲蔚道：「難道一定要能力舉獅鼎，才算得是有力氣麼？」

少女道：「縱不一定力舉獅鼎，起碼也得有降馬之力呀！」語聲畧頓，明眸微轉，淺笑地望着凌雲蔚問道：「你有降馬之力嗎？」

「沒有。」

「既然沒有降馬之力，竟而橫身阻擋奔馬，你可曾考慮到會發生怎樣的後果？」

「沒有。」凌雲蔚搖搖頭道：「小生因見馬奔過疾，深恐你們收韁不住衝落湖中，一時情急，是以未暇考慮到後果問題！」

少女微笑道：「如果我們沒有力量適時收住馬奔之勢，或者和你一樣的沒有學過武功，不能凌空發掌，以掌力將你推開，你不但不能稍阻奔馬疾勢，只怕此刻已……」她說至此處，倏地止住「已」字以下之言，話鋒一轉，續道：「你想想看，你是不是太冒失了？」

凌雲蔚心中一想，少女之言確實不錯，自己果眞是太已冒失了，倘若確如少女所言，這後果實在不堪設想了……

他正想之間，忽聞那被喚做師弟的少年揚聲哈哈一笑，道：「眞是個書呆子！」語含譏諷，令人聽來刺耳有氣。

凌雲蔚乃是個心高氣傲，外和內剛之人，譏諷刺耳之言焉能忍受，當下不由俊面一寒，軒眉睜目瞪視着少年朗聲說道：「尊駕說話客氣一點！」

「不客氣便怎樣？」少年又是揚聲哈哈一笑，道：「憑你這手無縛鷄之力的書呆子，還能把你小爺……」

少年「小爺」底下的「怎樣不成」四字尚未出口，少女突然聲發嬌喝道：「住口！」

少年怔了怔，望着少女陪笑地道：「師姊，妳怎地生氣了？」

少女粉臉凝霜，秀眉微蹙地嗔道：「師弟，你太放肆，太沒有禮貌了。」

少年星目微轉，忽又哈哈一笑，道：「和這種只知弄文舞墨，不知道天高地厚，成天裏吟詩作賦，專作無病呻吟，自譽清高，風流才子的書呆子說話也需要禮貌，師姊，妳也未免拘謹過甚，禮貌太多了！」

「哼……」

少女口中「哼」了一聲，才待叱責少年無禮之際，忽見凌雲蔚大步走近，挺胸軒眉瞪目，俊面含威的沉聲說道：「尊駕如此信口詆譭讀書之人，侮辱斯文，小生……」語聲微微一頓，接道：「將來必替天下讀書人尋找尊駕與問詆譭斯文之罪，一雪今日之辱！」

少年一聲冷笑道：「何不就在今天？」

凌雲蔚道：「眼下小生尚未習得武功。」

「你也要學武功？」語氣中滿是輕視與不屑之意。

「不錯。」

「要到什麼時候？」

「多則三五載，少則……」他話還未完，少年突地縱聲大笑道：「別說是三年五載，就是三十年五十載，小爺一樣的等你！」

「好！再見！」說罷，轉身大步走向白馬停立之處，牽起馬韁繩走去。

「喂！等一等！」

少女陡地一聲嬌喊聲中，蓮足輕點鞍蹬，嬌軀微擰，已自馬背上騰身躍起，輕若飛燕般地躍落在凌雲蔚之前。

凌雲蔚不由雙眉微微一皺，問道：「姑娘有何指教？」

少女婉然一笑，鸝聲說道：「你眞的要學武功麼？」

「小生向來不說謊話！」

「我替你介紹一位名師，怎樣？」

「謝謝姑娘的好意。」

「你另有名師？」

「沒有。」

少女美目微轉，嫣然巧笑地道：「你是在生我的氣？」

凌雲蔚搖了搖頭，道：「小生沒有理由生姑娘的氣。」

「那麼，我好意要替你介紹一位武功高强的好師父，你爲什麼不要？」

凌雲蔚忽地目注少女問道：「不知姑娘說的那位武林前輩？」

少女道：「是外號人稱『鐵背蒼龍』的趙兆飛老前輩，內外輕功均皆登峯造極，武術自成一派，爲當代武林之絕頂高手！」說罷，美目凝光地望着凌雲蔚問道：「怎樣？」

是傳說，懷疑只是懷疑，實難斷言除他之外，便另無第二人了。」

少女道：「那麼，師兄的意思，是說決不是他了？」

「愚兄怎敢遽爾斷言決不是他，只不過是認爲可能性很小而已！」

少女道：「此處相距廬山幷不甚遠，我們何不就此前往魔塔一探究竟呢？」

她話聲甫落，她師弟便立刻接着讚同地說道：「對！師妹這話對極了，只要我們往廬山之上，找到那魔塔向老魔頭當面一問，是與否？便不難明白究竟了！」

師兄聞得師妹師弟之言，面色忽地一沉，說道：「師妹，師弟，你們說話太也隨便了，想那魔塔聳立廬山絕峯之上，三十年前，爲欲一探魔塔之秘，前前後後登峯數以百計的武林高手中，除却本派掌門祖師和少林，武當，峨嵋，窮家幫，四位上代掌門得以安然返回外，其餘之人，均皆有去無還，據說這些武林高手，全都陳屍曝骨在峯頂塔前，因此，魔塔乃才成爲今日武林中未曾被揭開過的『謎』，成爲最神秘，最恐怖的，也是人人最嚮往的地方！」

少女臉露惑異之色地問道：「怎又是人人最嚮往的地方呢？……」

「因爲它的神秘吸引着武林人的好奇心，同時還有令人瘋狂的……」說至此處，語聲倏的中止。

「還有什麼？師兄！」少女緊接着問。

師兄目光畧一掃視樓上的食客人衆，見沒有什麼惹眼的江湖人物，這才語聲更低的說道：「據說塔內藏有罕絕武林的奇學異珍，得之便可以習成至高無上的蓋世武功，無敵天下！」

他師妹師弟聞言，不禁都睜大雙目，灼灼地望他問道：「眞的？」

「既然從未有人進入過塔內，是眞是假？只有魔塔主人自己清楚了。」

「總見不得是『空穴來風』吧？」

師兄淡然一笑道：「江湖上的傳聞，本就是眞眞假假，無法料斷，難能憑信之事，是不是『空穴來風』，實在難說得很！」

少女秀目微轉了轉又問道：「本派掌門師祖和少林，武當等四位掌門，也沒有能够進入魔塔之內麼？」

師兄搖搖頭道：「據說是沒有。」

凌雲蔚聽至此處，心中不由一動，暗忖道：「我何不先上廬山去看看呢，苟能進入魔塔之內，若果江湖傳說不假，因而獲得武林奇珍，得以習成蓋世武功，不但父母血仇，滅家之恨可報，且可任俠江湖，誅惡安良，濟困扶危……」

此刻，他已膳食完畢，心中一動之後，便卽招來店夥，付清飯賬下樓，出店上馬直奔西門出城而去。

凌雲蔚出得樂平西門城外，立卽揮鞭驅馬直奔鄱陽。

第二天的午后，他已穿過鄱陽縣城，來到鄱陽湖畔，正當他要僱舟渡湖之際，驀聞一陣急驟蹄聲，兩騎健馬併轡，快若風馳電掣般地直朝湖畔急奔而來。

霎眼之間，兩馬已奔近湖岸不足兩丈距離，可是兩馬奔馳疾勢依然，幷未稍減，眼看馬上之人再不趕緊及時收韁勒馬，必將衝落湖中。

凌雲蔚目覩此狀，心中不禁大驚！脫口說了聲：「不好！」

他雖是個手無縛鷄之力的文弱書生，但却是天生就一副俠肝義胆的心腸，是以，他一聲「不好」脫口而出之後，立卽提足中氣，發聲大喊道：「你們趕快儘力收勒住韁繩！」

大喊聲中，人便不顧一切危險的急步奔前數步，兩臂一張，迎着兩馬的奔馳來勢，攔路擋立。

這實在太危險了，馬上之人如果不及適時收韁勒馬，或者是力量不够，根本無法收韁止住馬的奔勢，只要一被馬衝撞上，縱不命斷當場，亦必被撞得骨斷筋折，撞落鄱陽湖中。

其後果如何？不言可知。

說來太慢，那時實在快極。就在喊聲甫落，張臂攔路擋立，極端危險的刹那，陡聞一聲嬌喝道：「呔！你不想要命了麼！」

嬌喝聲入耳，頓感一股勁風襲體，使他立足不住，硬將他向橫裏推出八尺多遠方始力盡，勉强搖幌着站住身形。

也就在這時之間，兩馬倏地齊發出一聲「唏聿聿」嘶鳴，四隻前蹄人立而起，旋卽便落地停立不動。

「咦！原來是你！」語聲嬌甜圓潤，宛若出谷黃鸝。

凌雲蔚驚魂畧定，抬頭望去，原來是樂平城中「迎賓樓」飯館樓上，所遇見的兩男一女人中的少女，和那被稱做師弟的少年。

只聽少女接着又嬌聲說道：「你這人眞是太冒失了！」

凌雲蔚不禁一怔！瞪目望着少女朗說聲道：「小生怎地冒失了？姑娘請說明白些。」

少女盈盈一笑，目注凌雲蔚問道：「你沒有學過武功吧？」

凌雲蔚畧一沉吟，問道：「但不知比『雁蕩漁隱』趙老前輩的武功如何？」

少女想了想，道：「大概在伯仲之間。」語聲微頓，目注凌雲蔚問道：「你認識趙老前輩？」

凌雲蔚微一點頭，道：「萬老前輩的武功雖然自成一派，但既與趙老前輩不相上下，小生縱然得其全部絕學眞傳，也是無用！」

少女不禁奇怪地問道：「爲什麼？」

凌雲蔚喟然吁嘆了口氣道：「姑娘別問了，將來有緣再見之時，或可知道。」

少女沉吟稍頃，一雙美目凝視着凌雲蔚的俊臉，說道：「可以告訴我你的姓名嗎？」

凌雲蔚道：「小生姓凌名雲蔚。」

少女道：「我複姓宇文，單名慧。」說着，手指那仍然坐在馬背上的少年，接道：「他是我的師弟范啓明，適才言語冒失，無禮之處，尙請凌相公多多原諒，不要記在心上！」

凌雲蔚淡然一笑，才待答言之際，范啓明忽然身形一長，自馬背上飄身躍落宇文慧身傍，神態倨傲之極地睨視了凌雲蔚一眼，向宇文慧說道：「師姊！妳和他多說些作什，我們……」

范啓明「我們」以下之言尙未出口，宇文慧陡地秀目一瞪，嗔喝道：「你給我少開口多話！」

就在范啓明飄身躍落宇文慧，話未說完，立被宇文慧喝聲阻斷的刹那，凌雲蔚已經跨上馬，朝宇文慧姑娘說了聲：「再見！」右手一抖韁繩，白馬立卽騰開四蹄，越過宇文慧身傍，沿着湖岸疾馳奔去。

宇文慧轉過身子，望着凌雲蔚縱馬奔馳去的背影，芳心底不禁悠悠地升起了一絲悵惘！

這悵惘，自她有生以來未有過，但是，今天竟然忽地發生了！

爲什麼？……她不知道，也說不上理由來，只是感覺得這個面色雖然畧帶憂悒，蒼白，但却並不稍減俊秀挺逸，文雅中而又流露着無比剛毅氣質的少年書生，使她產生了一股難以言喻的好感，與喜歡的……。

她悵惘若失地望着凌雲蔚縱馬疾馳遠去的背影，直到已經去得很遠很遠了，她仍凝眸默默地痴痴地望着！

「師姊……」

宇文慧恍然未聞，范啓明不由眉頭一皺，提高聲音說道：「師姊！妳今天是怎麼了？」

宇文慧緩緩回過嬌軀，瞥視了范啓明一眼，道：「師弟，你去僱船吧！」

范啓明點一點頭，邁步朝湖岸船隻停泊之處走去。

驀然，馬蹄聲急驟有若擂鼓，塵土滾滾中，一匹黃馬快逾追風閃電般地疾奔而來。

范啓明扭頭一看，見馬影已知來人是誰，不禁停住脚步，轉向朝宇文慧說道：「師姊，師兄追來了！」

范啓明話聲甫落，黃馬已奔至近前，倏地停住，人影一幌，馬上之人已飄身下馬，挺立在范啓明的對面三尺之處，雙目灼灼如電地逼視着范啓明的俊臉。

范啓明心中不由一虛，脫口低聲輕喊道：「師兄……」

「哼！」臉色一沉，厲聲道：「你眼中還有我這個師兄麼！」說時，目光一掃宇文慧，眼中含着薄薄的責意。

范啓明雖然是個生性驕橫、狂傲的少年，但是，在這位聲色俱厲的大師兄石瑜的面前，却是不敢稍稍放肆，頓時，完全收歛了適才之前，對凌雲蔚的那副狂傲神態，且還顯得出一副可憐兮兮的樣子來。

宇文慧見狀，心中頗爲不忍地嬌聲說道：「師兄！這事情幷不能完全怪他……」

石瑜不待宇文慧話完，立卽搖手阻止地道：「師妹，妳不要袒護他了，他自幼上山，我們一起學藝，十多年來同食同住，他的心性爲人怎樣，我豈能還不清楚……」語至此處，微微一頓，後又轉向范啓明峻聲道：「師弟！下山之時，恩師訓諭，你還記得嗎？」

范啓明低垂着頭，囁嚅地答道：「恩師訓諭，小弟記得。」

石瑜道：「你且說說看。」

范啓明低低地說道：「下山以後，一切悉從師兄教誨，凡事均須請示師兄准許而後行，若違，卽便如同背師，可由師兄代爲罰處。」語聲一頓，接道：「小弟錯了，願領師兄責罰！」

石瑜一見范啓明自己承認知錯，本是沉寒的臉色，頓時泛起一絲笑容，但是，旋卽歛容正色說道：「古語云：『知錯能改，善莫大焉。』今天，你旣已承認過錯，愚兄便也就原諒你的初次！」

「謝謝師兄！」

石瑜又道：「師弟！希望你謹記恩師訓諭，切勿再有違犯！」

范啓明點一點頭，恭敬地說道：「敬遵師兄教誨！」

石瑜點點頭，含笑地轉向宇文慧道：「師妹：希望妳也記取今天之言，以後不要再聽信他的，隨着他胡鬧了！」

宇文慧粉臉兒微微一紅，道：「知道哪！」聲落，柳腰微擰，已飄身上了馬背，抖韁繩，沿着湖岸徑北馳去。

她馳去的方向，也正是凌雲蔚去的方向。

石瑜對於這位從小在嬌縱寵愛下成長，恩師視若掌珠的姪女，脾性了解甚深，見狀，知道她又犯了女孩兒家的小性子了，於是，便忙朝范啓明說道：「我們快追上去吧！」

話聲中，師兄弟二人身形齊動，已自各躍上馬背，隨後疾追馳去。

× × ×

船抵星子縣攏岸，付過船資，牽馬上岸，時值晨曦初露，天色剛亮不久，他上岸之後，立卽跨上馬背，揚鞭驅馬直奔廬山。

午末時分，已抵廬山山麓，他仰首凝望峯巔，只見一片烟霞雲霧瀰漫中，聳立着一座若隱還現，有如那浩瀚無際的海洋中的幻景，「海市蜃樓」般地高塔。

凌雲蔚心中暗忖道：「這大概便是江湖中所傳說的『魔塔』了……」

他就近找了一戶漁家，畧事休息用飯，並請代做了些乾粮，將馬匹寄存托代保管，這才帶上乾粮，離開漁家徒步登山。

初更剛過，圓月高掛，明亮如晝，偶而，一朵雲結飄過，遮沒去它的光輝，但是，片刻之後，它便又再露嬌靨，光輝重現。

廬山三面臨水，西臨陸地，高約四百五十丈。

此刻，半山腰的崎嶇山道上，正有一條黑影在艱難而吃力地，朝那三十年來，似乎已成爲武林禁地，無人敢於登臨的絕峯峯巓上，一步一步緩緩地往上攀登。

此人是誰？竟然這等大胆，他不想活了麼？

不！他不但要活命，而且，要堅忍勇敢的活下去！

他，正是那身負「血海深仇，滅家之恨。」誓報親仇家恨的凌雲蔚！

終於，凌雲蔚憑着他那堅强無比，剛毅的意志與決心，在子丑交接時分，攀登上了峯巔絕頂平岩之上。

平岩上，陰森森的，滿眼儘是燐燐白骨，堆積得像一片小山丘，在月光的映照下，更顯得陰森可怖，有同鬼域般地令人心胆寒慄，毛髮悚然！

越過山丘般地燐燐白骨，便是那江湖傳說爲最神秘，令人嚮往，藏有武林奇書異珍的「魔塔」。

凌雲蔚凝目望去，只見塔門敞開着，裏面黑漆漆地，靜寂寂地沒有一絲兒聲息。

此際，他雖已感覺渾身無力，精神疲乏至極，但是，一股「習武復仇」的意念在刺激着他的血液，支持着他疲乏的精神，繞過堆積着的燐燐白骨，邁開大步，直朝塔門走去。

忽然，塔內飄傳出一個蒼勁低沉而又溫和的聲音，說道：「孩子，你眞幸運！」

凌雲蔚不禁一怔！停步注目凝視塔內脫口問道：「我幸運什麼？」

塔內蒼勁低沉的聲音緩緩說道：「五十年來，能够停留在你現在站立的地方，你是唯一的一個人。孩子！你還不幸運麼！」

「哦！」凌雲蔚微一沉吟，問道：「你便是江湖上傳說的『魔塔主人』麼？」

「不錯。」

「那麼，這峯頂上的累累白骨，皆是你的傑作了？」

「不錯，他們都死於老夫的掌下！」

「他們都是什麼人？」

「武林人物。」

「你與他們有仇？」

「沒有。」

「爲何殺死他們？」

「是他們不聽老夫警告，强登峯頂，妄想憑仗着一點微淺武功，硬闖入塔來，焉能怪得老夫！」

「你太殘了！」

「殘酷……嘿！嘿！嘿！……」一陣「嘿嘿」笑聲過後，接道：「孩子！你來此有什麼目的麼？」

凌雲蔚毫不遲疑地答道：「有兩個目的！」

「那兩個目的？」

凌雲蔚朗聲道：「第一，我要問你爲何到處殘殺武林人物，縱火滅家，斬盡殺絕，鷄犬……」

凌雲蔚話剛說到此處，「魔塔主人」陡地發出一聲低沉的吼喝道：「胡鬧！」

喝聲入耳，凌雲蔚頓感心神猛然一震，耳膜嗡嗡鳴叫，一股熱血驀自胸中疾激冲起，「哇」的噴出一大口鮮血！

他本是個體力單薄的文弱書生，月餘時間以來，接連地遭受打擊，悲痛，風霜，精神體力的消耗，已到了强弩之末的境地，若不是「報仇」的潛力和他那剛强的意志支持着他，早就該倒下了。

「魔塔主人」乃五十年前名震宇內的武林高手，功力之高，已臻武家絕頂無上化境，這種雖是隨口發出，而却含有內家眞力的喝聲，他如何能禁受得起？

是以，一口鮮血噴出之後，身軀便也立卽萎頓的仆倒當地，昏死了過去！

（未完待續）

新派武俠長篇連載



殘梅俠影

高皋·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英羽偕同梅二姑所派領他前往長安的金鎖兒，一路向長安進發，那日抵達長安，金鎖兒引領他逕投秦國夫人府第，呈上梅二姑書函，秦國夫人允予協助，但因進入宮廷遊覽，一介平民，實難辦到，唯一辦法，便是爲英羽謀得一個散官之職，方能如願，弄一個散官，以秦國夫人之力，易如反掌，但也須稍候時日，不久，秦國夫人果爲英羽弄來一個散官的官銜，並請得虢國夫人之助，帶領他前往宮內，藉謁淑妃之便，暢遊大內，但梅妃江采蘋究居何處，英羽因不便探詢，不敢問出口來——

走汴京　聯袂江湖

於是，在迷惘中，他隨着虢國夫人趨出宮外，他辜負了淑妃拋給他的青眼，也忽畧了他所行走的路線。

當他神智完全淸醒之時，他又呆住了，因爲目前的景象，使他大爲錯愕。

一桌豐盛的酒席，擺在一間密室之中，天色似乎已晚，室中燭影搖紅。

此間的主人自然是虢國夫人了，她盛裝已卸，穿着一襲薄如蟬翼的輕紗，雪肌玉膚，隱約可見，的確是一個塵寰罕見的天生尤物。

他再擧目環視，發覺這間温香四溢的密室之中，他是僅有的一位客人。

佳人侑酒，檀板傳杯，應該是人生的一大樂事，而且對方還是皇恩寵眷，美傲當時的虢國夫人，這份殊榮，眞箇是幾生修來。

然而，他却面色一整，道：「對不起，國夫人……在……咳，下官要回去了。」

虢國夫人嫣然一笑道：「是麼？英大人！你回到那兒去？是我妹妹那兒，還是到別的地方？」

英羽說道：「那裏都是一樣，國夫人就不必問了。」

虢國夫人輕笑道：「旣然那兒都是一樣，你又何必回去呢！咳，英大人！我那位妹子，她可是死心眼兒，你想在宮裏做些甚麼，她只怕帮不上你的忙……」

英羽心頭一動道：「這麼說國夫人是可以帮上我的忙了？」

虢國夫人微微一哂道：「皇宮之內，藏龍臥虎，英大人縱然叱咤江湖，雄視當代，要想在大內有所圖謀，只怕還是難以如願……」

英羽面色一變道：「國夫人言重了……」

虢國夫人撇撇嘴道：「難道你當眞只是想長點見識？」

英羽道：「國夫人心智超人，下官的心事，自然瞞妳不過，不過，下官雖然有所圖謀，但決無不利他人之心……」

虢國夫人道：「能够說給我聽麼？」

英羽微作遲疑道：「救人……」

虢國夫人道：「是女人？」

英羽道：「是的。」

虢國夫人道：「是嬪妃？還是宮女？」

英羽道：「這倜……下官還須暫作保留。」

虢國夫人一笑道：「那是說咱們關係不够深厚了，不錯，咱們萍水相逢，你縱然說出來，我也不見得就能够給你什麼帮助，爲今之計，只有……咭咭……」

她說話之間，嬌軀陡的一旋，裹體輕紗，像彩蝶般飛了起來。

那恰像一道電光劃空而過，室內燈光爲之黯然失色。

一代妖姬，果然艷絕塵俗，英羽雖然曾經滄海，仍難免心神震顫而無法自持。

當然，英羽之所以如此，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爲了江采蘋，他願意作任何犧牲。

密室春生，風光無限，當燦爛歸於平淡之時，虢國夫人却發出一聲長吁。

英羽一怔道：「是我太粗暴了？國夫人。」

「不……」

「那是妳在後悔……」

「唉，一個殘破之身還有什麼值得後悔的。」

「那……國夫人……」

「不要叫我國夫人，叫我素娥。」

「素娥……」

良久，她幽幽道：「相公……」

「素娥……」

「多年沒有人這樣叫我了，相公……」

「但願我能時常這樣叫妳。」

「能的，相公。」

「唉，虢國夫人，久承主恩，咱們……」

是的，楊氏三妹，聖眷極隆，她是無力擺脫當前的環境的，於是，她廢然道：「那麼，相公！咱們應該珍惜現在……」

梅開二度，極盡纏綿，他們在珍惜所得，而進入迷離境界……

紅銷香殘，只有漏斗傳出嘀嗒之聲，夜，沉深了……

「相公……我怕……」

當他們由迷濛之中醒來，虢國夫人意識到那即將消失的良夜，會帶走她的一切，她貼得更緊了，幾乎想化成烟，變成水，一絲絲，一滴滴，擠到他身體之內。

「素娥，妳怕什麼？」

「良宵易逝，好景難常，我怕失去你……」

「人生遇合，數有前定，素娥！我想知道妳的過去。」

他是想轉移她的注意，冲淡她的痴纏，然而，他却觸到她的隱痛，她埋首在他胸膛之上，讓滴滴情淚，在他那堅强的肌肉上飄洒着。

「素娥……我不該……」

「不，你縱然不問，我也會告訴你的……」

一頓接道：「先父元琰病故蜀州，因家無男丁，滿門婦弱，均由國忠護理，他竟以卑鄙手段，奪去我的……」

英羽愕然道：「狗賊竟如此無行！」

虢國夫人一嘆道：「我失身國忠於先，再成爲當今皇上的禁臠，一個女人的遭遇，實在够可悲的了。」

當今皇上的禁臠，却婉轉投懷，温香在抱，想到玄宗奪去了他的愛侶，不由快感塞胸，忍不住狂笑起來。

虢國夫人面色一變道：「你幸災樂禍？」

英羽道：「對不起，素娥，我決無此意。」

虢國夫人道：「那你笑些什麼？」

英羽道：「我的未婚妻子被皇上所奪，而他的禁臠却倒在我懷中，在感慨之下因而情難自已。」

虢國夫人道：「這就是你要遊皇宮的眞正意圖了？」

英羽道：「是的。」

虢國夫人道：「她是誰？」

英羽道：「江采蘋。」

「哈哈……」

這回該虢國夫人發笑了，她一笑之後，接道：「一報還一報，誰叫你適才笑我的。」

英羽道：「妳該不是幸災樂禍吧？」

虢國夫人道：「你想會麼？我只是笑你白跑了一趟長安罷了。」

英羽一怔道：「江采蘋不在上陽宮？」

虢國夫人笑道：「在，只是上陽宮，却不在長安。」

英羽道：「上陽宮不也是皇宮麼？怎麼會不在

長安呢？」

虢國夫人道：「它是本朝高皇帝所建的行宮，在洛陽宮城的西南，江采蘋是在那兒，但你却見她不到。」

英羽一驚道：「爲甚麼？」

虢國夫人道：「上陽宮門禁之嚴，縱然是玄武門也難與比擬，除了奉旨的黃門及幾個禁軍首腦，任何人也不得踏入上陽宮門。」

英羽淡淡一笑道：「龍潭虎穴我也要闖他一闖，幾個禁軍算得了甚麼！」

虢國夫人道：「我知道相公是武林奇葩，江湖豪俠，但是皇宮之內，大有能者，相公千萬不能大意！」

英羽道：「謝謝妳，素娥！妳知道上陽宮中有些什麼高明的人物？」

虢國夫人道：「上陽宮中，由給事黃門陳元禮總攝全局，聽說此人武功極高，連邊令誠都曾經敗在他的手下，再加上那兒的禁衞軍都是百中選一的勇士，相公，你可不能亂來喲！」

英羽暗暗一懍，道：「如此說來，那上陽宮中等閒之人確是難越雷池半步了！」

虢國夫人道：「是的，相公。」

英羽默思良久，長長一嘆，道：「既來長安，怎能空手而回，不管吉凶禍福，好歹也要去那兒瞧瞧！」

虢國夫人柳眉雙皺，動人的嬌靨之上，印上了一抹愁容，半晌……

「相公……」

「嗯……」

「你當眞要去？」

「素娥，妳該知道，采蘋過的是牢獄般的生活啊！」

「那麼，我替你想辦法吧。」

「謝謝妳，素娥……」

「相公，我應該替你分憂的。」

「唉……」

一夜纏綿，虢國夫人的容光更煥發了，她像一個新婚少婦，是那麼嬌羞，那麼温柔。

「相公，你就住在我這兒吧。」

「但……」

「不必担憂，舍妹那兒，我會派人通知。」

於是，英羽就住在温柔鄉中，享受着帝王般的生活，但醇酒美人，不是他所能習慣的，而且，虢國夫人交遊極廣，她雖然謝絕一切邀請，仍難阻拜訪之人。

一個藉藉無聞的散官，自不能與王公巨卿相比，何況他與虢國夫人一不沾親，二不帶故，長居虢國府第，難免貽人口實，因此，他有着片刻難安，如坐針氈的感覺。

當他們再度痴纏後，英羽發出了一聲嘆息……

「素娥……」

「嗯……」

「我無法再住下去了……」

「我知道。」

「那……」

「不要担憂，相公，我已作了妥善的安排。」

「哦……」

「我派人找玉環請來聖旨，咱們可到上陽宮作數日之遊！」

「妳是說……」

「上陽宮西面穀水，南臨洛水，東爲宮城，北連西苑，正門正殿皆東向，別殿觀亭有九所之多，在穀水對岸爲西上陽宮，虹橋跨穀，美景無邊，三年之前，我曾前往一遊！」

「但我……」

「咱們同乘一轎，必可瞞過守衞之人。」

「啊，素娥，我不知怎樣感謝於妳。」

「不必謝我，因爲你給予我的太多了。」

× × ×

在虢國夫人安排之下，他終於進入了上陽宮，在養心殿中，見到了他朝思暮想之人。

朱顏未改，清麗尤勝昔日，只是愁籠黛眉，較往昔清瘦了幾分。

當他們四目交投之時，那驚喜之情，是無法以筆墨來形容的，他們呆呆的凝視着，別後相思，像一部二十四史，有不知從何說起的感覺。

終於，江采蘋一聲嬌啼，向英羽的懷中撲了過去。

「羽哥哥，這是眞的麼？」

是的，英羽能够進入上陽宮，是奇跡，是令人難以想像之事，江采蘋分明摟着他雄偉的身體，嗅着男性特有而熟習的氣息，依然是有點難以相信。

英羽扭頭一瞥，見這幢富麗堂皇的養心殿中，除了他與江采蘋別無他人，他胆氣一壯，將她抱了起來，道：「是眞的，采蘋，我到過莆田，走過萬水千山，遭到無窮苦難，受到過嚴重的打擊，但……我終於見到妳了……」

「那上陽宮門……連蒼蠅也鑽不了進來……」

「但我却進來了，虢國夫人奉旨遊宮，我就藏在她座轎之內。」

「啊，羽哥哥！你是說咱們不是在夢中了。」

「自然不是。」

江采蘋忽地掙開他的懷抱，螓首一垂，道：「

我該滿足了，你走吧。」

英羽愕然道：「甚麼？妳要我走？」

江采蘋冷冷說道：「是的，咱們……咱們身份懸殊……」

英羽面色一變道：「妳是說妳貴爲皇妃，我只是一芥草民？」

江采蘋道：「你應該知道的，唉……」

英羽不顧危難，忽視生死，所得來的只是侮辱，只是難堪，這是他做夢也想不到的。

想當初情堅金玉，山誓海盟，在這剎那之間，都變作了鏡花水月，女人的善變，竟是如此難測！

他不是一個隨便衝動之人，但此時再也無法控制胸頭的怒火，拍的一聲脆响，他給了江采蘋一記耳光。

纖弱，嫺靜，像嫩葱，像嬌花似的江采蘋，怎能承受他一記掌力！雖然他沒有加上半點內勁，江采蘋依然跌翻在地，白玉般的臉蛋上，暴出了五道紅痕。

她張大了一雙秀目，用衣袖緩緩抹去嘴角的血絲，淡淡道：「打吧，羽哥哥，如果還不能解除你的恨意，你就殺了我吧。但，你必須出去，遲了……咳，就死無葬身之地了。」

英羽神色一呆，他看出了其中頗有蹊蹺，因爲江采蘋還是當年的江采蘋，她溫柔，馴良，願意獨自承受任何痛苦，不願她所愛之人受到半點傷害。

她粉頰上的劇痛，嘴角上的血絲，並沒有使她產生半點恨意，她只是關切，恐懼，爲她深愛之人的生命担憂。

男兒有淚不輕彈，只緣未到傷心處，英羽想通了江采蘋痛苦的用心，他再也忍不住了，一聲悲嘶，重新將江采蘋緊緊的抱了起來。

「蘋妹妹，妳忍心就這麼趕我走麼？想想看，沒有妳我還能活得下去？」

「啊，羽哥哥！我錯了，但……但我……我配不上你……」

「不，蘋妹妹！妳是無辜的，也是清白的，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

「但，此地的總管陳元禮，心性狡詐，武功驚人……」

「我知道，但我顧不了那麼許多……」

「唉，羽哥哥，就讓咱們死在一起吧！」

他們不再恐懼，兩顆心像乳水交融一般，再也分不開來了。

「羽哥哥！還記得那天……那天在你家中……在路口……」

「記得，而且畢生難忘……」

「可是……我後悔那天……沒有……給你……給你……」

「現在……是一樣的……」

「那……抱我進去吧……」

這一對歷盡滄桑的情人，終於得償素願，他們忘掉身旁一切，在繾綣着，痴纏着。

雖然他們置身狼虎之窟，前途的險惡幾乎難以想像，但他們只顧現在，不問將來，只是浸沉在肉慾之中，陶醉在情愛的領域之內。

良久，江采蘋幽幽一聲嘆息，柔聲道：「羽哥哥……」

英羽道：「妳要說甚麼？蘋妹妹……」

「那虢國夫人……你的關係頗不尋常的吧？」

「是的，爲了能來上陽宮，爲了能見妳……」

「我不怪你，羽哥哥，我是說……」

「怎樣？」

「她能帶你進來，自然也能帶你出去……」

「不，蘋妹妹，妳還要攆我走麼？」

「我不是攆你，羽哥哥，你不妨跟她商量一下，她如果能帶咱們出去，從此海角天涯，比翼翱翔，咱們也不枉這一生了。」

英羽精神一振道：「好的，我這就去。」

江采蘋櫻唇一噘，拋給他一記白眼，道：「你去，你去那兒找她！你以爲這上陽宮中是野男人能够隨便亂跑的麼？」

英羽哈哈一笑，道：「罵得好，不過，野男人能够登堂入室，就不能算作野男人。」

江采蘋一頓，接道：「那麼妳去找她吧，我在此地等着。」

江采蘋道：「好，我叫南鈴來伺候你，她是我的心腹，你儘可安心歇息，只是，你可不能隨便亂跑！」

英羽道：「我不會亂跑的，妳去吧。」

江采蘋去了，不久就請來了虢國夫人，這位以素面朝天，美麗自詡的國夫人，神色間似乎有點不安，她瞥了英羽一眼，道：「相公，有一個不幸的消息……」

英羽面色一變道：「是咱們的行跡洩漏了。」

虢國夫人道：「不，是安祿山反了！」

英羽一震道：「此話當眞？」

虢國夫人道：「是眞的，而且陳元禮奉調回京，上陽宮的禁衞軍也大半撤回……」

英羽道：「安祿山久蓄異志，部屬多爲驃悍的胡人，一旦舉兵謀反，中原只怕無人能敵！」

虢國夫人道：「聽說黃河以北的州縣多已不保，相公，咱們回去長安去吧。」

英羽道：「長安……是的，長安有淆涵之險，

潼關之固，可是，對我與采蘋都十分不便……」

虢國夫人道：「相公是要暫住上陽宮中？」

英羽道：「天下之大，何處不可以安身立命！我想上蒼總會對咱們有個安排的。」

虢國夫人一嘆道：「當你們鶼鶼情濃，比翼雙飛之時，不要忘了長安城中還有個苦命之人……」

江采蘋道：「姊姊，跟咱們一道吧，願爲農家婦，莫爲帝王妻，我想羽哥哥會好好待妳的。」

虢國夫人長長一吁道：「謝謝妳，蘋妹妹，我離不開長安，你們的好意只好心領了。」

英羽也勸道：「長安固然繁華，但也是動亂中的最大目標，素娥，跟咱們到別處避避風頭吧，待亂事平定之後再回長安不遲。」

虢國夫人一笑道：「你不是說過麼？潼關之固，淆涵之險，再加上朝廷龐大的兵力，我相信長安是安全的，相公，咱們就此……作別……」

淚水滾滾欲滴，她却强自忍住，一聲「相公珍重」，便匆匆奪門而出。

目送虢國夫人的背影，江采蘋幽幽嘆息一聲道：「榮華富貴，迷人竟如此之深！唉……」

英羽道：「人各有志，咱們不談這些，妳收拾一點應用之物，今晚咱們就離開上陽宮吧。」

洛陽城已風聲鶴唳，上陽宮也不再是金城湯池，就在虢國夫人離去的當晚，英羽江采蘋也帶着宮女南鈴離開了洛陽。

× × ×

天色陰沉沉的，在飄着美麗的雪花，雖然寒風如剪，汴洛道上依然行人如鯽。

他們大半是黃河北岸逃來的難民，携老扶幼，形成一片壯觀的人潮。

官道一側，有三騎怒馬在控轡疾馳，他們是英羽夫婦，及江采蘋的心腹南鈴，王孫蒙塵，英羽找遍洛陽城，也無法購到一輛油碧香車，江采蘋南鈴二人雖然不慣騎馬，也不得不勉爲其難。

他們出洛陽便一直向東，由於黃河以北的失陷，英羽也是無家可歸之人了，他想先赴開封，待會見令狐彰父子再作後計。

離開洛陽不足百里，迎面碰到一個身着宮廷服式之人，江采蘋呆了一呆，再想避開來人的視線已然不及。

那是一個短小精幹，年約三旬的小黃門，他迅速躍下坐騎，俯伏在道旁道：「奴才參見娘娘。」

江采蘋道：「不要多禮，起來吧。」

小黃門應聲起立，他向英羽瞥了一眼，目光流轉，現出一片疑惑之色。

江采蘋淡淡道：「我到嵩嶽進香，一月之內就可回到洛陽了，你去吧。」

小黃門道：「奴才遵旨。」翻身躍上馬背，逕自急馳而去。

待小黃門去遠，江采蘋才眉峯一皺道：「人算不如天算，咱們的行踪終於洩漏了！」

英羽道：「他是宮中之人麼？」

江采蘋點點頭道：「年前番使進貢珠寶，明皇曾派人送來一斛……」

英羽嘆息一聲道：「就是那一斛珠了……」

江采蘋道：「是的，適才那個小黃門，正是當年送珠的使者。」

英羽道：「我已經猜到是他了。」

「長門寂寞深鎖，殘妝淚濕衣裳。」江采蘋那嫻雅似幽蘭，文才如謝女，如此出色的女人，竟落得長門深鎖！雖然事過境遷，英羽仍有憤恨難平的感覺。

江采蘋領畧到英羽的心情，她微微一笑道：「往事不堪回首，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我看天色已然不早，咱們還是緊趕一程。」

英羽道：「好。」雙腿一磕馬腹，領先急奔。

第二日的旁晚，他們到達偃師，英羽終於買到一輛馬車，翌晨由偃師上道，江采蘋總算可以聊避風雪之苦了。

他們到達鞏縣以西的孝義鎭，正是晌午時分，英羽正欲驅車入鎭，忽地一聲長笑，道：「這才是人生何處不相逢？久違了，英少俠。」

英羽勒着奔馬，舉目向前一瞥，只見十餘名氣勢汹汹的大漢，攔住他們入鎭之路。

那說話之人，是鐵扇公子吾衍，此人雖是黑道上知名之士，英羽自信還有勝他之能，不過，鐵扇公子的身旁，有兩名似毫不起眼的樵夫裝束之人，他却深具戒心。

爲了摸清對方的底細，他淡淡一笑道：「當眞幸會得很，吾大俠的朋友怎不替在下介紹一下！」

鐵扇公子哈哈一笑道：「好眼力，這兩位前輩，英少俠必然有過耳聞。」

語音一頓，用手一指身材較爲高瘦的一個道：「這位是寒山雙樵的大當家鄒鶴亭，那位是二當家鄒鶴鳴，他們兩位前輩聽說江湖之中出了一位少年奇俠，所以不惜僕僕風塵來瞧一個究竟。」

英羽心頭一懍，道：「原來是兩位鄒前輩，晚輩英羽這廂有禮了。」

鄒鶴亭雙眼翻天，顯出一副傲岸之色，道：「少跟老夫套交情，先說你那車內坐的是什麼人！」

英羽面色微變，仍忍耐着道：「車內是拙荆，前輩有什麼指教？」

鄒鶴亭道：「叫她下來讓老夫瞧瞧。」

英羽怒哼一聲道：「士可殺不可辱，閣下身爲武林前輩，怎能說出如此無禮之言！」

鄒鶴亭嘿嘿一笑道：「果然是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傢伙，看來老夫只好教訓於你了！」

鐵扇公子接道：「放明白點，英少俠！如果鄒前輩當眞出手，你就後悔莫及了，其實昆盧劍雖寶貴，總是身外之物，爲一柄寶劍而丟掉生命，那才是一件愚蠢之事！」

英羽恍然大悟，敢情這般黑道高手，意將江采蘋當做敬珍珍了，他一哼道：「你們找錯對象了，昆盧劍在姑嫂莊中，你們找在下有什麼用？」

鐵扇公子道：「咱們不僅去過姑嫂莊，還一火將它燒爲平地，可惜尊夫人及令舅兄竟突圍而出，咱們白忙了一陣，結果一無所獲。」

英羽勃然震怒道：「閣下殺人放火，就是爲了一柄寶劍？」

鐵扇公子道：「這有什麼奇怪的？懷璧其罪，你連這點也不懂？」

寒山雙樵的老二鄒鶴鳴冷冷道：「跟他說這些廢話作甚麼？先超渡了他，還怕昆盧劍飛上天去不成。」

鐵扇公子面色一紅道：「前輩指示的是，可是這小子十分扎手，晚輩對他實在無可奈何。」

鄒鶴鳴輕蔑的一哼道：「廢物，你給老夫讓開一點。」

鐵扇公子道：「是，是，前輩請，不過，姓英的心狠手辣，咱們道上的朋友，不少喪生在他的手下，不是晚輩長敵人的志氣，前輩還是當心一點爲宜。」

鐵扇公子居心叵測，他自己袖手旁觀，却故意危言聳聽，以激起鄒鶴鳴的怒火。

自然，英羽可以叫出江采蘋，讓他們知道不是敬珍珍，也許可以免去此一劫難。

但他天生一副寧折不彎的性格，要命可以，低首下心，奴顏婢膝之事，免談。

鄒鶴鳴果然被鐵扇公子激起滿腔怒火，他向前迫近兩步，道：「老夫對將死之人，總喜歡發點慈悲，小子！是你下來，還是老夫上去？」

英羽暗忖：「如果必須一戰，自然以到車下拚鬥爲宜，因爲對方人多勢衆，他們要是在動手之時而去傷害江采蘋，自己必定難有兼顧之力，反不如車下決戰，也許能够將他們引開。」

他心意一決，回頭對江采蘋道：「不要怕，蘋妹妹，我想咱應付得了的。」

江采蘋道：「我不怕，只是你要小心點。」

英羽道：「我知道。」腰部一挺，勢如激箭破空，然後眞氣一沉，便像飄絮一般曳落在鄒鶴鳴的身前。

這份輕功內力，不溫不火，要非數十年潛修之力，決難到達如此境地。

鄒鶴鳴面色微變，道：「好小子，眞有你的，來，咱們爺兒倆比劃比劃。」

英羽道了一聲「有僭。」五指輕攏，右臂前伸，以十分緩慢的速度，向鄒鶴鳴的胸前吐去。

鄒鶴鳴面色再變，他看出英羽這一招像是失傳已達百年的擒龍手法，別看他那輕攏的五根手指，其實暗含難以預測的凌厲殺着。

寒山雙樵功力之高，在當今武林之中，已可列入頂尖高手之林，但鄒鶴鳴思緒百轉，竟始終想不出破解的招式。

英羽原式不變，在距離鄒鶴鳴約莫兩尺遠近，他不再前進了，右臂平伸，像跑江湖擺場子的朋友，在那兒獨自表演似的。

但誰都瞧得出來，他那看似十分平凡的架勢，有着無可估量的威力，只要他放手一擊，必然會石破天驚。

鄒鶴鳴面色一變再變，頭頂上的靑筋一條條的暴了出來，汗水像奔泉，由三萬六千根毛孔中奔出，再被他內力一逼，他週身都籠罩着一片似烟似霧的氣體。

此等態勢，對鄒鶴鳴是極端不利的，一招未出，他已然落了下風。

如此一來，這般蓄意尋釁之人，就不得不對當前的形勢重新估價了，當然，他們人多勢衆，不一定會怕了英羽，但要將他收拾下來，必然會付出極高的代價，因而這般黑道高手，全都顯出了震駭之色。

寒山雙樵的老大，却無法顧到這些了，他拔出身後的巨斧，沉聲叱喝道：「老二讓開，我不相信這小子究有什麼過人之能。」

此人一上來就爭取主動，不管對方是一個赤手空拳的後生晚輩，巨斧一揮，猛向英羽攔腰劈去。

他這一斧揮出，就顯示出寒山雙樵，果非徒擁虛名之輩，只見巨斧嘶風，聲如裂帛，那般威勢，實在强勁已極。

鄒鶴鳴究竟是成名人物，當他們老大出手之時，他便撤身退後，可是英羽所擺出的招式，就不得改轅易轍了，而且徒手對巨斧，將是一件極端困難之事。

不過，對當前的處境，英羽十分明白，他無法示弱，也無法後退，否則就只好任人宰割了。

因而他目注鄒鶴亭攔腰劈來的巨斧，淵停嶽峙一般，沒有作分毫移動，當巨斧臨身的一瞬之間，

他左掌向後一劃了開去，幾乎在同一時間，右手以電光石火的速度，向鄒鶴亭攻出一招。

這一招不僅疾逾閃電，威力之强，也動人心魄，鄒鶴亭感到被一股大力一撞，一連顚出幾步，才勉强穩住身形。

這位寒山雙樵的老大，對英羽這一招大爲訝異，他習慣翻了一下眼皮，道：「姓英的，你這是什麼招式？」

英羽道：「前輩名震武林，難道會看不出這是一招雕虫小技？」

鄒鶴亭哼道：「我自然知道，它是鷄心錘。」

英羽道：「不錯，前輩果然神目如電。」

鄒鶴亭道：「少跟老夫耍花招，你以爲我會相信！」

英羽道：「話是前輩說的，晚輩也確是使的鷄心錘。前輩如硬是不信，那也是無可奈何之事。」

鄒鶴亭道：「要老夫相信可以，咱們再來一遍試試。」

不待英羽同意，巨斧再揮，風雷俱鳴，這一招同樣是攔腰橫劈，只是較適才更爲凌厲。

英羽雖然兩次挫敗寒山雙樵，他仍然不敢絲毫大意，論功力，他知道決非他們任何一人之敵，適才所以能够得手，不過因爲對方輕敵大意，他才藉機取巧罷了。

此時鄒鶴亭雖是斧勢兇猛，但仍暗蓄後力，只待英羽的鷄心錘攻出，他必將後力迸發，給英羽一記致命打擊。可惜英羽不上他的當，鷄心錘的架勢擺出來了，他却含勁待吐，不肯給對方可乘之機。

這是一場別開生面的打鬥，除了力的較量，同時各逞心機，雙方鬥起智慧來了。

鄒鶴亭雙眉一挑，週身迸出一股凌人的殺機，口中一聲大喝，巨斧一推，後力齊發，以他數十年的精湛修爲，向英羽作全力一擊。

英羽大吃一驚，他雖已算定鄒鶴亭必將惱羞成怒，會與他放手一拚的，但估不到對方內力之强，竟已到如此驚人的境界。

在千鈞一髮之際，他那暗蓄沸波神功的鷄心錘，也全力一吐，同時點足後躍，倒退逾丈，總算被他逃出鬼門關，拾回了一條性命。

鄒鶴亭被英羽鷄心錘拂出的强大力道阻得斧勢一窒，他內心之中也大爲懍駭，所謂長江後浪推前浪，英羽年紀靑靑，已有超人成就，如果假以時日，武林之中他可能不作第二人想了。

一方面是妒嫉，另一面也爲了昆盧神劍，鄒鶴亭的殺機更濃了，巨斧再舉，跟踪猛擊，指顧之間，他已連續劈出八斧之多。

英羽縱然兵刃在手，也無法抵擋這八記威猛的攻勢，現在赤手空拳，處境的險惡就可想而知。

他左閃右避，弄得狼狽已極，八招雖是避過去了，但過程之險，使得觀戰的黑道羣雄，也爲他揑了一把冷汗。

鄒鶴亭挫臂飄身，將巨斧向懷中一抱，道：「姓英的，找一件兵刃吧，老夫不願佔你的便宜。」

英羽冷冷一哼，他知道這隻老狐狸已經試出他的斤兩，縱然兵刃在手，依然是必敗之數，爲了他們寒山雙樵的盛名，自然落得大方一點。

他正待向觀戰的黑道羣雄借一柄長刀，忽地車簾一响，江采蘋竟扶着南鈴走下車來。

英羽愕然道：「妳要做甚麼？蘋妹妹。」

江采蘋蓮步姍姍，走到英羽的身側道：「羽哥哥！他們既是認錯人，你何不對他們說個明白！」

英羽還未作答，鐵扇公子哈哈一笑道：「這位姑娘說的是，你英少俠沒有做過見不得人的事，幹嘛要瞞着這位姑娘！」

此人果然是一肚子壞水，他的一言一行，莫不暗逞心機，但姑嫂莊中之事，並非三言兩語能够說得明白的，英羽固然心如皎月對天可表，然而有些情節却不便當衆宣佈，因而他神色之上，難免要顯出一片尷尬之色。

鐵扇公子又是一陣哈哈道：「男人娶妻室，三房兩房算不了什麼，不過，少俠始亂終棄，忍心拋下敬珍珍母子於不顧，就有點令人大惑不解了。」

英羽怒叱一聲道：「住口！」

鐵扇公子哼了一聲道：「在下可以說，紙總是包不住火的。」

江采蘋神態安詳的微微一笑道：「拙夫光明磊落，平生所爲，稱得上不欺暗室，他不願說明之事，必然有他不得已的理由，這位大哥你就不要逼迫他了。」

鐵扇公子聞言一呆，他倒不是爲他挑撥失敗而難過，只是奇怪天下竟有如此純良的女人，因而雙目一瞪，向江采蘋上下一陣打量。

江采蘋淡裝雅服，神態安靜，不必瞧着她的容貌，就令人有着淸麗絕俗，飄飄出塵之感，可惜她那美麗的嬌靨之上，矇着一片輕紗，使得鐵扇公子等這般黑道梟雄，都有着若有所失的感覺。

鄒鶴亭瞧了一陣，扭頭對鐵扇公子道：「吾兄！這位不是敬珍珍麼？」

鐵扇公子道：「不是。」

鄒鶴亭道：「那麼這位姑娘說的不錯，咱們是找錯人了！」

鐵扇公子道：「晚輩只知道英少俠的夫人是敬珍珍，誰知忽然又變作這位姑娘了……」

鄒鶴亭再回顧江采蘋道：「妳是誰？」

江采蘋道：「我叫江采蘋。」

「啊……」

江采蘋三字，似乎極具震駭之力，除了英羽及南鈴，幾乎每一個人都在發着驚呼。

鐵扇公子意似不信的道：「一斛珠是姑娘所作的麼？」

江采蘋淡淡道：「往事不堪回首，這位大哥就不必問了。」

「柳葉雙眉久不描，殘妝淚污紅綃，長門自是無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這首謝絕賜珠的詩，不僅成為騷人墨客詠誦佳句，還被樂坊譜入新曲，定名「一斛珠」，成為當時最受歡迎名曲。

江采蘋的文才，美麗，以及遭楊貴妃悍妒迫遷上陽宮之事，也就家喻戶曉，無人不知了。

此時圍觀之人多了起來，江采蘋三字像風一般掠進孝義鎮，鎮上的居民也傾巢而出，重重叠叠將她圍了起來。

「娘娘！小人有一個請求……」那請求的聲浪來自人羣，江采蘋無法瞧出他是誰，也不明白他請求的是什麼，她却面色一肅道：「我不是娘娘，只是一個被人遺棄的棄婦罷了，我的丈夫是英羽，咱們是青梅竹馬，從小就訂有婚約的。」

「不，妳是娘娘，是仙姑，小人求求妳，讓咱們瞧瞧……瞧瞧妳的……」

也許那請求之人，說出了大衆的心聲，因而一呼百應，情況熾熱已極。

江采蘋跨出馬車，原想為英羽解除困難的，估不到事態演變，竟如此出人意表，她回過頭來，向英羽道：「你說怎麼辦？羽哥哥。」

對江采蘋的現身及自報姓名，英羽都不大同意，但事已至此，他只得點點頭道：「讓他們瞧瞧算不了甚麼，可是咱們還要趕路，不能再作停留。」

江采蘋螓首微頷，伸出纖纖玉手，將面幕挑了起來。最初，是人聲一靜，跟着，後面瞧不到的向前面擠，前面瞧到了的又不願讓，於是人羣起了騷動，情況亂了起來。

江采蘋幽幽一嘆道：「我也是一個平常之人，與你們沒有什麼兩樣，前面瞧到了的先讓開，讓後面的過來吧。」

人們如奉綸音，秩序極為井然，待每人都瞧到她的面容之後，她才緩緩擰轉身形回到馬車之上。

人們逐漸散去了，他們像如沐春風一般，每一個人都綻開了依戀而和平的笑容。

只有寒山雙樵及另十幾名黑道高手沒有離開，不過，他們不再尋釁，而是對英羽夫婦表示關切。

首先，鐵扇公子雙拳一抱道：「愚兄弟適才魯莽之處，還望英少俠大度海涵。」

英羽道：「好說，些須小事，吾大俠不必放在心上，如果各位別無他事，愚夫婦就此作別。」

鐵扇公子道：「不忙，少俠！在下還有一事相告……」

英羽道：「什麼事？」

鐵扇公子道：「習大俠對少俠一掌之仇始終耿耿於心，火焚姑嫂莊，並不能解除他的恨意……」

英羽劍眉一挑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習大先生當眞不放過在下，英某只得與他週旋了。」

鐵扇公子道：「為了對付少俠，習大先生已用重金聘來幾名久已絕跡江湖的魔道高手，而且偵騎四佈，少俠的行踪，早已在他們監視之下了！」

英羽道：「吾大俠可知道那幾名魔道高手是何許人物？」

鐵扇公子道：「據在下所知，其中有武林獨夫尙霸天，一指追魂歐陽奇，海天禍水諫笑姑，是否還有他人，在下就不得而知了。」

英羽出道不久，對鐵扇公子所說的三名魔道高手，全都陌生得很，因而淡淡一笑道：「在下識見淺薄，對這幾位高人一點也不瞭解，不過，他們既被習大先生如此重視，其武功與兩位鄒前輩不相上下了。」

鄒鶴亭哈哈大笑道：「少俠千萬不要往老朽臉上貼金，那三位魔頭的功力，老朽兄弟合起來也接不下人家十招。」

英羽心頭暗懍，道：「是禍躲不脫，躲脫不是禍，在下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

鄒鶴亭道：「少俠說的是，不過江湖之上險惡無比，尊夫人又不會武功，今後還宜小心一二。」

英羽道：「多謝指教！」返身一躍，便飛回車轅之上。

鄒鶴亭高聲道：「少俠！讓老朽兄弟跟你作個伴兒，怎樣？」

英羽道：「前輩好意，在下心領了。」振臂一抖，逕自驅車穿過孝義鎮，向荒野放轡急馳。

約莫初更時分，他們找到一家農戶，為了需要飲食，他們不得不在農家寄宿。

這戶農家只有一對年老的夫婦，他們對英羽三人的寄宿，表現得十分歡迎，也許是他們好客，也許是江采蘋的嫺雅風度使他們生出好感，不管怎樣，在英羽的感覺上，他們是善意的。

老婆婆親自下厨，為英羽夫婦弄來飯菜，雖然算不得怎樣豐富，却也十分可口。不過，還是鄒鶴亭說對了，江湖之上，險惡無比，他們做夢也想不到寄宿農家會遭到暗算的。

（未完）

金獅吼

討伐聲聲大會師

秦紅·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絡南一劍仙白一逸偕徒麥飛龍，助孟三彥追尋孟凡，得通靈猩猩管家婆之助，進入美人帮總壇，美人帮主以禮延見，孟三彥說明來意，美人帮主坦說粘艷娥為彼帮護法，確曾携同女兒孟凡前來，但因孟凡長相平凡未予准許入帮，刻已由粘艷娥携往遊歷，但前往何處，則未得知，孟三彥無奈，只好在美人谷逗留下來以候粘艷娥返谷。翌日，美人帮主到來賓舍，引領白一逸、孟三彥、麥飛龍遊覽美人谷，美人帮主透露美人帮中姑娘們終生問題，說是要選擇能遵重她們的人方始下嫁——

絡南一劍仙道：「換句話說，凡是加入貴幫的姑娘，一輩子都不愁被男人欺負了？」

美人幫主道：「正是，自古迄今，女人均處於卑賤的地位，過着委委屈屈的日子，所以妾身才決定創組美人幫，替天下女人爭取公平的待遇。」

絡南一劍仙笑道：「原來如此，今天老夫總算明白魚幫主的目的了。」

孟三彥接口道：「但是孟某人却有一事不解，魚幫主為何只顧替美女爭取公平？難道容貌醜陋的女人就不是女人麼？」

美人幫主笑道：「並不，妾身所以只收容美女，乃因妾身力量有限，無法收容千千萬萬的女子，因此只好選擇美貌的女子了。」

孟三彥道：「依我之見，魚幫主應該收容貌醜的女子才對！」

美人幫主道：「怎麼說？」

孟三彥道：「美貌的女子人之愛，出嫁之後多數能過着幸福美好的日子，只有貌醜的女子才會遭受男人的欺負或遺棄，所以魚幫主若眞要為女人爭取公平，應該收容醜女。」

美人幫主似感無言以對，强笑道：「孟大俠難道沒聽說過『紅顏薄命』這句話？」

孟三彥道：「那畢竟是少數。」

美人幫主道：「不，妾身曾見到美貌的女子遭遇不幸——咦，發生了甚麼事？」

原來，就在她說話之際，遠處突然傳來一片驚叫奔逃之聲！

「啊喲！」

「該死的東西！」

「救命哪！」

「………」

聲音，來自美人池！

絡南一劍仙面色一變道：「魚幫主快去，必是有男人闖入貴谷來了！」

美人幫主臉上殺氣倏現，冷笑道：「哼，本幫在谷口立有一警告石碑，居然還有不怕死的人敢來侵犯，三位請稍站片刻，待妾身過去看看。」

語畢，縱身趕去。

但就在這時，已有三四個美女倉倉皇皇的奔過來了！

她們身上一絲不掛，個個手掩羞處，一邊跑一邊驚叫，好像後面有一條蛇在追趕，把她們嚇壞。

美人幫主剎住飛縱之勢，大聲喝問道：「怎麼回事？」

一個美女大叫道：「他！他！他追過來啦！」

他是誰？

原來是管家婆！

牠一路「桀桀」怪叫，在那幾個赤身露體的美女身後窮追不捨！

被牠追得最力的一個，赫然竟是花鳳！

她和其他姑娘一樣赤裸裸一絲不掛，豐滿而白皙的身子還有水漬，胸前雙峯在奔跑中顫動不已，其景其情，簡直不堪入目。

麥飛龍看得目瞪口呆，心房怦怦亂跳。

絡南一劍仙閉上眼睛道：「飛龍非禮勿視！」

麥飛龍也趕緊閉上雙目，不敢多看。

美人幫主怒道：「原來是這畜生，可惡！」話聲中，身子電射而出，向管家婆撲了過去。

孟三彥大聲道：「魚幫主手下留情！」

雙足微頓，也跟着縱去。

那幾個姑娘這時才看見終南一劍仙三人，登時又驚又羞，哇哇大叫，掉頭疾逃，飛也似的躲到各處去了。

美人幫主飛身追上管家婆，怒叱一聲，一掌對準管家婆的腦袋拍了下去。

管家婆一翻身跳開數尺，咧嘴「桀桀」大叫。

美人幫主一掌落空，心火更旺，趕上一步，飛足踢出，尖叱道：「找死！」

這一腳踢得奇快異常，管家婆躲避不及，臀部被踢個正着，蓬然一聲，飛跌出去。

美人幫主緊躡而上，舉掌便欲劈下。

孟三彥適時趕上，大喝道：「住手！」聲如雷鳴，充滿怒意。

美人幫主收住掌勢，掉頭冷笑道：「孟大俠，你這隻猩猩太放肆了，妾身留牠不得！」

孟三彥上前抱起管家婆，緊繃着臉孔道：「怎說放肆？」

美人幫主也面寒如冰，冷冷道：「敝幫姑娘在美人池沐浴，你這隻猩猩竟去冒犯，大發獸性追逐姑娘，這難道不是放肆？」

孟三彥道：「魚幫主請看看，我這隻猩猩是雌的，不是雄的，牠追逐貴幫姑娘，純爲嬉戲，絕無非分之想，因此算不得放肆。」

美人幫主聽得微微一呆，隨又斷然道：「不管牠是雄的或雌的，牠總不能如此胡鬧！」

孟三彥笑道：「孟某人今後約束牠就是了。」

美人幫主道：「靠不住！」

孟三彥道：「那麼，妳是決定打死我這隻猩猩了？」

美人幫主道：「孟大俠若不要牠死，立刻逐牠出谷！」

孟三彥哈哈笑道：「原來幫主並不眞的歡迎孟某人留下，妳是在借題發揮，想逐孟某人離開，是不是？」

美人幫主冷冷一笑道：「你要這樣想也可以，妾身與白掌門人有聯盟之誼，與你可不是朋友！」

孟三彥仰頭大笑道：「孟某人也沒有把妳當作友好，現在妳既然把話說開了，孟某人也要明白告訴妳，若不是看在白掌門人的情面上，孟某人早就把妳的美人谷掀翻了！」

美人幫主格格脆笑道：「用不着顧慮情面，你要動手，妾身絕對奉陪！」

終南一劍仙看見他們愈談愈僵，連忙上前調解道：「好了，大家少說一句，爲了一隻不懂事的猩猩而傷和氣，太不值得了。」

美人幫主道：「白掌門人請評評理，妾身要他把猩猩放到谷外去，這個要求難道不合理？」

終南一劍仙笑道：「孟大俠這隻猩猩已養了數年之久，彼此已有深厚的感情，放牠出谷，萬一走失了實在可惜，所以老夫有個折衷的辦法，就用繩子把牠繫在賓館之內，不要讓牠出來亂闖如何？」

美人幫主沉吟有頃道：「牠不會咬斷繩子？」

終南一劍仙道：「大概不會。」

美人幫主道：「大概兩字靠不住，要麼妾身借你們一條鐵鍊，用鐵鍊繫住牠才咬不斷。」

終南一劍仙連聲道：「好好，就用鐵鍊好。」

美人幫主冷笑一下道：「白掌門人不要答應得太快，只怕人家不肯呢！」

終南一劍仙轉對孟三彥使了一個眼色，笑道：「孟大俠，你就看在老夫面上，接受老夫這個辦法吧？」

孟三彥笑笑道：「白兄既如此說，孟某人豈敢不答應，就怕人家已不歡迎孟某人住下。」

美人幫主道：「你只要肯講道理，妾身仍把你當作客人！」

孟三彥大笑道：「好吧，去取鐵鍊來，孟某人把這管家婆繫在賓館便了！」

於是，美人幫主立命侍女取來一條鐵鍊，孟三彥便抱着管家婆回到賓館，把管家婆繫在茶廳上。

美人幫主繼續領着終南一劍仙師徒到處觀賞，終南一劍仙還能領略谷中的美景，麥飛龍却已心神不屬，方才那幾個赤身露體的姑娘的影子，一直在他腦中盤旋不去，尤其是花鳳那副美好的胴體，更使他意亂情迷。

他不住在心中暗暗喝采：「原來女人的身體竟是那樣美啊！」

他長了這麼大，今天算是初次看見女人的身子，而且看見的又是那樣完美無暇的胴體，因此明知不該胡思亂想，仍不禁要想下去。

畢竟，他也是個青年！

終南一劍仙看出徒弟着了迷，便不願賞遊下去，即向美人幫主說道：「魚幫主，孟大俠一人留在賓館可能不大愉快，老夫還是回去陪他吧。」

美人幫主笑道：「好的，白掌門人請便。」

終南一劍仙乃與麥飛龍走向賓館，走出數十步後，才低聲道：「飛龍，你怎麼見了女人就變得這樣失魂落魄？」

麥飛龍登時面紅耳赤，否認道：「沒有啊！」

終南一劍仙笑道：「爲師看得出來！」

麥飛龍吶吶然道：「弟子只是覺得……覺得很那個罷了。」

終南一劍仙微笑道：「那些姑娘的身子很美，是麼？」

麥飛龍道：「是的……」

終南一劍仙道：「但你要知道，她們都不是良家女子，她們雖有誘人的胴體，却不是心地善良的姑娘。」

麥飛龍道：「是的……」

終南一劍仙道：「別忘記爲師常常告誡你的話：色字頭上一把刀！色是刮骨鋼刀！見色不迷是英豪！」

麥飛龍點頭道：「是的，弟子沒有忘記，弟子也知道她們不是好姑娘，弟子也不敢想入非非，弟子只是覺得她們的身子很好看而已。」

終南一劍仙道：「爲師不反對你欣賞，但千萬不可着迷。」

麥飛龍道：「當然，弟子克制得住的，師父放心好了。」

師徒倆回到賓館，只見孟三彥已把管家婆繫在桌下，他則坐着發悶。

終南一劍仙笑道：「怎麼，氣還沒消？」

孟三彥一笑道：「不是，我爲管家婆感到不平，因爲牠方才的行爲可能不是出自本意。」

終南一劍仙坐下道：「不是出自本意？」

孟三彥道：「是啊，你想牠是雌猩猩，怎麼會對那些姑娘發生興趣呢？」

終南一劍仙哈哈笑道：「牠對那些姑娘發生興趣，與色字無關，你也別鑽牛角尖了！」

孟三彥一指管家婆，正經地道：「不，我方才問過牠了，牠不承認是自己跑去美人池胡鬧的，我問牠是不是有人帶牠去的，牠連連點頭呢！」

終南一劍仙失笑道：「誰會帶牠去美人池胡鬧呀？」

孟三彥道：「自然是她們美人幫的人！」

終南一劍仙不大肯信，搖頭道：「不會吧，美人幫的姑娘怎會和自家人惡作劇？」

孟三彥沉聲道：「這可不是惡作劇，而是有用意的！」

終南一劍仙一怔道：「用意何在？」

孟三彥道：「用意有二：一是要藉故驅逐管家婆出谷，二是故意要那幾個裸體姑娘跑到咱們面前，以美色引誘令徒上鈎！」

麥飛龍聽了面色又紅，抗聲道：「哼，小可才不會被她們所引誘呢！」

終南一劍仙問道：「她們爲何要驅逐管家婆出谷？又爲何要以美色引誘小徒？」

孟三彥道：「我的猜測是：粘艷娥和小女可能躲藏在谷中，美人幫主恐管家婆嗅覺敏銳，怕被牠嗅出小女的氣味，因此安排此計企圖打死管家婆或將牠逐出谷外，至於說以美色引誘令徒，昨天酒宴中她曾表示希望令徒與她的姑娘結親，因白兄未答允，所以她就來這一手，要令徒看了那些姑娘而動心，棄小女而娶她的姑娘爲妻。」

終南一劍仙動容道：「她要小徒娶她的姑娘爲妻，目的安在？」

孟三彥冷笑道：「白兄如今是武林盟主，令徒又是極爲傑出的青年，她若有令徒這麼一個『女婿』，自然有許多好處！」

麥飛龍雖然對「美色」有些着迷，可沒有因此減少對孟凡的愛意，聽了連忙接口道：「孟大俠請放心，小可決不娶美人幫的姑娘爲妻！」

孟三彥笑道：「你有這個決心自然很好，但仍要小心提防，不要落入她們的陷阱才好。」

麥飛龍點頭道：「是，小可會謹愼的。」

終南一劍仙面呈嚴肅道：「你說粘艷娥和令愛可能躲藏在谷中，這個……若是眞的，那麼魚幫主可能就是主使搶走令愛之人，但她搶來令愛的目的是甚麼呢？」

孟三彥道：「自然是不讓令徒與小女相好。」

終南一劍仙道：「她又怎麼知道小徒與令愛有情？」

孟三彥撚着短鬚，笑道：「白兄也曾懷疑武林金獅可能是她窃去的，是不是？如果眞是她窃去的話，那麼她當然會派人時時刻刻暗中監視令徒的行踪，以便隨時瞭解令徒對追查武林金獅的進展，再說那兩個『金身怪人』若是她們美人幫之人，她們自然知道令徒爲我們父女所救，美人幫主也自然會派粘艷娥去舍下刺探，當她發現令徒與小女相愛時，她便下手把小女劫走了，這個推測，白兄認爲合理否？」

終南一劍仙點着頭，陷入沉思中。

孟三彥接着嘆道：「方才我眞不該答應用鐵鍊拴住管家婆，否則說不定可靠牠找出小女被幽禁之處！」

麥飛龍道：「要知令愛在不在此谷中，小可認爲不難，只需向美人幫主講明白，然後牽着管家婆搜索一遍也就是了。」

孟三彥眼睛一亮道：「現在她還肯讓管家婆出去麼？」

麥飛龍道：「她爲了洗清嫌疑，大概不敢拒絕，而且管家婆由孟大俠牽着走便不致傷人，她也沒

有拒絕之理。」

孟三彥精神大振，轉對終南一劍仙問道：「白兄意下如何？」

終南一劍仙頷首道：「好，飛龍你去找侍女，叫她們請魚帮主前來一叙！」

麥飛龍應是而去。

他走出賓館，找到一個侍女，告訴她師父和孟大俠要見她們帮主，即轉回賓館。

不久，美人帮主來了。

雙方行禮落座，美人帮主啓口問道：「白掌門人命妾身前來，不知有何指敎？」

終南一劍仙道：「不敢，老夫有件事情要和魚帮主商量，希望魚帮主聽了不要生氣。」

美人帮主笑道：「不會，白掌門人，請直言無妨。」

終南一劍仙輕咳一聲，說道：「老夫要說的是：假如孟大俠懷疑其女被幽禁在貴谷之中，魚帮主是否願意讓孟大俠帶着猩猩搜一搜？」

美人帮主不假思索的笑道：「妾身早就說過孟大俠可以在敝谷搜尋，現在仍然算數！」

終南一劍仙道：「孟大俠要帶着猩猩搜索，同時希望魚帮主也在場。」

美人帮主道：「好的！」

終南一劍仙轉對孟三彥道：「那麼，大家一起去吧。」

孟三彥便去解開繫在桌脚的鐵鍊，拍拍管家婆的肩膀道：「管家婆，咱們現在去找尋小姐的下落，你若嗅到小姐的氣味，就告訴我，懂麼？」

管家婆掀動咀唇，輕叫了兩聲，表示明白。

於是，四人一起走出賓館，朝樓閣集密的院落走去。

管家婆走在最前面，進入院落，即到處亂鑽，跳進每間房子去搜索……

美人谷樓閣房屋共有百幢之多，要逐一搜索，自是費時費事，但孟三彥並不感覺麻煩，他决心窮一日之力搜遍全谷。

× × ×

這天，一直搜到黃昏時分，才將全谷的樓閣房屋搜遍，結果是一無所獲！

孟三彥頗不甘心，向美人帮主說道：「魚帮主，我想貴谷一定有秘密的地下室，領我們到地下室去看看如何？」

美人帮主冷冷道：「敝谷沒有秘密的地下室，如果有的話，你該問你的猩猩，不該問我！」

孟三彥冷笑道：「孟某人只道魚帮主眞心要洗淸嫌疑，既然如此，那就算了。」

美人帮主道：「你已經搜遍了全谷，現在還要問我甚麼秘密的地下室，看來不論我們如何遷就讓步，你也是不會相信了，如今你要怎樣，隨你的便吧！」

孟三彥道：「既然找不着，我就等，等到粘艷娥出現爲止！」

美人帮主不再接腔，轉對終南一劍仙說道：「白掌門人，妾身能够做到的已經做到，現在要失陪了。」

語畢，微一襝衽，逕自回房而去。

終南一劍仙目送她遠去之後，才回望孟三彥問道：「要不要再找？」

孟三彥搖了搖頭，道：「不要了，咱們回賓館去吧！」

三人回到賓館，孟三彥仍把管家婆拴在桌下，躺入椅中長嘆道：「想不到白忙了一天……」

麥飛龍道：「孟大俠說的不錯，她們一定有秘密的地下室沒被咱們發現。」

孟三彥苦笑道：「但她不承認，管家婆又嗅不到小女的氣味，有甚麼辦法呢！」

終南一劍仙道：「爲今之計，只好坐等粘艷娥回來了，她既然是美人帮的護法，遲早總會回到谷中來的。」

孟三彥點點頭。

× × ×

三人在賓館吃過了侍女送來的晚餐之後，終南一劍仙要侍女取來弈具，就在廳上與孟三彥手談消遣……

弈畢一局棋，夜已深沉。

終南一劍仙笑問道：「還來麼？」

孟三彥推枰而起道：「明日再來吧。」

就在這時，賓館外面突然傳來一聲嬌叱：「好賊子，看你往哪裏逃！」

「截住他！截住他！別讓他跑了！」

「快追！」

聽聲音，似有幾個姑娘在追擊一人！

終南一劍仙聽得神色一變道：「咦，她們在追趕甚麼人？」

一言甫畢，驀見廳門口人影一閃，一個青年神色驚慌的奔入廳中來了！

他，正是施毓俊！

麥飛龍一見大驚道：「噫，你不是崑崙派的施毓俊麼？」

施毓俊奔入廳中，便無力的撲倒地上，顫聲道：「白掌門人！請……救救我……」

終南一劍仙愕然道：「你怎麼了？」

「唷！」

一聲銳响如電傳入。

施毓俊頭猛抬，發出一聲慘叫，怒目切齒的掙扎了片刻，隨即垂頭落地，死了！

他的背心上，赫然插着一支柳葉刀！

柳葉刀，是在他奔入廳中隨後射到的，由於事情來得太突然，是以終南一劍仙三人根本沒有搶救的機會，眼睜睜看着他死在眼前。

次瞬間，一條人影飄入廳中！

她是美人帮主！

隨後，又衝入三女，乃是花鳳、卓明珠、勝雪紅。

終南一劍仙駭然道：「這是怎麼回事啊？」

美人帮主趨前察看一下施毓俊的屍體，才抬臉笑道：「沒甚麼，驚動了三位，眞是抱歉。」

語至此，掉頭向花鳳、卓明珠和勝雪紅說道：「來，把他的屍體抬出去埋了！」

花鳳、卓明珠應聲上前，一個抬手一個抬脚，就要將施毓俊的屍體抬出去。

終南一劍仙沉聲道：「且慢！」

花、卓二女立着不動。

終南一劍仙別臉望着麥飛龍問道：「飛龍，你說他是崑崙派的施毓俊？」

麥飛龍點頭答道：「是的，他曾參與競技大會的舉重一項，初賽就舉了八百斤，决賽舉八百四十斤未成功，被判出場。」

終南一劍仙記起來了，點了點頭，回對美人帮主問道：「魚帮主爲何殺了這人？」

美人帮主道：「敝谷谷口立有一塊警碑，上刻『私人禁地擅入者死』八個字，白掌門人諒看見了吧？」

終南一劍仙眉頭一皺道：「是他剛剛闖入貴谷的麼？」

美人帮主道：「是的，這人自參加競技大會之後，就一直纏着花鳳不捨，前幾天竟追到谷外來，被困在『九轉迷踪陣』內，妾身因憐憫他一片癡心，沒有爲難他，只警告他速返崑崙不得繼續糾纏，但他不聽，一直在谷外流連不去，今夜他竟不聽警告硬闖入谷，這是咎由自取，可怪不得敝帮了！」

終南一劍仙道：「他是愛慕貴帮姑娘，對貴帮並無敵意，魚帮主實不該殺他。」

美人帮主冷笑道：「這是敝帮立下的規律，誰要硬闖入谷，都得死！」

終南一劍仙道：「魚帮主不是說過不反對貴帮姑娘出嫁麼？他對花姑娘既然一片癡心，魚帮主就該讓他和花姑娘交往交往，爲此而殺害一個青年，豈非太殘酷了些？」

美人帮主道：「問題是花鳳並不喜歡他，妾身也曾要花鳳出去明白告訴他，但他不肯死心，所以妾身也沒辦法了。」

終南一劍仙輕嘆一聲，說道：「他是崑崙門下，如今被魚帮主殺了，魚帮主如何向該派掌門人交代？」

美人帮主道：「沒有甚麼要交代的，他們若要追究，妾身就要反問他們縱容門下調戲敝帮姑娘之罪！」

終南一劍仙覺得她「調戲」兩字用得太豈有此理，不由皺眉道：「他曾調戲過花姑娘麼？」

花鳳開口道：「不錯！他曾經調戲奴家，前天奴家出去勸他離開，他不但不聽，還上前摟抱奴家，毛手毛脚的把奴家輕薄了一番！」

終南一劍仙見她說得那樣大方，毫無一絲羞色，心中有些不信，但事情已是死無對證，故覺不便多說，只有搖頭嗟嘆道：「他對姑娘既是一片癡情，竟又對姑娘毛手毛脚，眞是不可思議了。」

花鳳撇撇唇道：「奴家不喜歡他，所以他就亂來嘛！」

美人帮主揮一揮手，說道：「好了，把他抬出去吧！」

花鳳和卓明珠聞言，便將施毓俊的屍體抬了出去。

美人帮主對殺死一個人似不當一回事，看着施毓俊的屍體被抬出賓館之後，目光隨即落到棋枰上，笑道：「原來二位在弈棋呀！」

終南一劍仙輕嗯了一聲，冷冷道：「已經下完了。」

美人帮主道：「二位棋力誰較强？」

終南一劍仙淡淡一笑道：「差不多。」

美人帮主微笑道：「妾身對此道亦極愛好，可惜力量不高，不知能否向白掌門人請敎一局？」

終南一劍仙道：「請敎不敢當，不過現在夜已深，明日奉陪如何？」

美人帮主道：「也好，妾身明日再來請敎，三位請歇息吧。」

她搭着勝雪紅的手，儀態端莊的走了。

終南一劍仙親自送到牆門，見她走遠，才命麥飛龍關好牆門，回到廳上。

對於施毓俊的被殺，老少三人的心情均甚沉重，相對沉默良久之後，麥飛龍首先打破沉靜道：「師父，弟子覺得施毓俊這個人似非無賴之輩，他之被殺，可能另有內情……」

終南一劍仙點點頭道：「不錯，他適才奔入廳中開口就要爲師救他，看他的樣子，好像早就知道爲師在此，這一點很奇怪……」

孟三彥問道：「他一眼見到白兄時，沒有一絲詫異之色麼？」

絡南一劍仙道：「沒有！」

孟三彥沉吟道：「這果然奇怪，他即使曾在競技場上見過你，但突然在此見到你時，應該會有驚奇之色才對……」

麥飛龍道：「她們說他已到了數天，也許咱們入谷時被他看見了。」

孟三彥搖頭道：「這不大可能，就算那時他已在『九轉迷踪陣』內，那麼他若見到咱們，咱們也一樣能見到他，因爲我的『九轉迷踪陣』每隔九步便有一變，也即是說他若見到咱們，那麼距離咱們三人絕不會超過九步遠，在那樣近的距離之內，咱們三人怎都未發現他呢？」

話聲一頓，繼道：「還有，他一個二十來歲的青年，居然能够在幾天之內就看出我那『九轉迷踪陣』的變化而出陣入谷，也太不簡單了！」

絡南一劍仙道：「此外，他適才逃入廳中的情形，還有一點也很奇怪，好像已經打得精疲力竭似的，一入廳中便力竭倒下——在他逃入之前，咱們好像沒聽到打鬥之聲吧？」

孟三彥道：「不錯，我也沒聽到。」

絡南一劍仙道：「而谷口到此不過數百步之遙，他怎麼會跑得精疲力竭呢？」

麥飛龍說道：「是不是他已經好幾天沒有吃飯了？」

絡南一劍仙搖頭道：「若然如此，他怎敢硬闖入谷？不是！不是！」

孟三彥道：「我的眼睛不大好，他是不是穿着一件白色中衣？」

麥飛龍道：「是。」

孟三彥冷笑道：「這就怪了，只有在家裏或客棧裏才會只穿中衣！」

絡南一劍仙冷哼一聲道：「看情形，施毓俊之死，絕不像她們所說的那樣單純……」

孟三彥點頭道：「對，一定有問題！」

絡南一劍仙望着他，語含深意問道：「會不會是那樣？」

孟三彥又點頭道：「可能！」

麥飛龍聽不懂所謂「那樣」是指何事，問道：「師父，你懷疑甚麼？」

絡南一劍仙壓低聲音道：「施毓俊可能是被引誘入谷做了她們的面首，因不堪其苦，故逃出來向咱們求救的！」

麥飛龍心驚道：「哦……」

絡南一劍仙面色一肅，又道：「爲師愈來愈覺得這個美人帮不像是個清清白白規規矩矩的帮，你以後千萬要小心，無事最好不要輕離賓館。」

麥飛龍點一點頭，道：「是的，弟子不出去就是了。」

孟三彥道：「在未得充分證據之前，你們最好仍與她維持友好關係，否則恐怕出不了這座美人谷呢！」

絡南一劍仙點點頭道：「這個老夫明白。」

× × ×

日子，一天一天過去。

粘艷娥沒有返回美人谷。

美人谷中也未再發生其他事故。

絡南一劍仙三人每天在賓館中弈棋消遣，過着清靜優閒的日子。

一晃過了二十四天，距離與崆峒派會師潼關會英閣的日子，只剩下四天了。

這天，美人帮主進入賓館說道：「白掌門人，咱們似乎該動身了吧？」

絡南一劍仙道：「正是，老夫正打算今天起程，魚帮主是否準備好了？」

美人帮主道：「是的。」

絡南一劍仙道：「那麼，咱們立刻就走——飛龍，你去打點包袱。」

麥飛龍應是退去。

絡南一劍仙接着轉對孟三彥問道：「孟大俠打算在此等下去？或是……」

孟三彥道：「孟某人等下跟你們一道出谷，回家去看看，若不見小女在家，再來此谷守候。」

絡南一劍仙點點頭道：「回家去看一看也好，說不定令愛已經回家了呢。」

孟三彥轉望美人帮主笑問道：「魚帮主允許孟某人再來貴谷打擾麼？」

美人帮主道：「不必客氣，孟大俠只管來好了，但妾身不在谷中時，若招待不週，可要請孟大俠包涵包涵。」

孟三彥一笑道：「孟某人若再來，當自備食物，不敢再勞動貴帮姑娘送飯了。」

美人帮主微微一笑道：「敝帮並不在乎孟大俠這一口粮，不過孟大俠若怕我們對你下毒，自備食物也好！」

孟三彥哈哈大笑道：「好說，孟某人的肚子任何毒藥均能消化，我之所以打算自備食物，是因不願再領魚帮主之情罷了！」

正說着，麥飛龍已揹着包袱走入廳中。

美人帮主起身說道：「妾身的幾個姑娘已在外面等候，咱們這就走吧！」

於是，四人一猩，走出了賓館。

在館外等待出發的有花鳳、卓明珠、林馨、杜鵑花、蘇雪蓮、師圓圓、勝雪紅七女，此外還有一頂小巧玲瓏的紅轎和兩駿馬，其中一是麥飛龍騎來的五花馬，原是勝雪紅送給他的。

美人帮主指着另一匹馬，向絡南一劍仙笑道：「白掌門人，妾身爲您準備了這馬，希望牠能讓您滿意。」

絡南一劍仙也不推辭，頷首道：「謝謝。」

美人帮主含笑又道：「妾身不便騎馬，故要乘轎下山，到了山外再改乘馬車，失禮之處，還請掌門人諒解。」

絡南一劍仙說道：「別客氣，魚帮主，請上轎吧！」

美人帮主於是彎身坐入轎內，抬轎的是兩名身材健美的女子，她們把轎抬起，隨即向着谷外走了去。

絡南一劍仙和麥飛龍亦即上馬，跟在花鳳等七女之後，孟三彥牽着管家婆走在最後面。

一行人出了美人谷，經過谷外的九轉迷踪陣，循着一條隱秘而寬坦的山路，迤邐而去。

走了一天，居然就已走出伏牛山區了。

而剛剛走到山麓，就見近處停着二輛華麗的馬車；駛車的是兩名勁裝大漢，他們一見美人帮主等人到了，連忙把車開到跟前，下車向美人帮主恭敬行禮。

美人帮主走出紅轎，仰頭望望天色，隨即回對抬轎的二女說道：「天快黑了，妳們二人快回谷去吧。」

抬轎的二女齊聲應是，立即抬着空轎返回美人谷而去。

絡南一劍仙問道：「這裏是甚麼地方？」

美人帮主答道：「是陝西與河南的交界處，西行十里即是龍駒縣。」

絡南一劍仙一哦道：「那麼，今夜咱們可往龍駒縣城投宿，明早再動身不遲。」

美人帮主道：「好的。」

絡南一劍仙轉頭對孟三彥問道：「孟大俠，你呢？」

孟三彥道：「孟某人決定再趕一夜之路，就此分別好了。」

他和大家拱手道別，牽着管家婆大步而去，轉眼間就消失於暮烟之中。

美人帮主和花鳳七女也隨即坐上二輛馬車，走在前面，朝龍駒縣城馳來……

× × ×

第三天的薄暮時分，一行十人抵達潼關，當即住入城中最大的一家五福客棧。

連同駛車的兩名勁裝大漢，十二人開了六間上房，大家在客棧裏吃過飯後，美人帮主說道：「明日中午便是約定在會英閣見面的日子，不知崆峒派掌門人司空瑜到了沒有？」

絡南一劍仙道：「可能已經到了。」

麥飛龍說道：「師父，讓弟子出去找找看，如何？」

絡南一劍仙頷首道：「也好，順便找找看牛長安來了沒有。」

麥飛龍點頭稱是，向在座的美人帮主拱手一禮，轉身便欲出棧。

美人帮主道：「麥少俠請等一下。」

麥飛龍轉回身子，問道：「魚帮主，你有何指示？」

美人帮主道：「此地距華山極近，也許華山派的人已得知我們要在會英閣會師的消息，你一人出去不大安全，還是叫雪紅陪你一起去的好。」

麥飛龍聽到要和勝雪紅一起去，心中就覺不自在，說道：「魚帮主請放心，他們若敢對小可不利，等於不打自招，我想他們不會這麼傻的。」

美人帮主笑道：「萬一出現的是『金身怪人』呢？」

麥飛龍道：「天未黑，他們絕不敢穿那種衣褲在城中現身——」

美人帮主打岔道：「但他們也可躲在暗處發暗器襲擊你，總之你們兩人同去較爲安全，萬一有個差錯，也有人可以回來報訊。」

說到這裏，轉對勝雪紅道：「雪紅，妳陪麥少俠去吧！」

勝雪紅一福道：「是。」

她再向絡南一劍仙一福，便對麥飛龍嫣然一笑道：「麥少俠，咱們走呀！」

麥飛龍無奈，只得同她一起出棧。

兩人走到街上，勝雪紅笑問道：「咱們到何處去找？」

麥飛龍淡淡答道：「先去咱們原來投宿的那家客棧找牛長安，然後再去會英閣看看。」

勝雪紅點點頭，說道：「好，我想牛長安也該到了。」

麥飛龍輕嗯一聲，不願多說話。

勝雪紅輕聲道：「你還在生我的氣？」

麥飛龍道：「沒有……」

勝雪紅忽然眼睛一紅，像是受了極大的屈辱，傷心地道：「你不喜歡我沒有關係，但你不該歧視我……」

麥飛龍道：「我沒有歧視妳。」

勝雪紅嗔聲道：「還說沒有！自從那夜之後，你一見到我就板起面孔，冷冰冰的理都不理人家，難道……難道我不該喜歡一個男人麼？」

麥飛龍道：「妳當然可以去喜歡一個男人，不過，我不願使妳痛苦，所以覺得妳我今後疏遠一些較好。」

勝雪紅道：「你我不能結合，難道也不能做朋友？」

麥飛龍道：「當然可以，咱們現在不就是朋友麼？」

勝雪紅嘟嘟嘴，說道：「可是，你對我太冷淡了。」

麥飛龍道：「小人之交甜如蜜，君子之交淡如水，淡一些也許較好。」

勝雪紅幽幽一嘆道：「我想不通你爲何要這樣對待我……」

麥飛龍說道：「那天晚上，我已經把話說淸楚了。」

勝雪紅道：「你一定要娶孟姑娘？」

麥飛龍道：「是的。」

勝雪紅吁口氣道：「萬一粘艷娥一直不放她回家呢？」

麥飛龍道：「我會去找。」

勝雪紅道：「要是找不到呢？」

麥飛龍道：「那我終生不娶。」

勝雪紅說道：「你們的感情，已經那樣深厚了麼？」

麥飛龍道：「是的。」

勝雪紅黯然沉默下去。

麥飛龍見她傷心欲哭，心中不免生起一些內疚，說道：「妳對我的情意我十分感激，但這是無法勉强的，我希望妳不要傷心，這世上比我强的青年多得很，比如那位年舉岳，我就覺得他人品武功比我强得多——」

勝雪紅含悲道：「別提他了！」

麥飛龍一怔道：「爲甚麼？」

勝雪紅道：「我這一生除你而外，不會去喜歡第二個男人的！」

麥飛龍登時感到像欠了一筆債無法淸還，心中頗爲難過，輕嘆一聲道：「妳不要這樣，我是不值得妳喜歡的，妳該去喜歡一個喜歡妳的青年。」

勝雪紅道：「不，我只喜歡你一人，你不要我沒關係，我決不再喜歡第二個男人，除你而外，也決不嫁給第二個男人！」

麥飛龍連連皺眉，深感爲難。

勝雪紅忽然强顏一笑道：「好了，不要再說了，咱們換個話題——你的腿傷全愈了吧？」

麥飛龍點頭道：「是的，完全好了。」

勝雪紅道：「明後天上華山，可能有一場惡鬥，你要小心，莫再受傷。」

麥飛龍道：「謝謝，妳也要小心一些——咦，妳看前面走來的那人不是牛長安麼？」

不錯，蠻牛牛長安騎着一匹馬，正由對面街上緩緩馳了過來。

身上還背着包袱，似是剛入潼關來的。

勝雪紅喜道：「不錯，正是他！」

麥飛龍疾步迎上去，舉手招呼道：「牛兄，你也來啦！」

牛長安一見是他，大爲高興，連忙滾鞍下馬，抱拳笑道：「巧極了！我正想去客棧找你們呢！老弟是幾時到的？有沒有尋着孟姑娘？」

說到這裏，看見勝雪紅也走到面前，忙又向她抱拳道：「原來勝姑娘也到了。」

勝雪紅笑道：「你是剛到的？」

牛長安道：「正是，我在孟大俠的家中，一直等到昨天中午，見白掌門人和孟大俠尚未回去，只好遵照囑咐，動身趕來了——怎麼樣？人都到齊了沒有？」

麥飛龍道：「我們也是剛到不久的，住宿在五福客棧，還沒見到崆峒派的人，正想去客棧找你，然後去會英閣看看呢。」

牛長安欣然道：「很好，咱們一道去吧！」

麥飛龍問道：「孟姑娘有沒有回家？」

牛長安搖了搖頭，說道：「沒有，你們沒找到她麼？」

麥飛龍說道：「一言難盡，咱們還是邊走邊談吧。」

於是，三人一起轉向會英閣走去。

路上，麥飛龍才把粘艷娥是美人帮的護法，及其帶孟凡回到美人谷，因美人帮主不同意，又將孟凡帶走等情說了一遍。

牛長安聽了大爲驚奇，望着勝雪紅道：「原來貴帮總壇竟是設在伏牛山中啊！」

勝雪紅淺笑道：「你現在雖然知道了，但我希望你不要到處去傳說，我們美人谷嚴禁外人進入，誰要想入谷窺秘，必然難逃一死！」

牛長安點點頭，說道：「是是，我守口如瓶就是了。」

三人相談間，不覺已來到會英閣之前。

麥飛龍道：「崆峒派的人若已來過會英閣，上官灝必然知道，咱們進去問問他。」

三人走入會英閣，向跑堂的說明要見店主上官灝，跑堂的自然還認得他們三人，連忙領他們進入

後院私宅，招待他們在客廳中坐下，然後入內去通報。

不久，上官灝出來了。

雙方行禮寒暄過後，麥飛龍問道：「上官老前輩諒已知道明日中午敝派將與美人帮及崆峒派在貴樓會面之事？」

上官灝點頭道：「知道，老漢已關照過了，明日三樓停止營業，準備讓給貴派等使用。」

麥飛龍道：「沒甚麼不方便吧？」

上官灝搖頭道：「不會，三樓雖然天天有不少武林朋友前來光顧。但他們若知貴派等在樓上聚會，絕不敢上去干擾。」

麥飛龍道：「崆峒派的人來過了沒有？」

上官灝道：「沒有。」

麥飛龍道：「一月前，勝姑娘曾派人到貴樓貼上一張告示，希望當初在樓上喝酒而曾看見『黑天神西門世輝』當衆透露武林金獅被掉包的消息的武林朋友，出面作證，不知道有沒有人前來表示願意作證？」

上官灝又搖頭道：「也沒有，那張告示只貼了三天，就被人撕下了。」

麥飛龍目光一凝道：「誰撕下的？」

上官灝道：「不知道，老漢問過那幾個夥計，他們都說沒看見。」

麥飛龍沉笑道：「哼，準是華山派的人撕下的，他們恐怕有人出面作證，因此悄悄的把告示撕下了！」

上官灝道：「不過，那張告示已經貼了三天，見到它的武林人必然不少，一傳十，十傳百，此刻知道的人，一定很多，明日很可能有人願意趕來作證。」

牛長安道：「不錯，告示上寫明明日中午前來相見，我想願意作證的武林朋友爲怕被殺害，在日期未到之前，是不敢現身的。」

麥飛龍點點頭，說道：「我們住宿在五福客棧，上官老前輩若知崆峒派的人到了，就請通知他們一下，說我們都在五福客棧。」

一面說，一面站起，準備告辭。

上官灝跟着起身，答道：「好的，明日大約有多少人要來？」

麥飛龍道：「我們這邊已有了十一位，崆峒派可不知將到來多少人，我看，準備三桌酒菜大概够了。」

上官灝道：「是是，但有一點老漢要先聲明，明天的酒菜由老漢請客，絕不要貴派等付一文錢，這是老漢對貴派等的一點敬意，希望貴派等不要再推辭。」

麥飛龍笑道：「這件事，等明日再說吧，小可此刻也不敢作主接受老前輩的盛意……」

三人辭出會英閣，又到各家客棧打聽，均無崆峒派的人到達的消息，牛長安不禁感到奇怪，說道：「奇怪，他們若要來，現在就該到了，莫非他們不想來了？」

麥飛龍道：「不，此事與他們崆峒派的聲譽大有關係，他們一定會到。」

勝雪紅道：「對，他們大概不願被人發現，暫時躲藏在城外，明日午時，一定會來！」

麥飛龍點點頭，道：「咱們回客棧去吧。」

× × ×

第二天。

將近午時，終南一劍仙，美人帮主，麥飛龍，牛長安及花鳳，卓明珠，林馨，杜鵑花，蘇雪蓮，師圓圓，勝雪紅一行十一人，一起到了會英閣。

這時，會英閣的門口和一二樓已擠滿許多武林人，敢情是得知消息，趕來看熱鬧的。

這等情形，終南一劍仙等人並不感意外，武林金獅失竊的消息，已然轟動武林，誰是竊獅者，以及終南派和美人帮將如何追回武林金獅，自然成爲大家最關心之事，來個幾百人，自是不足爲奇。

店主上官灝特別感到高興，因爲他開設會英閣至今，雖然經常有奇人異士前來光顧，但還沒有一位掌門人來過，今天一下來了終南一劍仙，美人帮主和崆峒派掌門人司空瑜三個當今赫赫有名的大人物，自然爲他們的會英閣增光不少，所以他感到很光榮，很高興，老早就到門口等候迎接貴賓。

一看貴賓到了，他連忙越前而出，向終南一劍仙和美人帮主拱手不已，說了許多恭維和景仰的話，然後必恭必敬的迎領十一人上樓。

三樓，已設備好三桌酒席，一切佈置得煥然一新！終南一劍仙和美人帮主先在酒席旁的一排椅子坐下，前者開口問道：「崆峒派還沒到麼？」

上官灝恭聲道：「是的，大概快到了。」

一言甫畢，忽聞樓下一名跑堂大聲道：「崆峒派掌門人駕到！」

上官灝神色一振，忙道：「來了！來了！待老漢下去迎接！」

說着，急急忙忙下樓而去。

須臾，一片登樓之聲，响了上來。

終南一劍仙和美人帮主站了起來，準備與崆峒派掌門人等相見。

首先上樓的是上官灝，他上樓站在樓梯旁，拱手肅客上來。於是，崆峒派掌門人司空瑜上來了。

（未完待續）

新派武俠長篇

絕情拾三郎

曹若冰·文
董培新 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文仁傑偕方玲玲在一家酒樓上，遭受花花太歲鄧景瑞調戲，終至翻臉，雙方約在當晚二更前往城西的一處亂塚崗了斷……開封城中有座大酒棚，這座酒棚，品流混雜，不是地方上的混混，就是江湖上不入流的江湖漢，但因這座酒棚的主人，是九環刀梁大豪，一手破風刀法凌厲驚人，所以凡到這酒棚的人，都不敢在酒棚中鬧事，這晚，初更時候，進來一位神情冷漠的精壯少年，夥計剛招呼他坐下，接踵又進來一青衣漢子，他一進來便朝吳三海、蘇立達坐處走去，吳三海問他這趟遠行賺了多少——

嬌俏黑飛燕　絕情拾三郎

吳三海雙目再次一亮，道：「是五兩麼？」

小虎兒又搖頭咧嘴嘻嘻一笑道：「不是，是五十兩！」

吳三海忽地哈哈一笑道：「小虎兒，你又在吹牛了。」

小虎兒臉色一正，道：「吳三哥，是眞的，這回我小虎兒可決未吹牛！」

吳三海目光一凝，仍是一副不信的神氣，道：「那你就拿出來給我瞧瞧。」

小虎兒一點頭道：「這當然可以。」

說着便抬手往懷裏伸入，但是倏又縮了出來，眨眨大眼睛，搖搖頭道：「吳三哥，我小虎兒可沒有那麼傻！」

吳三海不由愕然一怔！道：「小虎兒，這話怎麼說？」

小虎兒得意地咧嘴一笑，道：「吳三哥，我突然想起了句俗語。」

吳三海問道：「什麼俗語？」

小虎兒道：「財不露白。」

吳三海雙睛忽地一瞪，道：「怎麼，你難道還怕我吳三哥搶你的！」

小虎兒搖搖頭道：「那倒不是。」

語聲一頓又起，接道：「我小虎兒又不是不知道你吳三哥的爲人，這點銀子怎會在你吳三哥的眼裏，你吳三哥又怎會……」

吳三海翻翻眼睛截口道：「你既然知道，那你還有什麼不能露面，不放心的？」

小虎兒笑笑道：「吳三哥，我并不是不放心你，而是……」

這時，夥計阿順拿來了杯筷，小虎兒語音立刻一停閉口不言，伸手便要去拿桌上的酒壺倒酒。

可是吳三海却一把按住了小虎兒的手，搖頭道：「不行，把話說清楚了才准喝酒。」

小虎兒大眼睛轉了轉，突然把上身朝吳三海湊近了些，壓低聲音說道：「吳三哥，這裏人多眼雜，我拿出來露了白，落入別人的眼裏，萬一……」

語聲一頓，咧嘴笑了笑，道：「吳三哥，請放開手，讓我先喝一杯。」

吳三海想了想，放開了手，道：「這麼說，你是怕別人動你了！」

小虎兒一面點着頭，一面拿起酒壺替自己倒了個滿杯，毫不客氣的舉起酒杯，一仰頸子喝乾了一杯。

吳三海忽然翻了翻眼睛，道：「小虎兒，你的胆子也太小了，在這開封城裏城外一帶，我吳三海倒有點不相信誰有那個胆量敢動你一根汗毛！」

小虎兒連忙點頭笑說道：「那是當然，在這開封城裏城外一帶，誰個不知道你吳三哥，誰個不知道我小虎兒是你吳三哥和蘇大哥的兄弟，自然沒有人敢動我……」

吳三海軒眉一笑道：「小虎兒，你明白了就好，誰要是不長眼睛，敢動你小虎兒的汗毛，我吳三海要不揪下他的腦袋來當夜壺用，我就不叫吳三海了！」

小虎兒咧嘴一笑，道：「吳三哥，我小虎兒非常相信，有了你吳三哥這句話，在開封城裏城外一帶，更沒有人敢動我了，不過……」

語聲微微一頓，眨了眨大眼睛，接着說道：「這只能說這開封城裏城外知道你吳三哥的人來說，如果是外地來的那些不知道你吳三哥的人，那可就難說了，要是他們動了我，走了，既不知道他們的姓名，又不知道他們的來路，你吳三哥就是有天大的本領，又到那去找他們去！」

這話是理由，也是實情。

別說他吳三海不過是開封城「雙龍鏢局」裏勉强湊數的一名副鏢師，在這開封城裏小有名氣而已，就是「雙龍鏢局」的局主，那相識滿天下的「雙龍」的老大「龍飛劍客」趙正陽，碰上這種事也會感到頭痛。

於是，吳三海眨了眨眼睛，說道：「小虎兒，你這種顧慮倒是很有點道理。」

語聲一頓，話鋒一轉，接道：「今天這頓酒賬算你的，由你請客，這該沒有問題吧！」

小虎兒胸脯一挺，毫不猶豫地道：「這當然沒有問題，不過……」

吳三海目光一凝，道：「小虎兒，既然沒有問題，那你還有甚麼『不過』可說的？」

小虎兒沒有接話，眼睛却轉望着蘇立達問道：「蘇大哥，你和吳三哥，今天由誰請客，說好了沒有？」

蘇立達點了點頭，道：「吳三海請客。」

語鋒一頓，望着小虎兒問道：「你問這個做甚麼？」

小虎兒笑了笑，又轉向吳三海笑說道：「吳三哥，今天你和蘇大哥既然已經說好了是由你請客，那就還是你會賬，改天我再請你和蘇大哥好了。」

吳三海雙眼倏地一瞪，道：「小虎兒，你又想要花槍麼？」

小虎兒面容一正，道：「吳三哥，我這決不是要花槍！」

吳三海道：「那你爲甚麼要改天才請我和蘇大哥？」

小虎兒一本正經地道：「我自然有理由。」

吳三海道：「你有甚麼理由？」

小虎兒忽然嘻嘻一笑，問道：「吳三哥，你要聽新鮮稀奇事兒不要？」

吳三海道：「甚麼新鮮稀奇事兒？」

小虎兒道：「吳三哥，你究竟要不要聽？」

吳三海點頭道：「當然要聽。」

小虎兒道：「要聽，你今天就不能要我小虎兒請客。」

吳三海眉毛微微一揚，道：「要你請客，你就不說那甚麼新鮮稀奇事兒了，是不是？」

「不錯。」小虎兒一點頭道：「吳三哥，那事兒眞新鮮稀奇極了，我小虎兒決不說一句假話，如不是親眼目見，就是殺了我我也不會相信世上眞有這種稀奇古怪的事兒。」

這話，引起了吳三海的好奇心，不由目光一凝，問道：「小虎兒，那究竟是怎麼回事？」

小虎兒眨眨大眼睛，道：「吳三哥，你可是要聽？」

吳三海兩眼一瞪，道：「廢話，不要聽，我還會問你，別賣關子了，快說吧！」

小虎兒道：「這麼說，你吳三哥也不要我請客了？」

吳三海道：「只要你說的眞是新鮮稀奇事兒，今天決不要你請客就是。」

小虎兒點頭一笑，又拿起酒壺替自己斟滿酒杯，乾了一杯之後，舔了舔厚嘴唇，這才望着吳三海笑問道：「吳三哥，你知道我這趟出門是去甚麼地

方？」

吳三海搖了搖頭，道：「你不告訴我，我怎麼知道。」

小虎兒道：「我去了邙山。」

吳三海兩眼一翻：「邙山那地方滿山墳墓，鬼氣森森，你去那裏做甚麼，找魂去了！」

小虎兒大眼睛忽地一瞪：「吳三哥，你怎麼罵我，我不說了。」

吳三海雙眉一挑，道：「小虎兒，你敢！」

小虎兒那黑裏透紅的面兒一揚，道：「不說就是不說，我小虎兒可沒有甚麼不敢的！」

吳三海道：「小虎兒，你敢再說一句不說，今天我就打扁了你！」

小虎兒倔强地道：「你打好了，你打扁了我，我也不說！」

吳三海突然一聲冷笑道：「小虎兒，這可是你自找苦吃，怨不得我吳三海欺負你！」

說着倏然抬手按向小虎兒的肩，小虎兒肩胛連忙一歪躲避，但是吳三海的一隻手掌却依然不偏不斜地按在他的肩胛上，揚聲一笑，道：「小虎兒，你要是能够躲開了我這一手，你也就用不着靠着你那輛破車瘦馬吃飯了！」

聲調一落又起，問道：「怎麼樣？小虎兒，你說是不說？」

小虎兒頭一昂，眼睛一瞪，道：「我偏就是不說！」

吳三海嘿嘿一聲冷笑，道：「你不說，我就捏碎了你的肩胛！」

小虎兒道：「我不在乎！」

吳三海冷笑道：「那我就看看你小虎兒多有種，骨頭有多硬！」

按在小虎兒肩胛上的手掌微一用力，小虎兒立刻疼的■了牙，咧了嘴，額上也冒出了汗。

但是他却仍然倔强的咬着牙，連哼也沒有哼一聲。

這情形，看得那黑衣少年書生目中異采不由一閃，暗道：「好倔强的個性……」

蘇立達在旁看不過去了，眉頭微皺了皺地開了口，道：「吳三弟，可以了！」

吳三海一搖頭，道：「蘇大哥，你別管，今天我非要他……」

突地，一聲嬌叱倏起：「放手！吳三海！」

門口軟帘兒一掀，走進了一位手提馬鞭兒的黑衣美姑娘。

吳三海一見黑衣美姑娘，連忙收了手，起身離座朝黑衣美姑娘哈腰道：「見過姑娘。」

蘇立達也離座起身，哈腰道：「見過姑娘。」

黑衣姑娘冷哼了一聲，嬌靨凝霜地道：「吳三海你好大胆，又在欺負小虎兒了！」

小虎兒忽地站起身子，道：「姑娘，吳三海他要捏碎我肩骨。」

小虎兒他實在够精靈够鬼的，竟然趁機會告了狀！

黑衣美姑娘對小虎兒似乎十分喜歡，語音溫和地道：「小虎兒，我看見了。」

語聲一頓，美目如電地射視着吳三海，冷聲道：「吳三海，是麼？」

吳三海那敢答話，低着頭，氣也不敢哼，那樣子，就好像小鬼見了閻王，耗子見了貓兒。

黑衣美姑娘黛眉微揚了揚，腳下朝前跨出了一大步，玉手倏抬，馬鞭兒劃空落向吳三海的背後。

吳三海他沒有敢躲讓，動也沒動，硬是實實在在的挨了一鞭！

這一鞭打的着實不輕，疼的吳三海咧了咧嘴，但却沒有出聲。

黑衣美姑娘寒聲說道：「吳三海，下次還敢再欺負小虎兒麼？」

吳三海先前對小虎兒那種氣勢沒有了，低垂着頭啞聲道：「小的下次再也不敢了！」

黑衣美姑娘嘴裏冷哼了一聲，嬌軀一轉，舉步往門外走了出去。

這時，那黑衣少年書生突然揚聲說道：「姑娘請留步。」

黑衣姑娘倏然回過嬌軀，目視黑衣少年書生冷冷地問道：「是你叫我？」

黑衣少年書生一點頭，道：「不錯，姑娘。」

黑衣美姑娘道：「你認識我？」

黑衣少年書生搖頭道：「姑娘，相逢何必曾相識。」

黑衣美姑娘美目一眨，道：「這話雖然不錯，但是閣下却用得稍嫌欠妥。」

黑衣少年書生道：「怎樣欠妥？」

黑衣姑娘道：「閣下是位讀書人，而我乃是個姑娘家，閣下讀聖賢書當知那……」

黑衣少年書生不待美姑娘說下去，倏然一笑，接口道：「姑娘武林俠女，巾幗奇英，怎也講那俗禮！」

黑衣姑娘話題一變，問道：「閣下叫住我有何指教？」

黑衣少年書生道：「指教兩字我不敢當，我想請教姑娘一句話。」

美姑娘道：「閣下別客氣了，有話請說吧。」

黑衣少年書生一點頭道：「我遵命。」

聲調一落卽起，問道：「姑娘是聰明人，應該帶走吳三海。」

美姑娘問道：「爲甚麼？」

黑衣少年書生道：「吳三海他挨了姑娘一鞭，此刻心裏一定正逼着一股恨氣無處可出，姑娘一走，他的恨氣便有地方可出了。」

美姑娘美目輕眨了眨，道：「你的意思是說他會拿小虎兒出氣？」

黑衣少年書生淡然點頭道：「姑娘，吳三海他該不是個很有修養的人！」

美姑娘美目微轉了轉，倏地轉向吳三海問道：「吳三海，你怎麼說？」

吳三海連忙哈腰答道：「姑娘放心，吳三海不敢！」

他嘴裏說着「不敢」，眼睛却惡狠狠的瞪了黑衣少年一眼。

黑衣少年冷笑一聲，道：「別拿眼瞪我，那沒有用，我也不吃那一套！」

美姑娘道：「閣下這是和誰說話？」

她是眞不知道麼？其實她這是明知故問，吳三海拿眼睛瞪黑衣少年的情形，她看得清清楚楚。

黑衣少年書生淡淡地道：「我是和拿眼睛瞪我，心裏恨上了我的人說話。」

美姑娘話題一轉，問道：「吳三海的話閣下聽見了麼？」

黑衣少年書生語音冷漠地說道：「在下字字入耳。」

語聲一頓又起，接道：「不過，他這是當着姑娘面前的說法，姑娘走後，他的話可能就不是這麼說了。」

美姑娘道：「你以爲他會怎麼說？」

黑衣少年書生道：「我以爲再不會有『不敢』的字眼從他的口裏說出。」

「是麼？」美姑娘眨眨美目道：「那就等我走了以後看吧。」

話落，轉過嬌軀，抬手一掀軟門帘兒，閃身走了出去。

接着，小虎子脚下一動，也要往外走。

吳三海突然伸手一攔，道：「小虎兒，你要去那裏？」

小虎兒道：「吳三哥，我還有點事情要辦。」

吳三海搖頭道：「有事情等會兒去辦好了。」

小虎兒眨眨大眼睛道：「吳三哥有話要和我說麼？」

吳三海道：「我讓你看場好戲。」

小虎兒問道：「什麼好戲？」

吳三海道：「現在先別問。」

忽地抬手一按小虎兒的肩胛，沉聲道：「坐下，你要走，就當心你的腿！」

語落，立卽大踏步的直朝黑衣少年書生面前走了過去。

走到黑衣少年書桌前，兩手往腰間一叉，嘿嘿一聲冷笑，沉聲道：「朋友，現在該我們談談！」

黑衣少年書生對吳三海的站立桌前視若未睹，對吳三海的話也聽若未聞，臉色神情冷漠地自顧地伸手拿起了酒杯，舉杯欲飮。

顯然地，他根本沒有把吳三海放在眼裏。

吳三海見狀，心中不由頓時怒氣上冲，雙眉倏地一挑，陡地伸手一把奪了黑衣少年書生手裏的酒杯，瞪眼喝道：「朋友，別裝模作樣了！」

黑衣少年書生一抬頭，冷冷地道：「閣下有何見教？」

吳三海一聲冷笑道：「朋友，眞人面前何必裝作糊塗！」

黑衣少年書生冷冷地道：「閣下這話的意思我不懂，有何見教請明說好了！」

吳三海把奪在手裏的酒杯往地上一摔，道：「這意思你明白了麼？」

黑衣少年書生看了看地上的碎磁片，自言自語地道：「可惜！」

吳三海冷聲道：「你可惜什麼？」

黑衣少年書生道：「可惜一隻好好的酒杯被摔碎了，不過，這聲音倒也十分好聽得很。」

吳三海嘿嘿一聲冷笑道：「你倒很會裝蒜！」

黑衣少年書生目光一抬，道：「算什麼？閣下可要替我算酒賬，那怎麼可以，你我素昧平生，從未相識，我怎好意思……」

吳三海沉聲截口道：「朋友，你別再裝糊塗了，站起來到外面去！」

黑衣少年書生詫異地道：「外面寒風颼颼刺骨，那麼冷，到外面去做什麼？」

吳三海怒聲道：「我要和你算賬！」

黑衣少年書生神色一怔！道：「我又不欠你的，你要和我算什麼賬？」

吳三海嘿嘿一笑，道：「我要揍你，你明白了麼？」

黑衣少年書生神色又是一怔！道：「閣下要揍我？爲什麼？」

吳三海道：「因爲你太多嘴多話。」

語落，倏然抬手一掌猛朝黑衣少年書生左頰摑去！

黑衣少年書生突然一聲輕笑，道：「閣下，我可不比小虎兒，沒有小虎兒那麼好欺負。」

話聲中，閃電抬手，一把攫住吳三海的腕脈。

吳三海運力欲掙，而黑衣少年書生却已是冷聲一笑地鬆了手。

但是，却突有一股絕强極大的力道隨之而起，迫得吳三海立足不住，身不由己的踉蹌後退，背撞着了一張桌子。

「嘩啦啦！乒乓，砰砰！」一陣亂响，桌子被撞垮了，吳三海的身軀仰跌在桌子上，也折了腰，疼的他咬了牙，哼出了聲。

在這座大酒棚裏，吵吵架，鬥鬥嘴，乃是常有的事情，動手毆鬥却極其少見。

是以，當吳三海和黑衣少年書生鬥嘴時，雖然有許多人聽到了也看到了，但却沒有人注意他們。

因爲凡是這座大酒棚經常進出的江湖漢，地方混混，在他們的心底都有着一個同樣的意識，就是絕不會有人胆敢在裏面動武的，縱然是吵到最後非動武不可時，也必定相約到外面去了斷！

吳三海這一撞垮桌子，一連串的震响立刻引起了整座大酒棚裏的人的注目，連那頭一間一間門帘兒深垂着的房間裏，也有人掀開帘兒探出頭來張望查看，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吳三海這一跌，他自己心裏雖然十分有數是怎麼回事，可是很多人却都暗感莫明其妙，不知吳三海怎會撞上桌子的！

因爲大多數的人都看到了，黑衣少年書生除了抬手一把攫住吳三海的腕脈，一攫卽鬆外，根本沒有出手，坐在櫈子上連動也未動。

吳三海自地上挺身站起，一隻手揉着腰，楞楞地望着黑衣少年書生發了怔！

蘇立達雖然也未看到黑衣少年書生如何出的手，可是他眼見吳三海吃了虧，總不能不管。

於是，他霍然長身站起，大踏步地直朝黑衣少年書生面前走了過去。

驀地，酒棚門口响起一聲輕喝：「蘇立達，不得魯莽無禮！」

門帘兒一掀，人影一閃，那黑衣美姑娘又閃身走了進來。

敢情她適才出了酒棚，並未眞的離去。

美姑娘停身站立在黑衣少年書生對面丈外之處，嬌靨含笑，美目凝注地說道：「閣下，我沒有料錯，你果然是位深藏不露的高人。」

黑衣少年書生臉色神情依然淡漠地道：「姑娘，事實上你並未料對，我也不是什麼高人，只是個讀書學武兩無長進的江湖流浪漢。」

美姑娘美目輕眨了眨，道：「閣下好會謙虛，好會客氣。」

語音微頓又起，道：「閣下身懷絕學，當非武林無名之人……」

黑衣少年書生飛快地截口道：「姑娘，我已經說過了，我只是個讀書學武兩不長進的江湖流浪漢，何能是武林有名之人，姑娘也太抬舉我了。」

美姑娘甜美地一笑，道：「閣下好會說話。」

黑衣少年書生淡淡地道：「多謝姑娘誇獎，我說的乃是實話。」

美姑娘美目眨動地道：「閣下，我請問高姓大名？」

黑衣少年書生道：「我名叫三郞。」

美姑娘道：「這是你的正名？」

三郞道：「我從小就叫這個名字。」

美姑娘眸珠子轉了轉，又問道：「那麼，貴姓是？……」

三郞道：「我姓拾。」

美姑娘道：「石頭的石麼？」

拾三郞道：「不是，是『路不拾遺』的拾。」

美姑娘心裏暗暗唸了聲「拾三郞」，甜美地一笑，道：「拾相公，你這姓氏好怪。」

拾三郞冷冷地道：「這有什麼好怪的，天下的怪人怪事，怪姓多得很！」

「相公說的是。」美姑娘螓首微點，美目倏然一凝道：「我再請問令師是當今武林那位高人？」

拾三郞道：「家師自號『長樂先生』。」

美姑娘黛眉微微一皺，道：「令師在武林中也是這名號麼？」

「這我就不知道了。」拾三郞道：「家師從未和我談說過武林中的事情，也從未談說他老人家的過去，因此他老人家過去是不是武林中人，我根本毫無所知。」

實情果眞如此麼？當然不是。

美姑娘眸球子轉動地微一沉思，道：「如此說，令師該是位隱世高人了！」

拾三郞道：「姑娘也許料對了。」

美姑娘眨眨美目，話題忽地一變，問道：「相公此來開封是有事還是路過？」

拾三郞道：「兩者皆可。」

美姑娘美目一凝，道：「相公這話怎麼說？」

拾三郞緩緩道：「遇上事便有事，否則便是路過。」

美姑娘道：「相公在開封住在什麼地方？」

拾三郞道：「傍晚時分剛到，還未落店。」

美姑娘道：「打算在開封停留多久？」

拾三郞道：「沒有一定，也許一兩天，也許是三五天。」

美姑娘美目一眨，道：「相公離開開封以後，

打算去那裏？」

拾三郎微一搖頭道：「這得要等臨行時看情形決定了。」

美姑娘道：「這麼說，相公今天在開封，明天將在什麼地方，連自己也不能肯定知道了。」

拾三郎點頭道：「實情正是如此。」

美姑娘美目倏又一凝，問道：「你沒家麼？」

一提到「家」，拾三郎心中不由暗暗深吸了口氣，神色更是冷漠地一搖頭，道：「我流浪江湖，今東明西，到處爲家。」

美姑娘話題突然一改，又問道：「相公覺得開封這地方怎樣？好麼？」

拾三郎道：「古代故都，有龍亭，琉璃鐵塔等古蹟，商賈繁榮，民風淳樸，是處好地方。」

美姑娘目中異采一閃，道：「相公願意在這民風淳樸的古代故都多住一段時期不？」

拾三郎不由感覺意外地愕然一怔！問道：「姑娘的意思是？……」

美姑娘甜美地一笑，道：「相公如是願意，我願意爲相公介紹一個工作住處。」

拾三郎濃眉倏然一揚，問道：「姑娘可是想替令尊鏢局裏僱一名趟子手？」

原來這位黑衣美姑娘竟是開封當地「雙龍」鏢局局主，「龍飛劍客」趙正陽的愛女趙玉倩，因她喜穿黑衣，所以美號「黑飛燕」。

「黑飛燕」趙玉倩乃是個眼高過頂，性情十分高傲的姑娘，按理，拾三郎那種神色冷漠，比她更爲冷傲的樣子，應該令她心生反感不悅才對，可是，世間事就有那麼奇怪，拾三郎的神色越是冷漠倨傲，她芳心裏就越覺得拾三郎這個人不壞，生出一股無法言喻的好感！

這是爲什麼？什麼原因？……

這就是平常見多了諂媚，奉承的人，聽多了恭維的話，一旦遇上了拾三郎這種神色冷漠倨傲，臉上難見一絲笑意之人，於大感與衆不同的心理下，便自然而然的會產生起一種異樣的好感。……

換句話說，這乃是人性之常情，也是個人處身環境之使然！

因爲「黑飛燕」趙玉倩芳心裏已對拾三郎產生了好感，所以她才一改往常那高傲的性情，對拾三郎那冷漠的神色語氣也才毫不介意。

× × ×

拾三郎話音一落，「黑飛燕」趙玉倩立即螓首一搖，甜美地笑說道：「不是，那太委屈你拾相公了。」

話鋒一頓，美目倏然深注，微感詫異地問道：「相公認識我？」

拾三郎淡淡地道：「姑娘，我們從未見過，是不是？」

「黑飛燕」趙玉倩眨眨美目道：「那麼相公又怎知我是……」

拾三郎道：「我是從吳三海他們兩位身上猜出姑娘的身份的。」

趙玉倩這才明白，因爲凡是「雙龍」鏢局的人，衣襟上都綉有「雙龍」的標誌。

拾三郎語音一頓又起，問道：「姑娘打算替我介紹一個怎樣才算不委屈的工作？」

趙玉倩臉露喜色地道：「相公可是已有意在這古代故都住上一段時間了！」

拾三郎神情冷漠地道：「那不一定，還得要看姑娘介紹的工作適不適合我。」

趙玉倩甜美地一笑，道：「鏢局中缺少一位西席，我想請相公屈就。」

拾三郎道：「是司賬文案先生麼？」

「不是。」趙玉倩螓首一搖，說道：「是教讀西席。」

拾三郎道：「教什麼人？」

趙玉倩道：「舍弟。」

拾三郎道：「今年幾歲？」

趙玉倩道：「十一歲。」

拾三郎淡然一搖頭道：「趙姑娘，妳太抬舉我了，教讀西席我不配。」

話聲微頓，話題一變，冷冷地道：「對不起，姑娘，快二更時分了，我得看場熱鬧去。」

話罷，倏然長身站起，自懷裏掏出幾個銅錢丢在桌上，隨手提起蛟皮長袋。

趙玉倩心念微微一動，問道：「相公要去什麼地方看熱鬧？」

拾三郎道：「城西亂塚崗。」

趙玉倩美目一眨，道：「可是有人相約在那裏決鬥？」

拾三郎道：「正是這麼回事。」

趙玉倩道：「是什麼人？」

拾三郎道：「鄧景瑞和兩個少年男女。」

說着，舉步向外走去。

趙玉倩連忙道：「我也去看看，可以嗎？」

拾三郎冷冷地道：「這是姑娘自己的自由，與我何關，何必問我！」

話未說完，抬手一掀門帘兒，人已閃身走了出去。

這兩句話够刺耳，够令人難堪的。

「黑飛燕」趙玉倩不禁被氣得嬌靨變了色，猛地一頓足下蠻靴！

地一頓小蠻靴，地上的青磚可倒了霉了，立刻被震裂了好幾塊。

倏地，她黛眉兒一揚，擰嬌軀，身形像一陣風般地出了大酒棚。

二更將近，尤其是在這種灰雲低垂，像要下雪的大冷天氣裏，街道上早已經沒有了行人，兩邊的店舖也早已上了舖，熄了燈。

她身形像一陣風般地出了大酒棚，說起來和拾三郎只不過是前脚後脚，快如電閃地刹那工夫。

可是，就在這刹那間，街道上竟已經不見了拾三郎的人影。

這一來，她黛眉兒立刻揚起了老高，又是猛地一頓小蠻靴，擰嬌軀，騰空飛射，直奔亂塚崗去。

× × ×

亂塚崗，燈影兒搖幌，人影兒幢幢！

在十丈方圓地方，十多名黑衣勁裝漢子，一手提着風燈，一手握着兵刄，散立四周，形成了一個大圓圈。

大圓圈中，寒光灼灼，劍氣森森，一黃一白兩條人影力戰正激！

「黑飛燕」趙玉倩身形有如飛燕般地掠落在一座巨塚上，美目凝光地掃視了四週一遍之後，她蹙起了兩道黛眉。

因爲週圍五十丈方圓之內，竟然沒有那個冷漠倨傲，令她芳心又氣惱又愛慕的拾三郎的人影。

她心裏在暗想：他那裏去了，怎麼不見他的踪跡，難道還沒有到，還是……

忽地，她美目倏然一亮，嬌靨上浮現起了如花般的笑意。

原來她心裏暗想中，突然發現距離十五六丈遠的一座墳堆上斜躺着一條人影；正是拾三郎。

因爲他穿着一身黑衣，而那座墳墓的泥土恰巧也是黑色的，所以她才一時沒有發現。

驀地，鬥場中傳出了一聲朗叱與冷哼，寒光劍氣倏斂，「花花太歲」鄧景端右手撫着左臂，白衣書生文仁傑右手長劍垂地，儒袂飄飄，身形淵停岳峙般岸然卓立。

顯然，這一場激戰，「花花太歲」不但落了敗，幷且左臂還負了輕傷。

只聽那文仁傑語音清朗的說道：「承讓了，鄧兄，區區就此告辭，再見！」

話落，納劍歸鞘，抱拳一拱，和方玲玲雙雙騰身而起，電射掠去。

「花花太歲」鄧景端本來想要下令一衆手下攔截的，但是當他一眼瞥見俏立在巨塚上的「黑飛燕」趙玉倩時，便立即忍住沒有下令。

× × ×

離開亂塚崗，這回拾三郎沒有丢下「黑飛燕」一個先走。

默默地走一段路，趙玉倩終於忍不住地開了口，語音甜美無限地嬌聲問道：「拾相公，你答應我麼？」

這話雖然問得十分突然，拾三郎雖然也明白她問的意之所指，但是他却裝作糊塗地微微一怔，反問道：「答應妳什麼？」

趙玉倩道：「留在開封，爲舍弟教讀。」

拾三郎淡然搖頭道：「姑娘，這『教讀』一職，姑娘應該去聘請那飽讀詩書，滿腹經綸的老夫子秀才才對，找我豈不誤了令弟的學業。」

趙玉倩道：「可是我却認爲相公要比那些老夫子秀才强了十倍。」

拾三郎道：「姑娘，我請問你這强了十倍的理由？」

趙玉倩甜美地一笑，道：「那些老夫子秀才雖然是滿腹經綸，但只會讀死書，而相公却是當代高人，當有高明的教讀方法，使受教者不至於食而不化！」

拾三郎神情淡漠地一笑，道：「姑娘把我估計得太高了，事實上我只讀有限的書，所學淺薄，否則，我就不會得流浪江湖……」

趙玉倩含笑接口道：「謙虛固然是一種美德，但太過謙虛那就未免顯得矯作了。」

語聲一頓即起，又道：「相公別謙虛了，我自信眼力不差！」

拾三郎道：「如此說來，姑娘認爲我定能勝任了！」

趙玉倩螓首一點道：「我已經說過了，我自信眼力不差，相公不但定能勝任，而且還是當今之世難求的明師。」

拾三郎默然了稍頃，說道：「有個問題，姑娘攷慮過沒有？」

趙玉倩道：「甚麼問題？」

拾三郎道：「姑娘過去幷不認識我，對我根本毫無所知，說起來，我該是個來歷不明之人。」

趙玉倩甜美地一笑道：「相公說的是，不過，只要我相信相公是一位胸懷坦蕩，光明磊落的正直君子就好了，來歷不明又有什麼要緊！」

拾三郎目中異彩倏地一閃即逝，道：「姑娘憑什麼相信我不是歹徒之流？」

趙玉倩正容說道：「憑相公的談吐氣度和一雙爲『心之神』的眼睛。」

拾三郎目光眨動地道：「令尊方面，他會同意麼？」

（未完待續）

正宗技擊武俠連載小說

鏢旗

臥龍生•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鐵夢秋從花花公子葛玉郎手中帶回解藥，交予劉婉蓉服下，所中鬼爪劇毒，果獲解去，鐵夢秋因自顧人手單薄，主張以攻代守，但因劉婉蓉傷毒初癒，遂聽從藍小月之意，前往開封南郊古廟找尋病諸葛宇文敬，擬探聽丐帮動靜，抵埗後，值丐帮帮主黃一飛到來，說出曾派暗樁查金刀紫天君動靜，據所得報告，紫天君在這數天來曾四下派出人手，採購大批飲食及應用物事，宇文敬指出，紫天君這一着或是明修棧道，暗渡陳倉之計，黃一飛聽得一怔，心中忖大有可能，便要立即採取行動——

不信直中直　嚴防仁不仁

宇文敬搖了搖頭，說道：「黃帮主，急也不在一時……」

鐵夢秋突然開口說道：「還有一個原因，宇文先生作何解釋？」

宇文敬道：「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很可能他們正在研究這件事的內情。」

鐵夢秋道：「宇文先生，既然有此推斷，想必早已經胸有成竹了。」

宇文敬道：「目下情勢，主動在敵，我們只有看情勢發展臨機應變……」

目光轉到黃一飛的臉上，接道：「黃帮主請把在下之意，轉告少林寺掌門方丈，多派人手，四下追查。」

黃一飛沉吟了一陣，道：「在下幾時再和宇文先生會晤。」

宇文敬道：「今晚三鼓，咱們在鐘鼓樓下見面好了。」

黃一飛抱拳道：「好！在下先行告別。」

宇文敬一揮手，道：「不送了。」

目注黃一飛離去之後，鐵夢秋也站起了身子，道：「在下也告辭了。」

宇文敬笑道：「慢着。」

鐵夢秋微微一聳劍眉道：「宇文兄，還有何見敎。」

宇文敬道：「有一個最簡便的法子，立時可以証明那紫天君是否在開封。」

鐵夢秋道：「除了咱們衝進去瞧瞧之外，只怕是很難有別的辦法。」

宇文敬道：「對！就是這個辦法，不知鐵兄的意下如何？」

鐵夢秋呆了一呆，道：「宇文兄的意思——」

宇文敬道：「咱們兩個人一起去，看看那紫天君是否還在？」

鐵夢秋道：「宇文兄如若有此豪氣，兄弟一定奉陪。」

宇文敬道：「豪氣倒有，但在下想的可能和鐵兄有些不同。」

鐵夢秋道：「有何不同？」

宇文敬道：「在下主張，非到了除動手別無選擇時，再行動手，能不動手，最好不動手，所以，兄弟主張，咱們闖入虎穴時，最好改裝一下——」

鐵夢秋道：「這樣簡單麼？難道改裝一下之後，那紫天君就認不出來了？」

宇文敬緩緩說道：「一個人如是只會易容改裝，不論易容術如何的高妙，都算不得什麼？除了改裝易容之外，還要能知敵虛實，隨機應變，裝龍像龍，扮鳳像鳳。」

鐵夢秋道：「聽閣下之言，似乎深通此道。」

宇文敬道：「區區在江湖上流浪了數十年，大都借兩個地方棲身。」

鐵夢秋回顧一眼，道：「像這樣的大廟……」

宇文敬接道：「不錯，除了像這樣的大廟之外，還有就是武林中幾個著名兇人府內……」

哈哈一笑，接道：「包括那紫天君的府上，區區也曾留住過一些時日。」

鐵夢秋怔了一怔，道：「這麼說來，閣下對紫天君的爲人，一切，知之甚詳了。」

宇文敬道：「我做的是下人的工作，接觸到紫天君本人的機會不多，但耳聞目睹，對那紫天君的爲人，多少知曉一些。」

鐵夢秋道：「現在，閣下可是準備再到紫天君的府中麼？」

宇文敬道：「不錯，在下還要混到紫天君那裏瞧瞧，但不知鐵大俠願否同行？」

鐵夢秋沉吟了一陣，道：「宇文先生準備幾時去，何時離開？」

宇文敬道：「立時動身去，隨時可以離開，不過——」

鐵夢秋道：「不過什麼？」

宇文敬道：「在下混入紫天君那處的身份不高，可能是打掃庭院的老奴，也可能是廚下的副手，如是鐵大俠不願意去，在下也不勉强。」

鐵夢秋道：「區區很希望能見識一下宇文先生的能耐，但在下又必須先回帥府一趟。」

宇文敬笑一笑，道：「我約黃幫主在鐘鼓樓下相見，希望你鐵大俠屆時能抽暇一叙。」

鐵夢秋道：「宇文先生決心獨自入虎穴了。」

宇文敬笑一笑，道：「這些事，在下早已習慣了，談不上什麼刺激驚險。」

鐵夢秋心中暗道：「此人似是極具俠氣，但却似被一層濃霧隔着，叫人瞧不明白他的眞正面目。」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宇文先生既已決定了，在下恭敬不如從命，區區先行告辭了。」

宇文敬淡然一笑，道：「鐵少俠心中對在下還有什麼懷疑麼？」

鐵夢秋道：「懷疑倒是沒有，不過，對宇文先生這樣一個奇人，江湖竟然甚少聞知，倒叫在下有些覺着奇怪罷了。」

宇文敬笑道：「世人多爲名利所困，如若區區在江湖上很有名氣，只怕行事也難有這樣方便。」

鐵夢秋怔了一怔，道：「閣下之言，也許有理，因爲像閣下不爲名利所困的淸高之人，世間實在是太少了。」

宇文敬淡淡一笑，道：「其實武林中並不少像區區這樣的人，但也正因爲他們不爲名利所動，江湖上知道他們的人，不多罷了，十幾年前江湖中，就有這麼一位人物。」

鐵夢秋道：「什麼人？」

宇文敬道：「鏢旗的主人，一面盤龍旗威震天下，但江湖上確極少見過他的人，也無人能說出他的眞面目，百年以來，他應該是一位除惡最爲澈底的人了，他享譽江湖之上數十年，綠林盜匪，聞名喪胆，但却沒有人能知曉他的姓名，也許他們在談論那鏢旗主人的姓名時，那鏢旗主人就在他們的身側。」

鐵夢秋笑一笑，道：「閣下對那鏢旗主人，知曉好多？」

宇文敬道：「唉！有限有限，在下曾經化費了三年的時間追蹤，希望能找到那位鏢旗主人，見他一面，但一直沒有如願。」

鐵夢秋道：「就算你見到了那位鏢旗主人，你也不認識他。」

宇文敬道：「也許是的，在下很可能當面錯過了。」

鐵夢秋道：「閣下這樣做法，那是師法鏢旗主人了。」

宇文敬微微一笑，道：「這是很難相提並論的事，在下如何能和那一代奇人相比。」

鐵夢秋忽然間，對那宇文敬生出了敬意，揮手一笑，道：「今夜在下如時赴約，希望再見到你閣下。」

宇文敬道：「我一生經歷了不少的凶險，相信這一次，也能够履險如夷。」

鐵夢秋道：「但願如此。」

一抱拳，轉身而去。

鐵夢秋重回帥府，劉婉蓉第一次坐息醒來。

藍小月似乎是已對劉婉蓉說明了經過，所以，劉婉蓉劈頭一句話，便道：「師兄，見過那位病諸葛了麼？」

鐵夢秋道：「見過了。」

劉婉蓉道：「怎麼樣一個人？」

鐵夢秋道：「很健談，也很有智謀，只不過有些難測高深。」

當下把見面經過，很仔細的說了一遍。

劉婉蓉說道：「今晚上我也去，會會那位病諸葛。」

鐵夢秋道：「師妹的體能——」

劉婉蓉接道：「我已經復元大半，再坐息一次就差不多了。」

鐵夢秋道：「目下第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師妹的體力恢復。」

劉婉蓉道：「太平靜了，平靜的有些出了人意料之外，紫天君不會是這樣的人？」

鐵夢秋道：「也許紫天君確有陰謀，但也給了咱們時間，師妹先養好身體，才能對付强敵。」

藍小月揮揮手，道：「好啦！你退出了，姊姊要休息。」

劉婉蓉望望鐵夢秋，鐵夢秋却悄然退了出去。

再看看藍小月，藍小月却不自覺的紅了紅臉兒，道：「姊姊，那裏不對了。」

劉婉蓉道：「妹妹，妳可眞行啊！」

藍小月道：「怎麼回事？」

劉婉蓉笑道：「柔能克剛，古人誠不欺我，他本是很孤傲一個人，想不到，幾天的時間，竟然被妳改變了。」

藍小月道：「姊姊，那是在妳面前的關係，他不能不忍耐一些。」

劉婉蓉心中明白，再讓她說下去，定然是很難聽的話，微微一笑，閉上雙目。

藍小月果然不敢再多打擾，悄然退了出去，順手帶上房門。

劉婉蓉臥室四週，設下了很嚴密的埋伏，除了藍小月和鐵夢秋之外，都不能接近閨房。

半日匆匆，初更時分，劉婉蓉二度坐息醒來。

她修習的正宗內功，經過了兩度坐息，體能盡復，容光煥發。

劉婉蓉看窻外夜色沉沉，不禁吃了一驚，一躍而起，道：「小月，什麼時刻了。」

藍小月應聲而入，燃起了火摺子，道：「初更左右。」

劉婉蓉長長吁一口氣：「那還好。」

藍小月道：「他在廳中等妳，時間還早，不用急。」

劉婉蓉笑道：「他是誰呀！怎麼連稱呼都改變了。」

藍小月臉一熱，道：「姊姊，不用取笑我，我不信，他和妳會完全無關……」

劉婉蓉接道：「他是兄，我是妹，兄妹如手足，自然有關了。」

藍小月道：「狡猾的姊姊，妳如眞的放了手，我們只怕也不會有什麼結果，要嗎是三位一體，要嗎咱們各自一方，相隔個三五年見一次面，這終身一世，都是好朋友。」

劉婉蓉眨動了一下大眼睛，轉過話題，道：「我要去見識一下那位宇文敬，我想改扮一下，換個男裝如何？」

藍小月道：「還有誰不知督帥府中有妳這位劉姑娘，我瞧用不着改裝了。」

劉婉蓉笑一笑，道：「說的是，除非把自己變作另一個人，一般的改扮易容，都是掩耳盜鈴，騙了自己，却被人一眼瞧出破綻。」

藍小月淡淡一笑，道：「聽說那位宇文敬，是一位易容改裝的能手，姊姊見到他時，留心瞧瞧看，能否瞧出破綻。」

劉婉蓉道：「妳也一起去？」

藍小月搖搖頭，道：「小妹不想去了。」

劉婉蓉道：「爲什麼？」

藍小月道：「很可能會碰上丐帮和少林寺中人，小妹去了，只怕又要浪費一番口舌。」

劉婉蓉道：「正要見他們，聽說宇文敬對少林、丐幫有着很大的影响力，更應該去見見他了。」

藍小月道：「小妹已經見過他，如是他堅持公平之論，黃幫主也不會對小妹，有着那樣一副怪模怪狀了。」

劉婉蓉道：「大約八卦教在江湖上的惡名，實也太過，所以，少林和丐幫才畏如蛇蝎，生恐清白有玷。」

藍小月笑一笑，道：「姊姊說的也是，八卦教做的壞事太多了，不過，那是很多年前的事，到小妹手中時，有了不少改進！——」

劉婉蓉笑一笑，道：「這就叫一失足成千古恨，不論你作了多少好事，都無法洗去加入了八卦教

中的缺憾。」

藍小月道：「所以，小妹不去。」

劉婉蓉正容道：「正因爲這樣，你才是要非去不可。」

藍小月道：「爲什麼？一定要小妹去當面承受他們的激諷。」

劉婉蓉笑一笑，道：「要他們慚愧，今晚上如若眞能够見到少林和丐帮中的掌門人，我相信定可使他們觀念改變。」

藍小月道：「咱們都去了，這督帥府中豈不是無人防守了。」

劉婉蓉道：「不用防守了，因爲，咱們已經確定了一件事，那就是他們不敢放火。」

藍小月道：「姊姊一定要讓小妹去，那我就恭敬不如從命了，我去換套衣服。」

劉婉蓉笑一笑，道：「好！我也得換套衣服，咱們客廳見。」

片刻之後，兩人趕赴客廳。

鐵夢秋早已在廳中等候。

劉婉蓉和藍小月似乎是早已約好了，兩人都穿着一身深藍的勁裝。

鐵夢秋望了兩人一眼，說道：「咱們三個都去麼？」

劉婉蓉微微一笑，道：「三個人不算多。」

鐵夢秋道：「在鐘鼓樓下見面。」站起身子，向外行去。

劉婉蓉道：「慢着，時間還早，不用急，事先咱們應該商量一下。」

鐵夢秋道：「商量什麼？」

劉婉蓉道：「如何和那宇文敬談判。」

鐵夢秋微微一笑，道：「那宇文敬是一位練達多智的人，用不着和他談判。」

劉婉蓉道：「如若少林，丐帮堅持，宇文敬能够不受影響麼？」

鐵夢秋沉吟了一陣，說道：「這個，就很難說了。」

劉婉蓉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有備無患，咱們不能再受人一次突襲了。」

鐵夢秋點點頭，道：「師妹說的是。」

劉婉蓉道：「所以，咱們要帶齊所有的應用之物，小月，你都帶了麼？」

藍小月道：「小妹帶了兵刃。」

劉婉蓉道：「我知道妳有幾樣很惡毒的暗器，帶了沒有。」

藍小月道：「小妹覺着，那些暗器太歹毒，不宜再用。」

劉婉蓉道：「帶着吧！宇文敬是一位很難預測的人，揷手此事，眞正的用心，還沒有人知道，咱們不能不準備一下。」

藍小月沉吟了一陣，道：「小妹恭敬不如從命了。」

轉身而去。

鐵夢秋低聲說道：「師妹，你要她帶什麼樣的暗器。」

劉婉蓉道：「我也沒有見識過，八卦教能在江湖上一度稱雄，都傳說他們會用邪法，那暗器當然是很惡毒之物了。」

片刻之後，藍小月重入廳中。

三個人離開帥府，直奔鐘鼓樓下。

劉婉蓉低聲說道：「咱們分成兩撥走！師兄請走前面，我和小月走後面。」

鐵夢秋心中暗道：「女孩子家，當眞是細心的很。」

加快脚步，奔行到鐘鼓樓下。

夜色籠罩下，鐘鼓樓一片靜寂。

鐵夢秋輕輕咳了一聲，沉着聲叫道：「宇文先生。」

暗影中閃出一個灰衣老者，道：「區區在此，鐵兄帶的兩個人，是何許人物？」

鐵夢秋微微一怔，道：「夜色幽深，他竟然瞧的這樣淸楚，這人的目力，果非小可。」

心中念轉，口裏應道：「一位劉姑娘，一位藍姑娘！」

宇文敬撤去臉上的僞裝白髯，笑道：「那位藍姑娘是——」

鐵夢秋道：「八卦教中的教主，但她已棄暗投明，改邪歸正，而且向善心堅。」

宇文敬點點頭，道：「我相信她的眞誠，但少林，丐帮，亦有苦衷，就算他們明白藍姑娘已經變成了好人，但在世人還未諒解之前，兩位掌門人不敢擅自作主，但這也不妨害咱們的合作，分頭進行，殊途同歸，丐帮，少林，武當合手，區區和三位協力。」

說話之間，劉婉蓉，藍小月已聯袂而至。

鐵夢秋甚感意外，一揚劍眉，道：「宇文兄，要和我們合手？」

宇文敬笑一笑，道：「我躲了大半輩子，最後還是躲不過這場劫難，大約這一次火併之後，武林中要有十年八年的平靜，不論死活，至少可以放心了。」

鐵夢秋突然又覺着這人，有些高可預測，似乎是每句話中，都含有玄機。

劉婉蓉突然揷口說道：「賤妾劉婉蓉，給宇文兄見禮。」

她表面温柔，內心高傲，不肯稱呼宇文敬爲老前輩。

宇文敬一拱手，道：「羣魔傳誦劉姑娘的大名，今宵有幸一會。」

劉婉蓉微微一笑，道：「末學後進，多承他們誇奬了。」

宇文敬笑一笑，道：「如若說誇奬二字，姑娘是當之無愧！」

劉婉蓉道：「願聞高論！」

宇文敬笑道：「好厲害的姑娘，幸好是老朽言有所本，如若是隨口言來，還可眞要被你姑娘問住了！」

語聲一頓，接口道：「金刀紫天君，親口說妳姑娘是位勁敵，四天王中的兩天王合力並攻，仍然敗在妳姑娘手下，放眼天下，有此身手的人，絕無僅有。」

劉婉蓉道：「宇文兄知道的這般詳盡，有如親目所睹一般。」

宇文敬道：「不是親目所睹，而是親耳聽聞，區區剛由紫天君那裏回來不久。」

劉婉蓉道：「賤妾推想，那裏的戒備，定然是十分森嚴。」

宇文敬道：「表面上並不刁斗森嚴，骨子裏確實叫人寸步難行。」

劉婉蓉道：「但宇文兄却能來去自如，似入無人之境。」

宇文敬笑一笑道：「紫天君的手下，有區區幾位故友，承他們多方帮忙。」

劉婉蓉道：「宇文兄當眞是相識滿天下啊！」

宇文敬笑道：「可惜的是，知我之人不多。」

劉婉蓉心中暗道：「這人口風緊的很，非得直言相詢不可了。」

心念一轉，說道：「宇文兄，識得那位紫天君麼？」

宇文敬道：「紫天君號稱魔道第一高手，在下自然識得，不過，可惜的很——」

劉婉蓉道：「可惜什麼？」

宇文敬道：「他不識在下。」

劉婉蓉嗯了一聲道：「那眞是叫人難信了。」

宇文敬道：「姑娘够聰明，唯一的缺憾是，太過多疑了。」

劉婉蓉輕嘆道：「人心難測，賤妾不得不謹愼一些。」

宇文敬笑一笑，道：「現在，你還有些什麼地方懷疑？」

劉婉蓉道：「沒有完全證明的事，我都覺着應該懷疑。」

宇文敬啊了一聲，道：「劉姑娘，懷疑之心應該有，但不能太過强烈，需知，過猶不及，爲害相同。」

劉婉蓉笑一笑，突然改顏相向，道：「老前輩說的是，此刻，咱們應該如何？」

宇文敬怔一怔，道：「姑娘，你變的好快！」

劉婉蓉道：「賤妾突然覺着，應該信任老前輩了」

宇文敬啊了一聲，道：「區區不勝榮幸。」

劉婉蓉回過頭去，望望藍小月，道：「老前輩，見識博廣，任何奸詐，鬼計，都無法在老前輩的面前施展，賤妾希望……」

宇文敬笑道：「姑娘這樣捧我，定有難處難我了。」

劉婉蓉道：「是由衷的請教！」

宇文敬道：「區區盡力而爲，姑娘請說吧！」

劉婉蓉道：「你瞧瞧我這小月妹妹怎麼樣？」

宇文敬道：「我已經瞧過了，是一位很靈秀的人。」

劉婉蓉道：「少林，丐帮爲什麼一定要把一個改過向善的人，逼的無路可走！」

宇文敬笑一笑，道：「我不贊同少林，丐帮的做法，但也無法勉强他們，少林，丐帮門戶太廣大了，身爲掌門人的，也有他們很多的困難，這一點要諒解。」

劉婉蓉道：「少林派一向被武林遵爲泰山北斗，丐帮向以忠義標榜，我瞧他們既不忠，又不義，很難叫人心服。」

宇文敬笑一笑，道：「門戶太大，源遠流長，難免有很多牽制，這也是在下決定和諸位聯手的原因。」

劉婉蓉道：「老前輩覺着咱們四人的聯手，能够强過少林，丐帮麼？」

宇文敬皺皺眉頭，道：「這是沒有比的事，不過，區區相信，咱們的合作，比他們有效的多，加給那紫天君的困擾，應該是更大一些。」

劉婉蓉嫣然一笑，道：「老前輩說的是——」

臉上突然一寒，接道：「老前輩，賤妾還有一個不情之求。」

宇文敬道：「說吧！還有好多，你最好能一次說出來。」

劉婉蓉道：「還有一件，賤妾想領教老前輩幾招武功。」

這一下，不但宇文敬感到意外，就是鐵夢秋，藍小月也都有着意外，聽得爲之一怔。（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連載

流星·蝴蝶·劍

古龍·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老伯遭律香川暗算，由地道逃走，至馬方中家裏庭院中的井底密室療傷，馬方中爲他購買了充足的糧食，感激老伯過去對他的恩惠，全家自絕，以防落入追緝老伯的人手中，那背負老伯逃亡的巨人，也驅着空車，連人帶車自沉湖中，老伯避難的所在，已沒有一個人可以透露出去，被老伯挾持逃亡的鳳鳳，似也對老伯關心起來，知道老伯還有一批秘密訓練的屬下，要去偷襲飛鵬堡，便自告奮勇要老伯放她出去，阻攔他們，免使自投羅網，但老伯却不答應，鳳鳳不禁笑將起來說老伯不明白她的忠心，不信任她——

死亡雖可怕　冷傲更駭人

老伯長長嘆息了一聲，柔聲道：「我知道你要走是爲了我，但你知不知道，我不讓你去，也是爲了你。」

鳳鳳用力搖着頭，大聲道：「我不知道，我也不懂。」

老伯柔聲道：「現在你也許已有了我的孩子，我怎麼能讓你去冒險。」

對這件事他比以前更有信心，因爲他已發覺自己並沒有那麼老。

他既然還能有慾望，就應該還能有孩子。

鳳鳳終於勉強忍住了哭聲，道：「就因爲我已可能有了你的孩子，所以才更不能不去。」

老伯道：「爲什麼？」

鳳鳳抽泣着，一字字道：「因爲我不該讓孩子一生出來就沒有父親！」

這句話就像條鞭子，捲住了老伯的心。

鳳鳳悽然道：「你自己也該知道，這已是你最後的希望，你絕不能再失去這一組人，你的仇敵不止律香川，還有萬鵬王，就憑你一個人的力量，無論如何也鬥不過他們！你就算還能活着出去，也只有死。」

這些話她剛才已說過，只不過現在已完全沒有惡意。

她每個字都說得那麼沉痛，那麼懇切。

老伯無法回答，更無法爭辯，因爲他也知道她說的是事實。

他對自己實在也沒有信心。

鳳凰凝視着他，忽然在他面前跪下，流着淚道：「求求你，爲了我，爲了孩子，爲了你自己，你都應該讓我去，否則我寧可現在就死在你面前。」

老伯又沉默了很久，終於一字字緩緩道：「距離飛鵬堡不遠的小城裏，有個鏢局，以前的主人叫我老刀，武老刀死了後，鏢局已封閉。」

鳳凰眼睛亮了，失聲道：「你……你肯了？」

老伯沒有回答，只是接着道：「你只要一走進那鏢局，就會看到一個又矮又跛的跛老人，他一定會問你是誰，你千萬不能回答，連一個字都不能回答，要等他問你七次之後，你才能說『潛龍升天』，只說這四個字，他就明白是我要你去的了。」

鳳凰突又伏倒在他腿上，失聲哭泣。

連她自己也分不清這時應該悲哀？還是值得歡喜。

無論如何，他們現在總算有一線希望。

但又有誰知道那是種什麼樣的希望呢？

× × ×

這祕室的確建造得非常巧妙。

鳳凰潛入水池，找着了水池邊的一柄把手，輕輕的一扳，就覺得水在流動。

她順着流動的水滑出去，往上一升，就發覺人已在井裏。

抬起頭，星光滿天。

好燦爛的星光，她第一次發覺星光竟是如此輝煌美麗。

連空氣都是香甜的。

她深深的吸進一口氣，忍不住笑了，連眸子裏都充滿了笑意。

她無法不笑，無法不得意。

「沒有人能欺騙老伯，沒有人能出賣老伯！」

想到這句話，她更幾乎忍不出要笑出聲來。

但現在她當然還不能笑得太開心。她還要再等一等，等老伯已絕對聽不到她笑聲的時候。

到了那時，她隨便要怎麼笑都行！（第四章終）

第五章 （一）

星光滿天。

一個美麗的少女慢慢的從井裏升起，她穿的雖然是件男人的衣裳，但濕透了之後，就已完全緊貼在她身上。

星光下，濕透了的衣裳看起來就像是透明的。

淡淡的星光照着她成熟的胸，纖細的腰，結實的腿……照着她臉上甜蜜美麗的微笑，照着她比星光還亮的眸子。

她看來就像是天上的仙子，水中的女神。

夜很靜，沒有聲音，沒有人。

她忽然銀鈴般笑了起來，笑得彎下了腰。

無論她笑得多開心，都是她應得的。

因爲她不但比別人美麗，也比別人聰明——甚至比老伯都聰明。

爲什麼少女們總能欺騙老人？甚至能欺騙比她精明十倍的老人。

是不是因爲老人們都太寂寞？所以對愛情的渴望反而比少年更强烈？

所以連一個目不識丁的少女，有時也會令一個經驗豐富的，睿智飽學的老人沉迷在她的謊言裏。

是她眞的騙過了他？

還是他爲了要捕捉那久已逃去的青春，所以在自己騙自己？

× × ×

無論如何，青春總是美麗的。

自由更美麗。

鳳凰只覺得自己現在自由得就像是這星光下的風。全身都充滿了青春的歡樂，青春的活力。

她還年青。

現在她想做什麼，就能做什麼，想到那裏去，就能到那裏去。

「沒有人比老伯聰明！沒有人能令老伯上當！」

她忍不住放聲大笑了起來，現在她隨便怎麼笑都行。想笑多久，就笑多久，想笑得多大聲，就笑得多大聲。

可是她笑得好像還太早了些。

突然間，她笑聲停頓。

她看到了一條人影。

× × ×

這人就像是幽靈般，動也不動的站在黑暗中，站得筆直。

鳳凰看不淸他的臉，更看不出他臉上的表情，只能看到他的眼睛。

一雙野獸般閃閃發着光的眼睛。

她突然覺得很冷，不由自主用雙手掩住了胸膛，低喝道：「你是什麼人？」

人影沒有動，也沒有出聲。

他究竟是不是人？

鳳凰冷笑道：「我知道你是幹什麼的，你也應該認得我！」

留守在這裏的人，當然應該是律香川的屬下。

律香川當然已將她的模樣和容貌詳細的告訴了他們，甚至已繪出了她和老伯的畫像，交給他們帶在身邊。

律香川做事之仔細周密，近年來在江湖中已博得極大的名聲。

鳳凰昂起頭，大聲道：「快回去告訴你們的主

子，就說我……」

她突然警覺。

這人若眞是律香川的屬下，此刻早已該撲過來，怎會還靜靜的站在那裏。

她畢竟還沒有得意忘形，一想到這裏，身子忽然搖了搖，像是要跌倒。

有風在吹，她身上的衣裳已貼得沒有那麼緊。

她故意將衣襟散開，露出衣裏雪白的晶瑩，赤裸着的胴體。

星光燦爛。

她知道自己的胴體在星光下看來是多麼誘人。也知道在那種角度才能讓對方隱隱約約看到最誘人的地方。這本是她的武器。

她的確是懂得將自己的武器發揮出最大效力。

衣襟飛揚。

星光恰巧照在她身上最誘人犯罪的地方。

只要不是瞎子，就絕不會錯過，只要是男人，就一定會心動。

男人只要一心動，她就有法子對付。

× × ×

這人不是瞎子，是個眼睛很亮的男人。

鳳凰呻吟着，彎下腰，抱緊了自己。

她知道對方已看到，就及時將自己掩蓋。

她不想讓這人看得太多。

若要再看多些，就得付出代價。

她呻吟着，道：「快來……來扶我一把，我的肚子……」

這人果然忍不住走了過來。

她看到這人的脚，正慢慢的向她面前移動。

一雙很穩定的脚，但穿着的却是雙布鞋，而且已十分破舊。

穿破鞋的男人，絕不會是個了不起的人，他這一生也許還沒有見過像鳳凰這麼樣美麗的女子。

鳳凰嘴角又不禁露出一絲狡黠的微笑，呻吟的聲音更可憐。這也是她的武器。

她知道男人喜歡聽女人的呻吟，越可憐的呻吟越能令人銷魂。

就只這呻吟聲，已足以喚起男人的慾望。

她非但不怕，而且也很懂得如何利用男人的這種慾望。

這人的脚步果然彷彿加快了些。

鳳凰伸出手，顫聲道：「快……快來，我已經受不了……」

這是句很有趣的雙關話，連她自己都覺有趣。

這人只要是個活人，就必定已難免被她引誘得神魂不走。

她算準了這點。

她的腿突然飛起。

一刹那時，她已連環踢出五腿。每一着踢的都是要害。無論這人是誰，先踢死他再說。

她還沒有親手殺死過人，想到立刻就要有個活生生的人死在她脚下，她的心也不禁開始跳起來。

就在這一刹那，她雖然覺得足踝上一陣刺痛，頭腦一陣暈眩。

然後她就發覺她整個人已被人倒吊着提在手裏，就像是提着一隻鷄。

她想掙扎，但是踝上那種痛澈心骨的痛楚，已使她完全喪失了反抗的力量和勇氣。

這人用一隻手提着她，還是動也不動的站在那裏。他的手伸得很直，那雙明亮的眼睛，正在看她的臉。

她臉上帶着可憐的表情，淚已流了下來，顫聲道：「你捏痛了我，快放我下來。」

這人還是不聲不响，冷冷的盯着她。

鳳凰流着淚道：「我的脚已經快被你捏碎了，你究竟想什麼？難道想……想……」

她沒有說出那兩個字。

她要這男人自己去想那兩個字，自己去想像那件事。

「求求你，不要那麼樣做，我怕……我還是個女孩子。」

這不是哀求，而是提醒。提醒他可以在她身上找到什麼樣的樂趣。

她不怕那件事。

那本是她最後的一樣武器，無疑也是最有效的一種。

「你看我的脚，求求你，我眞的已受不了。」

這已不是提醒，而是邀請。

她沒有穿鞋子。

她的脚纖秀柔美，顯得一直都保護得很小心，因爲她知道女人的脚在男人心目中，和那件事多麼接近。

假如世上只有一個男人能拒絕這種邀請，也許就是她現在遇着的這個人。

他的確在看着，但却好像在看着個死人似的。目光反而更冷，更銳利。

鳳凰終於明白自己遇着的是個怎麼樣的人了。

這人也許沒有老伯的威嚴氣勢，沒有律香川的陰沉狠毒，但却比他們更可怕。

因爲她忽然發現這人眼睛裏有種奇特的殺氣。很多人眼睛都有殺氣，但那種殺氣總帶着瘋狂和殘酷。

這人却不同。

他是完全冷靜的，冷靜得出奇，這種冷靜遠比瘋狂更令人恐懼。

鳳鳳的心也冷了下去，不再說話。

這人又等了很久，才一字字道：「你還有沒有話說。」

鳳鳳嘆了口氣，道：「沒有了。」

她已發覺無論用什麼法子來對付這人，都完全沒有用。

這人冷冷道：「很好，但現在我問你一句，你就要答一句。」

鳳鳳咬着唇，道：「我若答不出呢！」

這人道：「你一句話答不出，我就先揑碎你這隻脚！」

他說話的態度還是很冷靜，但却沒有人會懷疑他說的是假話。

他一字字接着道：「你只要有二句話答不出，我就把你的手脚全都揑碎。」

鳳鳳全身都已冰冷，顫聲道：「我……我明白了，你問吧。」

這人道：「你是什麼人？」

鳳鳳道：「我姓華，叫鳳鳳。」

這人道：「你怎會到這裏來的？來幹什麼？」

鳳鳳猶豫了。

她猶豫，並不是因爲她要爲老伯保守秘密，而是因爲她無法判斷說出來後，會有什麼樣的後果。

這人若是老伯的朋友，在他面前說出老伯的秘密，豈非也是不智之舉。

但若不說呢？是不是能用假話騙得過他？

她一向很會說謊，說謊本是她職業的一部份，但是在這人面前，她却實在全無把握。

這人冷冷道：「我已不能再等，你……」

他瞳孔忽然收縮，忽然將鳳鳳重重往地上一摔，人已飛掠而起。

鳳鳳被摔得全身骨節都似已將鬆散，幾乎已暈了過去。

只見他人影如飛鷹般沒入黑暗，黑暗中突也掠出兩個人來。

這兩人動作也很快，手裏刀光閃動，一句話沒有說，刀光已劃向他的咽喉和小腹。

兩柄刀一上一下，不但快，而且配合得很好。

這兩人顯然也是以殺人爲職業的人。

只可惜他們遇見的是這一行的專家。

他們的刀剛砍出，就飛起。

然後他們的人也飛起，跌下。

鳳鳳甚至連這人將他們擊倒的動作都沒有看清，也沒有聽見他們的慘呼。

她只聽見一種奇異的，令人毛骨悚然的聲音。

她從未聽過如此可怕的聲音——很少有人能聽到這種聲音。那是骨頭碎裂聲。

星光本來是溫柔的，夜本來也是溫柔的，但這種聲音却使得天地間立刻充滿一種殘酷詭秘之意。

鳳鳳忍不住機伶伶打一個寒噤，似已將嘔吐。

她看着這人把屍體提起，拖入屋子裏，又將兩把刀沉入井底。

他不將屍體掩埋，因爲那也會留下痕跡。

他將屍體塞入了馬家廚房的灶裏！

鳳鳳雖然沒有看見，但却已發覺他每一個動作却極準確，極實際，絕沒有浪費一分力氣，也沒有浪費一刻時間。

不但殺人時如此，殺人後也一樣。

然後她又看着這人走回來。

他脚步還是那麼鎮定，態度還是那麼冷靜。

她忽然想起他是什麼人了！

「孟星魂！你就是孟星魂！」

× × ×

鳳鳳並沒有見過孟星魂。

孟星魂從不在快活林中找女人，幾乎從沒有在快活林出現過。

他就算出現，也是在深夜，確信沒有人會看到他的時候。

幾乎很少有人知道，世上還有他這麼一個人存在。他這一生，本就是活在陰影中的，直到遇見小蝶時，才看見光明。

鳳鳳沒有見過他，却知道他。

她已在快活林中生活了很久，在她們那些女孩子之中，有種很神秘的傳說：快活林有個看不見的幽靈，名字叫：孟星魂！

最近她又聽老伯起了這名字。

是她先問老伯！

「你在這世上已沒有親人？」

「有，還有個女兒。」

「她出嫁了！」

老伯勉強點點頭。

因爲連他自己也不能確定，孟星魂能不能眞是他的女婿。

「女婿」這兩個字，本包含了一種很親密的感情。他沒有這種感情。

「你的女婿是什麼人？」

「孟星魂。」

他不經意就說出了這名字，因爲他想不到這名字會令鳳鳳多麼震驚。

「你不想去找他們？」

「因爲我不想讓他們被牽連。」

「爲什麼？」

老伯沒有回答，他不願任何人知道他心裏的歉疚和悔恨！

他無疑已毀了他女兒的一生。

現在他只希望他們能好好的活下去，安安定定的過一生。

只希望他們永遠不再沾上了一絲血腥。

除此之外，現在他還能做什麼呢！

× × ×

孟星魂已很久沒有殺人。

他本已不願再殺人。

現在他看來雖然還是同樣冷靜，但他的胃却已收縮，痙攣，似將嘔吐。

因爲他自覺滿手血腥。

「孟星魂！你就是孟星魂！」

聽到這句話，他也不禁吃驚，厲聲道：「你怎麼知道我是誰？」

鳳鳳笑了，忽然道：「我不但知道你是孟星魂，還知道你就是老伯的女婿。」

她這句話剛說完，就看到孟星魂竄了過來，快如閃電一擊，她眼睛剛看到他的動作，人已被一把揪起。孟星魂用力揪住她的衣襟，厲聲道：「你認得老伯！」

鳳鳳冷笑道：「難道只有你能認得他！」

孟星魂道：「你怎能認得他的？」

鳳鳳撇了撇嘴，冷冷道：「那是我們的事，跟你有什麼關係。」

她態度突然變了，因爲她已有恃無恐。

孟星魂也已感覺到她態度的變化，立刻問道：「你跟他又有什麼關係？」

鳳鳳眼珠子一轉，悠然說道：「我跟他的關係，總比你密切得多，你最好也不必問得太清楚，否則……」

孟星魂道：「否則怎麼樣？」

鳳鳳用眼角瞟着他，道：「否則你就得叫我一聲好聽的，因爲我將來生出的孩子，就是你的小舅子，你怎麼能對我這樣不客氣！」

孟星魂吃驚的看着她，不但驚奇，而且懷疑。

他當然看得出她是個非常美麗，非常動人的女孩子。但他也已看出了她天性的卑賤。

「一個人竟連自己都能出賣，還有什麼人是她不能出賣的！」

他永遠想不到老伯竟會和這麼樣一個女人，發生如此密切的關係。

鳳鳳看着他的眼色，冷冷道：「我說的話你不信！你看不起我！」

孟星魂絕不否認。

鳳鳳冷笑道：「我知道你已看出我是個怎麼樣的人，所以才看不起我，但你又能比我高明多少呢！你還不是跟我一樣？一樣是賣的！」

她又撇了撇嘴，道：「但是我還比你強些，因爲我還能使別人快樂，你却只懂得殺人。」

孟星魂的心在刺痛，咬着牙，慢慢放開了手。

鳳鳳的衣襟又散開，那雪白晶瑩的胸膛又露了出來。她並沒有掩蓋住的意思，眼波流動，忽然展顏一笑，嫣然道：「其實我也不該對你太兇的，因爲我們畢竟總算是一家人。」

孟星魂道：「你……你也是從高老大那裏出來的！」

鳳鳳點點頭，微笑道：「所以我才說，我們本是一樣的人，你若對我客氣些，我也會對你客氣些，你若肯幫我的忙，我也會幫着你。」

她突又沉下臉，道：「但你若想在什麼人面前說我的壞話，我也一樣有法子對付你。」

孟星魂看着她，看着她得意表情，幾乎忍不住又想嘔吐。

他面上却仍然毫無表情，沉聲道：「既然如此，你當然一定知道老伯在那裏。」

鳳鳳昂起頭，悠然道：「那也得看情形。」

孟星魂道：「看什麼？」

鳳鳳道：「看你是不是已明白我的意思。」

孟星魂沉默了很久，終於慢慢的點點頭，道：「我明白。」

他的確明白，她怕他在老伯面前說的話太多。

鳳鳳嫣然道：「我就知道你一定會明白的，你看來並不像是多嘴的人。」

她又變得很甜，輕輕道：「我們以前是一家人，以後也許還是一家人，我們兩個人若能一條心，以後的好處還多着哩。」

孟星魂揑緊手掌，因爲他已幾乎忍不住要一個耳光摑過去。

他實在不懂，老伯怎麼會要一個這樣的女人，怎麼能忍受一個這樣的女人。

老伯本該一眼能將她看透的。

孟星魂當然不懂，因爲他不是老伯，也因爲他還年青。

年青人和老人之間，本就有着一段很大的距離，無論對什麼事的看法，都很少會完全相同的。

所以老人總覺得年青人幼稚愚蠢，就正如年青人對他的看法一樣。

年青人雖然應該尊敬老人的思想和智慧。

但尊敬並不是贊成！

服從也不是！

（未完待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雙龍鏢局總鏢頭龍伯濤偕友好柳元、徐達及弟龍伯滄護送紅貨，由太原出發，一發數驚，且失去馬匹，終得燕山三十六寨人馬暗助，才能渡過，這日至離石縣城，剛在客棧歇息，忽報王克倫之子王洛天求見，龍伯濤招呼他進入客舍，詎坐談未久便被柳元識破他的僞裝，原來那人並非眞的王洛天，而是旋風十八騎的百變書生羅永湘，但雖是識破了他的行藏，可未能把他擒下，被他乘亂逃去，柳元以時機緊迫，請龍伯濤立即動身，來至黃河渡口，僱船分批載人馬渡河——

紙刀



新派武俠長篇連載

高庸・文
培新・圖



妙計功成載寶回

柳元却搖搖頭道：「現在鏢車尙未渡河，這話還嫌言之過早。」

徐達道：「柳兄爲甚麼總說這種喪氣話呢？」

柳元苦笑了一下，道：「不是我愛說喪氣話，我總覺得目前情況太平靜，未免有些反常。」

龍伯濤笑道：「我們都過份高估了旋風十八騎，其實，他們也只有一個鼻子兩隻眼睛，沿途無機可趁，自然就知難而退了。」

柳元頷首道：「但願如此。」

正說着，渡船業已駛返靠岸，搭上了跳板。

龍伯濤下令鏢車上船，另外挑選出十名得力鏢師，分乘兩艘小舟，伴隨渡河。

大船上除了七名水手，只有柳元等四人護鏢，此外，便是那駕車的車把式陳朋，高坐在車轅上。

渡船解纜離岸，緩緩向河心駛去。柳元和龍伯濤分立兩舷，監視着那些水手，徐達手挽紫金雙鐺，卓立船首，注視江面，龍伯濤則在船尾監督那名舵手。

小舟上的十名鏢師，也是一個個按劍撫刀戒備着。

三艘船成品字形逆浪行駛，看看將近西岸了，突然發現上游來了一艘扁舟。

那扁舟順流而下，其速如飛，轉眼間已到近前，竟然直對着渡船衝來。

徐達厲聲喝道：「甚麼人？還不快些閃開！」

柳元立即撤出兵刃，急道：「大家小心了，別讓它撞到大船。」

說時遲，那時快，呼叱聲中，那扁舟又近了數十丈。

渡船上的水手們也紛紛喝道：「他奶奶的，不想活了麼？還不趕快轉舵！」

扁舟船首，站着一個二十來歲的小伙子，手裏擧着竹篙，嘶聲大叫道：「大哥們請避一避，我們的舵壞了，轉不動啦……」

水手們大罵道：「該死！船在河心壞了舵，這不是存心找麻煩麼。」

於是，紛紛收起槳櫓，去取竹篙。

柳元早已扣了滿滿一把金錢鏢，兩船相近，才看清扁舟後舵有個老頭子，正死命抱住舵柄，面如死灰，不像是僞裝出來的。

心中一動，金錢鏢忍而未發，順手也搶了一枝竹篙，蓄勢以待。

那扁舟快如箭矢，轉眼便到。

柳元平端竹篙，覷得親切，猛然一篙飛點過去，正中扁舟船首。

後梢舵手恰在此時一個滿舵，渡船船身一橫，那扁舟擦着舷邊掠過，順波逐流往下游如飛而去。

水手們都長吁一聲，道：「好險！好險！」

龍伯濤搖頭笑道：「我還當是旋風十八騎來刦鏢的，險些忍不住要出手了。」

徐達也道：「這兩個冒失鬼也眞討厭，若非柳兄及時頂它一篙，被它撞上，後果不堪設想。」

柳元苦笑道：「船在江心總是凶險的，這是托天之福，化險爲夷，但願從此踏上坦途，早早卸却這千斤重担吧。」

龍伯濤感慨的道：「這趟鏢多虧諸位好友鼎力相助，隆情厚誼，永誌難忘，只等鏢車平安抵達延安府，我們兄弟也打算收歇鏢局，不想再冒這種風險了。」

大夥兒感嘆了一陣，渡船抵岸，却見岸上停着一輛馬車，駕車的老頭正和先登岸的鏢師和趟子手們高聲爭吵。

龍伯濤當先飛身下船，喝問道：「甚麼事？」

鏢師們答道：「我們奉命戒備渡口，不讓閒人往來，這老傢伙不講理，一定要趕在這時候渡河，所以爭吵起來。」

那老頭約莫有五十多歲，身軀很瘦小，嗓門兒却很大，厲聲吼道：「是誰不講理？渡船又不是你們家的，憑甚麼你們能渡，就不許別人渡河？」

龍伯濤沉下面道：「老頭兒，這就是你無理取鬧了，我們已經包租了這艘渡船，自然須等我們的人渡完以後，才能載你過去。」

那老頭怒道：「你們由東岸過來，却讓空船回去，也不肯順便帶人，難道有錢就能欺人不成？」

柳元聽得眉頭一皺，連忙迎了過去，問道：「這位老人家，有甚麼急事，定要趕着渡河？」

老頭道：「怎麼沒有急事？我女婿去汾陽做生意，患了重病，眼看快要死了，叫人怎不着急。」

柳元哦了一聲，道：「原來如此，人命關天，難怪老人家着急。」

老頭道：「說的是，我就只一個女兒，難得嫁了個好女婿，換了是你，你能不急麼？」

說着說着，就要掉下眼淚來。

徐達見了，也覺不忍，便對龍伯濤道：「出門在外，總要與人方便，反正鏢車已經上岸了，空船駛回去也得一趟，就讓這位老人家搭次便船吧。」

龍伯濤點頭道：「好吧，算他走運！」

擧手一擺，鏢師們立卽閃到路傍。

柳元突然道：「且慢！」

那老頭已經揚起馬鞭，又放落下來，皺着眉道：「你還有話說？」

柳元指一指那輛篷布低垂的馬車，低聲道：「龍老大，去看看他車裏是甚麼東西？」

龍伯濤大步上前，一手掀起車篷，探頭向裏望去。

「啊喲——」

車廂裏忽然一聲驚呼。

龍伯濤連忙縮回頭來，滿面通紅的揮手道：「去！去！去！」

那老頭長鞭一捲，駛動馬車，登上了渡船。

柳元目送渡船離岸去遠，忍不住問道：「龍老大，你看見了甚麼？」

龍伯濤一張面，紅得跟關公一樣，連連搖頭道：「別提了，車裏是個女人……」

徐達好奇追問道：「女人怎麼樣？」

龍伯濤尷尬的道：「她……正在奶孩子……」

旁邊的鏢師們都忍俊不住，笑出聲來。

龍伯濤瞪眼喝道：「女人奶孩子，有甚麼好笑？還不快去守護鏢車！」

鏢師們訕訕散去，那渡船也已經離岸駛到河心了。

趕車的瘦老頭忽然從車轅躍落，笑嘻嘻道：「九妹，下來帮帮忙。」

車廂裏答應一聲，鑽出一位二十七八歲的青衣少婦，向瘦老頭伸了伸舌頭，道：「四哥，你的嗓門兒能小些嗎？剛才我眞担心你會和那些鏢師打起來。」

瘦老頭道：「鏢局的人，都是狐假虎威，眞打架他們也不敢。」

兩人說着話，合力抽開車廂內的木板，露出一

個活門。

然後，又拉開渡船艙底墊板。

原來這船底下另有一層暗艙，裏面端端正正放着一口貼滿封條的大木箱。

車底活門恰好對着暗艙口，兩人托起木箱，送入車中，仍將墊板還原，竟然神不知鬼不覺，已把大木箱裝上了馬車。

那少婦輕吁一口氣，望着西岸笑道：「神算子啊神算子，你算來算去，就沒有算到我們有這一招吧？」

瘦老頭道：「別說他算不到，便是苗飛虎也在做夢，我們旋風十八騎言出必踐，決不會讓鏢車渡過黃河。」

接着，又對那七名水手道：「大哥有令，不得連累無辜船戶，你們等此間事完，立卽發放銀両，叫他們去別謀生計，不用再擺渡了。」

水手們齊聲恭應道：「四爺放心，決不會誤事的。」

不多久，渡船靠岸。

東岸的鏢師們做夢也想不到這輛馬車上正載着鏢貨，大夥兒兀自大喝道：「我們包租的船，誰答應你這老頭兒揩油的？快些下去，別躭誤了我們渡河。」

那瘦老頭駕着馬車，從容下船，揚長而去。

就在鏢師們爭先恐後，熙攘着上船的時候，河邊茶棚內，緩步走出一名少年書生。

此人大約只有二十歲出頭，穿一件寶藍色的儒衫，擧止雖很斯文，眉宇間却透露出精幹之色。

他好像已在茶棚內坐了很久，又像是專爲等候這輛馬車而來，但馬車由棚前駛過，他却沒有現身招呼。

直到車已去遠，才施施然踱出茶棚，低着頭，彷彿在地上尋覓甚麼失落的東西。

突然，眼中一亮，俯身從地上檢起一塊晶瑩透明的琉璃碎片。

那琉璃片只有指甲般大小，看來雖然光亮剔透，却不是甚麼值錢之物。

書生却如獲至寶，緊緊握在手裏，面上竟浮現出欣喜的笑容，目注馬車遠去的影子，喃喃自語道：「果然不出所料！」

隨卽洒開大步，循着車跡追了下去。

馬車轉入一條往北的岔道，忽然加快了速度。

行約十餘里，突又折而向西，再行數里，又轉向西北方，一路經過的，都是偏僻小路。

近午時分，抵達一處三岔路口——左首是條泥濘小路，通往河邊，右首的車道，筆直向北。

路傍有座茅草亭子，亭內設着茶桶，桶上漆着「奉茶」字樣。

那瘦老頭勒住馬車，一躍而下，自去亭內取茶連飲了四碗，長吁道：「痛快！痛快！」

沒多一會，後面吹吹打打，來了一隊送葬的行列，幾名力夫抬着一口高大的黑漆棺木，大聲喝道：「喂！借光，車子別停在路口上呀！」

瘦老頭向地上吐了一口涶沫道：「他媽的，路上碰見死人，霉氣！」

一面罵着，一面爬上車轅，車頭向左一轉，竟向泥濘小路駛去。

就在馬車駛動的刹那，車內的大木箱却已卸落在地上，同時，篷布掀處，那少婦也抱着孩子下了車，身上已換了一套孝衣。

後面送葬行列也在亭外歇下來，幾名力夫一齊卸肩，恰巧將棺木套在木箱上。

一名道士，身穿法衣，手持桃木劍，口裏唸唸有詞的走到棺木傍邊，表面在作法唸咒，實則低聲問道：「九妹得手了麼？」

孝衣少婦掩面假哭，也悄聲回答道：「就是那口木箱子。一切很順利，都在三哥妙計之中。」

道士笑道：「好極了，這次總算讓柳元栽了個大跟斗。聽說苗飛虎已在黃河西岸佈置了高手，正等着鏢車過河呢。」

少婦道：「大哥在那兒？」

道士低聲道：「已經回谷去了，我們也早些上路，休教大哥久等。」

於是，向空劃了一陣符，開聲催促着道：「起靈啦！」

吹鼓手奏起哀樂，力夫們抬起棺木——帶着木箱，向北而去。

又行三五里，前面一帶松林掩蔽，林後便是墳場。

送葬的行列穿林而入，林子裏早有一輛豪華的雙套馬車在等候着。

駕車的人，正是百變書生羅永湘。

雙方在林中會合，那道士立卽吩咐打開棺木。

棺內除了那口大木箱，還有一副長條形的木板，足有五尺多長，板上密密紮着十餘柄鵝毛羽扇。

那少婦匆匆脫下孝衣，更換了一身大紅吉服，押着木箱上了馬車，道士却將那木板橫掛在馬車後架上。

羅永湘拱手道：「大哥在谷中專候消息，並且設下慶功宴，替弟兄們接風洗塵，小弟這就先回谷去，飛報佳音。」

道士點點頭道：「你和九妹先走，我等老四和老七，隨後就到了。」

羅永湘又道：「四弟那輛馬車，曾在渡口露過相，必須毁去，以免被人追踪，七弟跟隨鏢車過河，恐怕要入夜後才能脫身，接應船隻都已經安排妥當，二哥務必請注意不要洩露形跡。」

道士微笑道：「我知道，最遲午夜，我們準定平平安安回來就是了。」

羅永湘抱拳告辭，驅車出林而去。

馬車駛動，才知道那木板的妙用，原來木板上的鵝毛羽扇，一路擦着地面拖過，竟將車輪和蹄印痕跡，全都抹去了。

然而，他們却再也想不到，馬車駛過的道路上，每隔數丈，便多了一小塊琉璃碎片。

琉璃碎片體積雖然很小，在有心人眼中，却無異一盞盞耀眼的指路明燈。

路上多了一粒琉璃碎片，誰也不會注意，當然更不會有人去揣測那些碎片由何而來了。

× × ×

行行復行行。天色傍晚時分，馬車駛到一條小河邊。

河上有座橋，足可通過一輛馬車。羅永湘却一帶韁繩，將車駛入河水中。

敢情這條河的河水並不深，河床又是堅硬的石板，馬車竟涉水而行，循着小河向上游駛去。

小河兩岸翠竹環擁，花樹成林，車輛在河中駛過，宛如行徑林蔭道上，令人心曠神怡，油然而生出塵之感。

河水盡頭，是一座幽靜的狹谷，小河由兩山挾峙下蜿蜒流出來，河道也就是山谷唯一通路。

馬車溯水而上，經過谷口峭壁時，隱約可見石壁上鏤着七個龍飛鳳舞的行書大字——

「桃花源頭是兒家」。

車廂內的小孩，不知爲什麼忽然啼哭起來。

那少婦推開了車窗，將孩子捧到窗前，一面輕輕拍着，一面哄道：「毛頭別哭，你瞧，咱們已經回家了。」

羅永湘笑道：「這孩子鼻子眞靈，他正是知道快回家了，嗅到他娘的奶香才哭的呢！」

正說着，峭壁頂上已响起雄渾的號角聲。

馬車穿過谷口，兩岸早已亮起無數燈籠火把，刹時間，歡呼雷動，鼓樂齊鳴。

撑燈的都是壯男健婦，那些吹奏樂器的，却全是肢體畸形傷殘的兒童，最大的十四五歲，小的只六七歲。

另外還有大批幼童，由幾名年輕婦女照拂着，都在岸傍列隊歡迎，一雙雙小手，拍得震天價响。

這盛大的歡迎場面，旣熱鬧，又感人，更特別的是，歡迎隊伍全由小孩子組成，爲數足有五六百名之多。

羅永湘慌忙駛車登岸，從車轅上跳了下來，紅衣少婦也抱着孩子含笑下車。

隊伍中奔出來的兩名彩衣女童，雙雙爲羅永湘兩人各套上一隻大花環。

羅永湘簡直有些受寵若驚，回顧紅衣少婦一眼，說道：「九妹，這是怎麼一回事？把咱們都捧成英雄了？」

其中一名女童搶着道：「好伯伯說的，各位伯伯叔叔姑姑很辛苦，爲了養活我們，才去冒險拚命，從今以後，我們就不愁沒有好衣服穿，沒有好東西吃了……」

羅永湘俯身抱起那女童，道：「好衣服和好東西，都是好伯伯送給你們的，你們應該謝謝好伯才對。」

女童道：「謝謝好伯，也謝謝各位伯伯叔叔姑姑。」

紅衣少婦笑道：「瞧這張小嘴，有多甜！」

羅永湘也不禁仰面而笑，道：「看着孩子們一天天長大，大哥一番心血，總算有了收穫。」

紅衣少婦接口道：「他却把自己苦心培育的花朶，套在咱們頸上……」

忽聞一聲敞笑，道：「誰說的？你們來瞧瞧，我這兒不是也套着了嗎？」

隨着笑語聲，一條魁梧大漢緩步走了過來。

這大漢年約四旬開外，生得滿腮虬髯濃眉環目，相貌十分威猛懾人。

他身軀本已高大魁梧，這時雙手各抱着兩個小孩，肩頭上更騎着一個，看來越發高大，直如一座人山。

在他威猛的臉上，却蕩漾着慈祥和藹的笑容，笑時露出一口潔白整齊的牙齒，又顯得有幾分稚氣未脫，平易可親。否則，孩子們也不敢爬在他肩頭上了。

羅永湘和紅衣少婦連忙欠身施禮，道：「大哥好！」

魁梧大漢點頭笑道：「好！好！好！你們辛苦了。」

原來這魁梧虬髯大漢，就是名鬪天下的俠盜——「紙刀」霍宇寰。

人們只知道旋風十八騎是刼富濟貧的俠盜，却很少有人知道，霍宇寰在這座隱蔽的山谷中，收養數百名傷殘棄嬰和失去父母的孤兒。

霍宇寰三歲喪父，九歲失母，本身就是一個可憐的孤兒，如果說他在世上還有親人，就只有那位在十八騎中排行第九的紅衣少婦了。

紅少衣婦叫鐵蓮姑，是霍宇寰亡母鐵氏的嫡親姪女兒，鐵家三代居孀，蓮姑也沒有例外，出嫁不到一年，便死了丈夫，從此備受公婆虐待，幾次自戕未成，才被霍宇寰救了出來，是旋風十八騎中唯一女性。

三人畧作寒暄，從馬車上抬出那隻大木箱。

羅永湘含笑道：「托大哥虎威，幸不辱命，已將鏢貨順利截獲，大哥可要開箱過目嗎？」

霍宇寰搖搖頭，道：「叫他們先抬到思親堂去，愚兄已備好慶功宴，等各位兄弟平安回谷以後，再當衆啓箱。」

羅永湘恭聲道：「大哥做事，總是顧慮這麼週到。」

霍宇寰微笑道：「鏢貨是兄弟辛苦得來的，理當由大夥兒當面淸點，何況這次又是一筆大買賣，箱中的奇珍古玩，只怕咱們一輩子也沒看見過，更該大家開開眼界才對。」

鐵蓮姑長吁一聲，道：「我倒不想看什麼奇珍古玩，只想趕快泡進熱水裏，痛痛快快洗個澡。」

霍宇寰道：「熱水早替你燒好了，你自去洗澡，我和三弟先聊聊。」

鐵蓮姑喜道：「大哥眞好，我這就去啦！」揮揮手，轉身而去。

霍宇寰輕輕放下五個頑皮的小孩，和羅永湘併肩走向一棟石屋，邊行邊談，詢問黃河中換箱刼鏢的經過。

羅永湘將詳情說了一遍，接着道：「一切佈署進行，可說都十分完滿順利，現在唯一使人担心的，是七弟脫身的問題，怕只怕苗飛虎發動太早，一旦發覺奪到是箱石頭，必然會疑心到七弟身上。」

霍宇寰道：「這倒不須過慮，鏢車一過黃河，有王克倫和姚繼風協助護鏢，苗飛虎豈能容易得手。我担心的却是另外兩件事。」

羅永湘道：「那兩件事？」

霍宇寰道：「這次咱們不僅毁了雙龍鏢局，也跟苗飛虎作了對頭，事後，他們一定不會善罷甘休，勢必有很多糾纏。」

羅永湘道：「他們沒有見過大哥的眞面目，縱欲糾纏，也不知由何下手。」

霍宇寰道：「我雖沒有露面，兄弟們露過面的已經不少，譬如你和老七，還有九妹和你四哥。」

羅永湘道：「就算照面，咱們也不畏懼……」

霍宇寰搖頭道：「我不是畏懼，而是担心因此被他們追踪搜查，洩露了這座山谷的位置，孩子們已經習慣這地方，不能爲了鏢貨的事，影响孩子們的安寧。」

羅永湘想了想，道：「這也不難，咱們可以暫時離開此地，另尋他處，隱匿一段時間，不在江湖中走動……」

霍宇寰道：「這就是困難了，你想，這箱鏢貨並非金銀，却是價值昂貴的古玩珍寶，咱們要設法變換成金銀，豈能不在江湖露面？而且，如此昂貴的東西，世上有幾人買得起？要尋這種有錢的主顧，豈能絲毫不露風聲？」

羅永湘愕然道：「大哥這麼說，咱們竟抓了個熱蕃薯在手裏了？」

霍宇寰笑道：「不錯，正是一個燙手的熱蕃薯，但旣然已經抓到手，就得想辦法把它吃下去，所以，我特地邀你來商議一下。」

羅永湘道：「大哥有何打算？」

霍宇寰沉吟道：「眼前最要緊的，莫過兩件事，一是隱迹避風；一是如何使鏢貨脫手？尤其這批鏢貨，必須儘快設法處理，若能尋到主顧，早早變賣爲現金，縱然再遇見苗飛虎和雙龍鏢局的人，咱們也沒有顧慮了。」

羅永湘道：「但這批鏢貨價值太大，這尋找承購的主顧，只怕不很容易。」

霍宇寰道：「我倒想到一個人。」

羅永湘忙問道：「誰？」

霍宇寰一字字道：「鬼眼金沖。」

羅永湘失聲道：「就是蘭州城裏，那個專造假古董的老騙子金三麼？」

霍宇寰笑了笑，道：「金老頭兒雖然全靠仿製古玩起家，却是當今最負盛名的古董鑑定人，所以才赢得『鬼眼』的稱號。而且，他和波斯商人都很熟悉，蘭州城中，每隔三年舉辦一次『萬寶大會』，正是咱們銷售鏢貨的好機會。」

羅永湘道：「可是，金沖有名的老狐狸，萬一他存心不良，給咱們來個黑吃黑……」

霍宇寰濃眉一挑，輕哂道：「這一點大可放心，咱們旋風十八騎的財物，再借給他十個胆子，量他也不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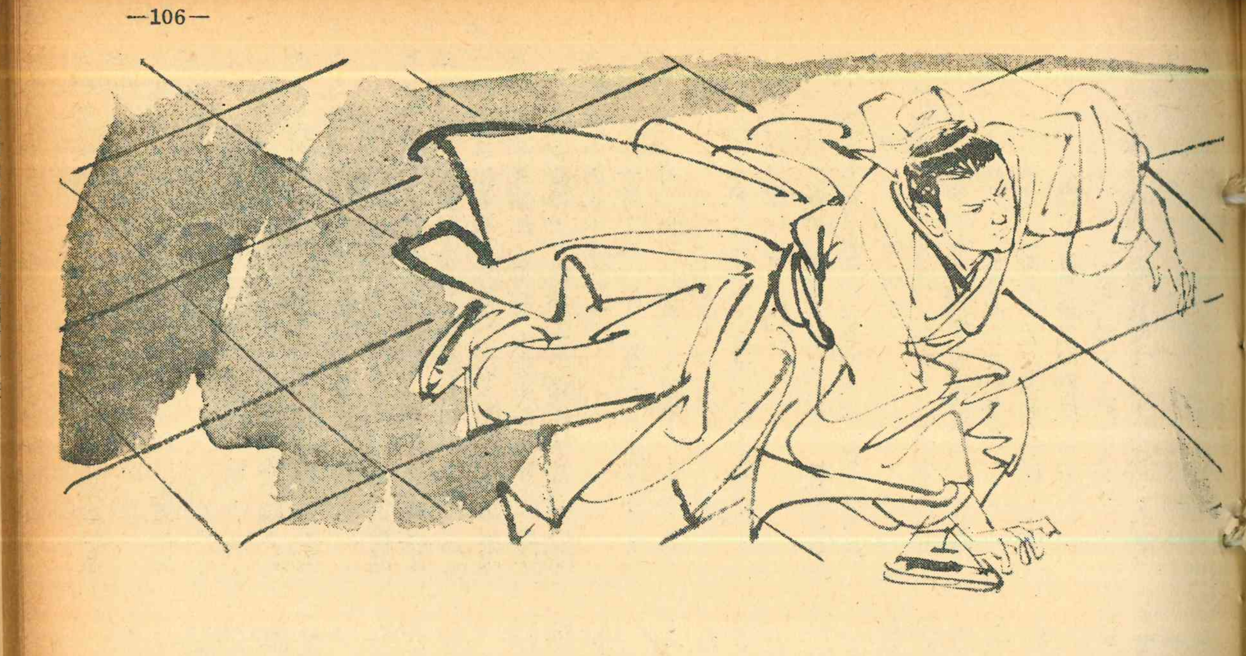
羅永湘搖頭道：「就算他不敢，蘭州三年一度的萬寶大會，也過于惹人注意，咱們能想到，苗飛虎和雙龍鏢局的人一定也能想到。」

霍宇寰道：「所以我才打算從金沖身上着手，咱們如能透過金沖的關係，與波斯商人私下成交，苗飛虎和雙龍鏢局怎能知道？」

羅永湘道：「此事關係重大，小弟以爲還是從長計議的好。」

霍宇寰笑道：「咱們現在只不過隨意談談罷了，既然你不贊成，那就等大夥兒回來以後，再仔細商議吧！」

（未完待續）





新派武俠驚險長篇連載

風塵怒俠

東方英•文
培　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正邪兩派高手雲集的龍鳳山莊，迭生巨變，首是呂柏年遭受假神醫的暗算，失去靈智，已變瘋顛，繼之火王爺趙天君、僞冒丐幇長老的横山進士解九如、少林、武當、華山等派弟子，和飛天九怪中的鬼手天王鄭奎、百步消形詹世傑均告失踪，這一來，不特正派中人徬徨，就人寰五絕也感到極其頭痛，因五絕中的三五兩絕和一般門下皆中了慢性毒藥，迫得派獨眼瘟神簡捷向少林派等央言，暫息重九決鬥，爲此，少林、武當、丐幇及姜文宏急於各正派人士商議，究應如何應付——

三招寒敵胆　妙計脫牢籠

金劍書生卓一凡道：「姜兄有何卓見，何不一併說了出來。」

姜文宏搖了一搖頭道：「但小弟却想不出好的辦法來，還是有請各位卓奪。」

大家都蹙眉苦臉，各自沉思起來。

忽然，撼山拳王猛長嘆一聲道：「小弟看，大家也不用多想了，再想也想不出更好的辦法來，人寰五絕又不來，我們縱是想和他們拚命，也只能拚掉他們一些手下，實在不合算，我看就答應了獨眼瘟神吧！」

事實上，大家心裏有數，失去了呂柏年的恃仗，誰也敵不過人寰五絕，放開人寰五絕不說，就飛天九怪也够大家鬥的了。

何況，解藥是假的，身中之毒，隨時可能要了自己的命，在如此劣勢之下，想拚也拚不起來。

撼山拳王猛這一嚷，正也代表了大家的心聲。

姜文宏說了半天話，寓意都在促成和談，但這時他却故作姿態，用傳音神功向少林掌門人悟眞禪師道：「禪師，看他們大家的意向，似乎都同意與人寰五絕罷手言和，但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讓它這樣白白溜去，實在太可惜！禪師，是不是要把另外有了解藥的事，告訴他們，趁這機會，先消滅他們一部份實力再說。」

少林掌門人悟眞禪師長眉掀動，束音成絲，道：「新得解藥之事，暫時不能告訴他們。」

姜文宏傳音問道：「爲什麼不能告訴他們？」

少林掌門人悟眞禪師望了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和丐幇幇主隻手撑天陳鎭和一眼，即見他們兩人隨之點了一點頭，少林掌門人悟眞禪師這才回答他道：「因爲老衲與武當掌門人，丐幇幇主深思熟慮之後，也認爲兩罷干戈，對我方極是有利。」

姜文宏思攷了一下，立時改口，順着少林掌門人悟眞禪師的意思，點頭道：「掌門禪師所見甚是，在下倒是只求近功，失之好利了。」

少林掌門人悟眞禪師道：「施主的意見也不壞，値得顧慮的，就怕這

新得來的解藥又出問題，所以能忍卽忍，不能以整個的武林命運作賭注。」

姜文宏心中暗喜，道：「那麼，我們就這樣決定了？」

少林掌門人悟眞禪師道：「正是。」

姜文宏與少林掌門人的研商，大家雖然聽不見他們的談話內容，却從兩者頻頻點頭的動作中，大概可以看出他們的談話沒有歧見。

姜文宏回頭向大家道：「少林掌門人悟眞禪師是以大家的意見爲意見，各位如果同意王大俠的意見，我們就決定與人寰五絕握手言和了。」

撼山拳王猛聽了大是高興道：「各位千萬別誤會小弟是怕死貪生，這叫『大丈夫能屈能伸』。」

金劍書生卓一凡笑道：「王兄說得有理，小弟贊成王兄你的主張。」

大家你一言，我一語，雖然各有各的說話方式，但看法都非常接近，於是，在原則上，大家都不反對。

只是在細節方面，討論得更深入，更週詳。

事情就這樣決定了。

第二天，獨眼瘟神簡捷前來討信，也就未再約集大家與他見面，就在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房中接見他。

獨眼瘟神簡捷仍是一人而來，這方面是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與丐帮帮主隻手撐天陳鎭和，姜文宏三人，少林掌門人悟眞禪師也就沒有來了。

賓主落座，奉過香茗，大家也就不客氣，單刀直入，言歸正傳，獨眼瘟神簡捷直接了當的道：「昨日相商之事，不知各位已經有了決定沒有？」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微微含笑，點頭道：「有了。」

獨眼瘟神簡捷神色緊張的一挺身子，道：「是不是已經答應了？」

丐帮帮主隻手撐天陳鎭和暗笑了一聲，忖道：「樣子倒是做得眞像。」笑了一笑，接口道：「當然是同意了。」

獨眼瘟神簡捷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道：「各位眞是洪福齊天，無形之中，逃過了一場大劫。」

姜文宏怔一怔，道：「簡大俠，此話怎講？」

獨眼瘟神簡捷道：「有一件事情，只怕各位萬萬想不到。」

丐帮帮主隻手撐天陳鎭和道：「什麼事？」

獨眼瘟神簡捷道：「昨晚四更過後，我們總護法趕到了，他不但帶來了二十四位紅星高手，而且還帶來一人，舉手之下，就把這裏中毒的人都醫好了。」

話聲一頓，目光在他們臉上停注了一下，接道：「各位想想，要是動起手來，各位這方面少了呂少俠，而老夫兄弟，又少了老二老三，縱是陣前起義，也力量有限，那不是天大的禍事。」

他沒有說「各位根本就沒有還手之力」，而只以天大禍事爲辭表示，那完全是表示禮貌。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與丐帮帮主隻手撐天陳鎭和都是驚震無比，對目相顧愕然，過了半天才轉過面色來。

丐帮帮主隻手撐天陳鎭和接着又額手稱慶，道：「簡大俠，這都是你以誠相對之功，特別得謝謝你。」站起身來，眞的向他作了一個大揖。

獨眼瘟神簡捷起座一讓道：「陳帮主，在下有什麼功，這完全是各位的明智抉擇，在下實是愧不敢當。」

丐帮帮主隻手撐天陳鎭和轉着身子，一面行禮，一面道：「功勞可大哩！你要不是說你們的人十之八九中了毒，我們豈會輕易放手，就是死盡殺光，也非全力一拚不可。」

獨眼瘟神簡捷先是迷惑的楞了一楞，接着恍然而悟的「啊！」了一聲，笑道：「正派人物的想法，的是與衆不同，要是人寰五絕，可就巴不得你們失去抵抗力，好把你們一鼓消滅，而你們反而不忍下手，而答應了和議，這種偉大的仁愛心懷，眞叫在下又感動又慚愧。」也忙向老花子作揖，互敬不已。

兩人各自回座之後，獨眼瘟神簡捷又道：「各位既然同意議和之談，就這樣一句話就完了麼？」

大家初聽他這句話，一時眞有點莫明其妙，丐帮帮主隻手撐天陳鎭和大叫道：「簡兄，你這是什點意思？」

獨眼瘟神簡捷笑道：「你們不懂我的意思？」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道：「貧道等愚魯，請簡大俠直說了吧。」

獨眼瘟神簡捷哈哈大笑道：「你們眞是好人，爲什麼不趁這時機，向他們提幾個條件。」

丐帮帮主隻手撐天陳鎭和一笑道：「原來是這件事，那就不必多此一舉，我們也沒打算與他永遠保持和平下去。」

獨眼瘟神簡捷道：「因此，在下覺得你們更有提條件的必要。須知，當前大敵一去，人寰五絕也不會放過你們，你們應預爲之計才是。」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微笑道：「簡大俠，認爲我們該提個什麼條件才是。」

獨眼瘟神簡捷道：「各位可以把『解藥』當條件來談啦！」

姜文宏一笑道：「他們在我們身上下的毒，我

們已不怕了。」

丐帮帮主隻手撐天陳鎭和道：「我們已經有了解藥了。」

獨眼瘟神簡捷一怔道：「你們有了解藥？」

丐帮帮主隻手撐天陳鎭和笑了笑道：「簡大俠想不到吧！」

獨眼瘟神簡捷眉頭一皺道：「各位可不能再上當啊！」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道：「我們有不少人服過了，結果非常理想。」

獨眼瘟神簡捷點頭道：「能這樣，那就沒有話說了。」

話聲頓了一頓，接着話題一轉道：「各位對於明天的大會，有什麼意見，也可提出來先和他們談談。」

丐帮帮主隻手撐天陳鎭和道：「關於這一點，老花子倒有兩句話要說。」

獨眼瘟神簡捷道：「帮主有何高見？」

丐帮帮主隻手撐天陳鎭和道：「雙方既然談和，明天自是不會再有兇殺流血之事了。」

獨眼瘟神簡捷道：「理應如此……但，如果那第三者出來搗亂，那就很難說了。」

隻手撐天陳鎭和道：「如果有第三者出現搗亂，那是另當別論，我方也不能袖手旁觀。」

獨眼瘟神簡捷道：「你們又何必動手，讓他們去殺去吧。」完全是自己人的口吻。

丐帮帮主隻手撐天陳鎭和道：「我們且莫把話扯遠了，第三者搗亂的事，暫且不提，我仍是就當前的事，談現在的話……今天的會，既是和談，我想那就不用在戶外舉行了，請龍鳳山莊呂莊主，在他大廳之上，設上四五桌酒席，雙方首要人物見面，禮貌禮貌，把話說開就行了。」

獨眼瘟神簡捷當卽點頭道：「這個辦法很好……不過在下做不得主，回頭再給你們回信。」

丐帮帮主隻手撐天陳鎭和道：「這只是我老花子一點小意見，同不同意，都不要緊。」

獨眼瘟神簡捷道：「這意見好極了，而且那第三者就是想來找麻煩，也不能稱心如意了。」

接着，站起身來，一抱拳道：「在下今日高興極了，改日再與各位好好暢談，今天不打擾了。」告辭而去。

送走獨眼瘟神簡捷，三人回到房中，姜文宏凝思了一下道：「今日之事，經過千思百慮，應該是不會再有別的問題，但千思百慮，難免一失，文宏認爲害人之心不可有，而防人之心也不可無，不知兩位以爲然否？」

丐帮帮主隻手撐天陳鎭和首先點頭道：「老弟顧慮得是，你有什麼打算。」

姜文宏道：「我想我們事先應有應變的準備，才不會措手不及。」

丐帮帮主隻手撐天陳鎭和點頭道：「老花子完全同意。」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道：「姜施主準備如何準備？」

姜文宏道：「文宏覺得大張旗鼓，那也不好，但暗中對人員的安排，却不能不早有計劃，此外，就是我們大家這身上的毒……」

微微一頓，轉口問道：「不知那後來得到的解藥，是不是確與帮主剛才所言，理想之至。」

丐帮帮主隻手撐天陳鎭和道：「老花子和武當掌門人都服過了，都覺得很好……」

說着，從身上摸出一個小瓶子，倒出一粒解藥，遞給姜文宏道：「這是給你帶來的，你一試就知道了。」

姜文宏彈指將那解藥投入口中，立時行功，催動藥力，過了半頓飯時光，睜開雙目，笑道：「不錯，這解藥確有意想不到的神效。」

接着，笑了一笑，道：「文宏想建議的，就是把這解藥，立卽分發出去，這樣縱有變故，我們也是少了一份憂慮了。」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道：「姜施主言之有理，今晚我們就把這解藥分送出去。」

姜文宏道：「佈置人手的事，文宏馬上去草擬計劃，很快就可送來請掌門人指敎。」

起座一揖，告辭而去。

老花子隻手撐天陳鎭和望着武當掌門人笑了一笑，也自離去。

傍晚時份，姜文宏的計劃擬好了，擬得好極了，武當掌門人非常滿意，留他詳談了二個多時辰，才讓他回去依計劃準備。

姜文宏忙了一晚，才把一切事情準備妥善，但，這時已是夜盡天明，東方現出曙光了。

姜文宏吁得一口氣，正要坐息片刻，只見趙凱忽然走到他房中，道：「大哥，老花子發現了一個問題，派人來請你去。」

姜文宏只好打起精神道：「好，你去告訴他，我馬上就去。」

姜文宏知道這一去，就不會有閒回到房中來，暗中帶了兵刄，又作了各種準備，外面套了一件月白色長衫，顯得更是俗逸英朗，緩步向丐帮那邊走去。

到得丐帮帮主堂前，只見室外站的是丐帮之龍包超，姜文宏心中動了一動，想道：「包超都調來

防衞，想來定是出了什麼大事！」

丐帮一龍癩龍包超閃身一讓道：「姜大俠，快請進去，敝帮主都快急死了。」

姜文宏口中道了聲：「出了什麼事？」人却沒等癩龍回話，便推門向房中走去。

進得房中，只見房中並無別人，就只丐帮帮主隻手撐天陳鎭和一人，臉上也無焦急之色，而且還帶着微笑。

姜文宏笑了一笑道：「文宏以爲帮主有什麼大事……」

一語末了，丐帮帮主隻手撐天陳鎭和臉上笑容忽然一斂，道：「老花子確有一件天大的事，請姜少俠指敎。」

姜文宏道：「什麼事！」一面向一張椅子上坐了下去。

丐帮帮主隻手撐天陳鎭和舉掌拍了二掌，只見裏間門簾一挑走出一個人來。

姜文宏舉目望去，不由猛然一震，霍的從坐椅上跳起來，驚叫一聲，道：「你沒有死？」

來人敢情就是橫山進士解九如，橫山進士解九如哈哈一笑道：「你沒想到吧！」走至丐帮帮主身旁坐了下去。

姜文宏臉上神色劇變，猶豫了一陣，竟是出奇的恢復了鎭定，放聲大笑一陣，道：「這樣也好，在下也免得兩面爲難之苦了。」一屁股又大馬金刀的坐回椅子上。

橫山進士解九如點頭道：「不錯，你忙了這些日子，也該休息休息了。」

姜文宏迅快的凝神探測了一下裏面房中，聽不出裏間另外藏得有人，心中更是穩如泰山，微微一笑道：「兩位把在下賺來，爲的要在下休息麼？」

丐帮帮主隻手撐天陳鎭和一指裏面那間房子道：「裏面房中，掃榻以待，姜大俠不會看不起我花子帮吧！」

姜文宏點了一點頭，道：「不滿陳帮主說，在下正是有點看不起你花子帮，貴帮的招待，還留不住在下。」

丐幫幫主陳鎭和大喝一聲道：「你好大的口氣，老花子倒要看看你有什麼眞才實學。」人也一跳站了起來。

橫山進士解九如一笑，拉住丐帮帮主隻手撐天陳鎭和道：「陳幫主，我們是有話在先，動手的不是你。」硬把丐帮帮主陳鎭和拉着坐回椅子上。

丐帮帮主隻手撐天陳鎭和人是坐下去了，但一肚子火氣却無法壓制下去，望着姜文宏不住的瞪目橫眼。

姜文宏冷笑一聲道：「就你也一樣的不成。」

橫山進士解九如笑了一笑，道：「老夫也沒打算和你動手，只希望你能自願留了下來，在這裏休息二天，就放你回去。」

姜文宏原是盡力的保持鎭定，但橫山進士解九如的話，却使他無法不緊張。

橫山進士解九如不該不知道，就憑他們豈能阻止得住自己離開此地，現在橫山進士解九如既然說出這種話來，就值得注意和警惕了。

因爲橫山進士解九如不同丐帮帮主隻手撐天陳鎭和，他要沒有幾分把握，豈會輕舉妄動。

姜文宏心念轉動，暗中再提功施展天視地聽神功，探索房中隱秘，他這再一運功，只覺房門口大是有異，轉頭望去，只見房門口不知什麼時候多了一位全身黑袍之人……。

那黑袍人由頭到脚，都包裹在一件厚厚的黑袍之內，只露出一雙黑白分明，精芒電閃的眼睛。

姜文宏全身打一個寒禁，一種震駭的感覺，立時布遍了全身，使他不安的錯愕了一陣。

最後，一揚頭，暗自罵道：「見他的鬼，怕什麼！」鼓起胆氣，冷笑一聲，道：「你是什麼人？可是沒有面目見人，不敢露出眞面目來？」

黑袍人啞着聲音道：「姜文宏，你已身陷絕境，識相的，收拾起兇心，尚可保全一命，如敢妄動心機，企圖僥倖，那你就後悔莫及。」

姜文宏發出一陣尖銳刺耳，聲若狼叫的笑聲，道：「大話人人會說，可惜我姜某人不是嚇唬大的，你們這種陣式，還沒放在我姜某人眼裏。」

左手一掀衣襟，右手探腰取出一軟鐵緬刀，刀形如帶，抖腕一震，刀身一挺而起，畢直生輝，毫光閃閃。

左手放落衣襟時，翻掌手中，多了一把八寸有零，一尺不到，通身黑色的短劍。

刀劍一錯，發出一陣穿心蝕骨的顫聲。

顫聲起處，姜文宏臉上湧起一層殺氣，和陰惡的笑紋，掠目向橫山進士解九如與丐帮帮主隻手撐天陳鎭和兩人望去。

只見橫山進士解九如與丐帮帮主隻手撐天陳鎭和臉色平靜如常。連眉毛都不跳動一下。

姜文宏暗暗吃驚，鋼牙猛銼，手中刀劍，連碰不已，陣陣顫聲連續發了起來……。

可是，他白費了半天勁，橫山進士解九如與丐帮帮主隻手撐天陳鎭和不但絲毫未受影响，而且，還向他微微笑了。

橫山進士解九如更發言道：「姜文宏，你已是一敗塗地了，還是省省力，束手投降吧！」

姜文宏一身眞實本領，可能遠在老花子與橫山

進士兩人之上，可是房中還有一個黑衣人，那黑衣人到了房中，他要不是一種心靈上的感覺，根本就不知他是什麼時候進來的，由此可見那黑衣人功力之高絕，遠超過自己之上，有他一個人，自己就很少希望了。

剛才，他還想出其不意，激動丐帮帮主隻手撐天陳鎭和與橫山進士解九如體內劇毒，相機脫困。詎料，他們竟然是安如泰山地，一點反應也沒有。

姜文宏心念轉動，自知要想突圍，勢比登天還難，忽然，哈哈一笑，道：「我姜某人認是認栽了，但還有點不服氣。」

那黑袍人冷冷的道：「你要怎樣才服氣？」

姜文宏刀劍齊舉道：「誰能單打獨鬥，勝得過在下，在下才心甘情願。」

那黑衣人向前一步道：「我給你一個機會，只要你能接得住本人十招，本人放你離開。」

姜文宏暗暗道：「你未免太輕估我的眞實本領了，我就打不過你，也未見得接不住你十招……不過……我看這人口出大話，必是自以爲了不起的人，那我又何不利用他這弱點，討點便宜……」

心念轉動之下，搖頭道：「你們人多勢衆，對在下心理上壓力太大，在這種情形之下，在下十成功力，發不出一半，你就十招勝得過在下，也難叫在下心服。」

那黑袍人一笑道：「看你的意思是想要本人減爲五招？……哼！莫說五招，只怕本人三招你都接不住，本人索性給你機會中加機會，只要你接得住本人三招，你就可以揚長而去。」

姜文宏出乎意想不到的欣幸，說道：「此話當眞？」

那黑袍人道：「本人和你動手，已是自貶身份了，難道會像你們一樣，口是心非不成。」

姜文宏就不相信當今武林之中，有他三招都接不住的高人，自信心使他精神大振，朗笑一聲，道：「朋友，你不要後悔啊！」

話聲一落，身形閃動，已連刀帶劍，向那黑袍人和身撲去，出手既快又狠，更不光明。

那黑袍人輕笑一聲道：「不管你怎樣，你都敗定了……」

一語末了，忽然門外癩龍包超的聲音，傳進來道：「你進去不得……」

同時，只見一條人影如急箭一般，從房外射了進來，顯然，癩龍包超未能阻止來人。

房中本來就不寬，來人一射而到，正落在姜文宏與那黑袍人之間，姜文宏招呼那黑袍人的刀劍，可就全朝着來人身上落了下去。

那黑袍人眼快，一見來人竟是趙凱那冒失鬼，不由冷汗直冒，雙眉一皺，右手抬臂一掌，送得趙凱身子脚不停地的直飛過去，把他送離險地。

可是那黑袍人經此一來，整個上身空門大開，姜文宏刀光一閃，勢急勁猛，繞頸而到。

眼看那黑袍人一隻腦袋，就要被姜文宏砍落地下。

但那黑袍人身法奇快，縮頭搖肩，從刀劍之中滑脫而出，化險爲夷，閃身退出三步之外。

這種險境，完全是趙凱替那黑袍人造成的，那黑袍人並不因此有所藉口，要求增加一招，却先開口，數道：「好，只有二招了。」

姜文宏也不答話，左手短劍一揮，幻化出一輪光圓護住前胸，右手精鋼緬刀一掄，攔腰向那黑袍人掃去。

那黑袍人駐地如山，待得姜文宏刀鋒及體，只見他雙手一翻，也不見他用的是什麼手法，但見刀光劍影齊消，姜文宏瞪着一雙眼睛，空着一雙手，楞在當地，做聲不得。

原來，他的那短劍和那精鋼緬刀，已到了那黑袍人手中。

似乎不用第三招，姜文宏在第一招之下已是一敗塗地了。

這時，趙凱忽然大叫一聲道：「大哥閃開……」手中暴起兩道金光，齊向那黑袍人捲去。

他是情急之下，把輕易不敢使用的「日月子母環」，使出來了。

金光一起，就是「日月回春」，三招連環迅疾演出。

祖父的被擄，姜文宏的被迫，使他大爲惱怒，把那黑袍人當作前來生事的惡徒，一上手就展出了毒手。

那黑袍人微一猶豫，趙凱手中金環已迎面軋到，趙凱更一咬牙，內力猛吐，日月子母環上暗簧已被壓了下去。

只聽「卡！卡！……」連聲，六根鋼針，一跳而出，直向那黑袍人臉上刺去。

那黑袍人料不到趙凱會下此毒手，搖肩幌腦已是慢了一步，那六根鋼針，「颼！」的一聲，把他頭部面巾，劃了開來，雖未傷着他顏面，却現出一張令人想像不到的面孔來。

只見趙凱驚叫一聲，道：「你是三弟！」雙臂一張，就向那黑袍人抱去。

敢情，那黑袍人正是大家以爲成了白痴的呂柏年。

同時，姜文宏也不聲不响的使出一式，「毒龍

出洞」，疾如飛丸，直向門外射去……。

× × ×

呂柏年與那看守他的牢卒老張一席談話之後，口中雖不以爲然，心裏却是大爲震動，當晚便現得非常煩躁不安。

第二天，老張送洗臉水給呂柏年，只見呂柏年雙手抱着自己的頭，直攢眉頭。

但呂柏年還是照常洗了臉嗽了口，也吃了一點東西，可是過不了多久，只聽呂柏年大叫一聲：「唉喲！」

抱着頭，在房中直跳，恨不得把自己的頭揪了下來似的，老張跑來問道：「呂少俠，你怎樣？」

呂柏年只道了一聲：「我頭痛！」就「唉喲！唉喲！」的叫個不停。

老張道：「是頭中那部位痛？老漢先替你在幾處穴道看看。」接着，閃身到了呂柏年身邊。

呂柏年勉强說了頭痛的部位，老張手起指落，一連點了呂柏年三處穴道。

那知，這三處穴道一點，呂柏年却殺豬一般叫了起來，抱着頭在地上打起滾來，分明更加劇了。

老張慌了手脚，也不敢再替呂柏年出主意，只有急急的跑去告與莊主神龍劍客呂鴻飛與總管鍾大光知道。

待得神龍劍客呂鴻飛與鐵掌神拳鍾大光趕來，呂柏年已是痛得在地上滾都滾不動，抱着一隻頭只向地上撞。

神龍劍客呂鴻飛與鐵掌神拳鍾大光也不敢隨便出手，鐵掌神拳鍾大光一頓脚道：「大哥，事到如今，只有去請老冬烘金海山來看一看了。」

說着，不待神龍劍客呂鴻飛首肯，他已飛奔而去。

照說，鐵掌神拳鍾大光的年紀本來比神龍劍客爲大，但江湖上大小之稱，並不完全以年齡爲準，有因尊敬，環境，形勢，習慣等等因素，年紀輕的反是老大。

鐵掌神拳鍾大光很快就帶回來了身穿灰色長袍，臉掛玳瑁邊眼鏡，手執旱烟帶的老冬烘金海山。

老冬烘金海山多才多藝，琴棋書畫，醫卜星數，樣樣都有一手，是龍鳳山莊莊主神龍劍客呂鴻飛的左右極被尊敬的清客之一。

鐵掌神拳鍾大光在來時路上，就把呂柏年的病狀告訴了他，他到後只向神龍劍客呂鴻飛行過見面之禮，就去察看呂柏年的病情。

只見他最後出手點了呂柏年七八處穴道，呂柏年的痛苦立除，竟然安靜了下來，只是他已痛得精疲力盡，躺在地上動也懶得動了。

鐵掌神拳鍾大光伸手想扶他上床，老冬烘金海山搖手止住他道：「鍾兄，暫時不要動他，躺在地上比床上更好。」

神龍劍客呂鴻飛吁了一口長氣道：「金兄，他到底是什麼病？爲何來得這樣厲害？」

老冬烘金海山自己拉了一張椅子，坐下道：「據小弟初步檢查，可能是受了極大的刺激……。」

接着，又一搖頭道：「不過這也很難說……」

神龍劍客呂鴻飛點頭道：「不錯，小弟想他一定是受了什麼刺激。」

受了什麼刺激，神龍劍客呂鴻飛沒有往下說，金海山也沒往下追問，這就是一般淸客之流者的可愛之處，東主不說的話，絕不會不識趣的打聽。

鐵掌神拳鍾大光道：「金兄，你看他這病，不嚴重吧！」他是希望不嚴重，所以說出這種話來。

老冬烘金海山望了躺在地上的呂柏年一眼，要說不說的道：「這個……我們到外面去詳談吧！」

神龍劍客呂鴻飛與鐵掌神拳鍾大光臉色凝重的點了一點頭，雙雙站了起來，和老冬烘金海山出室而去。

三人回到神龍劍客呂鴻飛房中，鐵掌神拳鍾大光急着又問道：「金兄，他到底怎樣？」

老冬烘金海山歉然一笑，道：「不瞞你鍾兄說，他的病實在很危險，小弟不敢說有把握。」

鐵掌神拳鍾大光道：「金兄可是說，他已經沒有救了？」

老冬烘金海山道：「那也不是這個意思，如果他的病在這二三天之內不再復發，小弟包可替他醫好，否則，小弟是束手無策，愛莫能助了。」

鐵掌神拳鍾大光怔了一怔，道：「金兄，你的意思叫小弟眞不明白，能醫就能醫，不能醫就不能醫，你這算是能醫還是不能醫？」

老冬烘金海山道：「鍾兄既然這樣說，最好是快想別的辦法。」

鐵掌神拳鍾大光叫了一聲，道：「大哥，賓客之中有位一指回天胡神醫，我們請他來看如何？」

神龍劍客呂鴻飛還沒表示可否，老冬烘金海山大喜道：「一指回天也在這裏，那就最好不過，他正是這方面的專科，有他在那就保險無虞了。」

神龍劍客呂鴻飛長嘆了一聲，無可奈何地點頭道：「好，你就去請他看看吧！」

鐵掌神拳鍾大光站起身來，就向外走，道：「小弟這就去找一指回天胡神醫去了。」急步走了出去。

鐵掌神拳鍾大光走後，神龍劍客呂鴻飛的態度立時一變，變得近乎哀求地道：「金兄，你們就高抬貴手，放過那孩子吧，我保證他以後絕不會再和

你們爲敵。」

神龍劍客呂鴻飛的態度變了，老冬烘金海山的態度也變了，他是變得反客爲主，笑了一笑道：「還有那另外一塊七色玉珮呢？」

神龍劍客呂鴻飛道：「小弟也保證一定可以從他口中問出來……萬一他……小弟就是想問也無從問了……。」

老冬烘金海山眼望天花板，停了半天，點頭道：「你這一向合作得很好，老夫也相信你的話，不過有一件事，老夫坦白的告訴你，令郞這次的病，與人無關，問題是發生在他自己身上。」

神龍劍客呂鴻飛道：「此話當眞？」

老冬烘金海山道：「令郞對尊者還大有用處，尊者不點頭，誰敢對令郞下手。」

神龍劍客呂鴻飛將信將疑的說道：「那他怎麼會……」

老冬烘金海山截口道：「令郞得的病是腦充毒，如果無法遏止，他不久就要發狂，接着人性盡失了。」

神龍劍客呂鴻飛一震說道：「他眞的變成了毒人？」

老冬烘金海山點了點頭道：「不錯，他已是道道地地的毒人了，只是他自作聰明，不待毒天子行功完畢，就把毒天子打死了，所以他雖然能不受別人的約束，但也無法控制體內流竄的毒素，因此，才有今天的惡果。」

神龍劍客呂鴻飛黯然一嘆道：「那我們有什麼辦法救他呢？」

老冬烘金海山道：「你放心，尊者們也不願令郞遭逢不幸，鍾大光不是去找胡一指去了麼，胡一指一定會想辦法挽救令郞危機的。」

神龍劍客呂鴻飛楞了一楞，道：「那一指回春胡神醫也是……。」

老冬烘金海山道：「大尊者算無遺策，否則那胡一指怎會來得這樣巧。」

神龍劍客呂鴻飛長嘆了一聲，心事重重，低頭不語了。

老冬烘金海山一笑道：「呂兄，你還有什麼不滿意的，只要再有三個月，你就可以恢復自由之身，白得了一座龍鳳山莊，坐享骨肉團聚，天倫之樂了。」

神龍劍客呂鴻飛强打精神一笑道：「到時候，還望金兄在尊者面前多多美言。」

老冬烘金海山滿面笑容道：「我對你的合作也很滿意，只要你這次能立下大功，說不定你還有更大的喜訊哩！」

神龍劍客呂鴻飛抱拳道：「那就更得多謝金兄了。」

兩人談話之間，不知不覺已是過了一個多時辰，兩人心中都在等待鐵掌神拳鍾大光回報呂柏年的消息，但口都沒說出來。

鐵掌神拳鍾大光終於回來了，而且臉上堆滿了笑容，不用問，就知道呂柏年沒有問題。

鐵掌神拳鍾大光一踏進房中，就贊口不絕的道：「那一指回天胡神醫眞有一手，他手到病除，病人完全好了。」

他還在老冬烘金海山面前保密啦！殊不知只有他一個人完全蒙在鼓裏。

神龍劍客呂鴻飛欣然道：「走，我們去看看他去。」

鐵掌神拳鍾大光搖頭道：「他還需要休息，大哥明天再去看他吧。」

神龍劍客呂鴻飛一笑道：「也好，你去先請胡神醫來，愚兄要敬他二杯！」

第二天，鐵掌神拳鍾大光心神舒暢的含笑而去。

鐵掌神拳鍾大光去看呂柏年時，只見他的眼佈滿了紅絲，像是一隻暴起了凶心的猛獸。

鐵掌神拳鍾大光一見之下，不由大吃一驚，道：「柏年，你怎樣了？」

呂柏年雙目一橫道：「我又有什麼不對？」說話的語氣和態度，都不像往日的呂柏年了。

鐵掌神拳鍾大光一楞道：「柏年，你……。」

一語未了，呂柏年已是不耐煩的一揮手道：「走！走！走！不要來煩我！」

鐵掌神拳鍾大光又驚又愕，腦中念頭還沒打定，只見呂柏年暴吼一聲道：「你滾不滾！」人便一挺而起，直向鐵掌神拳鍾大光撲來。

鐵掌神拳鍾大光見呂柏年目射凶光，殺氣騰騰，簡直把他當成深仇大敵，不敢招惹他，急急閃退出房外。

這時，老張聞聲趕來，「砰！」的一聲，關住了鐵柵門，愕然道：「總管，他怎樣了？」

鐵掌神拳鍾大光一臉迷惘之色，道：「我也不知道是怎樣一回事，一進去他就大發脾氣。」

老張一皺雙眉道：「他莫非是瘋了？」

鐵掌神拳鍾大光一震道：「瘋了，他怎會瘋，胡神醫不是說沒有關係了麼？」

這時，呂柏年一發便不可收拾，簡直失去了人性，在又嚷又打，東一掌，西一拳，打得整個地下室都搖晃不定，幸喜這地下室極爲堅固，鐵門也是精鋼打造的，否則，整個地下室眞要被他打塌了。

老張一指呂柏年道：「總管，你看這不是發瘋是什麼？」

鐵掌神拳鍾大光頓脚「唉！」了一聲，說道：「你好好照顧他，我去告訴莊主去。」拔步疾馳而去。

呂柏年鬧了一陣，自己慢慢的平靜下來，但却雙眼發直，痴痴呆呆的望着一處，動也不動。

這時，他面上的表情，却是如天上的雲彩一樣，時而陰沉，時而開朗，時而悲戚，時而喜笑，變幻不已。

一陣零亂的脚步聲傳來，神龍劍客呂鴻飛與鐵掌神拳鍾大光急趕而到……。

老張迎住搖手道：「他剛平靜下來。」

神龍劍客呂鴻飛與鐵掌神拳鍾大光小心翼翼的放輕脚步，走在鐵柵門外，向呂柏年望去。

呂柏年其白如玉的臉上，輕輕的罩上了一層黑氣，人雖平靜了下來，全身仍在微微的顫抖不停。

神龍劍客呂鴻飛看得鼻頭一酸，搖頭而嘆道：「這却如何是好？」

他這句自言自語的話，不僅是單純的表示心中無主，同時也包含了無窮無極的憂鬱與歉疚。

鐵掌神拳鍾大光輕啊了一聲，道：「我去找胡一指去！」說罷轉身便欲出去……。

就這時，背後傳來老冬烘金海山的話聲，道：「不用去找他了，他已不辭而別了。」

鐵掌神拳鍾大光氣得大罵一聲，道：「混蛋，醫不好就醫不好，爲什麼要騙人。」

老冬烘金海山直趨神龍劍客呂鴻飛面前，遞給他一張紙條，道：「他留了幾句話給莊主，請莊主過目。」

神龍劍客呂鴻飛迅快的看了一遍，隨手將那紙條收入懷中，也不給鐵掌神拳鍾大光看，沉吟了一陣，向鐵掌神拳鍾大光道：「孩子的病，原是不治之症，我們只能對他盡最後一份心力了，你也不要過份自苦了。」

鐵掌神拳鍾大光哈哈一笑道：「兒子是你的，與我姓鍾的有甚麼關係，你想得開，我姓鍾的能想不開麼！哈哈！哈哈！……」

一生氣，一路笑了出去。

神龍劍客呂鴻飛搖頭一嘆，也與老冬烘金海山離開呂柏年而去。

鐵掌神拳鍾大光一氣而去，回到自己房中，發了半天悶氣，想想也放心不下呂柏年，結果，又跑去看呂柏年了。

呂柏年現在是不吵不鬧了，但是，比吵吵鬧鬧更叫人傷心難過。

只見他雙目無神，口中唸唸有詞，也聽不出他是唸些什麼？一個鼎天立地的大英雄，落得這般光景，不僅是呂柏年個人的悲哀，也是整個武林的悲哀。

鐵掌神拳鍾大光隔着鐵柵門，顫聲地叫道：「柏年！柏年！我是鍾伯伯，你還認得我麼？」

呂柏年充耳不聞，管什麼鍾伯伯也好，鍾叔叔也好，理也不理，完全沉醉在自己的幻覺裏。

鐵掌神拳鍾大光一連叫了四五次，呂柏年頭也沒有抬起來一下，他想打開鐵門進去，又怕呂柏年發毛。

只好默默的望了呂柏年半天，長嘆了一聲，帶着憂傷沉痛的心情，轉身而去。

鐵掌神拳鍾大光去後不久，呂柏年忽然抬起頭來，叫了一聲：「老張！老張！」

這時，老張也正在爲呂柏年的遭遇煩惱，聞聲之下，也沒想到是呂柏年叫他，舉着一雙眼睛四向張望不已。

呂柏年又叫了一聲：「老張！」

老張這才聽出是呂柏年叫他，跑到鐵柵外面，只見呂柏年已經站了起來，神清氣朗，雙目奕奕有神，那裏還是個神智不清的瘋子。

老張一楞道：「公子有何吩咐？」

他這時內心之中，說不出的又驚又疑，所以保持着却而遠之的態度，準備隨時應變。

呂柏年也看出了老張心事，微微一笑，好讓他緊張的心弦鬆弛下來，道：「你以爲我是眞的瘋了麼？」

一個瘋子當然說不出這樣正常的話來，尤其在這種情形之下，這句話有着令人深信不疑的千鈞之力。

老張出自直覺性的，眞誠的驚喜無比的大叫一聲，道：「呂大俠……」

內心之中的喜悅，使他雙淚直流，代替了要表達的言語。

呂柏年作出一個歉疚的表情，道：「多謝您的關懷，也多謝你的指教，所以我才決定這樣做。」

老張這時是激動無比，就想不出一句適當的話，只見他除了點頭之外，便是不停的搓着手像借搓手的力量，穩定自己的心潮。

呂柏年又道：「我的假瘋，我不願再有任何人知道，但，我也不能對你多所說明，可是，又必需你相助，希望你能答應我。」

這時老張已漸漸鎭靜下來，肅然道：「老朽寄身龍鳳山莊等的就是今天，少俠有事儘管吩咐。」

呂柏年道：「請你代我找一個替身。」

老張道：「這個容易，少俠要怎樣的人？」

呂柏年道：「我這替身，將來可有得苦頭吃，找一個死有餘辜的壞蛋最好。」

老張點頭道：「老朽知道了。」轉身走出去。

呂柏年目送着他身形消失，輕輕吁了口長氣。

不久，老張帶回來一個年輕人，身材體型和呂柏年也差不多，只是畧爲消瘦一點。

呂柏年用奇妙手法，點了他七處穴道，使他成了一個眞正的瘋子，然後，把他改裝爲自己的樣子，留在牢中。

呂柏年即一溜烟出了地牢……。

現在，又是夜晚時間了，秋夜的天氣，風清月白，萬里無雲，碧空如海，又深邃，又神秘的俯視着大地。

鐵掌神拳鍾大光心煩意亂，張大着眼睛躺在床上，就是無法入睡，一種說不出的鬱結之氣，充塞在胸腹間，差不多把他的肚子都要漲破了。

今天神龍劍客呂鴻飛對呂柏年那種冷漠的態度，叫他是又氣又惱，又悔又恨，幾十年的交情，今天一眼把他看透了。

正當他無可發洩胸中那股冲天怨氣時，突然，窗外响起了輕輕的敲叩之聲，接着，便聽得一股傳音之聲，貫入耳中道：「鍾賢弟，是我，小兄呂鴻飛，請起來，小兄有話與你相量。」

鐵掌神拳鍾大光翻身坐了起來，開窗跳了出去，只見神龍劍客呂鴻飛身穿勁裝，背揷長劍，一副備戰打扮。

鐵掌神拳鍾大光心弦猛然大震，道：「大哥，你……」

神龍劍客呂鴻飛右手原來還檢着一張人皮面具，待鐵掌神拳看淸他後，一面將人皮面具戴回臉上，一面截口道：「我有話和你說。」

返身越牆而出，鐵掌神拳鍾大光心裏劃過一道强烈的閃電，忖道：「你想對我怎樣？」猛挫了一下鋼牙，隨後越牆跟了出去。

神龍劍客呂鴻飛帶着鐵掌神拳鍾大光直向後山一處僻靜之處奔去，那裏有一處斷崖，斷崖下面，就是銀波點點的湖水。

神龍劍客呂鴻飛飛身投入斷崖之下，隱去了身形，鐵掌神拳鍾大光皺了一下眉頭，也跟身而下。

下得斷崖，原來下面有一個洞窟，空蕩而平坦，約有四五丈方圓，地勢極爲隱密。

鐵掌神拳鍾大光站住身形，盯了神龍劍客呂鴻飛一眼，淡淡的道：「大哥把小弟帶來此地，可是覺着小弟已是多餘了？」

神龍劍客呂鴻飛痛苦地搖着頭道：「賢弟，你一點不瞭解小兄。」

鐵掌神拳鍾大光點頭道：「是，我一點也不瞭解你，就在十天以前，我還非常相信你，被你一遍鬼話說得幇你把柏年騙進地牢，現在我眞的夢醒了，你連自己的兒子都可以暗算，像我們這做朋友的，那是更不在話下了。」

神龍劍客呂鴻飛慘笑一聲，道：「賢弟，小兄不怪你對我產生這種誤會，事實上小兄確是對不起你們。」

鐵掌神拳鍾大光冷笑一聲，道：「算你這句話還有一點點良心，我再問你，程三弟可是被你害死的？」

神龍劍客呂鴻飛神情黯然的搖了搖頭道：「不是小兄……。」

一語未了，鐵掌神拳鍾大光輕蔑地嗤笑一聲，道：「你就點頭承認了下來，難道還怕小弟麼？」

神龍劍客呂鴻飛道：「不是我不是我，因爲那時我根本還沒回到龍鳳山莊來。」

鐵掌神拳鍾大光的眼光陡然一亮，道：「那是說柏年原來說的話完全沒錯？」

神龍劍客呂鴻飛一嘆道：「那時小兄還是人寰五絕階下之囚。」

鐵掌神拳鍾大光怔了一怔，但接着却又是一聲冷笑道：「想不到神龍劍客四個字這樣不值錢……『貪生怕死』……也是我鍾大光瞎了眼……」

神龍劍客呂鴻飛被鐵掌神拳鍾大光搶白得沒有說話的機會，重重的咳了一聲，正式道：「鍾賢弟，你能不能平心靜氣下來，聽小兄說幾句話？」

鐵掌神拳鍾大光笑道：「你要不愛聽，你不是帶得有寶劍麼，舉手一揮，不就耳根淸靜了。」

這也難怪鐵掌神拳鍾大光滿肚子怨氣，皆因鐵掌神拳鍾大光過去對神龍劍客呂鴻飛的敬重，簡直到了無以深加的地步，這時一向尊敬的偶像，突然之間自認是人寰五絕的走狗，那喪然而失的感，能不化作一腔怒火！

神龍劍客呂鴻飛心中有着說不出的滋味，苦笑一聲，道：「好，你數說夠了時，小兄再說吧！」

鐵掌神拳鍾大光也奇怪，心中想說的話，竟突然之間，飛逸而去，有着無從開口之感，冷笑一聲，也不說話了。

兩人保持了一陣寂靜中的緊張，神龍劍客呂鴻飛開始訴說道：「小兄的遭遇說來話長，也不是三言兩語說得淸楚，總之，小兄不是貪生怕死之徒，更不是寡廉鮮耻之輩，小兄的回來接掌『龍鳳山莊』，有不得已的苦衷，也有我個人的心願……。」

說到這裏，話聲忽然一頓，停了片刻，不見鐵掌神拳鍾大光出言打岔，輕輕的吁了一口氣，接道：「不可諱言的，小兄現在是人寰五絕的走狗應聲筒，但小兄是人降心不降，我回來之後，龍鳳山莊已有很大的改變了。」

（未完待續）

新派俠義中篇連載

雪嶺珠魂

蕭逸·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蒲天河冒充伐木粗漢，混入白雪山莊，獲一婢女之助，權充丁大元花匠，那晚往探丁大元練功處，不愼誤踩警鈴，幸獲江瑞琪援助，得免露底，翌日，奉命往爲江瑞琪修理花草，始知江瑞琪是因了婁曉蘭的囑托，暗中助他一臂，蒲天河也坦率告以此來目的，江瑞琪囑以耐心從事，五日後，蒲天河又往踩探，發現丁大元與師弟柳玉反臉動手，柳川發暗器助柳玉逃去後，丁大元也飛身離開白龍閣，蒲天河立予跟踪，至一小溪，丁大元竟駕一小舟，迅疾搖槳一路划了下去——

奇緣逢怪客　追躡見鬩牆

蒲天河這時愈發動了好奇之心，跟踪到此，自無中途停輟之理。

當下他咬了咬牙，也縱身上了一葉小舟，遠遠的靠着溪邊尾隨而下，不久，就見丁大元，把小舟靠在了一座石橋附近，他回身看了一眼，竟然沒有發現甚麼，接着就縱上了這座小石橋。

蒲天河等他去遠了，才敢縱身而上。

這是一個十分荒蕪的廢園，儘管是花樹遍植，却疏於管理，滿地都散落着枯枝敗葉，森森的林木，交織成大片的陰影，潮濕的氣味很重。

丁大元這時竟順着一條小道直馳了下去。

在廢園正中，聳立着歪斜的木造樓，其上糾葛着無數怪藤，顯然是早已無人居住了。

丁大元來到了樓前，並不進入，却偏身向一座枯亭行去。蒲天河這時借着樹林子的陰影，可以大胆的走近他身邊。

他看見了丁大元在亭前停住了脚，然後又回頭看了一眼，就見他雙手向着亭柱之上用力一推。

只聽見「沙！沙！」一陣細響之聲，那座茅亭，竟爲他推到了一邊。

蒲天河不由心中一驚，亭子推開之後，突現出了一片燈光，燈光並且清楚的照見了幾磴石階，通往地下，彷彿是一個地下室一般。

這時候，却聞得一個十分蒼老的聲音，由地下傳出來，道：「是那一位，這麼晚了還來找我的麻煩，我老人家可是要休息了！」

丁大元面上現出一片冷笑，拾級而下！

俗語謂「不到黃河心不甘」，本着這種心理，蒲天河大胆的來到了亭前，他竟然也順着石階走了下去。

這時，他鼻中聞到了陣陣潮濕味道。同時，他目光中接觸的燈光，也漸漸强了。

這眞是一件令人想不到的事，石階下通着一道窄狹的廊子，到處都是伸出來的石塊，兩盞豆油燈，放在石塊之上光影閃爍不已。

廊道的盡頭，通着一間石塊砌成的廣室，那强光正由其內傳出。

這時，那間石室裏，傳出了一陣冷笑，仍是先前那個蒼老的聲音道：「丁大元，你這孽徒，又來捉弄我來了麼？」

丁大元在他說話之時，已走了進去，他冷冷的道：「老怪物，你猜得不錯，又是我來了。」

蒲天河倚身門邊的石塊之後，偷目向這間石室望去，他不禁嚇了一跳。

只見這間廣敞的大石室內，陳列着幾樣簡單的東西，地上鋪散着一堆枯黃的稻草。

就在稻草堆上，坐着一個形容枯萎的高瘦老人，這老人那副容顏，看起來可眞是有些嚇人，只見他生着一張長形的長臉，雙瞳下垂，形成腫泡泡的兩粒圓核，瞳子微呈黃色，但是光彩炯炯。

他生着一雙大而厚的耳朵，耳肉下垂幾至垂肩，週身上下，看來瘦無兩肉，只是一片慘白。

在他身上穿着一襲肥大的袍子，質料甚是高貴，可是却爛成了千瘡百孔，一條條，一片片掛在身上。

老人正赤着雙足，可是在他右脚跟處，却有一條姆指粗細的鍊子鎖着他。

同時，在他的左手也有同樣的一條鍊子鎖着。兩條鍊子一上一下，却不知連接何處，深深的陷入石內。

由於鍊子的尺度相當長，老人也就可以作一些有限度的活動，可是不過在兩丈之內，兩丈之外，也就不行了。

老人生着白白的兩道壽眉，頭上的頭髮早就脫光了，形成一顆光閃閃的腦殼，他的歲數也相當大了，大約在七十與八十之間。

在他身旁有一個大石槽，槽內滿盛清水，另一個石槽內，却放着一些地瓜野菓首烏之類的東西。

另有一個石格，垂着一張簾子，其內傳出淙淙水聲，可能是專爲他所設置便溺的地方。

這老人，就像是一個死牢中的囚犯，事實上他也差不了多少。

在他正面的一座石塊之上，放着一個大碗，碗內有數股燈蕊，燃着很亮的燈光。

石墩上，畫着一幅棋譜，其上着有十數粒棋子，他似乎正在一個人獨自思索着棋路，手上尙拿着一粒棋子。

這時他緊緊皺着眉，正面的看着丁大元，現出一副惱恨的樣子，怪聲道：「丁大元你聽着，就是江老兒，對我老人家，也要敬重三分，你這個徒弟可比師父還要厲害，你說，你到底要怎麼樣呢？」

丁大元似乎不大敢把身子接近他，離着他有三丈遠，聞言後，他帶出一副僞裝的笑容道：「木老前輩，我上次跟你所談之事還要請你三思才好！」

他聳了一下肩膀道：「這件事是利己利人，你老人家又何樂而不爲？」

老人發出一聲嘶啞笑聲，道：「你眞是妄想了，想當初你師父對我百般苦求，利誘，我都沒有答應他，因此，才會有今日下場，現在十年限期已在不遠，他到時候是非放我不可，我又何必要你來做人情？」

丁大元嘿嘿一笑道：「老前輩，你太天眞了，我想，如果不是我有此好心救你，這一輩子，休想活着出來，師父的手段，你莫非還不知道麼？」

老頭兒眨眼一翻道：「江壽不是這種人，你休想說動我，我老人家也不願再跟你多費口舌，你請吧！」

丁大元森森一笑道：「木老前輩，你這是何苦，其實你那一批寶藏，我也不想全吞，只要分我一半也就行了！」

老人伸出手指，算了半天，冷冷笑道：「你以爲一半是一個小數目麼？哈……」

他狂笑了一聲，趾高氣揚的道：「一半的數目，也足够收買你們這白雪山莊十個也不止了，憑你也配？」

說着揮了揮手，怒道：「快走，快走，少惹我生氣，甚麼都好談，就別談錢！」

丁大元獰笑了一聲：「好好勸說，你不肯聽，說不得要給你嚐些苦頭了！」

老人怪眼一翻，冷森森的笑道：「丁老大，你還要講打麼？」

說着他揚了一下手，手上鐵鍊子，發出了嘩啦的一聲響，然後他嘿嘿怪笑道：「你以爲我老人家手脚上有了這玩藝兒，就好欺了，小子，你不妨來試試看！」

丁大元哈哈笑道：「那一個要跟你動手呢？」

說着他冷笑一聲，自懷內取出了一個紙包兒，慢慢打開來，其中竟是一枚鵝卵大小的黃色草球。

丁大元嘿嘿一笑，揚了揚手中的草球道：「木老前輩，這東西可認得麼？」

木老頭兒本是一臉不在乎的味兒，可是當他目光一接觸到這件東西，不由立時神色大變，全身戰抖了一下，吶吶地道：「你……你是那裏弄來……的？」

丁大元哈哈一笑道：「老頭兒，你是嚐過這東西滋味的，要不要再來一個，哈哈……」

老人忽地站了起來，憤憤的道：「是你師父告訴你的？」

丁大元冷笑了一聲道：「這種艾草球，到處都有，隨處可採製，老頭兒，你要是不答應，我就點着一個讓你嚐嚐新，如何？」

老人，這時氣得咬牙切齒，他怒吼了一聲，道：「你是作夢，休想！」

說着運用兩手，呼呼！的劈出兩掌。可是丁大元似早已知道他會有此一手，當時身子向後一靠，已隱在了一方巨石之後。

老人的掌力，劈在石面上，擊出了滿空的碎石屑子，像雨點也似的落了下來。

這種掌力，使得暗中的蒲天河大吃了一驚，他眞沒有想到，這外表如此萎弱的老人，竟然會有如此驚人的掌力，眞令他望而咋舌。

一掌未中，老人卻發出類似哀求的聲音，道：「丁老大，你不要胡鬧，我老人家可是要叫了！」

丁大元閃身而出，哈哈笑道：「你隨便叫吧，你這是敬酒不吃罰酒，我要不給你一點厲害，諒你是不知我是何許人也！」

說着就見他，把手上的那枚艾草球，就着壁上的燈火點燃，信手一拋，落入一個石槽之內。

立時就有大股的黃煙，自石槽內蓬蓬而起。

老人發出殺豬也似的一聲怪叫道：「好小輩，你要這麼的擺佈我，我可是要罵你祖宗十八代！」

話聲未完，却爲一陣厲咳之聲取而代之。

丁大元見狀，聳肩笑道：「老頭兒，這是你自己找的，明天此時我再來聽消息，也許你會想明白了！」

說着，冷冷一笑，遂自掉頭而去。

那老人咳得更厲害了，似乎氣都喘不過來的樣子，一面大聲吼道：「小子……你好狠……咳……咳！」

等到他喘過氣來，丁大元早已走得無影無踪。

這時他狂叫道：「救命……救命……」

蒲天河在暗處，只見他鼻涕眼淚，淌得全身都是，那種張着大嘴猛喘的樣子，看起來眞像是要死了一般。

他啞嗓子大哭大叫道：「老天爺……誰來救救我吧！」

然後，他用力的發出掌力，驟擊着空氣中的黃煙，只是濃煙時分又聚，饒你有多大的功夫，也是莫可奈何！

眼看着他翻下了身子，肚皮翻天，口中狂吐着白沫，喘得就像是一隻牛！

蒲天河實在忍不住了，當時猛地縱身而出撲到了石槽，揀出了那燃點中的艾草球，兩脚踩滅，他自己卻也嗆得熱淚滾滾而下！

雖然他如今身份，不便多管閒事，可是那木老頭那種痛苦的樣子，使他大爲同情。

室內的黃烟漸漸稀薄，老人就像是一塊死肉也似的，癱在稻草堆上。

他長長的喘了一口氣，好像是才由死神那裏歸來，繼而睜開了眸子，長長吁道：「嗆死我了……要命的小王八旦，你算……眞狠！」

說着又打了兩個噴嚏，才把目光移向蒲天河立身之處，當他發現到蒲天河立在身邊時，不由嚇得怪叫了一聲。

只見他身子猛然個一翻，足上的鍊子嘩啦一響，他已坐了起來。

蒲天河方才已看見他的掌力，知道此老武功極高！

這時見狀，只以爲他會不利於自己，嚇得後退了兩步，老人一聲叱道：「站住！」

蒲天河微微一笑道：「老前輩不必驚嚇，我沒有惡意！」

老人目光在室內轉了轉，面上帶出驚異之色，道：「那東西是你弄滅的麼？」

蒲天河點了點頭，老人面上立時帶出了一種欣慰感激之色，他用破爛的袖子，把臉上的鼻涕眼淚擦了擦，破涕爲笑道：「小子，這麼說，你不是丁大元一路的了！」

蒲天河搖了搖頭：「不是的，我只是寄居在這裏的一個外人！」

老人傾耳向外聽了聽，作了一個手勢道：「坐下來，這時候是不會有誰來的！」

說着他伸出右手小指，用過長的指甲，把燈內稔子挑出了，一時光華大作。

蒲天河在燈下打量這個怪異的老人，眞不禁有些害怕，同時老人的身世，遭遇，還是一個謎！

他在一塊石頭上坐了下來，這老人上上下下看了他一陣之後，發出一陣桀桀的怪聲道：「一點不錯，你不是白雲山莊裏面的人，你來到這裏是作什麼的？」

蒲天河微微笑道：「我來此之事，暫時恕不奉告——」

老人低笑了一聲，舉起一隻手，在頭皮上扣了

一陣子，然後在燈下彈了彈，發出「梯！梯！」之聲。

他這種表情，似乎已把方才的痛苦全忘了，剔了一會兒指甲，他瞇着一雙細目，笑道：「你叫什麼？」

蒲天河想了想，一笑道：「我的姓名，老前輩最好也不要多問，總之，我不是這裏的人，你老人家放心。」

老人搓了搓手，笑道：「好，這樣我就放心了，現在你告訴我，你找我有什麼事吧。」

蒲天河搖了搖頭，道：「我只是一路跟隨丁大元，才來到此地——」

說着他劍眉微顰，道：「看你樣子，像是一個武技甚高的武林前輩，只是你怎麼會被關在這地洞裏？弄成這副樣子？」

老人雙手一舞，發出了一聲怪笑。

那種笑聲，乍聽起來，眞有幾分像夜貓在叫喚，由他的表情中看來，他似乎已有幾分憤怒，當下笑聲一歛，他望着蒲天河森森的道：「小朋友，你想明白這件事麼？」

蒲天河點了點頭，老人右手在身旁的石槽內一抓，已把浸在水中的杓子抓了起來，然後盛了些水，就嘴喝了幾口，然後扔下了杓子，他赫赫笑道：「其實你也用不着奇怪，這是我自願的，沒有多久我也就熬出來了，那時候……」

他臉上帶出了一種無比的欣慰，嚥了一下口水，又接下去道：「……那時候海濶天空，任我逍遙，小伙子，你看不出吧，我呀，最少還有三十年陽壽呢！」

說着宏聲大笑了起來，蒲天河吃驚的道：「老前輩，你要小聲一點！」

老人笑聲一收，順着嘴角淌着吐沫，看起來，是一個相當邋遢的傢伙，也許是長年的禁因，已養成了他凡事不在乎的感覺。

他皺了一下眉毛，搖了搖頭，說道：「那丁大元，今夜是再不會來的，他是想給我吃些苦頭，想不到你會來這裏，救了我，他娘的，這艾球，算是害苦了我……」

說到此，他冷冷一笑：「想當初，他師父江壽，要不是用這種東西，我也不會吃這麼大虧！」

蒲天河微笑道：「我方才已看過了，不過是普通的一個艾草球，你怎會怕成這個樣子？」

木老頭鼻子裏哼了一聲，用手在臉上抓了抓，道：「小兄弟，你那裏知道，天下的人和事都很怪，一物尅一物，古今皆然，我老頭子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這玩藝兒！」

說着雙目一瞪，冷笑了一聲，道：「知道這件事的只有江壽老兒一個人，他不該告訴他徒弟丁大元，讓我也跟着受這個烏氣，我只要一聞這種味道，眞他媽的，連身上骨頭都酸了！」

蒲天河不由奇怪的道：「可是他又爲什麼要這樣作呢？」

木老頭怪笑了一聲，說道：「他當然是有用意的……」

說着雙目瞇成一縫，微微一笑，道：「小伙子，你會不知道？」

蒲天河一怔道：「知道什麼？」

木老頭用手扣了一下頭道：「這白雪山莊裏的人，上上下下誰都知道我是一個大富翁，可是他們誰也打不了我的主意，就連老魔對我也莫可奈何，這小子竟然也動了心，眞是作夢！」

蒲天河不由一怔道：「大富翁？」

老人點了點頭，滿臉的皺紋都開了，他點了點頭，嘻嘻一笑，道：「非但是大富翁，可以說是富可敵國——」

蒲天河更不由驚異了，他微微一笑，道：「你的錢呢？」

老人見狀，翻了一下眼皮，嘆了一聲道：「得！得！別說了，反正我說出來，你是不會相信的，就算我沒說就是！」

蒲天河本想再繼續追問一下這件事，可是見老人面上已有怒色，遂即作罷！

他對這個老人，不過是心存好奇，並沒有甚麼企圖，此時見他如此情形，就決心設法救他出去，他上前一步道：「老人家，我救你出去如何？」

老人呆了一下，道：「你能救我？」

蒲天河皺了一下眉頭，道：「你到底想不想出去？」

老人望着他，微微笑道：「你如果能救我出去，我願意送你一百萬兩銀子！」

蒲天河搖頭笑道：「我倒不想你送我銀子，來，你閃開一點！」

說着自背後把那口父親遺交的「五嶺神劍」掣在手中，他上前一步，舉劍向着老人脚上的鍊子猛砍了下去。

老人傻笑了一下，十分懊喪的道：「你這是幹什麼？」

只聽見「嗆！」一聲，劍鋒砍在鎖鍊之上，濺起了一串火星兒，那鐵鍊不過是跳動了一下，依然如故。

蒲天河不由大吃一驚，他第二次力貫劍鋒，向外一抖，再次向鍊子上斬去。

「嗆！」一聲，劍鋒又一次的跳了起來，那細

如姆指粗鍊子仍然是絲毫未損。

蒲天河不由心中一動，他抬起劍來看了看，劍刃雖未受傷，可是這口劍整個的抖成一片，散出了一地流螢。

老人這時由不住冷森森一笑，道：「你死了這條心吧！」

蒲天河驚異的望着他道：「這鍊子莫非不是鋼鐵所鑄，這劍有斬鐵斷金之利，怎地斬它不斷？」

老人望着他赫赫一笑，道：「小伙子，你太毛燥了，你以爲普通鐵鍊，會能鎖得住我麼？哈，我只當你有甚麼好法子救我呢，原來是這個！」

蒲天河不由臉上一紅，緩緩的收起了劍，老人望着他微微笑道：「這兩條鍊子，乃是老魔在天山，採萬年寒鐵，用地心眞火鑄鍊而成，慢說是刀劍砍它不開，就是水冶火鍊，也莫可奈何！」

蒲天河嘆道：「這麼說是沒有東西能開了？」

老人冷笑道：「除了老魔自配的兩把鑰匙以外，別無他物！」

蒲天河看着他怪同情的道：「你在此處住了多久了？」

老人比了一個手式道：「有八年了！」

他仰天笑了一聲，道：「八年是一個很長的時間，可是我倒也能安之如飴，我用十年時間，交換我後半生榮華富貴，也是一件劃得來的事情！」

蒲天河苦笑了笑道：「你怎知十年就可以出去了？」

老人面色一沉，道：「江壽有言在先，豈能到時不遵？不過，他也不會白白放了我，我知道我一且出去了之後，不會與他善罷干休，因爲這幾年以來，我在此是練了幾種厲害的功夫！」

蒲天河一怔道：「你手脚不便，還能練什麼功夫？」

老人森森一笑，道：「小伙子，你這句話可就說錯了，一個人只要有決心意志力，即使是在睡榻之上，也能練成絕世奇功！」

說罷，他含着一種神秘的微笑，在蒲天河臉上看了一陣，道：「我這幾句話，你大概還有幾分不相信是吧？」

蒲天河尚未答話，這木老頭一笑道：「很好，現在可以當面試一試，叫你看看！」

蒲天河不由喜道：「果眞能瞻仰一下你老人家的奇技，倒是眼福不淺，你怎麼試呢？」

老人兩道冷電也似的目光，在他臉上轉了一轉，道：「小伙子，你一身功夫，不錯，由你雙太陽穴看來，你這身功夫，絕不在丁大元之下，可是，如果你願意的話，你不妨拿我來試身手……」

蒲天河搖了搖頭道：「我怎能在老前輩面前造次？」

老人哈哈笑道：「不是造次，如果你眞願意一試的話，你就會知道，你的那一身功夫，在我面前，是絲毫構不成威脅了！」

蒲天河本不能造次，可是聽他如此一說，不禁激起了一些年青人的豪氣，當時微笑不語。

老人似乎對這件事很感興趣，他嘻嘻笑道：「怎麼樣？你相信不相信？」

蒲天河冷冷一笑道：「你老人家也未免過於自負，你應該知道，你的手脚不方便，在這種情形之下，老前輩，你絕不會是我的對手！」

老人聞言雙目一翻，嘿嘿一笑道：「你不要逞能，你敢試一試麼。」

蒲天河點點頭，道：「你老要怎麼試呢？」

老人似乎十分得意的笑了聲，有點兒手舞足蹈的道：「隨你的便，用手也可以，用劍也行，只管照着我身上狠打，看一看你能否傷得了我？」

蒲天河笑道：「眞要是傷了你，也就晚了！」

老人雙眸一翻，立時顯出不悅，道：「胡說，今夜我非要你心服口服，要你知道『木尺子』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物。」說着，他自草堆猛然站了起來，鐵鍊子嘩啦的一响，蒲天河不由嚇了一跳，道：「你老這就動手麼？」

木尺子怪聲笑道：「我方才已經說過，你可以施出你身上所有的功夫，看看能奈我何？我決不還手就是……」

蒲天河想想，道：「也好，那麼我放肆了！」

說着，左手在老人面前一晃，右手用「拿星探月」的手法，向老人肩頭之上摘去。

木尺子嘿嘿一笑，只見他肩頭霍地向下一矮，鐵鍊子嘩啦一响，蒲天河當時只覺得眼前一花，再看這老人，已脫身五尺以外。

身法之快，眞有如火石電光，蒲天河不由大吃一驚，這才知道，這老人果眞是有一手。

如此一來，他的興頭也就來了。

當時，淺笑了一聲，道：「老前輩，請恕我放肆了。」

話聲一落，他已如狂風驟雨也似的，猛地把身子偎了過去。

就見他右膝向前微微一彎，雙掌由左右向前驀地一探，直向木尺子兩處肋骨之上揷來。

怪老人一聲怪笑，口中叱了一聲：「倒下！」

只見他枯瘦的身體，猛地向前一倒，整個背部，不過是貼地面寸許高下。

這種情形之下，蒲天河的一雙揷手顯然是走了個空，可是蒲天河是有備在先。

這是在木尺子身子才一倒下的同時，蒲天河足尖一點，已如同飛猿鷹隼也似的騰了起來。

這是式意想不到的起落式子，一起一落，不過是彈指之間，就是他身子向下一墮的當兒，這位新近領得「五嶺神劍」之稱的少年奇俠，口中低叱了一聲：「打！」

就見他雙掌驀地一分，一左一右，一上一下，直向着木尺子上胸小腹，兩處要害之上同時打來。

木尺子口中怪樣的叱喝一聲道：「好小子！」

就見他四肢倏地一收，鐵鍊子嘩啦一响，竟然整個的，像一張紙也似的，平平的貼在了當頭的石壁之上。

他兩手分張，兩足向下，就像一個大字形的樣子。

蒲天河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氣，心說，好厲害的木尺子。

他眞沒想到，如此快捷的招式，依然讓他逃開，當下雙臂向後用力一收，叱氣開聲道：「嘿！」

地面上灰石「碰！」一聲，四下濺起，像豆子也似的剝剝落落灑了滿地都是。

他這種掌力，使得壁頂的木尺子，也不禁發出一聲嘆道：「好個小子！」

緊接着他在壁頂上，向後一個倒仰之勢，有如四兩棉花也似的，已輕飄飄的又落了下來。

這時蒲天河已站立一旁，他面紅如火，很是羞愧的道：「老前輩神乎其技，我自信不是對手！」

木尺子連連點頭道：「八年沒有下山，想不到當今武林中，竟然培育出如此厲害的人才，眞是後生可畏！」

他怪笑了一聲，向着蒲天河一挑姆指道：「小伙子，行！」

說着用手指了一下，方才蒲天河掌擊之處，說道：「想不到你有如此驚人的掌力，我要是逃慢一步，焉能還會有命在？可怕，可怕極了！」

他邊說邊搖頭，面色罩上了一層寒霧！

蒲天河向着他深深一拜道：「弟子有眼不識泰山，尚請老前輩不罪！」

木尺子點了點頭道：「小伙子，不要賠禮，我老頭子生平最喜歡有眞本事的少年，方才我是小看了你！」

說着目光在他身上轉了一下，吶吶道：「你的掌力充沛，力道逼人，如此功力，非三數十年不能見功，只是看你年歲却正少年，眞令人不解了！」

蒲天河微微欠腰道：「弟子曾受先父，小諸葛移神開頂大法栽培，功力較前畧高！」

木尺子神色一驚，由不住點了點頭，道：「我說呢！」

遂又發出一聲嘆息，道：「可惜！可惜！」

蒲天河靈機一動，道：「前輩何出此語？」

木尺子炯炯目光，逼視他道：「小伙子，由來成大業者，質秉固然重要，最主要的，却在於良師，無良師指點，雖上上質秉，不過一頑石璞玉，反之，雖駑下之材，却也可觀！」

他慢慢坐在草堆上，不禁又搖了一下頭道：「以你方才身手看來，雖質秉上上，功力深沛，可是師質不過中上之譜，至終不過如此而矣！」

說到此，嘆息了一聲，道：「……這豈不是可惜了你這塊良金璞玉了？」

蒲天河不由俊臉一紅，心中甚是悵悵，頓時怔在了當地，作聲不得！

這時木尺子，含着微笑，把過長的鍊子緩緩的繞在手足之上，抬頭看了他一眼，道：「小伙子，你看我今年已七十八了，你可知我一生中最遺憾的是甚麼？」

蒲天河搖了搖頭道：「不知道！」

木尺子目光凌凌道：「你自是不知，不過，我現在可以告訴你，我最遺憾的是，生平沒有一個繼承我這身本事的弟子！」

說到此，他瘦削的臉，像是拉長了許多，接着發出了一聲吁嘆道：「……因爲如此，所以今日才會落得如此下場，這是我一件最痛心的事！」

蒲天河不由心中一動，他上前一步，吶吶道：「老前輩如不嫌棄，弟子願……」

方言到此，就見木尺子兩團白雪也似的眉毛，忽地向兩邊一分，他擺了下手道：「禁聲！」

蒲天河忙自住口，木尺子傾耳細聽了聽，面色益變，道：「不好，有人來了！」

蒲天河凝神細聽，果聞遠處有微弱一片悉悉之聲，不由吃了一驚道：「旣如此，弟子告退了！」

木尺子擺了一下手道：「你此刻出去，定會爲人撞見，反倒不妙，倒不如暫時在我這間暗室內藏身片刻，等他走後再去不遲！」

說話之時，那悉悉之聲似乎更近了。

那聲音，像是一隻四脚獸類，踐踏着地上的枯葉似的，木尺子不由冷冷一笑道：「你見過此間主人江壽麼？」

蒲天河搖了搖頭道：「不曾！」

木尺子拉了一下身上的衣服，正襟危坐，道：「很好，你馬上就可以見識到這個人了。」

蒲天河大吃一驚道：「莫非是雪山老魔親自來了？」

木尺子枯黃的臉上，帶出了一片冷笑，他指了一下那間暗室道：「快進去吧！」

蒲天河聞知老魔江壽親自來臨，不由也有幾分震驚，只聞此老乃是當今天下第一號的魔頭，聲威之盛，足令武林中人談虎色變。

他不過是久聞盛名，並不曾見過他的廬山眞面目，慌不迭躲入木尺子那間暗室之內。

他身形方自藏好，已聽洞口傳出一片喋喋獸喘之聲。木尺子這時不住冷森森的發出了一陣怪笑聲道：「江老兒別來無恙，今夜怎地如此雅興？駕臨我這蝸居來了？」

木尺子話聲一出，洞外立時傳出一陣宏亮的犬吠之聲。

深宵霧冷，這幾聲狗叫，聽起來，眞令人有些汗毛聳然之感。

蒲天河心中正自奇怪，因爲這聲狗吠聲，聽起來大是有異於一般，似乎聲調較常犬粗了許多，正自不解，却聽到洞口傳來一個童子的聲音，笑道：「木老哥，這時候還未曾睡麼？旣如此，恕老夫打擾了！」

說着，就聽見足步聲傳下洞來，同時那隻狗，又發出了一陣有如豹吼一般的吠聲。

緊接着，一人一犬，已出現在地洞之外。

蒲天河倚身暗室內一塊巨石之後，偸偸向外一看，禁不住心中大大吃了一驚！

他還是頭一次見這位聞名天下的老魔頭，如非木尺子招呼在先，他絕對不能相信，立在眼前的這個人，竟會是雪山老魔江壽？

因爲這個人看來太年輕了，年輕得難以令人置信。

據他所知，老魔頭將七十大壽了，可是眼前這個人看起來，不過是三十許人。

蒲天河驚心之下，打量着這個魔頭，只見他看過去，至多三十歲左右，身高七尺，週身發紅，就像是爲棕紅色的漆染過一般。

他生得方面大耳，獅鼻濶口，頭上的短髮，剪得平平整整，然後用一個金箍，把它們壓下來，看起來就像是一把刷子一樣的平！

他雖是七旬的人了，可是那一頭頭髮，却是黑如墨紫，一根白髮都沒有，腰幹兒更是挺得筆直。

在他右肩頭上，斜揹着一個黃色的布袋，其內不知道裝些什麼，鼓膨膨的。

蒲天河藏在石後，一點聲音都不敢出，他尤其要提防着那隻狗。

原來這個人右手還牽着一頭黑綠色短毛的牝犬，蒲天河一打量這一頭狗，更不由吃了一驚！

他活了這麼大，眞還是第一次見過如此怪樣的狗。

只見那是一頭長耳闊口，四肢奇短的畜牲，一顆腦袋，却是碩大無比，巨口之內劍齒交錯，白森森地甚是怕人！

這一人一獸，看起來確是令人吃驚！

蒲天河屏息凝神，生怕爲這條怪犬發覺出有異來，他仔細的注視着雪山老魔江壽。

見他身上穿着一襲火紅色的長袍子，長可及地，兩隻大脚上，却套穿着一雙翻毛的白色短靴，看起來眞有些不倫不類。

他進得門後，目光先往四下張望了一陣，才落在了木尺子身上。

就見他發出了一陣低笑道：「老朋友，我差不多個把月沒有來看你了，怎麼樣？日子過得還可以吧？」

木尺子嘿嘿笑道：「老鬼，你少來這一套，你的那些鬼心思，當我還不明白麼？」

江壽咧開大口，嘿嘿笑道：「老朋友，你愈來愈是聰明啦，那麼你說說看，我來此是作什麼？」

木尺子桀桀一笑道：「江壽，你死了這條心吧，我如存心告訴你，何必又等到今日，這八年的時間我都耗過了，又何必不再等兩年？你總不能說話不算吧！」

雪山老魔聞言面色先是一凜，可是接着却發出了一片宏笑之聲，道：「今夜我們不談這個，我是爲你送粮食來了。」

木尺子聞言不由精神一振，立刻站了起來，道：「送什麼粮食？」

雪山老魔遂自背上解下了那個黃色的包袱，打開了一邊，上前幾步，自其中抖出了十來個饅頭，然後赫赫一笑，退後了一步。

木尺子就像餓瘋了一樣，伸手抓起了一個，連啃帶嚼一陣狼吞虎嚥，已吃下了一個。

接着他又以同樣的速度，吃下去兩個。

雪山老魔見狀，在一邊由不住發出了一片怪笑之聲，道：「慢一點，這些全都是你的，沒有人會搶！」

木尺子聞言，把吃了一半的一個饅頭丟下來，他臉上帶着一種苦笑，冷冷的道：「江壽，這幾年你把我捉摸够了，你對我，不如對你的這隻狗！」

江壽黑眉一分，哈哈大笑了一聲道：「這隻狗是忠於我的，你呢？」

說着又狂笑了一聲，聲震四壁，整個的地下室內，都由不住發出了一片嗡嗡之聲。

木尺子怒叱了一聲，道：「有什麼好笑的？」

雪山老魔笑聲一歛，冷冷的道：「木尺子，只要你點一下頭，答應同我合作，不要說白饅頭，大魚大肉由你挑，而且……」

說到此，森森一笑，道：「……我還可以考慮，把你手脚上的玩藝兒取下來，給你換個地方，你以爲怎麼樣？」

木尺子搖了搖頭，道：「這件事，你要是早提出來，也許可以考慮，可是現在太晚了！」

雪山老魔短眉一豎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木尺子擺了一下手道：「無功不受祿，你還是把你的饅頭收回去吧，如果沒有別的事，我想睡覺了！」

說着雙目下垂，不再多言。

雪山老魔赫赫一陣冷笑，道：「木尺子，你這樣對我，只怕你會後悔的！」

木尺子雙目一睜，道：「我還有什麼後悔的？老兒，你還能怎麼樣？」

說話之時，那頭怪狗忽然鼻中「嗚！」了一聲，猛地抬起頭來，雪山老魔一驚道：「什麼人？」

那頭綠毛怪犬，口中「嗚！嗚！」短嗚着，似乎要掙開主人鎖鍊，木尺子見狀不由冷笑了一聲道：「我這寒窖裏，除了你們師徒常常來此光顧之外，還會又有誰來？」

雪山老魔不由一怔道：「我那個徒弟來了？」

木尺子一面說話，遂自一個木盤內，檢起了一些檀香粉沫，輕輕洒在燈蕊之上，立時室內散出了一片淡淡的異香。

那頭怪犬，本來目視向暗室發出低嗚之聲，欲擺脫繩索過去，可是當牠嗅到了這陣檀香異味之後，立時老實了下來。

木尺子這時才若無其事的，望着雪山老魔，一笑道：「怎麼，你能來，你徒弟就不能來？」

江壽沉下臉來，道：「是那一個？」

木尺子搖了一下頭，道：「自然是你那位掌門大弟子，你們是有其師必有其徒，師徒兩個都安着一樣的心思！」

江壽冷冷一笑，道：「丁大元他莫非還有什麼事情不成？」

木尺子森森一笑道：「江壽，我們是老朋友了，雖然你對我如此，我却還要勸你一句，你那個徒弟，你可是要小心他一點，不是我笑你，早晚有一天，你會在他手上吃大虧的！」

江壽冷冷一笑，道：「你以爲我會相信你的鬼話嗎？」

木尺子哈哈一笑道：「信不信由你，我不過是奉勸罷了！」

雪山老魔一雙眸子，射出了灼灼神光，冷冷一笑，道：「這事情我們不要多談，老木，今夜我來不過是看看你，就便我還聽說你在此練了幾樣厲害的功夫，順便想領教一下！」

木尺子不由呆了一呆道：「你聽誰說的？」

雪山老魔冷冷一笑道：「你的事，還瞞得了我麼？」

木尺子低頭冷笑不語，江壽見狀嘻嘻笑道：「老朋友，你練功夫我自是無權過問，不過我要告訴你，千萬不要存別的心，八年之前，我能够把你擒住，八年以後，你也不見得就勝得了我！」

木尺子喃喃道：「我練功夫，又不是對付你，老兒，你又何必多心？」

江壽哈哈一笑，道：「我要告訴你，假使你存有異心，我江壽可就不够朋友了，那時候你就會知道，我會有更絕的方法來對付你，到那個時候，一切都要改變啦！」

木尺子聞言一驚，道：「江壽，你莫非還要出爾反爾不成？」

雪山老魔赫赫一笑道：「這就要看你是否合作了！」

木尺子忽然白眉一揚，怒叱聲道：「你——」

只見他雙手一翻，兩掌上運足了勁力，猛地直向着雪山老魔當胸打去。

江壽身形紋風不動，他雙手作勢向外微微一按，兩股勁力擊在了一起，發出了一聲輕震，枯草飛揚之中，雪山老魔身子向一旁微微一偏，狂笑道：「木老哥，你當眞要動手麼？」

木尺子這時髮眉皆立，他嘩啦！一聲站了起來，怒聲道：「十年之約，你曾當着諸矮子及春夫人的面前，親口說出，莫非現在又要反悔不成？」

江壽一聲冷笑道：「不錯，我是說過，不過……嘿嘿！你似乎這多年來，一直在仇視我！」

木尺子雙目怒凸道：「你要我怎麼樣？」

江壽雙肩搖了一下，笑道：「首先你要改善你的態度！」

木尺子身子戰抖了一下，錯齒有聲道：「江壽，這多年以來，你待我如同囚犯，却反指我對你態度不佳，你未免欺人太甚了！」

說着，他雙手互擊了一下，像似強忍下了一口氣，點了點頭道：「好吧，你要我怎麼改變態度，你說吧！」

雪山老魔望着他微微一笑，點頭道：「對了，你還是心平氣和一點的好，老朋友，你雖有千萬財富，可是那『綠玉』鑰匙，寶庫之門也啓不開……」

木尺子面色一白，氣極的道：「你只是負責爲我保管，十年限期一到，你却要還我，有諸矮子及春夫人爲證，你還能狡賴不成？」

江壽發出了一聲，類似童子一般的笑聲，道：

「不錯的，老朋友，可是……」

他瞇起了一雙眸子，道：「……天下的事，沒有說一成不變的……」

木尺子全身戰抖了一下，語音發顫的道：「虧你說得出口……你簡直是作夢，你就是至死，也是找不到那寶庫藏處的！」

江壽似乎頗有耐心，他點了點頭，一笑道：「這件事我們等以後再談，老朋友，我還有一件事告訴你，也許你已經知道了！」

木尺子雙目一翻道：「什麼事快說，我要休息了！」

雪山老魔伸出一隻手，慢慢摸着那頭狗身上的毛，吶吶道：「老朋友，你應該知道再有幾天，是我的七十整壽，到時候來此賀禮的人，當不在少數，爲了顧全你的老面子起見，我打算那幾天，恢復你的自由！」

木尺子全身一震，說道：「你不是在說着玩的吧？」

雪山老魔滿腹心事的笑了笑道：「怎會是說着玩的？不過只是暫時幾天！」

木尺子聞言，居然也像小孩子也似的笑了，他咧嘴傻笑了幾聲，道：「就是幾天也够了，江壽，你說話可要算數！」

雪山老魔哈哈一笑道：「我什麼時候騙過你？老朋友，我對你總是够意思的！」

木尺子好似興奮極了，他由地上一跳而起，笑道：「那幾天，可是由着我吃，你可別限制我！」

江壽一笑，道：「當然！當然！」

木尺子雙手在頭上一陣亂抓，有些像小孩也似的手舞足蹈了起來。

可是他跳了一陣之後，忽然又站住，嘆了一聲道：「我還是在這裏算了！」

江壽不解道：「爲什麼呢？」

木尺子苦笑了笑，雙手拉了一下身上的衣服，道：「我就穿這一身麼？還不够給丟人呢！」

江壽哈哈一笑道：「這你太多慮了，老朋友，你的行頭我早已就準備好，銀狐袍子，緞子鞋，還有你最愛抽的銀紅烟袋鍋子，一樣都是少不了！」

木尺子呆呆的道：「銀狐袍子，緞子鞋？」

江壽笑道：「對了，銀絲烟袋，翡翠烟嘴，珊瑚桿子黃金烟鍋，我都給你準備好了！」

木尺子又重覆了一遍，竟由不住滴下淚來。

他張大了嘴，樂極而泣的道：「江老兒，你要是哄我，可就太殘忍了！」

說着抬起了一隻手，在臉上擦了一下，抬起頭看着江壽道：「你怎麼會忽然對我這麼好呢？」

雪山老魔這時候微微一笑，他走過來，輕輕的在木尺子的肩上拍了拍，嘆道：「你知道，那一天是我的好日子，我不願意你一個人在這裏受罪，傷心！」

木尺子破啼爲笑道：「就因爲這一點麼？」

江壽說：「這八年來，你實在是受了苦了，難得有這個機會，我想叫你享享福，畧表一下我對你的歉疚！」

木尺子嘿嘿一笑，道：「果眞如此，老友，你還算有點人心！」

雪山老魔在他肩上拍了一下，道：「老實說，我對你的友情還存在，十年之後，我放你出去，我自然不希望你還恨我，罵我，你知道我是一個很要面子的人！」

木尺子這時幾乎爲他套住了，他生平爲人忠厚，由於待人太誠，耳根極軟，所以吃了不知多少虧，更因此得了一個「老少年」的外號。

這時他聽了江壽之言，畧一思索，遂發出了一陣笑聲，雙手一齊搭在了江壽肩上，道：「老兒，你變得可愛得多了！」

雪山老魔身邊那隻綠毛怪犬，忽然吠了一聲，驀地竄起來，直向着木尺子身上撲來，嚇得他趕忙退後了一步，放下了雙手。

江壽一帶手中鍊子，把牠拉了回來，怪笑道：「這傢伙對我忠心，牠以爲你是對我不利呢！」

木尺子這時早已爲江壽之言迷昏了頭，他憧憬着幾天後的情形，一時眉飛色舞，樂不可支。

雪山老魔目睹如此情形，甚爲得計，他很和藹的道：「老朋友，你要答應我，內心無論有什麼不愉快，在那幾天却要快樂，還要給我圓圓場，可別洩我的底！」

木尺子哈哈笑道：「老朋友，你放心，你對我的好心我還能不知道嗎？那幾天我是淨找你喜歡的說，你說什麼，我答應你什麼，怎麼樣？」

江壽點了點頭，微笑道：「對了，這樣你才算是賞我的面子，時候不早了，我也要告辭了！」

說着拉了一下他的狗，道：「大頭鬼，走！」

那隻大頭狗吱吱叫了一聲，率先向洞外行去，木尺子眼巴巴的道：「江壽，你要說話算數呀！」

江壽怪笑了一聲，道：「你放心，過兩天我親自來給你開鎖，我走了！」

說罷身形一晃，已自無踪，他輕身功夫，已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是以蒲天河根本就沒有看清楚他到底怎麼走的？

一人一狗離去之後，木尺子一個人發了一會兒呆，慢慢坐在了稻草堆上，他口中喃喃的道：「天啊，狐皮袍子，緞鞋子……嘻嘻。」

他用兩隻手，拚命的搔着頭，鐵鍊子嘩啦嘩啦直响，蒲天河輕輕走出來，道：「老前輩，我可以出來了吧！」

木尺子嚇得一怔，猛然回過身子道：「老天爺，我居然把你給忘了！」

蒲天河不由十分感激的道：「謝謝老前輩方才救我，否則在那頭厲犬之下，只怕難免要暴露身形了！」

木尺子赫赫笑道：「他那頭畜牲，鼻子最是通靈，可是却有一怕，和我老頭子差不多，我怕艾香，牠怕檀香，只要一聞見這種味，牠就怎也分辨不出來了！」

蒲天河似乎有些難以啓齒的道：「老前輩要三思而行，我看江壽此人所以如此對待你老人家，其中必然有因！」

木尺子呆了一呆，睜大了眼道：「不會吧，他又能騙我什麼呢？」

蒲天河皺眉道：「我雖不知他居心如何，可是這其中必有詐情，老前輩怎地如此大意，隨便就答應了他呢？」

木尺子哈哈笑道：「小子，你話說得一點不錯，對於這個老兒，凡事都應小心才好，可是如今人爲刀俎，我爲魚肉，他眞要是居心想害我，我也早就死了！」

蒲天河想了想，此話倒也有理，不過，他總是不明白雪山老魔何以要如此做？爲什麼要討好木尺子？

他想到木尺子眼前所享有的財富，那就更奇詫了，爲什麼木尺子會被江壽囚禁於此？

更絕的是，木尺子似乎心甘情願的被囚禁在此，所謂的十年之約，又是指些什麼？

這一切的一切，都令他感到迷惑，可是自己和這位老人家一面之緣，不便深入探問。

當下只好隱藏在內心，也本想拜木尺子爲師，求他一些絕技，經此一鬧，也無心提起。

當時頓了頓道：「老前輩安歇，我要走了！」

木尺子忽然喚道：「孩子，你過來！」

蒲天河怔了一下，懷疑的走了過來，就見木尺子一雙細目在他身上轉動着，忽然點了點頭道：「我們一見總算投緣，我也這麼一大把年歲了，孩子，你有意拜我爲師麼？」

蒲天河不由大喜過望，道：「老前輩所說，正是我所想的，如此師父請上，受弟子一拜。」

說着遂向着他跪了下來，木尺子怪笑了一聲道：「不必如此！」

他右手一抖，手上那截鐵鍊子，忽地直向蒲天河頭上繞來，蒲天河吃了一驚，猛地伸手向鍊子上一撥，木尺子趁式向後一帶，已把他拉得站起來。

蒲天河不由一驚，道：「老前輩這是如何？」

木尺子哈哈一笑道：「天下那有戴着鍊子收徒弟之禮？小子，這拜師大禮留着以後再行吧，現在就算是我的記名弟子如何？」

蒲天河深深一拜道：「如此先受弟子一個常禮，大禮容後再補！」

木尺子樂得手舞足蹈，怪笑不已，他望着蒲天河點了點頭道：「嚴格說來，我還眞不配作你師父，你這一身內外功夫，常人二十年也難以達到如此地步，只可惜未遇明師指點，今後只經我一點化，就不同凡响了！」

說着他伸手打了一個呵欠，道：「今夜已晚了，你回去吧，記住以後每晚子時以後來此，我們研究研究！」

蒲天河也覺時間太晚，該回去了，當下抱拳告辭，木尺子忽然笑道：「你不要忘了，來時帶些吃的，沒有好東西吃，是敎不出好徒弟來的！」

蒲天河忍不住心中好笑，方才木尺子那副饞相，他已見過了，好在自己與厨房裏的老周已混熟了，拿些他吃的食料並無困難。

想着他就含笑點頭道：「你老人家放心，我有辦法！」

木尺子長嘆了一聲，頻頻苦笑道：「八年來，把我饞壞了，明天來時，我還有話問你，我木尺子生平第一個徒弟，不能不愼重點，你去吧！」

蒲天河答了一聲：「是！」

當時匆匆走出地洞，才發現那亭子已爲雪山老魔回復了原狀，好在甚易開啓，他只消輕輕以雙手上托，亭子轉動一下，就出現路口。

他走出後，把亭子又恢復了原樣，只覺得身上冷颼颼的，遍體生寒，不知何時，原來已下過了露了！

他輕輕走到了來時溪旁，順着溪水的葦草邊，去找尋來時的小舟。

可是，那條小船，竟自失踪了。

蒲天河不由吃了一驚，却也想不出是什麼道理，莫奈何之下，也只好順着溪邊一路展開身形疾馳下去，這才發現小溪兩岸，儘是高可過人的野草，人行其中甚是不便。

他一口氣馳了約有里許左右，才慢慢收住了步子。

眼前是一堆亂石坡，孤孤零零的生着幾棵樹，自此前望山莊內宅第，已很清楚！

正當他要騰身撲上亂石坡上的當兒，他却意外的發現燈光一閃。

那閃亮的燈光，似乎來自溪水之上。

蒲天河忙自伏下身子，果然他看見一些情形。

只見河面上正有一隻小舟，以極慢的速度行着，一個黑衣人立在船頭上，正用着手中的一盞馬燈，來回的向溪水中照着！

當他燈光向上翻動之時，蒲天河才發現出這個人竟是丁大元！不由令他心中猛然一動！

此時此刻，何以這個人，還沒有走呢？他是在作什麼？

蒲天河仔細的觀察着他，才發現這個丁大元手上的那盞馬燈，是經過特別處理過的！

馬燈的四週，用硬紙圍成了一個喇叭形狀的東西，使燈光集中一處，便於下照。

最奇怪的是，這艘小船，並不前行，只是以極慢的速度來回的兜着圈子。

丁大元很注意他的手中燈，向水中照着，時而船首，時而船後，動作輕靈，小船行在水上，只憑着丁大元另一隻手上的竹篙，輕輕點水，沒有發出半點聲音。

他這種動作，立時提起了他的興趣，忽然，丁大元的小船停住了。

就見他彎下身來，用手把溪邊的一棵短樹分開來，樹枝上似乎接着一根很細的繩索。

這時丁大元，很小心的拉扯着這一根繩子，慢慢向上收着，水面上現出了一些波紋！

最後，他由水中提出了一個竹簍！

丁大元顯得很是緊張，不時的左瞧右看，他匆匆把竹簍打開，自其中取出一個黑色的小匣子！

蒲天河不由頓時心中一動，他目光一接觸到這個匣子，立刻認出了這是一件什麼東西，內心不禁甚爲激動。

他緩緩探出手來，抓緊了劍把，方想縱身而出，就在這時，背後伸出了一隻纖纖玉手。

這隻女人的手，搭在他的肩上，微微向下一按，同時他耳邊，已聽到了一個少女的口音小聲道：「蒲兄，冒失不得！」

蒲天河嚇了一跳，忙自回身，却意外發現一個青衣少女，緊緊蹲在自己身邊。

月光之下，這少女正以一雙緊張且俏皮的目光望着自己，但見她秀髮蓬鬆，面若温玉，這姑娘正是雪山老魔掌上明珠，江瑞琪！

這時，她的一張臉，已幾乎全都貼在蒲天河臉上，只聽她輕輕的道：「蒲大哥，你留意看，好戲在後頭呢，千萬別動，沒有你的事！」

說着微微一笑，玉指向水上指了指，小聲道：「注意看！」

蒲天河不由面色一紅，道：「姑娘你不知道，那就是五嶺——」

江瑞琪二指貼唇，輕輕噓了一聲，意令禁聲之意！

就在這時，紅光一現，那丁大元已開了匣子，紅紅的珠光，映着他那張貪心喜極的臉！

他匆匆蓋上了匣子，蒲天河感到忍無可忍，正要不顧一切騰身而出，硬奪珠子。

就在這時，忽聽見一人朗笑聲道：「大元，你在作甚？」

蒲天河嚇得打了一個哆嗦，忙自望去，才發現，就在溪邊亂石坡上，立着一個紅袍怪人。

蒲天河再一細看，不由心中暗吃了一驚，來人竟是白雪山莊主人，也正是身邊江瑞琪的父親雪山老魔江壽！

這一驚，眞把他嚇得不輕，可是他却因此不敢動了！

那丁大元聞聲嚇了一跳，他陡然一揚手中燈，燈光直直的照射了過去。

當他發現來人竟是師父江壽時，不由呆了呆，吶吶的喚道：「師父，是你老人家……」

江壽哈哈一笑，道：「深更半夜，你在這裏作什麼？」

說着身子一飄，已縱上了丁大元所乘的小舟之上，只見他伸手一抓，已把丁大元手上的神珠拿了過來。

丁大元不由尷尬的笑了笑道：「你老人家太多疑了！」

這時江壽已把匣子打開，紅光再次的射了出來，江壽伸手把這顆珠子拿了出來。

那是一顆大如鴨卵的紅色珠子，奇光耀眼，刺目難睜，江壽是識貨的行家。

他只畧畧一看，不由大驚道：「五嶺神珠——這珠子你是那裏來的，快說！」

丁大元呆了一呆，遂卽躬身道：「師父不必奇怪，弟子正要細禀！」

雪山老魔冷冷笑道：「莫非你還有什麼行爲，瞞着爲師不成？」

丁大元垂首道：「師父你老人家誤會了，這珠子乃是弟子費盡苦心才弄到手中，用來作爲師父七旬大壽的壽禮，弟子本想到時令師父驚喜一下，却未曾想到，依然被你老人家事先發現了！」

江壽不由黑眉一分，呵呵大笑了幾聲，道：「你說的可是眞的？」

丁大元抖聲道：「弟子有天大胆子，豈敢欺騙師父？」

江壽點了點頭，神采飛揚道：「好孩子……爲

師竟險而錯怪了你了。」

他說着，緊緊抱着那五嶺神珠，由不住大笑了兩聲，用手在丁大元背上拍了幾下道：「徒兒，你這件禮物，爲師太滿意了！」

丁大元面上帶出一種媚笑，憑着他天生「順風轉舵」的性情，立時就能適應眼前的情勢。

他不自然的笑道：「弟子爲了此珠，差一點送掉了性命，現在交到了師父的手中，一顆心是放下了。」

小船不時的起伏着，在水面上打着轉兒，江壽眉飛色舞的道：「你卽然有如此孝心，爲師要好好對你，這顆五嶺神珠到了我的手中，眞可說如虎添翼，不出數年，武林中唯我獨尊矣！」

說着，他喜得嘴都閤不攏來，丁大元却冷冷笑了一聲：「師父，你老人家却要小心一些，覬覦此珠者大有人在！」

雪山老魔嘿嘿笑道：「你也太小心了，在白雪山莊之內，還怕誰能搶去不成？」

丁大元垂首笑道：「師父如恕弟子，才敢具實相告！」

雪山老魔不由微微笑着，一面拍了拍他道：「你放心說就是，無論什麼，我都恕你！」

丁大元冷冷一笑道：「師父不知，柳二弟三弟，對此珠，頗爲覬覦，竟想佔爲己有，弟子不得不防，才會藏於此處！」

江壽聞言冷冷一笑，面上帶出了怒容道：「會有這種事麼？」

丁大元嘆了一聲道：「二師弟三師弟，方才竟敢偷偷潛入經樓，欲偷取本門心經，更逼迫弟子交出此珠才肯罷休，弟子因念同師手足之情，不忍加害他們二人，不想好言相勸，却使得他們二人如此大怒，反臉成仇，他二人以二敵一，弟子竟然不是對手……」

才說到此，就見雪山老魔嘿嘿一陣冷笑道：「你不要再說，我們現在就去見一見這兩個孽徒！」

丁大元吶吶道：「師父要念在師徒之情，饒恕此二人才好！」

江壽冷森森一笑道：「他二人在外不軌行爲，我早已有耳聞，今日你如此一說，我才知道這兩個東西，竟然張狂到如此地步，我要再不管教他們，傳闖出去，我江壽還怎能作人？你不必多說爲他二求情了，我們走！」

丁大元嘆了一聲道：「師父此刻前去，二位師弟怎能承認，只怕更加懷恨與我！」

雪山老魔森森笑道：「你大可放心，他二人只怕今生再休想活出此白雪山莊了，我們走！」

說着自丁大元手中捻過長篙，在水中一點，小船已如同脫弦之箭般的馳了出去！

這一幕活劇眞把蒲天河及江瑞琪看得呆住了。

二人去後，蒲天河由不住一跳而起，怒聲道：「好卑鄙的東西！」

江瑞琪也站起身來，他似有所感，冷冷笑道：「想不到這厮如此機警，我只當他難逃開父親掌下呢，却想不到益發討得父親的歡心，眞正氣人！」

蒲天河焦急的道：「姑娘你看此事如何是好？五嶺神珠落入令尊手中，豈不是麻煩多了！」

江瑞琪嘆了一聲，道：「這件事，蒲兄你要從長計議，却不可急於一時，我一定帮你弄回珠子就是了！」

他說罷拉了一下蒲天河道：「我們走吧，去看看這場熱鬧！」

說着，縱到一邊草叢內，就見她雙手抓起了一葉小船，微笑問蒲天河道：「你眞大意，這船如非我藏好，早爲爹爹發現了，豈不麻煩？」

說着，遂把小船放入水中，招手道：「快上來吧！」

蒲天河忙縱身上船，江瑞琪點動長篙，小船如飛的追了上去，蒲天河不由汗顏的道：「此事如非姑娘事前示警，只怕此刻已爲令尊擒住了，眞不知道如何謝你才好？」

江瑞琪杏目向他瞟了一眼，抿嘴一笑道：「這個謝字，你也別提了，如非是婁姐姐再三關照我，我才不管你的閒事呢！」

說着低頭一笑，明眸皓齒益增嬌媚。

蒲天河不由俊臉一紅，江瑞琪格格一笑道：「說着玩的，可別生氣！」

她那雙澄波瞳子，向着他身上轉了轉，目光中似含有一些憐愛，深情！

蒲天河不自然的臉又紅了！

江瑞琪掠了掠頭上青絲，道：「等一會，你要是看見他們打架，千萬可別插手，我這三個師兄，沒有一個是好東西，叫他們自相火併，眞是最好不過！」

蒲天河點了點頭，道：「這是自然，不過丁大元暗箭傷人，太小人作風！」

江瑞琪瞟着他笑了笑道：「你才知道他是小人呀，哼，這鬼傢伙壞點子多着呢！」

說着秀眉微皺道：「只是爸爸却信他這一套，你說氣不氣人？」

說話之時，小船已到了岸邊，却見方才丁大元及老魔所乘的小船，正在岸邊，只是已失去了二人踪影。

江瑞琪縱身上岸，道：「快來，否則好戲看不

成了！」

蒲天河忙隨着他，二人展開了身形，一路起落縱跳，直向左前方疾行而去！

他二人繞過了幾座宅樓，才來到了一片草地，那裏立着一幢紅色的平屋，四外種有濃密的竹子。

江瑞琪用手指了一下道：「到了，那就是柳氏兄弟的住處，我們快走！」

說着足下飛點，快如電閃星馳一般的趕了過去，二人方來到林前，就見林內燈光一現，傳出老魔江壽的口音道：「快傳他二人來見！」

二人把身子伏下，就見一條人影閃了出來，正是丁大元，他身子微微一起，已落在了林邊，緊偎着這片林子，建有一幢白色的石房，佈置倒也清潔整齊。

丁大元立在林邊，冷冷一笑道：「柳玉柳川還不出迎，師父可是親自來了！」

話聲一落，石屋內燈光一明，緊跟着窗戶一開，兩條人影如飛也似的撲縱而出，月光下，這兩個人，各穿着一襲白色長衣。

二人向林邊草坪上一落，目光照射着二人，正是柳氏昆仲，柳玉柳川。

他二人面上，都帶出微微的怒容。

柳玉嘻嘻一笑，道：「大師兄深夜來訪，有什麼事麼？」

丁大元赫赫一笑道：「二師弟，三師弟，你們來得很好，師父來了！」

二人不由頓時一驚，張惶四顧了一下，柳川冷笑一聲，道：「你想借師父來嚇唬我兄弟不成？」

丁大元狂笑了一聲道：「二師弟，你錯了，師父可不是來嚇唬你二人的！」

柳川張望了一下，道：「師父在那裏？」

丁大元見老魔未卽時現身，樂得借機會詐他二人一番，叫他們自陳罪狀以爲口實！

當下冷森森一笑道：「師父還不曾來，不過是先着我來招呼你二人罷了！」

柳氏兄弟聞聽之下，頓時胆力大增，相互看了一眼。柳玉發出了一聲怪笑道：「師兄，這就是你的不對了，我弟兄慢說並未存什麼歹意，卽使有什麼不對，師兄念在同門之誼，也該多多包涵才是，如稟知師父，未免太絕情了！」

丁大元冷冷一笑道：「你二人暗入經樓，偷窺師門心經，愚兄職責所在，難爲週全，尚請二位原諒才好。」

柳玉陰沉沉的道：「你明知道，我們不是偷窺心經，怎能血口噴人？師兄，你眞欺人太甚了！」

說着，瞳子裏射出了灼灼神光，樣子像是氣到了極點，丁大元立時狂笑了一聲道：「你二人尚還口硬，我且問你們，既非偷窺心經，你們又去愚兄負責看守的經閣作甚？」

柳玉冷冷一笑道：「我們去作什麼，你心裏有數，何必多問？」

丁大元沉下臉，道：「我自然有數，你們莫非還想暗取愚兄那顆五嶺神珠不成？」

此言一出，柳氏兄弟不由的一驚，對望一眼。

他二人倒是沒有想到，丁大元居然竟自己承認了此事，當下各自發出一聲冷笑，柳玉聳了一下肩膀，冷冷笑道：「師兄明白，不便相瞞，已然你能自鐵手丐手中取得？」

柳川也奸聲笑道：「大師兄，你不要怪，五嶺神珠乃天下至寶，誰見了會不眼紅呢？」

丁大元哈哈一笑，怒道：「瞎了你們的狗眼，你以爲那顆五嶺神珠，是我據爲己有麼？」

柳玉怔了一下，也反脣相譏道：「大師兄，光棍一點就透，你的心意我弟兄焉有不知道的？只是凡事……」

說着森森一笑，雙手交义於胸前，面上兇光驟現，道：「……大師兄吃肉，也應該留口湯給我們兄弟，更不該爲此事，驚動師父，加人於罪，未免目無餘子，太視我兄弟爲無物了！」

說罷，他右手向後一伸，已把背後那桿奇形兵刄「鳳翅流金鐺」撤在了手中。

只見他足尖一點，已閃身一邊，獰笑了一聲道：「我兄弟已打算離開山莊，自相發展，尚請師兄看在昔日同門之誼，網開一面……」

說着鳳翅流金鐺往懷內一收，道：「……如果師兄不念舊情，我弟兄也只有以死一拚，師兄武技雖高，只怕以一難敵二呢？」

柳川聞言，也發出了一聲冷笑，同時自背後撤出了鳳翅流金鐺，冷月下，這兩把玩意兒，閃閃發着寒光。柳氏兄弟如此作爲，很顯然的擺明了立場，而且說出要逃脫之意，要丁大元不要阻擋，否則以二敵一，丁大元自要吃虧。

這一番話，聽得丁大元好不暗喜。

他後退了一步，冷森森的道：「好一雙叛徒，師父平日待你二人不薄，想不到你二人竟存下如此深心，你們要走也行，却要先問問我這口劍！」

說着右手一抬，已把長劍撤了出來。

天山二柳不由各自面色一變，柳玉冷笑道：「好！你既無情，我們也就無義，二哥，我們上！」

兩桿「鳳翅流金鐺」交互一磕，發出「噹啷！」的一聲巨响，二人身形同時向下一矮，正要同時撲上。

（未完待續）



新派俠義奇情長篇連載

梅龍毒鳳

王復古・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玉龍、閔人鳳夜宿客寓，為天地帮銀牌第二舵主留書警告，決心前往大智僧遇害地偵查，至黃安，乃分頭偵查，司馬玉龍在一座城隍廟中，發現天地帮徒在廟中聚會，正欲再探查下去，為一隱伏暗中高人打出紙團警告，遂悄然奔回客寓，巧遇玄清道長，據說已查出大智僧確為伏虎尊者所殺，司馬玉龍也把夜探城隍廟經過說出，玄清道長推測廟中被列為銀牌第四者定是伏虎僧無疑，隨要司馬玉龍及閔人鳳改裝易容以謀混入敵陣。這日二人化裝主僕在街邊觀看一雜耍賣技，閔人鳳問他可已看出端倪——

情至濃時無顧忌　愛之極限恨隨生

這時，那個年約二十四五，眼梢帶俏的女人已經在衆人哄笑中欵步走至場心。

女人在場心立定，週遭立卽鴉雀無聲。每個人都瞪直了一雙貪婪的眼睛。

女人分向四方微微一福，含笑開言道：「小女子黃素英，向黃安各位父老兄弟問好，小女子幼秉家學，粗知三五路拳脚，與家兄黃大，投入四海，為的就是會會天下高人，四海豪傑，學兩手新招，增幾分見識，各位看官中，如有行家會人，小女子這廂候教。」

四廂悄然。

自稱黃素英的那個女人見無人應答，嘴角不由得浮起一絲不屑的笑容，繼續含笑道：「想不到這大一座黃安城，竟沒有一位方家，實在遺憾之至。好吧，小女子只有獨自現醜了。」

人羣中有人發出了一聲冷笑。因為觀衆全部屛息以待，寂靜中那一聲冷笑便顯得份外刺耳。那女人聞聲臉色驀然一緊，一個急轉，雙拳一抱，高舉平肩，朝向發聲的西北方面，朗聲招呼道：「請恕小女子失言，何方高人，卽請現身指教。」

全場數百對眼光立刻全都集中向西北方，可是，西北一角的觀衆此刻也均東張西望，自相尋找發聲冷笑之人，到後來，彼此面面相覷，根本就看不出那一聲冷笑究係何人所發。

那女子等了很久，見無人出面答話，冷笑一聲，逕自場心後退數步，立定身軀，抱拳左右一舉，然後左臂平伸，右臂曲於腰際，左手現掌，右手握拳，以「龍藏虎現」一式開了門戶。

跟着，左肘右橫，右拳前伸上搗，拳演「金龍戲水」，倏地左脚急退半步，撲地半跪，左手上托，右掌五指虛抓，招變「餓虎臥平崗」。

再見她，跳身而起，雙掌平推，「雙龍出手」，雙掌倏縮，「蛟龍入洞」。然後，「月裏藏花」，「百鳥歸巢」，一招一式地引伸慢演。手、眼、身、步、腰，渾然一體，精役氣，氣使神，一路拳法使將開來，着實可觀。

因為圍觀者以外行居多，人羣中便起了一陣竊竊私議。有人說：「打得這樣慢，假如碰到個手脚快一點的，豈不糟糕？」有人說：「唔，蠻好看的，比耍猴戲有趣得多。」也有人說：「可惜我們黃安一虎不在家，假如他在，像這樣輕飄飄，沒有四兩氣力的拳脚，五十個一齊上，他老人家也對付得了。」

只有東南角上，那個先發話的醜小廝這時趁着人聲喧雜，悄悄的向他身邊的那個皮膚雖黑，五官却極端正挺秀的書生問道：「龍哥，這是不是太祖拳。」

書生點點頭道：「並不是純粹的太祖拳，裏面雜了崑崙派的龍虎三六拳。」

醜小廝又道：「龍哥，你看此女功力如何？」

書生悄聲道：「比那個竹牌一高明些。」

醜小廝又道：「剛才是誰出聲冷笑，龍哥看清沒有？」

書生道：「沒有注意，等下子總會知道的。」

這時，一路拳法已經使完。女人又是一個迴拳禮，抽身而退。女人後退，先前那個耍流星，自稱黃大的漢子在一陣零星的掌聲中重新走入場心，他的一對流星已和那女人擦身而過時交給了那個女人，同時從地下檢起了一隻錫盤子。

黃大立在場心，揚起錫盤大聲嚷道：「在家千日好，出門一時難，先請各位帮個場子，等下再看我們當家的絕活兒。」

說完，鑼鼓開始敲打起來，鑼鼓聲中，女人用流星逼住觀衆陣脚，黃大開始托着盤子收錢。

黃大托着盤子，沿着場子裏圈，自南而北，慢慢地走了過去，他一面揮手向觀衆表示謝意，一面却翻滾着那雙極為有神的眼珠。在他經過的每一排人羣中來回急速地搜索。所以，他盤子裏究竟收了多少錢，他根本沒有去注意。

黃大走了一圈，回到那個一直靜立不語的英俊壯年男子的身邊，順手將盤子交給了那個英俊的男子。

這時，東南角，人羣中的那對主僕的神情微微地顯得有點緊張起來。

書生注目場心，輕聲答道：「要流星的就是竹牌一。」

醜小廝輕啊了一聲又道：「其他幾人呢？」

書生輕聲道：「現在還不知道。」

醜小廝道：「看樣子都是一夥吧。」

書生點點頭。

醜小廝又道：「那兩個老的地位可是高些？」

書生搖了搖頭，道：「不，應該是那個英俊的男子。」

醜小廝道：「你怎知道？」

書生道：「也許我會猜錯，不過，看下去吧，唔，禁聲。」

那個俊美男子接過盤子，約畧張望了一眼，眼光過處，臉色突然大變。只見他輕輕一聲咦，同時伸手迅速地自盤子中取出一張紙團，展開了，紙團不過巴掌大小，俊美男子很快地看完後，嘴角上一個狠毒的陰笑稍現即逝。他輕聲喊回黃大，將紙團塞在黃大手裏，嘴裏微動，意思是叫黃大將紙團送給敲鑼鼓的兩個老人。

黃大一面走向敲鑼鼓的老人，一面偷眼向紙片上望去，臉色異常蒼白，神情似乎頗爲激動。

俊美男子已經走到場心，他並不像那兩個自稱黃大和黃素英的男女，有着跑江湖的藝人那種特有姿態和流氣，他只微微向着正南，他面對着一方，微微拱手，便算是和所有在場的人見禮。

拱完手，他也自我介紹一番，便即直截了當地沉聲發話道：「剛才那位朋友盛情留字，在下心領了，請問那位朋友，是現在下場相見，抑或是另約地點晤面，在下無不遵命，請朋友一言爲決。」

四週觀衆雖然十之八九都是外行，但人人生有一雙眼睛，俊美男子發現盤中有紙條的種種，當然均已落入衆人眼中，現在俊美男子又是如此這般地，以充滿意氣用事的腔調向觀衆發話，大家已有三分料着，定是有人對這個雜耍團留難了。

於是，人們開始竊竊私議起來。

東南角人羣中的那個醜小廝又向他身邊的書生悄聲問道：「龍哥，你條子上寫的是什麼？」

書生緊張地低聲急促地道：「『金牌是帮主。』……鳳妹，小心點，此人就是銀牌五。」

俊美男子見四週觀衆儘管衆議紛紛，却始終沒有人挺身答話，臉色不由得逐漸難看起來。他雙手叉腰，緩緩地旋動足跟，雙眼如寒星電閃射似地，朝四週輪掃一圈之後，向後畧退三數步，冷笑數聲，然後以滿臉不屑之色，眼角斜睨虛空，陰惻惻地發話道：「在下雖然不肖，却也跑遍了五湖四海三江，會過了多少英雄豪傑之士，但就沒見過有誰跟黃安這兒的人物一樣，閒事信手管，却又胆小如鼠，畏首畏尾，活似娘兒們隔簾賣俏，笑煞人，羞煞人。」

說完，放聲哈哈大笑，意態極盡驕狂之能事。

笑聲給每一個觀衆帶來了一股無名怒惱。

東南角人羣中的醜小廝輕輕推了他身旁年輕主人一把，書生輕輕捉住他的手，微微一搖，然後放下。醜小廝的黑臉上閃過一陣近似紫色的紅暈，狠狠地瞪了書生一眼，復又回臉瞧向場中。

這時，原先發出冷笑的西北角上，突然有人大喝道：「好一位目空一切的朋友，且讓申公虎先來會會。」

話音落處，一個豹頭環眼，身材魁梧的彪形大漢，擠破人層，走進場中，大踏步地向場心走來。

——衆人轟然喝了一聲彩。

場心的那個俊美男子見有人來，似乎喜多於驚，他很快地朝身旁黃大望了一眼，黃大毫無表情地搖搖頭，俊美男子立即露出了一臉失望。神色因爲那個自稱申公虎的大漢已然逐步走近，他這才無可奈何地上前一步，抱拳一舉，勉强地笑道：「請將不如激將，好漢爺果然來了。」

那個自稱申公虎的大漢，在場中相距俊美男子五六步處立定鐵塔般的身軀，瞪大了雙環眼，粗豪地吼道：「本人就是黃安一虎，剛自立煌歸來，聽得朋友出口大言，爲了讓朋友知道黃安地面也有我申公虎這號人物存在，先請朋友亮亮萬兒，再請朋友亮招。」

俊美男子微微一笑，抬臉突然問道：「朋友知道『金牌是帮主』這句話？」

黃安一虎被這兜頭蓋臉，突如其來，不知所云的一問，不禁怔在當場，茫然無措起來，俊美男子見狀，點點頭，微微一笑，抱拳一拱，便即抽身退下。俊美男子退下，黃大立即挺身補上。

黃安一虎正在表現出他是個心地率直的粗人，他還以爲俊美男子和他說的是什麼江湖切口，可是，憑他不算膚淺的江湖常識，他就想不出來「金牌是帮主」這句話代表的什麼意思！

現在，他見俊美男子既不自報字號，就在一問之後悄然而退，無異於有意折辱他。按武林中規矩，在經過對方要求之後仍然不肯報出自己字號的話，它只代表一種意義，那就是對方的輩份過低，根本不配自己以字號相示。再加上俊美男子問了一句沒頭沒腦的什麼「金牌是帮主」的話，他沒有接得上口，他不敢斷定這句話有沒有含義，假如這句有它的含義在，他不懂，就表示了他申公虎的見聞不够，想想看，他是黃安人，在黃安數百父老的睽睽衆目之下，他這副顏面怎生放得下來？

任何人處身這種情況之下也免不了會老羞成怒的。黃安一虎大吼一聲：「好小子，別走。」

吼着，便要拔步起追。

要流星的黃大正好這時趕到，見狀橫身一攔，抱拳大聲陪笑道：「朋友請息怒，四海黃大領教來了。」

黃安一虎停步忍怒叱道：「你是誰？去叫那個小子回來，我申公虎只找他說話。」

黃大冷笑一聲道：「假如我黃大奉陪閣下不了，閣下有的是機會。」

黃安一虎勃然大怒，吼道：「好好，姓黃的，就從你開始吧。」

吼着，腳下八字一分，抱拳於胸，以一招「玄冥測」擺開門戶，雙目怒瞪黃大，喝道：「我是主，你是客，來吧。」

東南角人羣中的書生輕輕自語道：「正宗少林神拳……此人是少林俗家弟子。」

黃大看了對方的門戶架式也似乎微微一驚，但隨即鎮定下來，後退一步，也不立即架式，却先含笑招呼道：「閣下原來是少林名派的高弟，失敬得很，在合手之先，黃大尚有一句想先請敎，不知閣下肯否通融？」

黃安一虎見對方居然一眼看出自己的出身，知道對方決非毫無來歷之人，同時對方的語氣也頗緩和，當然不便過甚，便即答道：「有話請說。」

黃大仰臉一笑，道：「閣下是否即係剛才冷笑之人。」

黃安一虎詫道：「我申公虎剛剛抵達此地，幾曾冷笑過來？」

黃大知道對方不是慣以說謊的人，聞言臉色又是一變，忍不住回頭朝身後那個重新歸於沉默，兩眼機警地不住向四週搜索的俊美男子望了一眼，然後回臉裝出一種極其勉强的笑容，向黃安一虎說道：「看來我們之間是誤會了，敝團所希望見到的是剛才對敝團抽冷子冷笑或是傳字尋釁之人，閣下既然兩樣都不知道，我們之間，實無平白損及和氣的必要。」

黃安一虎哈哈笑道：「朋友眞會爲自己打算，只是查明我申公虎沒有對不起你們的地方，就肯大度寬容，可是，朋友你們將黃安父老兄弟，包括我申公虎在內，奚落了個够，也就這樣算了不成？哈哈！」

衆人轟然喝了一聲彩。

黃安一虎的氣更壯了，笑聲越發洪亮起來。

黃大見黃安一虎沒有洽商餘地，冷笑一聲，便也立下了門戶。

雙方重新互道一聲請，黃大首先踏進左馬，左拳逕往黃安一虎肩窩搗來。黃安一虎喊得一聲來得好，現右肘，「藏頭露尾」，右掌橫胸平削，一招「靈禽展翅」，反往黃大前胸砍來。

這位天地帮中的竹牌一舵還算機警，知道對方功力遠在自己之上，力戰不得，右腳一滑，一個退跳千字，閃開五尺左右，黃安一虎得理不讓人，哈哈一笑，腳踩連環，走中宮，雙龍過步，雙掌往黃大兩肩推去，其沉無比。

黃大雙掌一合，上身微挫，欲以童子拜佛來化解。別看黃安一虎生得粗笨，心思却極靈巧，黃大這一招童子拜佛似乎早已在他算中，待得黃大雙掌穿進自己雙臂，驀地吐氣開聲，喝一聲，着！兩臂左右一分，卸去黃大上頂之勢，上身往後微仰，右腳腳尖，通地一聲，着着實實地踢在黃大小腹之上，總算黃安一虎人道還厚，這一腳只用了三成力量黃大悶哼一聲，人晃得兩晃，居然沒有倒得下去。

四週爆起春雷似地一陣喊好之聲。

祇有東南角上的那一對俊主醜僕不但沒有附和喊好，見狀反而深深地鎖起了眉頭，彷彿黃安一虎贏了這一場比武，並不是好兆頭，而有點爲他担憂似地。

果然——

黃大一臉蒼白，咬着牙，抱拳一拱，便即退向敲鑼鼓的那兩個老人身邊，由那個鬚髮皆白的老人塞給他一顆丸藥，黃大便在道具箱後盤膝閉目靜下來。

這一廂，黃安一虎高舉雙拳，連喊兩聲承讓，又向四週分別一揖，便想趁風收舵，就此下台。詎知那個自稱黃素英的女人却在這時一個縱步，竄至黃安一虎面前，寒着一張秋水臉，冷冷地說道：「果然不愧名派高弟，黃素英不揣冒昧，也想請敎兩招。」

黃安一虎哈哈笑道：「祇要貴團瞧得起我申公虎，輪打一圈又有何妨？」

那女人聽得黃安一虎這樣一說，粉臉漲得通紅，也不知道她是氣紅了的，抑或是羞紅了的，當下祇說得一句：「那就請恕小女子無禮了。」與發話同時，人已像飛燕一般，平地縱起五尺來高，右手駢起食中兩指，臨空直指黃安一虎的雙睛。

黃安一虎見狀大驚，心想：這女人好毒，一上手便要害所在，那似尋常的武學印證？當下不敢怠慢，上身一矮，偏頭讓過這一招。同時，腳下一用勁，向前一個分水式，揚掌便劈女人凌空雙腿。

黃安一虎的這個綽號雖然有點邪氣，因爲藝出少林，久經薰淘，人却相當正派。就以目前的這種形勢而論，不管四海雜耍團的這個女人的武功有多高，這種凌空撲擊的招式用來對付一個身材高大的對手總是不太相宜。黃安一虎假如是個下流的，祇要犯上三分風險，採用右手「獅子開口」，逕抓對方胸腹，左手直臂「百步穿楊」，直探對方下盤，饒得這個女人身手靈活，也有一處閃避不開。

這是一種常識打法，而黃安一虎不屑爲之，這種地方，便顯出了黃安一虎的高尚。

這就是俗語所說的善有善報。

假如黃安一虎沒有上述的高尚存念，而圖一時急功的話，黃安一虎可就要大慘而特慘了。

原來這個自稱黃素英的女人是一個苗人，因爲生性淫蕩，且跟苗疆中一個異人學得了一身極其神

妙的輕身功夫，能憑虛翻騰轉折，是苗疆中有名的「楊花仙子」，黃素英便是她的本名，因爲出身蠻荒，無人識得，所以沒有改去本來姓氏。她剛才打的那一套滲雜了崑崙派龍虎三六掌的太祖掌祇是她後來從別人那裏學來的，她打那套拳法是一種幌子，作用祇是亂人耳目而已，她實在擅長的却是一套異常奇詭的「楊花拂穴手」，拂穴手而冠以楊花，便是一種雙關語，既說明了她的楊花水性，又形容這種打穴功夫的輕靈飄逸。

剛才黃安一虎要是以「獅子開口」和「百步穿楊」來還擊她那招凌空撲擊的「畫龍點睛」，她一定會將計就計伸手一撥黃安一虎雙臂，而藉一按之力來一個出人意外的翻折，落向黃安一虎背後，從容施展毒手。

因爲黃安一虎現在這種直劈對方小腿是一種虛式，發招時下盤穩實，縱然翻向他的背後，他也能從容閃讓或旋身迎解，那麼一來，是否能够得手就在不可知之數了。

且說楊花仙子黃素英見黃安一虎招式持穩，無機可乘，恨得嬌叱一聲，人又似穿簾乳燕，從黃安一虎肩上斜掠過去，直至黃安一虎身後五尺開外落下立定，立定之後，一反常態，兩臂自然下垂，一步一步，從容不迫地雙睛注定黃安一虎緩緩走來。

黃安一虎反給她這種悠閑姿態弄得莫明其妙，眼見對方逐步走近，却仍無進擊之勢，一時之間，竟不曉得如何應付是好，他和這女人，不，他和四海雜耍團全體，根本沒有深仇大恨。剛才勝了黃大一招那是無可奈何的事，既然一口怨氣已出，他並不希望做得太過份。可是，不管對方的姿態如何悠閑，現在總還在合手之際，人無害虎心，虎有傷人意，她這樣一步一步走過來，他怎辦呢？

黃安一虎爲情勢所逼，祇好後退一步，同時發話道：「娘子高招已經拜領，可否到此爲止？」

楊花仙子全然無動於衷，雙睛仍舊注定黃安一虎之面，先是一聲冷笑，然後是格格一陣媚笑，媚笑聲中，全身突然向左側橫倒，說時遲，那時快，左手撑地，如立軸然，橫身急旋，一招「旋風聚花」，雙脚急如雨點似地掃向黃安一虎下盤。這個動作實在出乎黃安一虎意料之外，他是個直腸漢，他做夢也想不到一個女人在笑得花枝亂顫之際竟會施出和表情分離的狠毒之着，而且動作那麼快，快到不容許一個意念的流轉。

饒是黃安一虎已經習得少林神拳訣要，但人心險惡的體會仍是差了幾成火候，祇見他眉頭一皺，虛腰一挫，幾乎跌坐當地，總算他是個錚錚的漢子，雖然腿肚着招之處痛澈心脾，竟還咬牙抱拳說了聲「佩服，佩服。」

這才蹌踉着旁邊退了開去。

也許是圍觀之人太多，那女人並未趁勢追擊，一個鯉躍龍門，挺身跳起，秀唇一披，從鼻管中哼道：「我道黃安的領袖人物厲害，原來也不過如此而已。」

楊花仙子譏刺完畢，面向場子一端始終默立不語的那個俊美男子，一擺纖手道：「拾傢伙，咱們走。」

黃安一虎又氣又疼，臉色煞煞發白，却又無可奈何。

四週人羣亂哄如蠅，但那祇是無拳無勇的人們遇到不平事件的通常現像，並不能發生什麼實際上的作用。

這時候，東南角上的那個醜小廝忿忿地推着他身旁的書生，說道：「上去！給點顏色這班傢伙看看。」

書生目注西北角，悄聲道：「且慢，事情沒有算完哩。」

書生話剛說完，西北角人叢中果然一顛一跛地走出一個形狀怪異的人來了。

祇見此人約莫六十來歲，髮蓬鬚結，左腿長，右腿短，手上拿着一根龍頭楞杖，走起路來，前俯後仰，狀極滑稽。

那個俊美男子見到此人後，面色突然大變，神情極爲難看，恨怒惶懼，兼而有之。他向敲鑼鼓的老叟老婦微一示意，便即擠入人叢中消失不見了。

那個跛足老人對於俊美男子的迴避，直如視而不見，他一逕走到黃安一虎面前，舉起那根足有七尺來長的龍頭楞杖，點着黃安一虎的額頭，哈哈大笑道：「好個蠢傢伙，有眼不識泰山，還虧你自稱龍呀虎的。」說着，回杖一指楊花仙子，大笑道：「這位楊花仙子的楊花拂穴手，威震苗疆，苗疆中人，誰人不知？何人不曉？」

說着，又轉向黃安一虎，笑容突歛，冷哼一聲道：「蠢傢伙，楞頭楞腦的，你以爲你剛才腿肚被踢祇是普普通通的中了一招麼？嘿！蠢傢伙，低下頭去，擄起褲管子，看看吧！」

黃安一虎的臉色變了。

楊花仙子的臉色也變了。

東南角上，少年主僕的神情一緊。

四週圍觀的閒人，神情也是一緊。

黃安一虎怔了一下，果然俯下身子，從脚面上一把擄起褲管，衆人定睛望去，啊呀，不得了，右脚腿肚側面，足有兩巴掌大小，一片紫黑。

跛足老人這時冷笑着又道：「渾傢伙，若非老夫湊巧碰上，老夫的後塵，你小子是步定啦。」

跛足老人說罷，倏地掉轉身軀，兩眼如寒星冷電似地注定楊花仙子粉面，嘿嘿冷笑好一陣，然後沉聲喝道：「你師父桃面騷狐現在何處？」

楊花仙子此刻的神情，緊張至極，祇見她，全神戒備地連退數步，然後勉强鎮定地瞪着俏目，嚅嚅地出聲問道：「你，你老就是崑崙二仙翁中的跛仙翁方斌？」

跛足老人見問，仰天哈哈狂笑，笑聲高亢入雲，震耳欲聾。

楊花仙子見狀，往後又退了一步。

跛足老人哈哈大笑道：「楊花仙子，你擔心什麼？我這個跛仙翁的稱號雖是你那騷狐師父於四十年前所賜，但那時候你還沒有出世呢，說什麼我老頭子也不會在你這個小輩身上爲難。何況，你那騷狐師父自從暗算於我之後，她也自知闖下滔天大禍，隻身遠趨苗疆，數十年來，從未在中原露過面，論理，就憑這一點，也就足够兩相消抵的了。可是，老夫今天見了仙子展露的這一手，不禁勾起了四十年前的往事而將想法又改變了，騷狐既然敎出了你這樣的徒弟，足證她在德行方面，並未進步多少，因此之故，老夫一客不煩二主，如有機會，煩仙子傳個信給你那個騷狐師父，就說我姓方的和她之間的一筆賬是越陳越香，那兒碰上那兒算。」

跛足老人說罷，也不等楊花仙子再說什麼，走上一步，一把抄起黃安一虎，順手擱在肩頭上，那麼一副鐵塔般的身軀，到了他的手裏，直如舞弄燈草蕊一般，他將黃安一虎抗在肩上，喊了一聲借光，即便分開閒人走了。

這一鬧，閒人逐漸散去。

楊花仙子花容無色，咬着牙，幫着黃大收拾雜耍道具，那個看上去似爲四海雜耍團的軸心人物，天地幫中的銀牌五舵，人生得異常俊美陰沉的壯年男子也就一直沒有再露過臉。

東南角上的少年主僕祇瞧下那個英挺的黑皮書生，那個黑而且醜的小廝已在俊美男子抽身悄退時消失不見。

新正年頭，黃安城裏熱鬧異常。

時近晌午。

四海雜耍團剩下來的二老一壯一少四個人，由黃大挑着兩隻道具箱走在前面，踽踽而行地走向南城門。……他們遠遠的身後，有一個黑皮英挺的書生，踱着秀才步，不接不離地遙遙跟着。

走到一條十字街，黃大挑着道具箱，頭也不回的直往南門城外而去，另外的老叟老婦則同着那個冶蕩俏騷的楊花仙子折轉西向而行。

黑皮書生站在十字街心，畧一躊躇，便也往西而去。

舊曆初五是個財神日子，有的商家要等到十八落燈之後才開店門，也有幾種營業是揀定初五送完財神就開門的，在黃安來說，茶館，旅店便是其中的兩種。

走着，走着，楊花仙子等一行進了黃安中心區的「四方」茶樓，黑皮書生故意彎到街角買了一包鹽水花生，一面隨意剝着，一面也踱了進去，上得樓，在三人不遠處揀了一副座頭。

要妥了茶點，隨意地吃喝着。

楊花仙子等一行似乎在等什麼人，無意中，楊花仙子偶然回過頭來，見到了黑皮書生她先是一怔，但隨即在黑皮書生身上，上上下下地打量起來。

黑皮書生故意望向窗外，裝做不見，到後來，微咳一聲，別轉過臉來，也往楊花仙子望過去，四目交接，如電相觸。楊花仙子掩口嫣然一笑，黑皮書生赧然地低下了頭。

司馬玉龍心想：「這女人的媚術好厲害。」

司馬玉龍又想：原來那個持拐跛足老人便是崑崙派駝跛二仙翁中的跛仙翁方斌，今天可算在無意中又開了一次眼界。

崑崙派雖然也是當今武林六大名派之一，但崑崙派不像少林，武當兩派，佛道在俗兼收，高手如雲，弟子論千，也不像北邙派有「兩絕三瘟一條龍」，和衡山派有「四尊七老」外加數不清的門下部衆。甚至連華山的「五劍一朶梅」也比不上。

崑崙派的知名人物祇有兩個：駝仙翁丁康、跛仙翁方斌，合稱崑崙兩仙翁。

崑崙派並不是沒有弟子，祇爲兩仙翁遭遇特別，一身殘疾均爲後天所致，故該派對武功份外注重，門下火候未成，絕不准下山一步，縱使不耐深山寂寞，苦求下山行道，也不許打起崑崙派旗號，違者殺無赦。

所以，提起崑崙派，人人都知道駝跛兩仙翁。

崑崙派還有一個特點，就是該派沒有掌門人，二仙翁地位平行，說該派沒有掌門人固然沒有錯，假如說崑崙派有兩個掌門人也頗符合事實。

崑崙派僅以駝跛兩仙翁之名，便能列身武林六大派之一，由此也可想見駝跛兩仙翁在武學上的成就是如何驚人了。

司馬玉龍因爲師長門不願輕揭一派長者已往之短，故所以祇知道二仙翁之「駝」「跛」皆爲昔年强敵暗算所致，但不明白致跛之始末詳情，今天，他算是在無意中淸楚了「跛」的由來了。

照目前的情形看起來，祇要楊花仙子或是她的師父桃面騷狐二人中有一人和天地幫有了淵源，自己這一方，在將來和天地幫總結算時，又多了兩個

強硬的幫手了。

司馬玉龍心想，他師叔玄清道長既然爲他和閩人鳳改了臉型膚色嗓音，就是爲了要他倆相機打入天地幫內部，訪求虛實，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現在既有楊花仙子這一條路好走，我司馬玉龍何不如此如此？

司馬玉龍政策既定，立刻在臉上換了另外一副表情。

他也不時朝楊花仙子偸望一二眼，表現出一種慕戀而又羞澀的姿態，直逗得楊花仙子嬌靨湧霞，秋波欲滴。司馬玉龍又故意喊來店夥，大聲道：「夥計，你們這些點心眞不錯，我打算煩你到後面悅來棧去一趟，我還有個朋友住在那兒，很想請他也來這兒嚐嚐貴號的珍味如何。」

夥計陪笑道：「客官，眞是對不起得很，敝店規模小，人手不够，今天客人多，生意忙，實實在在走不開，尙望客官原諒則個。」

當司馬玉龍和店夥對話之際，楊花仙子雖然沒有這邊看過來，但是司馬玉龍看得很清楚，楊花仙子一直在傾神注意聽着，司馬玉龍的本意祇是想讓楊花仙子知道他住在此地的「悅來棧」，現在目的已達，店夥既說沒有工夫去，那眞是再好也沒有的了。

他故意顯出一副失望神色，無可奈何地點了點頭，夥計便含着一臉抱歉意味，哈哈腰，逕自下樓而去。

這時，楊花仙子突然引頸朝那一對老年男女低聲說了幾句話，老年男女點點頭，祇聽得楊花仙子說了一句：「我先回去了，你們等他吧。」說完，便卽起身下樓而去。

楊花仙子走至樓梯口，還回頭朝司馬玉龍拋來一個極其動人的媚笑。司馬玉龍爲了表演逼眞，便也癡癡地朝她望着，旋又裝做有所警覺似地，迅速地垂下了頭。

這段期間，司馬玉龍發現了一個很費解的現象，就是那一對老年男女在詞色之間似乎對楊花仙子甚爲尊敬，而司馬玉龍看得出來，那對老年男女的武功絕不下楊花仙子之下，假如天地幫是以武功高低來排名位的話，那對老年男女的身份地位一定在楊花仙子之上，那麼，他們兩個爲什麼還表出那種敬服態度呢？

這裏面當然有它的微妙原因在，祇是司馬玉龍在目前還無法知道罷了。

楊花仙子一走，司馬玉龍也感到沒有再坐下去的必要了。他又就了半盞茶光景，便也下樓結賬走出了四方茶館。

回到悅來棧，閩人鳳已經回來了。

司馬玉龍笑問道：「怎麼樣，有沒有發現銀牌五的落脚地？」

閩人鳳恨聲道：「那個笑臉彌陀眞惹厭。」

司馬玉龍失驚道：「什麼？笑臉彌陀？他老人家又出現了？」

閩人鳳怨道：「怎麼不是！我追到南城門口，打橫地裏突然走出一人，一頭撞在我的肩胛上，看上去不着力，我却給送出去一丈來遠。當時我大吃一驚，心想，這是什麼人？有這麼大的能耐？以我閩人鳳耳目之靈，居然沒有趨避餘地？因爲我隱約地發覺來人是個男的，心頭怒火陡升，霍地煞勢旋身，才待有所施爲時，我怔住了，嘿，不是他還有誰？祇見他，五短身材，圓圓臉，疏眉細眼，荔子鼻，蒲包嘴，立在當地，正衝着我露齒而笑，他見到我怒瞪他，扮着鬼臉笑道：『此人追得麼？』我當時沒好氣地道：『有什麼追不得？』他笑道：『眞是個小娃兒，連羊肉往虎口裏送都不知道。』說着，細眼一翻，隨又露齒一笑，掉頭而去。我回頭望南城望去，那個銀牌五已然不知去向。我再回頭看笑臉彌陀時，也已不知去向，於是，我就這樣回來了。」

司馬玉龍點點頭，正色道：「他老人家雖然遊戲風塵，放浪不羈，但對我們兩人却似乎特別愛護，那個銀牌五，到目前爲止，我們並不知道他究竟姓甚名誰，老人家已然橫身相阻，自然有某種追不得的原因在，此人到底是誰，這一二天內我們就會知道了……」

閩人鳳露出一臉驚奇之色，忿道：「你有什麼把握能在一二天之內打聽出此人來歷？」

司馬玉龍將茶館內定計引誘楊花仙子上鈎一節和閩人鳳說了，同時將那塊天地幫的竹牌以及各次接獲的留柬，一起取出來交給閩人鳳道：「鳳妹暫且收着，以免留在我身上露出破綻。」

閩人鳳默默接過，嘟起一張小嘴，顯得很是不願意。司馬玉龍湊身過去，輕笑道：「鳳妹以爲有何不妥？」

閩人鳳哼道：「妥極了，有何不妥？必要時，又何妨將計就計，弄假成眞？」

司馬玉龍驀地抄起閩人鳳雙手，囁囁地顫聲道：「希望……鳳妹信任我，玉龍如果……皇天在上……玉龍一定……不得好……」

一陣清香撲鼻，一隻纖手已經掩上司馬玉龍之口。

二人紅着臉相對一笑，兩心相印，兩情如蜜。

且說這一夜，二更將盡，黃安悅來客棧後進廂房上，突然出現了一條靈巧纖小的身影。

四厢岑寂，祇有一側尙有一個房間內有燈光外露，且微有吟哦之聲隱隱傳達於戶外。房上黑影，畧一審視，立卽像狸貓似地，輕輕縱上了有燈光的這一間。祇見她，上身向下一翻，一個倒垂簾式，人已掛在窗口。

這條黑影就是楊花仙子已是毋須交代的了。

楊花仙子見窗戶上糊着一層厚厚的竹紙，便伸出細紅圓潤的舌尖，輕輕頂在竹紙上，舐出一道蠅翅小縫，瞇眼望將進去，祇見房裏案後坐的正是日間和自己眉目傳情的那個黑皮書生，黑皮書生此刻正披着一件黑狐裘，坐在燈下，面前攤着一本線裝書，一手托腮，出神地輕吟道：「……今宵好向郞邊去，衩襪步香階，手提金縷鞋。……奴爲出來難，敎君恣意憐。」

楊花仙子聽得芳心蕩漾，心想，眞是個識趣的人兒，他也似乎在害着單相思哩。她本想就此下去現身相見，但見黑皮書生眼神清澄，英姿颯爽，不知道對方會不會武功？藝業如何？對自己是否眞心慕戀？爲了仔細，實在應該先予試探一番。假如武功高深，且對自己眞個有意的話，由自己享用之後再薦去總舵，萬一幫中賞識，豈不是自己的大功一件？

楊花仙子打好如意算盤，立卽翻身上屋，從懷中取出一塊黑紗罩上，然後跳落院中，輕輕在窗門上敲了幾下。

裏面沉聲問道：「外面是誰？」

楊花仙子並不答話，同時發出兩聲嘿嘿冷笑。

裏面響起了脚步聲，一會兒，門開了，黑皮書生緩步而出。楊花仙子想試試他能不能上房越脊，便一聲不響地首先上屋，一面注意着黑皮書生的動作。

祇見書生抬頭朝屋上望了一眼，帶着幾分怒意地自語道：「好大胆的小輩，腦筋居然動到我余某人頭上，嘿嘿，也不先打聽打聽我余某人的師父是誰？嘿嘿嘿。」

楊花仙子見黑皮書生一面發狠，一面擄起衣袖，走到院心，先打量了屋簷的高度，然後又退後幾步，比着勢子，往前猛衝，同時吐氣開聲以助氣勁之不足。如此這般，方始勉勉强强地上了屋面。——楊花仙子差一點沒笑出聲來。

楊花仙子見黑皮書生的能耐有限，不禁感到又是喜歡又是失望。憑他這副笨拙的身手，連竹牌的資格都够不上，限於幫中規定，他怎進得了總舵？另一方面，由於黑皮書生不是一個大行家，她算是吃穩他了，就憑他上屋的這一手，無論如何，不管是用强用輭，他也無法逃她的掌心了。

因爲這裏是城中區，不便做手脚，她想將他引開一點。

她又是一聲冷笑，然後向空曠縱去。她怕他跟不上，脚下祇用了三成功力。

司馬玉龍心底暗笑道：「不要臉的女人，饒你全力施爲，看你家小爺可有能耐將你追上？」就這樣一先一後，約有盞茶光景，二人便已來到了西城脚那座廢棄的城隍廟前。

楊花仙子停步回身笑道：「喂，你師父是誰值得你亮來嚇唬人？」

司馬玉龍故意氣咻咻地喝道：「賊女人，你可站穩了，黃安一虎中大俠便是家師，你若是個識趣的，便乖乖隨我去師父那裏，聽他老人家發落，做爲我姓余的新年謁師的見面禮。」

楊花仙子格格地笑道：「我道是誰，原來你就是黃安一虎的門下，怪不得——」

她沒有再說下去，因爲她驀然想及面前這人並不是她隨便可以拿來逗弄的對象，假如貪圖一時的口邊春風，傷了對方的自尊，再想彌補雙方情感的裂縫那可就爲難了。

她祇說得一半，便卽改口道：「喂，我問你，你是什麼時來黃安的？」

司馬玉龍故意沒好氣地答道：「今天來的又怎樣？」

楊花仙子緊緊地又道：「你可曾去東大街看過什麼熱鬧？」

司馬玉龍已經知道對方想明白他有沒有看到她用脚傷黃安一虎的那一幕，以便決定對面前這個黃安一虎的徒弟的下手方式，便扯謊道：「我是午前方到此地——賊女人，你問這些作甚？你若再支吾其詞，可別怪我鐵掌余仁手狠心辣。」

眞絕，他又爲自己封了「鐵掌」的綽號。

楊花仙子雖然爲司馬玉龍這種幼稚的狂妄逗得直想笑，但她始終沒敢笑出聲來。她現在對這個黑皮書生自以爲已經有了充份瞭解，沒有拖延的必要，便從臉上一把扯去黑紗，往前走上兩步，媚聲媚氣地笑道：「讓你看個清楚吧，我是誰？」

司馬玉龍故意猛退一步，失驚地道：「你，是你？」

楊花仙子一連聽到兩個「你字」，芳心舒貼至極。不由得又上了一步，柔聲道：「外面風大，我們進廟裏坐坐如何？」

司馬玉龍祇是搖頭。

楊花仙子又上一步，低聲蕩笑道：「你爲什麼搖頭呢？」

司馬玉龍故意酸溜溜地道：「男女授受不親，深更半夜，孤男寡女，娘子不怕褻瀆了神明麼？」

楊花仙子皺眉怨道：「你這人眞是善變，白天看你那副樣子，晚上又在燈下唸那種艷麗的詞句，而現在却又……你這人也眞是。」

司馬玉龍裝着不勝赧然地低頭細語說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性也。」

楊花仙子聽得心花怒放，故作幽怨地又道：「君已有意，怎不容奴家略輸欵曲？」

司馬玉龍搖搖頭道：「發乎情而止乎禮，義也。余某雖然出身寒微，但多少也讀過幾天聖賢書，豈能違義而行事？」

楊花仙子怨道：「依你該怎樣？」

司馬玉龍沉吟了一下道：「小生此來黃安，除謁師外別無他事，身邊也祗帶得粗僮一名，姑娘如不……姑娘如不嫌棄，明天日間敢請屈駕移玉小生寄寓之處茶叙，假如姑娘一定……我們不妨就在這塊青石山上坐下來談談。」

楊花仙子聞言大喜，立卽柔順地搶先往石上坐下。她雖然是個生性淫蕩的女人，但不見得是見一個愛一個，縱然面首成羣，其捨身相就的動機很可能是不耐孤眠獨宿而採取的權宜之計。他現在對司馬玉龍可說是由衷生羡，她不但愛他，更希望被他愛她，先決條件便是不能讓他看輕她。

不論男女，不論其根性之良莠，他（她）們都有一種原始的情感，那種情感便是世界上最眞實的東西。假如某人沒有，便是那人沒有遇見發洩的對象。如果一個人懷着自己原始的眞情而原封不動地死去的話，此人所給世人外在的觀感，便是冷酷無情或者殘忍變態。

所以，像楊花仙子這種下賤，淫蕩，陰毒的女人一旦變成異常柔馴，賢淑，並不是一件值得駭異的事，其原因是她面對着的是司馬玉龍，一個誘發了她眞情的男人，假如她現在離開他，立卽跑到另外一個地方殺一個人，旣不算意外，也不是矛盾，因爲眞情不能分割，那人旣不是司馬玉龍，她便不能以情制性，防止那些防不勝防的意外事故。

司馬玉龍知道此女關係重大，現在旣已制住她的野性，爲了探求天地幫的內部機密，不得不欲取姑予，略示溫柔了。他見她已坐下，便也在她身旁二尺遠近的另一端趦趄着坐了下來。

楊花仙子見司馬玉龍業已就範，不禁送來一個極其誘人的甜笑。同時輕聲問道：「剛才你說什麼？你叫余仁。」

司馬玉龍點點頭。

她又道：「府上那裏？」

司馬玉龍道：「襄陽府，你呢？」

楊花仙子道：「黔南。」

司馬玉龍故意訝道：「苗疆？」

楊花仙子微微一笑道：「我像苗人嗎？」

司馬玉龍搖搖頭道：「我不知道，因爲我沒有見過苗人。假如苗人女子都像你這樣美，就是生爲苗人又有何妨？」

楊花仙子狠狠地瞪了司馬玉龍一眼，旋又低頭噗哧一笑，嬌聲道：「想不到你倒眞會說話。」

這個歷經情慾滄桑的女人却是第一次嚐着了初戀滋味，你說「眞情」這樣東西可怪不可怪。

司馬玉龍異常內疚，他覺總得以違心之言來騙取一個女人的情感是一種罪惡，雖然楊花仙子不是一個止當的女人，雖然他採取這種手段是爲整個武林的利益，可是……可是，除此以外，他有什麼更好的辦法呢？

此刻已是三更將盡，司馬玉龍暗將牙關一咬，決計暫守權宜，利用一去不再的寶貴光陰，將天地幫的內情套問一個粗枝大葉，以便提供師長們參考，早日採取對策，免得養癰成患，造成武林浩刼，遺害千古。

司馬玉龍想罷，裝出笑臉親切地問道：「女俠不遠千里而來中原，所爲何事，作何營生，小生有幸與聞否？」

楊花仙子怔得一怔，隨卽極其自然地笑答道：「水往低處流，人往高地走。中原之富貴繁華，人所盡知，黃素英自懂人事以來，無時無刻不心嚮往之，祗恨缺乏之機緣而已。說來眞巧，大前年，適有中土人士組成之四海雜耍團獻藝黔中，素英不揣冒昧，挾技自薦，幸蒙團主賞識收錄，總算僥倖逐了平生之願。」

司馬玉龍故作癡呆地又道：「雜耍團？那一定擁有很多身懷絕技的團員了！」

楊花仙子微笑道：「一共五個人，算多麼？」

司馬玉龍心想：到目前爲止，她尚沒有將事實揑造，也算難得的了。

當下又問道：「祗有五個人？那怎能稱之爲雜耍團。」

楊花仙子笑道：「雜耍者也，美其名稱而已。事實上，和一般江湖賣藝並無分別，全仗各人皆有一身個別的武功，湊合着混幾個盤纏罷了。」

司馬玉龍趁機恭維道：「以女俠這一身出神入化的輕身功夫，大概是團裏的台柱了？」

楊花仙子格格地笑道：「好弟弟，你以爲姊姊這點能耐很了不起是麼？」

司馬玉龍含混地點點頭。

楊花仙子笑不可抑地戮指輕點了司馬玉龍的額角一下道：「儍小弟，你眞是個井底蛙。四海雜要團雖然祗有五個人，你姊姊祗輪着倒數第二名。你把姊姊看得恁地高不可測，也祗怪你沒遇上一個高明的師父罷了。」

司馬玉龍故意認眞地點點頭道：「這倒是眞的，我祗聽人說起當今武林中有幾大派，幾大派有多少多少的高人異士，祗可惜際遇有限，活到廿來歲，一個名手也沒碰上，今晚碰到姊姊你，已算是生平僅見的高人了。」

楊花仙子訝道：「你師父黃安一虎沒跟你提起過？」

司馬玉龍埋怨道：「他老人家一開口，便是少林派的神拳，問起其他，他老人家便卽支吾其詞，不肯多說，直到如今，我也弄不淸他老人家用意何在！」

楊花仙子點點頭，輕嘆一聲，以不勝憐恤的口氣說道：「這也不能怪你師父；他旣是個在家人，在少林派，他也祗能算是一個俗家子弟。按少林派之寺規，一個俗家子弟是無法得授本門心法的，旣然得不着少林派的本門心法，能耐有限是可想而知的了。你師父假如讓你知道了當今武林中的名派如林，名手如雲，他本人自己豈不立卽黯然無光？自尊心是人皆有之的，誰個師父願意自己的徒弟把自己看得微不足道？」

司馬玉龍由衷地佩服這個女人的世故老到。

他不自主地點點頭，又道：「英姊遍遊四海，見聞廣博，可否將當今武林大勢說與小弟知道，以增小弟見識？」

楊花仙子朝司馬玉龍望了一眼，同時將身軀移近了一些，以極慈祥的口吻緩緩說道：「當今武林計有六大派，一支系，外帶數位世外奇人。六大派是武當、衡山、北邙、少林、崑崙、九華。五行山五行怪叟獨脈單傳，爲一支系。世外奇人首推天山派的天山毒婦和威震苗疆的桃花女俠。餘下雖然尙有他人，但皆不足與上述各門各派相提並論。」

司馬玉龍故意顯出異常好奇地哦了一聲道：「照英姊這樣說來，我可眞是一個井底之蛙了。」

楊花仙子興緻勃勃地道：「可不是嗎？武當派，一子五淸，道俗弟子上千，可謂爲今六派之冠。衡山派有四尊者，七長老，弟子論百，亦屬不弱。少林派亦爲僧俗兼收，在掌門人正果禪師領導之下，聲威之盛，足與武當媲美。北邙有著名之兩絕三瘟一條龍，武學精絕，武林爲之側目。崑崙兩仙翁，功參造化，無人敢惹，武林黑白兩道，聞名喪胆。九華派。五劍一朶梅，爲天下劍術之祖，各派推重。至於五行怪叟，武林中尊之爲武林第一人，雖然有點誇張，但在當今武林中，要找出可以和他相匹敵的人物，却也難乎其難。其次，說到天山毒婦和桃花女俠二人，更是武林雙葩，武功之高，高不可測。」

司馬玉龍知道快近正題了，便又輕描淡寫地道：「武林之大，異人之多，依英姊這等說來，簡直是駭人聽聞。那麼，你們的四海雜要團又憑什麼能耐，能够賣藝各地而不慮遭到挫折？」

楊花仙子微微一笑道：「那還不是靠了我們團主的交遊？」

司馬玉龍佯裝幼稚地道：「你們團主姓甚？難道他比六派中名手的聲名更大？」

楊花仙子毫無防範地道：「我們團主姓孫，他的武功雖不能在今武林越羣拔萃，但算來也是很可以的，尤其是一手無出其右的暗器……不過，關鍵還不是這一點，主要的是我們團主和另一個新興的幫派有着深厚的淵源。」

司馬玉龍心頭驀地一震。

什麼？那個俊美的男子姓孫？孫顧影？巫山淫蛟？武功遠在北邙三瘟之上，暗器天下無雙的巫山淫蛟孫顧影？

噢，對了。

怪不得笑臉彌陀阻止閬人鳳的追踪，同時警告她是羊投虎口，照這樣說來，天地幫中的銀牌五舵就是巫山淫蛟孫顧影則是毫無疑義的了。

另一方，因爲楊花仙子已將話題漸漸拉近天地幫，司馬玉龍的心情不禁不由自主地緊張了起來。

楊花仙子見司馬玉龍沉吟不語，不禁低聲微笑道：「儍小弟，你在想什麼呀？」

司馬玉龍聞聲一驚，連忙定神笑答道：「我在想哩！」

楊花仙子柔聲笑道：「你在想些什麼呀，儍小弟？」

司馬玉龍道：「我在想你剛才說的那個什麼幫派，你們孫團主旣能仗着它的勢力四海無阻，難道那個什麼幫派的聲望還在當今武林六派之上？」

楊花仙子噗哧一笑道：「儍小弟，你問這些做甚？」

司馬玉龍故意正色說道：「武林動態爲吾輩習武之人應有的常識，祗可惜我余仁命不逢辰，沒有拜到名師，苟活到二十來歲；還是這樣懵懵懂懂，孤陋而寡聞，今幸遇着英姊，對武林大勢如數家珍，那得不求知若渴？假如英姊厭煩此一話題，而就此打住也是未嘗不可。」

楊花仙子想不到她居然成了意中人心目中的偶像，心底那份喜悅也就够她陶醉的了。假如她換了話題，她還能保持她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嗎？

如果不能，那她爲什麼要換話題？於是，她連忙陪笑說道：「儍小弟，姊姊幾曾說過不願告訴你

來？」

司馬玉龍索興賣乖道：「那個幫派叫什麼？在哪裏？英姊能介紹我也加入麼？」

楊花仙子沉吟了一下，爲難地道：「仁弟，你問的這三個問題中，姊姊祗能爲你解答一半。」

司馬玉龍故意笑意道：「英姊說話也眞趣，什麼叫做一半？」

楊花仙子鄭重地道：「我能告訴你它叫做天地幫，却不能告訴你它在那裏。至於入幫的事，我介紹可以，但你入了幫却不會有什麼好處。」

司馬玉龍故意大訝道：「這怎麼說？」

楊花仙子道：「天地幫籌組已歷三年，在不久的將來，本幫卽將向外宣佈幫名，雖然目前時機未至，但我以……在該幫還不算低的身份宣洩這點小小的秘密尙不爲過，至於總舵所在，不但幫外人不應知道，卽使已經入幫，如杲地位在……在……在我黃素英之下，也一樣沒有這種資格。」

司馬玉龍又道：「爲什麼我入幫沒有好處呢？英姊入幫的好處又在那裏？」

楊花仙子搖搖頭，嘆了口氣，但又立卽笑了起來，無可奈何地，帶着一絲幽怨意味說道：「我的傻小弟，這叫我從何說起呢？」

司馬玉龍故意孩子氣地說道：「英姊可從頭說起呀！」

楊花仙子苦笑道：「限於幫規，很多話都不足爲外人道，假如專揀能說的話，你又决不會感到滿足，想想看，英姊多麼爲難？」

司馬玉龍故意哦了一聲道：「對了，我忘記我在英姊面前還是一個『外人』，該死，該死。」

楊花仙子急道：「死人，你扯到那兒去了呀？我說外人是指帮外之人而言，我幾曾說過我把你當成外人看待？」

司馬玉龍順勢激道：「愚弟雖然才短識淺，但祗聽說有戒淫的門派規章，却沒聽說有人家的規章禁止門下說話。」

楊花仙子苦笑道：「你眞夠蠻。」

司馬玉龍怕逼得太緊對方會起疑，便欲擒故縱地道：「你倒先說說看，我入帮爲什麼沒好處？」

楊花仙子如釋重負地笑道：「傻小弟，你既然是讀書之人，我就拿讀書做官的道理來比喻給你聽吧。做大官指使人，做小官受人指使，這個道理你懂不懂？」

司馬玉龍點點頭。

楊花仙子高興地又道：「天地帮分職分等極嚴，全以武功高低爲取捨標準，我若將你介紹進去，分派你的職位低了，於我臉上無光，你也不一定會高興。一經宣誓入帮，終身不得另懷異志，否則，殺無赦。到那時候，帮令重於天，你身居何位，便祗能享有你本位的權利義務，要是地位比你高的人太多，看人家將你支來使去我心裏難過不難過？」

楊花仙子說得情深意重，司馬玉龍也不禁爲之動容，但此刻正當要緊關頭，那能有絲毫放鬆，他不經意地問道：「天地帮如何分等？」

楊花仙子脫口答道：「金銀銅竹，四等，此外全稱帮員。」

楊花仙子話說出口，臉色突變。她霍然自青石上躍起，縱上石後柵頂，向四面搜索了一圈，方才回到青石上坐下，司馬玉龍失驚道：「英姊有何發現？」

楊花仙子搖了搖頭，强笑道：「沒有什麼……我也是小心得過了度，……唉，都是你這個寃家害人。」

司馬玉龍裝做不知道楊花仙子剛才那句的嚴重性，仍然慢條斯理地道：「男兒志在四方，我余仁既然走上了武人的路子，總不能就這樣老死無聞。以前我不知道武林中有這許多門派也還罷了，現在既蒙英姊開我茅塞，愚弟不禁雄心頓豪，很想投入大派門下，一方面苦研武功，一方面轟轟烈烈幹一場，縱不能叱咤風雲，成爲武林第一人，也得博個人盡皆知的大名顯萬兒，方不枉做人一場。我想就請英姊成全到底，介紹小弟入帮吧。小弟也頗有自知之明，論武功，目前我還不能算行，但小弟年事尙輕，十年八年之後，祗要有高人指點，何患無成？這樣吧，英姊先介紹我進入銀牌行列以後表現好，再把金牌交給我……」

楊花仙子倏然一手掩上司馬玉龍之口，喘息着道：「我求你……我的……好弟弟。」

司馬玉龍掙扎着道：「怎麼啦，你？嫌我沒有志氣麼？」

楊花仙子顫聲道：「我求你，別，別再說下去好麼？」

司馬玉龍感覺到楊花仙子不但氣喘聲顫，連整個身軀幾乎都在戰抖。他一方面覺得好笑，一方面也驚訝於天地帮的帮規之嚴，出人意外心有不忍。

楊花仙子除了日間對黃安一虎那一招陰手稍嫌毒辣之外，別無劣跡落在他司馬玉龍手裏，老實說，今夜自見面以來，楊花仙子所表現的，實在不能證明她是多壞多壞的女人，至少她沒有對不起司馬玉龍的地方。所以，他不忍再故意逗她，俗云人急造反，狗急跳牆，假如天地帮的帮規嚴過於她對他的愛心，很可能立卽將局面弄翻，想想看，那又何苦來？

於是，他輕輕撥開楊花仙子之手，輕聲道：「

小弟不說也就是了，英姊，您怎啦麼。」

楊花仙子放開手，又向四面張望了好一陣，這才深深嘘出了一口大氣，貼緊司馬玉龍，不住地搖頭，良久良久之後，方始幽怨地說道：「再沒有一件比一個人不知天高地厚，信口開河來得更爲怕人的了。」

司馬玉龍强忍着沁入心脾的襲人香氣，聚氣凝神，守定靈台，祗一輪轉，便進入了無我無惑境界，心智既定，便未再將身軀挪動，任令楊花仙子貼身而坐，如若無物。

楊花仙子似乎受了司馬玉龍渾樸純眞的談吐所感染，情慾居然昇華，並未再有其他進一步的挑逗動作。

司馬玉龍偏臉看着楊花仙子竊笑道：「英姊剛才是怎麼回事？難道小弟說錯了什麼？」

楊花仙子朝司馬玉龍諦視了好一會，突然用手一彈司馬玉龍臉頰，格格地輕聲長笑起來，愈笑愈厲害，直笑得前仰後合，淚珠盈眶欲滴，方才打着呃，捧着肚子，哼哼唧唧地强行忍住。

司馬玉龍不由自主地也給她逗笑了，同時笑問道：「你笑什麼？」

楊花仙子餘笑未止地道：「傻小弟，我問你，你的武功比我如何？」

司馬玉龍認眞地道：「那怎能比？」

楊花仙子笑道：「你高還是我高？」

司馬玉龍心說：就目前的我而論，大概三五個楊花仙子還不一定在我心上呢。司馬玉龍心底下雖然這樣想，嘴裏却迅速地答道：「當然是你英姊高嘍。」

楊花仙子又道：「你知道我在天地帮中是什麼身份？」

司馬玉龍道：「我怎知道？」

司馬玉龍暗暗好笑，這女人又要漏口啦。

果然，楊花仙子毫不思索地笑道：「憑我這副身手，祗勉勉强强的够上了銅牌的末席，你比我差，居然妄想銀牌，豈不可笑？銀牌？嘿，假如黃安一虎是少林派的俗二代弟子，那麼，你師父的師祖可能馬馬虎虎可以湊合一下，至於金牌，嘿嘿，當今六派中兩個掌門人加起來也不一定準行。」

司馬玉龍心底暗暗一驚，同時想到了一個穩定對方信心的先發制人的方式，他等楊花仙子說完，故意將右手食指豎上嘴唇，輕輕噓道：「噓！你又提這些死人牌子了。」

楊花仙子被司馬玉龍的「死人牌子」罵得眉頭一皺。但朝司馬玉龍約畧一瞥之後，旋卽點點頭，意甚感激地道：「謝謝你，弟弟。」

司馬玉龍低聲道：「既然英姊避諱這個，我們不談這些也好。」

司馬玉龍這一記反手悶棍，可眞收到了預期效果。

楊花仙子畧一沉吟，毅然地作堅决聲道：「別爲姊姊擔心了，弟弟，老實告訴你，今天夜裏姊姊早已犯了嚴重的帮規了，姊姊剛才說過的話，祗要有一半傳入本帮，我黃素英就難活出旬日，當然，你弟弟絕不會是壞事之人，卽令我黃素英有眼無珠，自掘墳墓，祗要是的的確確是死在你弟弟手裏，我也是該死而無怨。」

楊花仙子說着，不禁流出了眼淚。

司馬玉龍看了楊花仙子這凄然神情，心裏也很難過。連忙安慰道：「今夜之言，出姊之口，入弟之耳，如經我余仁之口而被貴帮知悉，我余仁一定不得好死。」

楊花仙子並未攔阻司馬玉龍發誓，在她聽來，這個誓言不但是她生命的保障，同時更是他們之間愛情的金劵鐵符，她需要它，另一方面，在司馬玉龍來說，他一輩子也不用擔心應誓，他祗說不會洩露於天地帮之人，並沒有答應不告訴天地帮以外之人，他能告訴的人，以及他司馬玉龍自己，有誰會去向天地帮中人獻這個好？

等司馬玉龍說完，楊花仙子合淚抓起司馬玉龍之手，塞了一隻小瓶在司馬玉龍掌心裏，輕說道：「這是苗疆桃花女俠的獨門秘藥『百毒散』，可治當今武林中任何餵毒暗器之傷，以及任何有毒疫症，內服外敷，無不相宜，姊姊沒有什麼好東西送你，你就收下來吧。」

司馬玉龍欲待推辭，轉念一想，這是她的一番好意。佛門無不渡之人，祗要她楊花仙子能够不再爲惡，以後有機會再想方法報答她也就是了。

楊花仙子見司馬玉龍沒有推辭，臉上顯得很是高興。

天已四鼓將盡。

楊花仙子突然低聲道：「不瞞你弟弟，本帮近在黃安發生了大事，愚姊奉銀牌二舵舵主之命，須於天亮後立卽返回總舵稟報詳細經過，請於本年三月初至洞庭君山相見。」

司馬玉龍脫口道：「三月上旬？君山？」

他因爲五行怪叟約定三月三在君山相會，所以將「三月上旬」以及「君山」這幾個字特別觸耳驚心，所以，不由自主地將這兩句重覆了一遍。

楊花仙子點頭低聲道：「我恐怕有新任命出不來，正好就近——」突然一頓，聲調有些異樣，又道：「就近逛逛洞庭湖和岳陽樓，弟弟，在岳陽樓上欣賞洞庭湖景不是很有趣麼？」

司馬玉龍的耳目是何等靈敏？心計何等機巧？他那會聽不出楊花仙子這段話中的語病？

他雖然聽得心頭狂震，表面上仍然聲色不露，沉氣漫應道：「小弟希望不會誤了姊姊的賜約。」

楊花仙子臉色蒼白地又朝司馬玉龍看了一會，然後點點頭，低聲道：「到時候，姊姊等你哩。」

就在這個時候，城隍廟前的前殿脊上，突然有人嘿嘿一聲冷笑，笑聲旋卽寂然。

楊花仙子全身猛地一震，回臉顫聲祇說得一句：「仁弟珍重。」立卽縱身而起，如出谷黃鶯，三二個起落，便已循聲追上殿脊，沒於黎明前的黑暗中。

司馬玉龍感到一陣悵然。他看出楊花仙子的本性還不太壞，祇爲後天環境惡劣，耳濡目染，既有桃面騷狐那種師父爲榜作樣在先，現復身陷以淫樂縱慾爲旨趣的天地帮，那得不陷溺日深？

他聽得出，剛才那聲冷笑似爲師叔玄清道長所發。據他猜測，師叔玄清道長可能早就躡踪身後，大概是看出機密已得，而故意出聲引逗，以便他藉機脫出楊花仙子的糾纏。

司馬玉龍起身仰頭一看，曉星三五，大如雀卵。早春之夜，酷寒侵人。他身上祇穿有一套雙層夾襖，一領由紫裘染成的黑裘並未披出，他自勤習五行神功以來，雖不能做成十成十的寒暑不侵，但因心情緊張，神志凝聚，以致氣血循行加速，區區寒涼，倒也未曾在意。

楊花仙子也是意亂情迷，她假如能保持平日那份靈巧的心計，則司馬玉龍僅穿如許單薄的衣服，於寒夜中而無畏縮之態，就是一個絕大的破綻。

司馬玉龍不敢放手施爲由屋面上去，這一天黃安城中的天地帮黨徒不在少數，讓他們發覺了他的身手，多少是件麻煩事。萬一楊花仙子因追師叔玄清道長不及而循原路縱回而見到了他的眞功夫可能立有肘腋之變。

大街上踽踽而行着兩個瑟縮的更夫，要躲避這種人的視線當然簡單，司馬玉龍一路步行，也不過一盞熱茶光景，便已抵達客棧側院，他仍以一個笨拙的身勢上了牆頭，站在牆頭上，四面略一打量，見無異狀，方始輕輕跳落。

跳落院心，司馬玉龍先至闖人鳳窗前稍稍駐足，見房裏無甚聲息，以爲她正睡熟，便不再去驚動她，悄悄推開虛掩之廳門，踏入自己臥房，因爲燈油已盡，燈光業已熄滅，他從懷中摸出引火之具，點着紙捻，從壁上取下客棧中爲旅客儲備的油壺，重新添油將燈點上。

火焰搖曳中，司馬玉龍偶向案頭掃視，不祇大吃一驚。

案頭上端端正正地放着一個小紙包兒，這是他出門時所沒有的。因爲他出門時闖人鳳尚在對面屋中，而且事先已和她取得默契，就以他出門時連燈也沒吹熄。依目前這種情形看起來，一定有人來過他的臥室了。他本想立卽喊醒闖人鳳問上一問，但轉而一想，不妥，很顯然的，來人入屋闖人鳳定不知覺，喊醒了她，除了增加她又一次羞愧外，何濟於事？

於是他想：我何不先把它拆開來看看？

紙包被他小心地打開，帶給司馬玉龍的，是一陣空前的惶惑和震駭。

紙包內是些什麼東西呢？

嘿，三張紙條，一塊竹牌。三張紙條有兩張是笑臉彌陀前兩次示警留下的，一張爲銀牌二舵舵主在洛陽所留，那塊竹牌，不須交代得，當然就是那塊得自竹牌第一，刻有「銀牌五，銅牌三，竹牌不限數，金牌是帮主。」的符牌了，以上四件東西都是司馬玉龍於日間交給闖人鳳代爲保管的，而現在完完整整的放回他的案桌上，這是怎麼回事呢？

第一個湧上他心頭的想法：是闖人鳳遭遇了意外？噢，不，不會的。能令闖人鳳發生意外的，祇有天地帮的黨徒，假如天地帮黨徒在闖人鳳身上得了手，他們肯將這些物事留下來？尤其是這塊竹牌，一塊他們可能不惜以十倍黃金換去的信符，他們肯讓這塊失而復得的「寶貝」留下？

第二個想法：闖人鳳走了。

因爲這是一個最近情理推斷，司馬玉龍剛一想及，一顆心便猛地狂跳不止。

他匆匆將紙包揣起塞入懷中，擎起燈台，急急地越廳往闖人鳳的臥室走來。

一點不錯，闖人鳳走了。

房間內很凌亂，一切衣物均已不見。可見她走得很匆促。

她爲什麼要不辭而別呢？

司馬玉龍知道，理由很簡單，當他追蹤楊花仙子之際，闖人鳳一定緊隨在後，她可能藏身很遠，以致祇看到他和楊花仙子貼身而坐，並頸私語，而沒有聽得談話內容，因而起了誤會。

司馬玉龍懊惱地想，既然如此，闖人鳳決不會中途引退，她回客棧，一定在師叔玄清道長發聲引走楊花仙子之後，設若如此，實在是他自己不好。他假如能够毫不遲疑地抄捷徑疾行，雖不能攔在闖人鳳前頭抵達，闖人鳳既然經過一番收拾，至少也可以在她離開客棧之前遇上，祇要將詳情婉轉解釋一番，又何難誤解冰消？

闖人鳳沒有留下片言隻語，他不知道她往那裏去了，要追也無從追起。

司馬玉龍頹然返回自己臥室，迷迷糊糊地將息到天亮，梳洗畢，算清房租，走出客棧。他沒有使用兵刃，兩件換洗的衣襪裝在一隻輕便的書箱裏，如此而已，至於那從洛陽騎來的兩匹馬，已在抵達黃安當日賤價售去，有馬隨身，跑長路固然方便，但信步所之，則是一種累贅。

他走出西城門，逕奔河口。河口是黃安西北的一個小鎭，是他師叔玄清道長和他們約定晤面的地方。

進得河口鎭，他訪得鎭內果有一間柳神廟，找到那間柳神廟，師叔玄清道長已在廟內殿上含笑等着他。司馬玉龍進門之後，道長向他招招手，意思是要他不必拘禮，就在他的身邊坐下。司馬玉龍坐定之後，道長首先回臉微笑說道：「這間廟，除了鎭上有甚祭典，或者爲了祈求還願，很少有人前來。至於昨夜的種種，你也不必再複述了。那時候闖人女俠潛在你們身左，師叔則在你們身右，我比闖人女俠靠得近，你們的談話，十之八九我已聽清，祇不過我已看清你們三個，而你們沒有注意到我罷了。」

司馬玉龍赧然道：「玉龍眞是不濟……。」

玄清道長微微一笑道：「那種情形之下，可也怪你不得。」

玄清道長的意思是說司馬玉龍那時候的心情過份緊張，當然無暇旁顧。這本是一句爲他這位師姪解窘的寬慰之語，豈料司馬玉龍是個驚弓之鳥，闖人鳳誤解於前，心神尚未安定之際，就不免聽音於絃外了。這正是解窘更窘，司馬玉龍的臉色越發紅起來。

玄清道長知道他的師姪兒誤解他的意思，連忙正色道：「賢姪誤會了：愚叔措辭欠妥，實是不該。至於闖人女俠悄然出走，賢姪不必心煩，闖人女俠冰雪聰明，糊塗祇在一時，他爲了胞兄之仇，也不會遠去，賢姪日後不難以事實證明你和楊花仙子之間的關係，何況尚有愚叔爲你作證哩。」

司馬玉龍內心甚感安慰，師叔玄清道長這樣說話，無異於默認了他和闖人鳳交往，有了師叔玄清道長做主，他是什麼也不愁了。

叔姪二人正在計議着下一步將採取何種行動之際，頭頂上的殿脊上，突然有人哈哈大笑道：「好個大胆的羽衣諸葛，居然敢和勢將橫掃武林各門各派的天地帮作對，莫非是活得不耐煩了？哈哈哈……來來來，大羅掌到底有甚麼奧妙之處，老夫先來討教，看看你們叔姪的這番雄心是否是種罪過？」

語聲渾雄蒼勁，聽來甚爲陌生。

玄清道長臉色遽然一變。

司馬玉龍霍然起立，挫腰便欲往外縱出。玄清道長伸手一攔，同時自背上取下鋼柄拂塵，凝神注視着院心，神色至爲嚴肅。

這時候，一陣勁風過處，已在哈哈長笑聲中自殿脊飛落一人。

祇見來人約莫六十來歲，身材魁梧，雙目精光如電。身穿一套藍布襖，板帶束腰，雙絲飄懸。蒜鼻闊嘴，鬚蓬髮結，神態粗獷而透着一種凜凜然的威武氣概。

來人雙肩微微右傾，兩腿似有長短，一根七尺來長，非鋼非鐵，足有鵝卵粗細，通體黝黑的龍頭拐杖當胸持立。別看他身軀粗笨，拐杖沉重，落地的身法却飄逸得如浮葉一片。來人落地之後巍然立於院心，雙目注定大殿上的玄清道長和司馬玉龍，仍然哈哈大笑不已。

司馬玉龍識得，此老是日昨於黃安新城隍廟前點破楊花仙子陰招，當場背走黃安一虎，崑崙派跛二仙翁中的跛仙翁方斌。

玄清道長在看清來人面目之後，臉色倏地一寬，旋又一整。不慌不忙地，執拂胸前，深深一稽首。同時舉拂朗聲致意道：「方老別來無恙，玄清這廂有禮了。」

跛仙翁見玄清道長出聲招呼，漸漸地收起笑聲，輕輕揚起龍頭拐杖，指着司馬玉龍問道：「此子是誰？」

玄清道長躬身答道：「家師兄上清座下，武當俗家二代弟子司馬玉龍。」

跛仙翁且不答言，又朝司馬玉龍諦視了好一會，這才點點頭，自語道：「良材也……武當門下收有此等弟子，無怪乎日益其昌矣。」

司馬玉龍久聞二仙翁爲人方正不阿，武功精絕，爲現今武林有數的幾位高手之一，這時更不待師叔玄清道長吩咐，趕緊上跨兩步，就殿前俯身跪拜道：「晚輩司馬玉龍謁見方老前輩。」

跛仙翁拐杖微微一頓，身軀立卽升起半尺來高，行雲流水般地飄身進了大殿。跛仙進殿後，伸杖一敲司馬玉龍之背，嘴裏喝道：「小子起來。」

司馬玉龍感到背上着杖之處如柳條輕拂，杖起處，則有一股巨大吸力，全身不由自主地隨之而起，心底不禁爲之駭異不置。等他立起身來，跛仙翁已與玄清道長在大殿上相對坐下。

玄清道長首先微笑開言說道：「方老寄跡崑崙絕頂，已有十數年未曾在江湖上走動，此番因何竟會忽動雅興，正好湊上武林中五十年來僅見的一場熱鬧？」

（未完待續）

兩期完俠情中篇

宇文瑤璣·文
董培新·圖

劍封魔騰(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狼人冒天野把司馬浩點了穴道，交由五掌門人監視，石天星正欲向丁楓追問寒冰毒劍下落，鬼城大豪居長天、孫大姑夫婦來到，把司馬浩盜劍經過說出，但丁楓堅不承認，孫大姑乃拍活司馬浩穴道，並命曾斷去一臂以助司馬浩盜劍的丫環釧兒與司馬浩當面對質，司浩馬爲勢所迫，正欲承認，立爲丁楓喝止，孫大姑便欲點封司馬浩重穴廢其武功，丁楓恐司馬浩被迫說出眞情，不動聲色的發出化血針，要殺司馬浩滅口，幸石天星出劍把針撥落，隨將那被撥落的化血針裝在一隻瓷瓶中——

劍催千層浪　掌擊萬山鳴

司馬浩這時却長嘆一聲道：「師傅，弟子一身武功，本是恩師所授，師傅如要弟子性命，弟子也沒有話說，只是，弟子這一生，三十年來，並無大惡，此次奉命盜來寒冰毒劍，原想報答恩師萬一，怎知師傅却在毒劍到手之後，居然有了獨霸武林之心呢？弟子早知師傅如此倒行逆施，雖然你打死弟子，我也不會去騙了釧兒姑娘，把那寒冰毒劍盜來了！」

他不用多說，只此數語，便已將一切根由，說的明明白白了！

孫大姑笑了一笑，道：「司馬浩，有你這幾句話，老身饒了你的一切過失了……」

她話音未竟，只聽得狼人大喝一聲道：「丁楓，那毒劍何在？還不快快取來送給老夫？」

身形一閃，便向丁楓撲去。

居長天忽然一閃身喝道：「冒兄，慢着點！」

狼人冒天野雖然目中無人，但他對居長天可也不敢過份，居長天一伸手，他去勢立止，怒道：「居兄，你這是作什麼！」

居長天道：「沒有什麼特別事，只是想要你狼兄莫要冒失，把一世英名斷送掉了！」

狼人一怔道：「居兄這等瞧得起丁楓麼？」

居長天冷冷一笑道：「狼兄如果不信，少時便會明白了！」

冒天野自是不信，他沉聲道：「居兄，冒某本是爲了毒劍而來，豈能空手而返？除非丁楓能將冒某置於死地，否則，冒某少不了與他爲那毒劍一拚了！」

居長天道：「冒兄不聽兄弟之言，稍時吃了苦頭，可就後悔莫及了！」

冒天野怪笑道：「這到不勞居兄掛懷了！」

大步走到了丁楓身前，喝道：「丁楓，毒劍何在？」

丁楓目光一轉，大笑道：「你想要毒劍麼？」

冒天野道：「不錯！」

丁楓道：「冒兄，毒劍果然在我手中，但是，冒兄如果想要，多少總得有些代價！」

狼人冒天野道：「什麼代價？要老夫出銀子買麼？」

丁楓道：「那也不必！不過，丁某費了心血，才獲得此劍，冒兄想要，多少也要費上一些心血才是！」

冒天野不耐的怒道：「你開出價格吧！」

丁楓道：「很便宜，你如果肯與兄弟合作聯手，兄弟自當把此劍奉上！」

冒天野獰笑了一聲道：「辦不到！冒某人一生，從來不與別人合作！丁兄最好另開條件！」

丁楓笑了一笑道：「老夫也知道你不會應允長期合作！不過，如果咱們只是今天合作聯手，冒兄願是不願？」

冒天野哼了一聲道：「今天？你是要冒某人助你，與在座之人爲敵麼？」

丁楓道：「差不多！其實，冒兄想要毒劍，他們也想要毒劍，你縱然與丁某聯手，那也不啻爲自己奪劍一般！」

冒天野沉吟了一下道：「這……也有道理！只是，冒某人付出的代價太大了！」

丁楓笑道：「冒兄，寒冰毒劍是多麼貴重，自然少不得要多付一點代價了！」

他話音剛落，居長天已沉聲道：「冒兄，你信得過丁楓麼？莫要被他利用，而不自知啊！」

丁楓大笑道：「冒兄，丁某豈是那等人？你如果想要毒劍，最好是與兄弟聯手。」

狼人冒天野沉吟了一下，道：「丁兄，你要我站在你這一邊，即也不難，至少你得先把那寒冰毒劍亮出來一下，讓冒某看上一看！」

丁楓笑道：「這個容易……」

只見他一探手，自長衫之內，解下一根黑黝黝的輭帶，迎風一抖，立即成了一支寶劍。

敢情這支天下第一支兇器，却是一支輭劍。

狼人冒天野自然識貨，那輭劍劍身上閃耀着黑色的光亮，正顯示出他是極毒之物，當下點頭道：「果然是寒冰毒劍，但不知道可否先給兄弟看上一看？」

丁楓笑道：「冒兄，只請你助我將這夥人收服了，毒劍就永遠歸你所有，何必急在這一時呢？」

語音一頓，目光轉向居長天冷笑道：「居兄，你當眞要跟兄弟過不去麼？」

居長天呵呵一笑道：「不止我，拙荆也要跟你過不去呢！而且，在座與你過不去的人，恐怕還有不少吧！」

丁楓嘿嘿的哼了一聲，道：「如此說來，居兄是不肯改變立場的了？」

居長天道：「那還用問麼？老夫本就是爲了仇你而來，又怎麼變成助你而來呢？不過，老夫想勸你一勸，希望你能够這時回頭，不爲已甚，也許，你還可留下一條老命！」

丁楓大笑道：「閣下盛情，丁某心領了！」

他這時又抬頭看看天色，忽地一抖手中毒劍，冷冷的向在座諸人道：「諸位，蒙你們爲小徒大喜送來的重禮，丁某無以爲報，只好想出了這等妙計，使各位一身武功失去，不再過那刀頭上舐血的危險生活，丁某此舉，本是體會上天好生之德，尚望諸位莫以爲丁某有什麼不軌之心，須知武林中殺戮不已，究其原因，無非是因爲練武之人太多，彼此都自以爲功力高人一等，才會不能相讓，倘是各位武功已失，想那爭殺之事，自然也就不會再現的了！到那時，豈不是天下統統太平無事了麼？區區此心，深信諸位必能諒解的了……」

他語音頓一頓，又道：「不過，在場還有幾位心中不以老夫此舉爲然之人，當然老夫不能不把他們制服……」

語音至此，居長天忍不住大笑道：「丁楓，你太狂妄了！」

龍幻影適時接口大喝道：「丁楓，毒劍既在你手，我侯師弟可是死在你手中？」

丁楓道：「是又如何？」

龍幻影勃然大怒道：「老夫要你償命！」

揮手便是一掌，拍了過去。

但他掌力剛發，石天星已一躍而來，架住了龍幻影，大聲道：「龍老，丁楓交給在下了！」

龍幻影在出掌之際，便已發現，丁楓的「化功散」，藥力之强，竟然不是自己丹丸所可補益，本是含怒而發的一掌，力道竟然不够平日十之三四，顯然這頃刻之間，自己的一身功力，竟然消失了一半！他心中吃驚，自然不在話下，是以，石天星躍身而出，他也不再逞强，低聲道：「旣然老弟出面，老朽自當讓賢了……」

話音一落，便退到申弘身邊，兩人喁喁私語不休，看來似是在商討如何消除化功散的藥力之事。

這時，在場諸人，只要是沾過酒菜之人，無不功力大減，是故人人都在怒罵怪吼，甚至還有很多聽來不堪入耳的穢詞，全都搬了出來。

丁楓、于冰根本不予理會，石天星則手持短劍面向丁楓，喝道：「丁楓，你身爲五大奇人之一，竟然施出這等下流手段，不覺得可恥麼？」

丁楓大笑道：「娃兒，老夫此舉，用心至善，你爲何反倒說老夫不是了？老夫覺得遺憾的是，不曾料到老夫的化功散怎會在你身上失效？」

石天星冷冷一笑道：「在下飲過萬年鱔血，服過千年雪蓮，你那化功散又怎能奈何得了石某？」

他頓了頓話音，接道：「丁楓，區區要你老老實實回我幾句話！」

丁楓笑道：「什麼話？」

他顯得十分鎮定，彷彿極有把握，不把石天星等人放在眼中。

石天星冷冷喝道：「區區那黃山抱松小築的兇案，可是閣下所爲？」

丁楓淡淡一笑道：「不錯，那正是丁某人下的手！」

石天星陡然目眦欲裂，嘶聲道：「石某與你無怨無仇，你爲何作出這等喪天害理之事？」

丁楓笑道：「這個麼？那可要怪你的那位泰山大人了！因爲他與丁某人有着殺妻傷子之恨！」

石天星聞言，呆了一呆道：「石某不信！」

丁楓說道：「老夫說將出來，你自然就會相信了！」

他語音一頓，接道：「當年黃石公仗着一身武功，行走江湖，曾在酒泉城外面白楊莊殺了一家十口，此事在場至少有十人知曉……」

居長天沉聲道：「可是那『鐵算子』許高的一門？」

丁楓道：「不錯，但你們可知，那許高乃是丁某的內弟？拙荆與犬子，那時也住在莊中呢？」

孫大姑哼了一聲道：「那許高的爲人，死有餘辜，黃兄替天行道，殺得幷不錯！」

丁楓道：「拙荆呢？」

孫大姑笑道：「許高的姊姊，八成就是那被人稱作迷魂鬼女的許珍娘了！她麼？應有死罪，武林中壞在她手下的人，大概也不下百名！」

丁楓怒道：「那犬子有罪麼？他才三歲呀！」

居長天道：「丁兄，這是報應，黃石公沒有錯，錯只錯在令正的身上……」

丁楓啞聲道：「丁某可不這麼想！所以，丁某也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孫大娘道：「那你該找黃石公吧？何必……」

丁某仰天大笑道：「丁某當然要找他！而且也找到了他！」

他此言一出，石天星臉色大變，道：「你……見到石某的岳父了？」

丁楓道：「就在丁某在黃山因爲找不到他，而先將他的兩個女兒殺了之後，却在黃山的文殊院後山谷中遇上了他！」

石天星道：「你把他老人家怎麼樣了？」

丁楓道：「沒有怎麼樣，仗着寒冰毒劍，丁某人報了三十年的血海大仇，將他碎屍萬段了！」

石天星聽得幾乎跳了起來。

他沒有想到，連岳父也死在丁楓的手中！

狂吼一聲，張口噴出一大口鮮血！

居長天皺眉道：「老弟，沉住氣！大敵當前，不可如此激動！」

他話聲雖然不大，但聽在石天星耳中，却如當頭棒喝一般！

刹那間，他淸醒了過來，强自按捺了悲傷的心情，深深的吸了一口大氣，轉面向居長天一揖：「多謝前輩提醒晚輩了！」

話聲一落，目光如電般射向丁楓身上，喝道：「丁楓，咱們這仇，是解不開的了！」

丁楓道：「你想爲黃石公父女報仇？」

石天星道：「不錯！不過，在下要殺你，不但爲了報仇，也爲武林公恨！」

丁楓冷笑道：「娃兒，你不自己掂掂斤兩麼？就算你師父來了，也不見得敢一試老夫毒劍的鋒刄啊！」

石天星冷笑道：「石某雖然血濺此間，這等殺妻之仇，也是要報定了。」

丁楓大笑道：「很好，老夫成全你的孝心，讓你三招如何？」

石天星道：「不用了！」

語音一頓，接道：「在石某誅你之前，還有一個條件要先跟你商量一下！」

丁楓道：「什麼條件？」

石天星道：「你那化功散可有解藥？」

丁楓道：「當然有！」

石天星道：「如你肯取出解藥，交給在座武林同道，石某饒你一死便是！」

他口氣之大，大得很嚇人！

丁楓笑道：「娃兒，你若能够殺了老夫，那解藥司馬浩知道放在何處，你還怕取不到麼？這等條件，不提也罷！」

石天星聞言，看了司馬浩一眼道：「司馬兄，你知道解藥放在何處麼？」

司馬浩冒火道：「知道！不瞞石兄說，那解藥的配方，兄弟早已知曉了！」

丁楓聞言，臉色大變，怒道：「逆徒，原來你早就有着叛師之心了麼？老夫殺了石天星，第二個就是你了！」

司馬浩悽然道：「弟子幷不曾奢望長命，只要師父迷途知返，不再有那獨霸武林之心，弟子雖死何憾？」

這時，于玲玲突然撲向乃父懷中，低泣道：「爹爹，你……莫要跟丁……伯伯一樣好麼？這些年來，爹爹俠名卓著，爲什麼要跟他做那狂人的魔夢呢？爹爹，你老如不答應，女兒就只好自刎在你老和浩郎眼前了！」

于冰長眉閃動，長嘆一聲道：「孩子，爹爹也是被他逼上梁山的啊！雖然爹爹這時有心不再與丁兄聯手，只恐在場的朋友，也不會放過我了！」

他話音一落，居長天大笑道：「于兄，這一切交給老夫吧，任何人要怪你，都有老夫爲你担代如何？」

于冰大聲道：「多謝居兄……」

申弘這時也道：「于兄，請過來，兄弟有一句話請教。」

于冰怔了怔，終於扶着于玲玲走了過去，低聲道：「申兄有何見教？」

申弘笑道：「申某雖然中了化功散，但早在發覺之際，便已將毒力逼在左臂一處，申某一身功力，絲毫未損，你且站在申某身旁，丁楓如想暗算於你，申某可助你一臂之力！」

于冰大爲感激，嘆了口氣道：「于某一生，不曾爲惡，一步之差，幾乎墮入十八層地獄，諸兄如此錯愛，于某仍不省悟，那眞是禽獸不如了！」

話音未已，眼中已流下兩顆老淚！

居長天笑道：「于兄，兄弟爲你慶賀……」

他話音未已，只聽得石天星陡然大喝一聲道：「丁楓，看劍！」

晶光電射，短劍一揮而出。

丁楓眼見于冰竟然叛離了自己，大爲震怒，石天星揮劍刺來，他怒極之下，一擺毒劍，便橫掃而出！口中却道：「于冰，老夫殺了兩個娃兒，第三個人便是你了！」

雙劍相交，發出噹一聲脆响！兩人各退半步！

石天星大喝一聲，短劍再度一揮而出。

丁楓毒劍一揚，由上向下，這回不是硬接，而是斜斜挑向石天星手腕部位！

因爲他的劍身長了一尺有餘，石天星短劍未到他的毒劍便可先行劃破了石天星的皮肉了！

寒冰毒劍之毒，傳聞見血封喉，石天星如是被他刺到，那還了得？

是以，居長天失聲喝道：「老弟小心……」

但石天星似是早就料到丁楓詭計所在，只見他怒喝一聲道：「躺下……」

手中短劍突然一飛而出，自己身子却向後躍退三步！

這一招脫手甩劍，直取丁楓小腹的怪招，大大出乎所有人意料，丁楓正志得意滿，心中只在想一招奏效，刺死石天星之際，當然也料不到石天星短劍竟會脫手飛來，雙方相距不過尺許，容得他發現之時，短劍已然沒柄而入！

丁楓瞪大着雙眼，只叫了一聲：「娃兒……你……」却見石天星一抬手，短劍倒飛而回，丁楓腹部鮮血直噴，一交栽倒地上！

原來石天星這支短劍，乃是繫有銀鍊，扣在袖中。

這時，忽然有兩條人影飛向丁楓！他們人未到達，便自凌空互擊了一掌！

轟然大震聲中，只見一條灰色人影，帶着刺耳的厲嘯之聲，破空遁去！

落下地來的，赫然竟是居長天。

他俯下身子，從丁楓屍體旁拾起「寒冰毒劍」，向石天星笑道：「老弟，狼人已被老朽震傷遁去，毒劍幸未落入他的手中，巨奸已除，元兇已死，此間恩仇，也已了結，一切後事，不妨交給他們莊中之人自理，老朽是欲趁此機會，邀請諸位同去鬼城一遊，并爲司馬老弟重辦喜事，將老朽的那釧兒丫頭，一併嫁了過去，同時，也好當着諸位之面，將毒劍火化燬去，不知老弟可肯賞光？」

石天星聞言，看了看申弘，道：「申老，你去麼？」

申弘大笑道：「老夫爲何不去？在座的人都答應去了，老弟又已大仇得報，前去湊湊熱鬧，豈不甚好？」

石天星看了丁楓屍體一眼，仰天長長吁了一口氣，道：「晚輩遵命……」

當先大步，走了出去！

居長天目光一轉，大聲說道：「老弟，等我一下……」

石天星人已出了大門，聞言立卽止步，負手而立，仰望遠處天光，一言未發。

居長天看了孫大姑一眼，道：「此間善後諸事，有勞夫人和司馬浩料理，愚兄可得先陪老弟先到鬼城了！」

孫大姑一笑道：「夫君不用操心，中了丁楓化功散諸人，也不妨隨同夫君同去便是。」

居長天大笑道：「使得，但解藥總得先行取來才成！」

于冰適時接道：「待小弟去取！」

敢情他也知道那解藥放在何處，只見他轉入後堂，不一瞬，便取來一個七寸來高的瓷瓶，向居長天道：「居兄，解藥在此！」

居長天接了過來，笑道：「這些够用了麼？」

司馬浩道：「够了！老前輩只消倒出一半，用滾水冲調，每人喝上一大口，再調息三個時辰，便可將所中化功散之毒解去了。」

居長天大聲道：「如此容易麼？到是大出老夫意料之外了！」

話聲一落，轉向申弘說道：「申兄，咱們該走了！」

申弘笑道：「當然要走的了！」

話聲一落，人已向石天星行去。

龍幻影却長長嘆了一口氣，道：「看來老夫也得奉陪諸位走上一趟鬼城了！」

居長天道：「不但龍兄，只怕幾位掌門人也得

辛苦一趟了！」

大慧禪師已然起身合十道：「老施主澤被武林之德，貧僧等十分感激，有此機會前去鬼城一遊，焉有推却不去之理？」

武當玄風道長也笑道：「貧道恭敬不如從命，自當同去瞻仰檀樾鬼城風光了！」

居長天哈哈笑道：「既然如此，諸位請啊！」

他目光一轉，向身後藍衣老人道：「二弟，愚兄陪同石老弟和龍兄，各掌門人等先行一步，那武林各路人物，就有勞二弟領了他們前去了！」

居飛應道：「小弟遵命……」

居長天雙手抱拳，向申弘一拱，說道：「申兄，請……」

申弘呵呵一笑，當先和石天星兩人走出了仁義莊大門！

一行人立卽奔向六盤山鬼城而去。

× × ×

這一行中人，都是武林中一方霸主，脚程快捷如飛！第三天午時過後，便已到了六盤山的飛雲崖下。

居長天那名震天下的鬼城，就是建在飛雲崖下的一座深谷之中。

由飛雲崖向下俯瞰，鬼城面目，一目了然，只見屋宇連綿，多達百間以上，尤其是處處花木掩映，亭台樓閣，眞正不啻世外桃源！

石天星仔細的打量了一番，不由得笑道：「居老，你這鬼城二字，似是取得不大恰當吧！」

居長天笑道：「怎見得？」

石天星笑道：「就晚輩所見，這谷中花木之多，風光之美，直可比得上任何一名園勝境，那裏有半分鬼氣？如果是改成『仙城』二字，只怕適合得多了。」

少林掌門大慧禪師合十道：「老施主，人鬼之間，相差不過是一念之間，以老施主目下所作所爲，就老衲看來，已是仙佛一般的功果了……」

居長天長長一嘆，道：「掌門人過奬了！」

語音一頓，指着側面一處山徑道：「由此而下，便可直達城中，老衲爲諸位引路！」

當先舉步，向下行去。

石天星等人，隨在他身後，也相將而下。

百丈距離，眨眨眼便已抵達。

到得谷中，諸人這才發現，原來這一片庭園，由上面看來，淸淸爽爽，但由谷中看來，却是被房舍和樹木遮住，一眼瞧不到盡頭。

由崖上下來，妙的是正對着一座城門。

石天星抬目看去，那城門之上，掛了一塊金匾，寫着「人間極樂之門」六個大字！

居長天領着幾人，穿門而過，但見城門之內，乃是一片碧綠如茵的草地，遠在十餘丈之外，方始有着一座亭台。

居長天指着那處亭台笑道：「由那亭台之後，有一道秘徑，可通居某的住所，自這秘徑入內，要比從前門入內，近了大概不下十里路程……」

說話之間，幾人已走前那亭台之前。

申弘這時却笑道：「居兄，你這鬼城之內，莫非連一個守望巡衞之人都沒有麼？怎地我等入城以後，却是一個人也未見到呢？」

居長天笑道：「當然有啊！只是，他們若不自動露面，看他不到而已！」

龍幻影沉聲道：「隱在暗處麼？」

居長天道：「不錯。」

他語音畧畧一頓，又道：「兄弟如此做法，乃是爲了防止魔道中高手侵入，龍兄不用多說了！」

龍幻影大笑道：「居兄，你這兒還有什麼魔頭敢來惹事麼？老夫不信了！」

居長天道：「龍兄，有許多事很難講，咱們總得防他個萬一才是啊！」

申弘笑道：「居兄既然如此謹愼，其中只怕必有什麼道理的了！」

方滔這時忽然皺眉道：「居兄，今天的情形只怕有點不大對勁啊！」

居長天一怔道：「那裏不對了？」

方滔道：「居兄這偌大的鬼城，怎會連一點人烟味都沒有呢？莫非居兄平常都不許住在城中之人，出外走動麼？」

居長天笑道：「那當然不會了！不過，此刻乃是中飯時光，也許他們正在用餐……」

方滔笑道：「但願如此！否則……恐怕又有什麼麻煩事了！」

說話之間，幾人已來到一處形如宮殿般的建築之前。

居長天一笑道：「這兒叫做洗心殿，乃是兄弟寢居之地，城中一切大事，也都在這兒解決！」

申弘笑道：「洗心兩字，取得甚好！」

踏上七層石階，便已到了殿中。

居長天未曾停留，領了幾人，向右側一間屋宇中行去，口中接道：「這間便殿，乃是兄弟接待貴賓之處，諸位快快請坐，兄弟這就去喚人，送上菜飯！」

話音一落，轉身而去。

這間便殿，佈置的甚爲雅緻，申弘等人隨意的落座，石天星却忍不住在殿中走來走去，心中彷彿在想着什麼重要的心事！

大慧禪師雙手合十，口宣佛號，道：「石施主，你如此不安，可是看出這鬼城之中，有什麼不平凡之事發生了麼？」

石天星哼了一聲道：「掌門人之言，正是說中了在下心中所想，如是在下料想的不錯，這鬼城中如此靜寂，必是有了極大的變故！」

方滔適時冷笑道：「老弟，錯不了啦，老花子可以算定，這鬼城之中，必然已有了大禍……」

他話音未已，只聽有人明接道：「不錯，這鬼城之中，果然發生了大禍……」

衆人聞言一楞之際，只見一名年約二十出頭的青衫少年，由殿外飛身而下。

殿內諸人，呆了一呆，方滔忍不住喝道：「閣下是甚麼人？鬼城之中，究竟有了什麼大變？」

青衫少年淡淡一笑道：「在下凌飛，江湖中無名小卒而已！」

凌飛兩字，對在座之人，果然陌生得很，但龍幻影却出人意料的大笑道：「浪俠凌公子麼？老夫到是在前些日子，聽過你老弟大名！」

凌飛聞言一怔，道：「老前輩怎麼稱呼？」

龍幻影笑道：「雲中野鶴龍幻影！」

凌飛失聲道：「原來是龍前輩，凌某失敬！」說着，深深一揖到地！

龍幻影笑道：「老弟不用客氣了！來，來，老朽爲你引見幾位武林高人……」

當下爲在座諸人，一一介紹！

凌飛似是大感意外，他料不到在座之中，竟然有着四位掌門人和一位代掌門人！

對於申弘，方滔，他也是早已聽人提過，是以，龍幻影話音一落，他立即分別上前見禮！

申弘目光一轉，笑道：「龍兄，這位凌老弟，與那菊花島的凌城主，可有什麼關聯？」

龍幻影尚未答話，凌飛接道：「正是家父！」

申弘冷冷一笑道：「原來是天民老弟的哲嗣，那也不算是外人了！」

話音一頓，又接道：「令尊好麼？仍然住在北海？」

凌飛突然神情一暗道：「大慈城已成廢墟了！家父在數月前，獨身回轉中原去了！」

申弘聞言，大大一呆，失聲道：「什麼人如此大胆，竟敢將大慈城破去？」

凌飛長長一嘿，道：「除了多鐸等人，又能有誰？」

玄風道長沉聲道：「清廷下的毒手麼？」

凌飛道：「不錯！」

大慧禪師合十道：「如此說來，他們當眞是有心踏入關中了！」

方滔冷笑道：「那還用說麼？老花子早在一年之前就知道他們秣馬勵兵，在打算圖謀大明天下了！可惜的是，朝廷之中的達官貴人却全不曾放在心中，長此以往，依老花子看，只怕後果大大不堪設想的了！」

申弘長長一嘆道：「草野之民，縱有報國之心，可也無從効力，咱們也只有多多留心，遇到清室鷹犬，決不放過，也就是了！」

龍幻影笑道：「申兄之言，想是有理，幾位掌門人也在此處，尚盼幾位回山以後，也能叫屬下弟子，多多做幾件有益朝廷之事……」

幾人說話之間，只見居長天氣急敗壞的大步搶了進來！

當他目光觸及凌飛之後，不由得呆了一呆道：「他是什麼人？」

申弘笑道：「大慈城的少城主，凌飛老弟！」

居長天道：「凌天民的兒子麼？」

申弘道：「不錯！」

居長天道：「他怎地來到了六盤山？申兄問過麼？」

申弘笑道：「這到沒有！不過，據兄弟看法，凌老弟此來，必是與居兄這鬼城有着關係！」

居長天道：「兄弟也是這麼想！但不知道凌公子可知什麼人毀了老夫這座大城？」

他此言一出，申弘等無不一怔！龍幻影脫口道：「居兄，兄弟覺得，除了不見人影之外，一草一木，似乎都沒有什麼改動，爲何居兄竟說此城已毀呢？」

居長天頓了頓足道：「城中已無一人，豈不等於是全毀了麼？」

申弘道：「人呢？」

居長天道：「這個……兄弟也不得而知了！」

石天星適時道：「居老，這城共有多少人？」

居長天道：「不下三百餘人！」

石天星道：「可有屍體留下？」

居長天搖頭道：「沒有！不瞞老弟說，老朽奇怪的就是因爲這個原故！」

他目光一轉，向凌飛說道：「老弟，是你幾時來的？」

凌飛道：「昨日黃昏時份！」

居長天道：「可曾見到城中之人？」

凌飛道：「在下抵此，已是遲了一步，城中早已不見一人！」

居長天冷笑道：「老夫不信！」

凌飛道：「尊駕想必就是『鬼城大豪』居城主了？」

居長天道：「不錯！」

凌飛道：「居老，不瞞你說，在下本是追踪一人來此，但此人太過狡猾，使得在下遲了一步，而使城中之人全數被他擄走了……」

居長天道：「老弟追的是誰？」

凌飛道：「萬刼宮中的一名頂尖高手！」

龍幻影失聲道：「萬刼宮？是不是……那祁連山中的萬刼宮？」

凌飛道：「誰說不是。」

居長天沉聲道：「萬刼宮宮主方竹筠與居某有過數面之雅，她……怎會打起老夫的主意來了？」

凌飛笑道：「在下追的人，不是方宮主！」

居長天道：「那會是誰？」

凌飛道：「萬刼宮的副宮主秦柔！」

申弘這時笑道：「可是那號作小魔女的那個丫頭？」

凌飛道：「正是她！」

居長天道：「凌老弟之意，那是說鬼城的大變，都是小魔女幹的好事了！」

凌飛道：「除了她，又有何人？不過……在下猜想之中，要想把如此之多的人一下子擄走，決不是秦柔一人所能做得到的了！」

申弘道：「那是自然！但老夫不解的却是，你凌老弟怎知秦柔要不利於鬼城呢？」

凌飛道：「晚輩在追殺一名清廷武士之際，無意之中獲得了這等消息，是以便趕來此間，便萬萬不曾想到的是，竟然還是遲了一步！」

石天星道：「凌兄，你見到秦柔麼？」

凌飛笑道：「在驪山之陣，區區與她苦鬥了三百招，錯非她手下之人太多，在下早就已將她拿下了！」

申弘笑了笑，道：「她同行的是那些人？武功如何？」

凌飛道：「在下未曾問出名姓，只是其中有位白髮老人，武功之高，實是在下生平僅見！」

申弘沉吟道：「這人長相如何？」

凌飛道：「禿頂，斷眉，穿了一件杏黃長衫，身高約在八尺左右，他纏住在下，居然打了一天一夜，幾乎不下兩千餘招，方始退出！」

石天星道：「有這等事？一天一夜，莫非不餓麼？」

凌飛笑道：「除了進食而外，咱們可說從未歇手！」

方滔大笑道：「老弟，你中了他緩兵之計！」

凌飛道：「可不？但在下却是無法勝他，自是擺脫不了的了！」

申弘道：「這麼說，最後你們停手不打，八成也是他提出來的了？」

凌飛道：「不是！」

他長長一嘆道：「晚輩離開大慈城以後，見過陣仗雖然不多，但却從未遁退過一次，但這一回，在下却是不得不撒腿開溜了！」

石天星說道：「爲了什麼？可是兄台內力不繼了？」

凌飛道：「却也不是！在下在與他對搏到兩千招之後，他們居然又來了兩名高手，聯手而上，想將在下置於死地！所以，在下衡量處境之危，只好施展了一種特殊武功，遁離了驪山！」

方滔笑道：「是什麼特殊武功？他們留你不得麼？」

凌飛道：「在下施展的乃是『天遁步』，他們想追，那也是追不上的了！」

居長天一怔道：「天遁步？你……是方女俠的什麼人？」

凌飛道：「外孫！」

居長天這時喘了一口氣道：「如此說來，老弟之言，都是眞的了！」

凌飛道：「本是眞的啊！」

申弘這時大聲道：「那黃衫老人，可是右眼眉心之上，有一顆紫痣？」

凌飛道：「不錯，正是有一顆紫痣！」

申弘道：「果然是他……」

龍幻影道：「申兄，此人是誰？」

申弘道：「血手魔刀鄭飛翁！」

龍幻影似是一怔說道：「那老魔頭也還活着在麼？」

申弘道：「如是老朽料想的不差，凌老弟一身武功，八成已得方女俠和大慈劍聖秦老人的眞傳了！錯非是鄭飛翁，又有什麼人能和他苦鬥兩千招不敗？」

他這番話，對凌飛之推重，大大出了居長天等人意料之外，只把他們聽得全都爲之呆了一呆！

天禪上人合十笑道：「申老此言當眞麼？」

申弘道：「掌門人若是不信，何不親自出手，試試這位老弟的武功呢？」

天禪大師淡淡一笑道：「不必了！老衲等人，那化功散藥力尚未解除，那裏再能動手？」

他一言提醒了居長天，忙道：「這可是居某的錯失了！老朽這便去取來清水，爲各位解毒！」

話音一落，人已大步而去。

不多時，即端來一盆清水，當着衆人，放了解藥，然後分與衆人飲用。

石天星笑道：「申老，你們就在這裏打坐調息

，晚輩和居老，以及這位凌飛老弟，權爲你們護法便是。」

申弘笑道：「很好，有勞三位了！」

他話聲一落，向居長天接道：「居兄，鬼城變故，不妨暫時放下，且等那批武林同道來此之後，再作打算吧！」

居長天搖頭道：「申兄儘管調息，此事兄弟還得向凌老弟多多請教呢！至於如何找那秦柔妖女，至少也得等申兄等復元後。」

申弘道：「如此甚好！」

話音一落，八個人全都閉目入定，各自調息！

凌飛自然不知這批高人，爲何中了化功散之毒，他剛待要問，石天星已微微一笑，把其中經過，說了明白。

凌飛聞得其中一切，不由得暗自皺眉不已！但他可沒有再多問一句，甚至連那支毒劍現在何處，他都不提！

居長天却道：「凌老弟，你在驪山苦戰秦柔，可曾問過她要將鬼城中人擄往何處？」

凌飛搖頭道：「晚生沒有問過！不過……」

他略一沉吟，又道：「據我所知，她可能要將此間諸人，送到關外！」

居長天一怔道：「關外？爲什麼？」

凌飛道：「那位小魔女，早已投効在多鐸手下了！他擄去此間諸人，自必是爲了想增強多鐸的勢力！」

居長天沉吟道：「這麼說，要想救回他們，還得向關外一行了？」

凌飛道：「只恐少不得要跋涉一番了！」

石天星接道：「凌兄，那多鐸手下，身具武功之士，多是不多？」

凌飛道：「不少！」

他目光在五派掌門身上一轉，接道：「連五大門派中的長老，也有幾人被他們網羅去了！」

居長天似是有些不信，搖頭道：「那怎麼可能？五大門派長老，豈是那等賣身投靠異族之人？」

石天星道：「不錯，五大門派長老，怎會做出這等有辱門風之事？」

凌飛笑道：「錯非在下親眼所見，那也是不會相信的了！但在下於潘陽城中，便見過了他們！」

居長天道：「如此說來，那是眞的了！」

凌飛道：「不過，其中却有幾位良心未泯，曾經暗中助過在下！」

石天星道：「若能如此，則尙有可爲……」

他忽然向居長天道：「居老，眼下要緊的是，該是怎樣去打救被擄之人！」

居長天笑道：「老弟說的甚是！老朽之意，不理居飛等人幾時前來，只待申兄和龍兄功力恢復，咱們便可動身前去了！」

石天星道：「却也使得！只是，咱們到了關外，又向何處才能找得到秦柔？依在下看來，方老兄似是也該同去才好。」

居長天道：「也好……咱們折騰了如此之久，也該去準備食用之物了！兩位老弟小心守住此處，老朽去廚下看看，有沒有可以食用之物！」

話音一落，疾步而去。

石天星，凌飛兩人則一在殿內，一在殿外，全神貫注的打量四週，担心有人前來突擊！

過不了多久，居長天弄了幾樣臘味，和一大盤白飯，三人馬馬虎虎的將就着吃了一些，然後也自輪流調息一陣。

酉時不到，申弘，龍幻影兩老已先自醒轉。

接着，方滔等人，也欠身而起！

那解藥的功效，果然十分迅速，幾位老人無不發現，體內之毒，已然掃數除去。

居長天熱好了飯菜，容得幾人畧畧吃了一些，這才說出自己和凌飛等商量的結果，打算立卽動身，奔赴關外。

孰料申弘聞言，冷冷一笑道：「居兄，你何必要跑那麼遠？」

居長天道：「據凌老弟所言，那小魔女把本城屬下，可能都是刼去了關外，不去關外，又怎能找到他們？」

申弘搖頭道：「居兄，有一件事，只怕你並未想到！」

居長天笑道：「什麼事？」

申弘道：「他們人數不少，一路之上，必是十分惹目，就算他們要回轉關外，只怕也不是三天兩日可以趕得到的呢！」

居長天拍手道：「是啊！老朽眞是糊塗！試想，他們擄了本城三百多人，又怎能走得快捷？」

言下之意，顯然相信自己屬下之人，不會那等聽話！

申弘笑道：「老弟想明白了麼？所以，老夫認爲，要追上小魔女，根本不用跑那麼遠！」

龍幻影道：「申兄，經你一說，兄弟忽然想到，那小魔女如此做法，只怕還另有他意呢！」

申弘道：「什麼意思？」

龍幻影道：「也許是要威脅居兄，要他降身淸廷……」

居長天笑道：「那她就打錯了主意了！老朽豈是任人要脅之人？」

凌飛這時忽然失聲道：「居老，有一件事，在

下忘記告訴你老了！」

居長天皺眉道：「什麼事？老弟快講！」

凌飛道：「區區抵此之時，遇到了一個人！」

居長天道：「什麼人？老弟認識他麼？」

凌飛道：「不認識，但是他却告訴了在下一句話！」

居長天道：「什麼話？」

凌飛道：「南峯之陽，黑岩之陰……」

居長天聞言呆了一呆，道：「他人呢？」

凌飛道：「區區已將他埋了！」

居長天臉色大變，失聲道：「死了麼？」

凌飛道：「他是在下來到此間唯一見到之人，只是他內腑已然被人震碎，雖是大羅金仙，也沒有辦法救得活他了！」

居長天大聲道：「老弟，你把他埋在何處？」

凌飛道：「就在此谷入口之處……」

申弘這時接道：「居兄，此人是誰，莫非居兄已然想出來了麼？」

居長天道：「可不，知曉南峯，黑岩之人不多，如果兄弟料想的不錯，此人八成便是本城五大高手之一！」

他話音一頓，又道：「兄弟城中五大高手，兩人陪同拙荆留在酒泉，另外只有三人，其中一位乃是女性，凌老弟見到的不是少女，那自然是剩下的兩人之一了！」

申弘笑道：「這麼說，不是大頭鬼王馬洪，便是鬼算子計高了？」

居長天道：「不錯！」

話音一落，向凌飛道：「老弟，你快引老朽去看看他埋骨之所……」

凌飛應聲遵命，當先向殿外行去。

此刻，申弘等人，也全都跟了出來。

容得居長天掘開土塚，一眼看到那具屍體，不禁失聲道：「是計賢弟……」

申弘嘆了口氣道：「居兄，計高向以鬼算子聞名武林，不知什麼人竟能取了他的性命？而且，他臨終之言，想必也有深意了！」

居長天道：「兄弟也是這麼想，那南峯之陽，乃是兄弟和他們五人共同切磋武功之處，至於黑岩之陰，則是兄弟和拙荆，二弟以及計兄四人，摘錄天下武功精華，避人修練的秘窟……」

申弘笑道：「居兄好像雄心壯志不小啊！」

居長天苦笑道：「申兄，居某這等做法，無非是爲了衞道降魔而已！若是存有半點私心，人人可誅……」

申弘大笑道：「居兄莫要着急，老夫乃是說笑之詞，你不用認眞了！」

話音一落，接道：「計高既然留下這兩句話，其中想是大有道理可循了！居兄，你最好是引着咱們，一同去那兩處瞧上一瞧！」

居長天道：「那是自然……」

當下含淚將計高埋好，便引着衆人向飛雲崖對面的一座峯頭行去。

轉過山陽，只見半山之上，有着一間茅屋。

這茅屋建在削壁之上，削壁之下，則是一片直立百丈的黑色崖石。

一行人攀上崖頭，進了茅屋，只見這裏面的地方不大，但十分淸靜，一開三間，當中的一間，空空落落，左右兩間，却擺有幾架舊書之外，別無長物。

居長天在室內找了一會，只見他從右面的那間房中最裏層書架之上，找出一本薄薄的手册來。

他畧畧的翻了一翻，不由得眉頭大皺，沉聲說道：「居某聰明一世，却不料竟然栽在這個丫頭手上……」

申弘道：「什麼人叫你栽了？小鬼女麼？」

居長天道：「不是！乃是兄弟視爲義女的『迷魂鬼女』華貞！」

申弘一怔道：「是華貞那丫頭麼？計高是怎麼說的？」

居長天道：「這一本手册，乃是鬼城之中所有人丁的花名册，計賢弟在最後一頁之上，作了暗記，凡是已將華貞收買之人，名字之下，都有一個極爲不易覺察的小黑點，兄弟適才爲之一算，居然佔了一半以上！」

申弘道：「計高怎麼發覺的呢？他爲何不曾對你說明此事？」

居長天道：「這個，恐怕要到黑崖之陰去尋找其中原故了！」

龍幻影道：「既然如此，咱們還等什麼？居兄，最好還是快些行動爲妙！」

居長天收起那手册，領着幾人，下得崖來。

轉到崖下的一處小溪之旁，指着面臨鬼城方位的一處石壁說道：「兄弟練功石窟，便在這山崖之中……」

只見他躍過小溪，舉手向那石壁離地三尺左右的一塊石筍上按一按，頓時那石壁之中，就傳來一陣軸輪滑動之聲，露出一個可容一人出入的洞口。

龍幻影道：「這到是十分謹愼的所在……」

居長天沒有說話，當先走了進去。

申弘，凌飛等人，自也相將而入。

入洞約有三丈許，忽然大感開朗，眼前看得十分明亮。

原來衆人已停身在一處佔地幾約五丈見方的大洞之中。

申弘笑一笑，道：「居兄，這也算是一處洞天福地啊！但不知要找的什麼證據，可是在其中？」

居長天這時正在搬動一塊地上的石塊，聞言接道：「申兄莫急，計賢弟既然留下了話，八成是不會出岔了……」

語音一頓，地上的石塊已應手而起，現出一個方孔。

居長天伸手向下摸去，順手從孔中拿出了一捲羊皮手卷，口中接道：「這一地下小洞，所藏手卷乃是記錄本城各人出身，及重要人物心性行爲，除了兄弟和計兄外，連拙荆和二弟也不知曉，說來慚愧，兄弟因爲怕拙荆看了分心，二弟又脾性暴躁，所以才不讓他們知道……」

打開手卷，忽然飄出一張白紙，落向地上。

居長天伸手檢起那張白紙，看了一眼道：「是了……果然計賢弟已打入了他們之中，獲悉了不少機密……」

申弘道：「什麼機密？那華貞是受的什麼人指使？」

居長天道：「這個麼？計賢弟竟未提到，看來是直到他傷重垂危之前，才發現了華貞幕後主使之人是誰的了！」

申弘取過白紙，看了一眼，笑道：「不錯，計高用心，乃是想查出誰是主使人之後，再向你居兄言明，怎知他一念之差，竟然鑄下殺身之禍……」

龍幻影道：「這可叫聰明反被聰明誤了！」

這時，申弘將那張白紙翻了過來，忽然笑道：「有了！居兄，計高畫了一個地圖在此，也許可以指點出你找到何處尋找他們的下落了！」

居長天道：「是麼？……」

接過圖形，看了一眼，失聲道：「這不就是六盤山中的玉筆峯麼？」

石天星笑道：「居老，看來他們果眞不曾走遠了！」

申弘道：「他們本來是走不遠的！卽使計高不曾查明他們巢穴，咱們也有足够的時間，可以將這夥人隱藏的地方找了出來。」

居長天恨恨的頓足道：「變生肘腋之間，養虎貽患之害，全是居某自己不察之罪，如今就算責怪任何人，那也是於事無補的了！」

他長長的嘆了一口氣，又道：「只要他們尙在六盤山中，至少還不會釀成大害！申兄，事不宜遲，咱們早些趕去，也許還可救回不少人的性命！」

申弘笑道：「居兄，依老夫之見，要去，也不能全去，須得留下一兩人，守在城中等候令弟回來吧！」

居長天道：「那是自然！只是……」

他目光在五位掌門人身上一轉，接道：「但不知那位掌門人願意留下？」

「峨嵋」「少林」的兩位掌門人同時接道：「老衲留下便是！」

敢情這兩位大師，不願多見殺戮之事，是以同願留下。

居長天抱拳一禮，說道：「如此就有勞兩位大師了……」

話音一落，將那手卷放回地洞之內藏好，一行人回轉了鬼城，除了大慧和天禪二人留下，其餘九人，在居長天引導之下，向玉筆峯而去。

兩地相距不過二十餘里，不消半個時辰，便已到達。

居長天照着手中的圖形，打量了玉筆峯一眼，沉聲道：「照計賢弟所繪圖形，他們似是隱匿在峯後的山谷之中，申兄，咱們要不要分開前去？」

申弘搖頭道：「不用了！咱們今日少不得要大開殺戒，明着去，那也沒有什麼不可！」

居長天道：「申兄這麼說，兄弟自當遵命！」

當先飛身，向那玉筆峯攀去。

凌飛等人，緊緊相隨，眨眼間便已到了峯頂。

居長天指着向北的一處山谷道：「照圖形所示，應在此谷之中了！」

龍幻影目光一轉，冷笑道：「居兄，有一件事，不知你想到沒有？」

居長天道：「什麼事？龍兄指敎！」

龍幻影道：「你鬼城中有三百餘人被對方擄去，其中身懷武功之士，又有多少？」

居長天道：「大約有兩百左右，其餘的全是婦孺執役之人，縱然也會武功，都是起不了什麼作用的了！」

龍幻影道：「適才居兄看到計高留下的名册，至少應已明白，那兩百身懷武功之士，共有多少已被那華丫頭所攏絡的了！」

居長天道：「一百七十多名皆有記號……」

龍幻影道：「那是說貴城身懷武功之人，已有五分之四被那丫頭收買了！」

居長天嘆道：「可不是？龍兄提這個作甚？」

龍幻影道：「老夫認爲，你居兄這些年來改心向善的心血，却是白費了！而且，無形中不啻是爲別人培植了一份極大的力量呢！」

居長天道：「龍兄責備的是！但亡羊補牢，猶未爲晚，只要能將他們弄回鬼城，兄弟自有制服他們之法！」

龍幻影道：「只怕你居兄不容易再將他們全部找回鬼城了！」

凌飛道：「爲什麼？」

龍幻影道：「老弟，你不了解，居兄那鬼城中的高手，其中有不少昔年武林大惡之人，居兄縱然個別將他們擊敗，降服後留居在鬼城之中，以醇酒美女，覊緊住了他們，一旦他們被外力所誘，昔年的惡性又告發作，那可就越發難以收拾的了！」

凌飛道：「原來如此麼，那也難怪了！」

他語音頓了一頓，又道：「不過，只要他們眞個有心爲惡，咱們今天不妨誅除幾名，也許可收嚇阻之效！」

石天星接道：「凌兄之言有理！兄弟認爲，除惡必要時不妨務盡，殺幾個大惡之人，那也算不得有傷好生之德的了！」

居長天道：「兩位老弟之言，老朽同意！如果眞要動手，那就不用留情了！」

方滔冷冷接道：「居兄，但願你莫再作那婦人之仁才好，否則，他們就可利用你與他們相處的十多年情份，來使你下不了手了！」

居長天道：「方兄放心，這一回，兄弟可是鐵了心了！也看明白了他們的嘴臉了……」

話音一落，深深吸了一口氣，又道：「諸位，居某爲你們開路……」

飛身一躍，向峯下谷中跳去。

九人下得峯來，剛自踏入谷口，只見一名黃衫老人，擋住了去路！

凌飛眉頭一皺，大喝一聲道：「老匹夫，你們聯手對付凌某一人，却奈何凌某不了，居然還有臉在這兒現身麼？眞是無恥之極……」

敢情這位禿頂黃衫的高大老人，正是那大魔頭「血手魔刀」鄭飛翁。

鄭飛翁一眼看到了凌飛，不由得一怔！聞言之後，却是仰天打個哈哈，道：「娃兒，老夫來此，就是爲了取你小命，你竟然不知求饒，豈不是要自速其死麼？何況……」

但當他目光所及，發現了申弘以後，竟然皺眉搖頭，道：「怎麼了？申兄還沒有死麼？」

申弘冷冷的哼了一聲道：「你鄭兄既然能活了這麼久，老夫又怎能示弱？只是，老夫發現你臉上氣色好像不大好，也許今天就是你歸西之日了！」

鄭飛翁大笑道：「申兄，你到是瞧得起兄弟啊！如是有着你們來替兄弟送終，那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呢！」

語音一頓，目光轉向居長天道：「閣下那鬼城之中，還剩下幾人？查過了沒有？」

居長天冷冷一笑道：「居某若是未曾查過，那也不會來到此間了！華貞那丫頭現在何處？」

鄭飛翁笑道：「居長天，看來你好像對一切都已瞭如指掌了？是麼？」

居長天道：「不錯！」

鄭飛翁笑道：「可惜的是，閣下了解得太遲了一些！但老夫也有一點不解，你……怎會知道華貞叛離了你呢？」

居長天道：「居某也不是呆子，這等事怎會完全不知？恨只恨當日未曾聽計賢弟之勸而已！」

鄭飛翁點頭道：「是了！老夫把那鬼算子計高忘了！看來，咱們是上了那計高的當了！」

凌飛立時跨前一步，喝道：「老匹夫，咱們要不要再打一千回合？」

鄭飛翁搖頭道：「老夫沒有那麼多時間了，娃兒，要打，不妨入谷之後再打吧！」

凌飛皺了皺眉，一時到不便作主了！

申弘這時却笑道：「鄭兄，縱然你們在谷中設下了天羅地網，老夫也少不得要入內看上一看！」

鄭飛翁道：「那就請吧！」

居長天這時大步上前，接道：「這乃是居某人的屬下惹出來的事端，居某人打個頭陣，那也是應該的了！」

話音一落，直向谷內行去。

鄭飛翁側了側身子，笑道：「請！」

申弘，凌飛，緊緊隨在居長天身後，向內而行，龍幻影和方滔，却站在鄭飛翁兩側，既不入內，也不退開。

鄭飛翁皺眉道：「兩位不打算入內麼？」

龍幻影笑道：「當然要去，不過，那可得等鄭兄爲我們引路了！」

玄風道長，宮竹君，以及武君豪，石天星，這時也跨入谷內，鄭飛翁聞言，不由得呆了一呆，道：「龍兄之意，是怕鄭某人在這裏弄了什麼詭計，是不是？」

龍幻影冷笑道：「不錯，龍某人卽使信得過天下人，可也信不過閣下這老狐狸！」

鄭飛翁哈哈大笑道：「既然如此，那老夫就跟你們一道入谷便是！」

龍幻影道：「閣下請吧！」

鄭飛翁哼了一聲，道：「老夫說了要入谷，那當然是要走的了……」

轉身大步，向谷內諸人追去。

龍幻影，方滔則緊緊隨在他身後，對他一舉一動，都極爲注意！

這一片山谷，佔地幾乎與鬼城相差無幾，唯一不同之處，便是沒有鬼城中那麼多的房屋和花木。

這時，居長天等一行，已然到了谷中一條溪流之旁，隔溪望去，只見十丈之外，搭着長長的一排草廬，草廬外面，站了幾個勁裝劍士。靠近兩頭，則各有一座兩層的碉樓，似是用來作爲守夜之用。

居長天看了隨後而來的申弘一眼，道：「申兄，他們八成是住在這裏面了！」

申弘道：「那還用說麼？說不定，那秦柔和華貞也在屋內呢！」

居長天頓了頓足，飛身一躍，過了小溪，大喝道：「華貞，鬼丫頭，你給我快快滾了出來！」

那站在茅屋外面劍士，雖然見到了居長天等一行人來到，也聽到了居長天這一聲有如晴天霹靂一般的喝叫，但却並無一人移動身形，個個仗劍屹立，有如木頭一般！

隨後的幾人，都已過了小溪，鄭飛翁適時哈哈大笑一聲道：「居老弟，你吼個什麼勁？已然來了，何不入內看看？」

言下之意，那是表示居長天要找的人，都在屋內。

居長天冷笑道：「閣下不用激將，居某正要入內查看一番！」

邁開大步，向着當中的那間茅屋走去。

凌飛，石天星兩人，一左一右，傍在他身邊。三人到了茅舍門前，只見人影一閃，兩名劍士寶劍一揮，橫身擋住了三人。

居長天冷哼了一聲，道：「閃開了！」雙袖一揚，兩股袖風擊了出去，那兩名劍士刹那間如遭雷殛，大叫一聲，甩手丟劍，往後直倒下去！

敢情居長天已然動怒，出手很重，兩名劍士自然是承受不起的了！

居長天擊退兩名劍士，直闖那茅屋門口，但他一脚尚未踏入門內，身形一閃，忽然電閃般向後躍退！

適時間，打那門內走出二人！

凌飛凝目望去，只見那前面的一位，正是萬刧宮中的秦柔，在他身後的，則是一名身着紅襖紅裙的少婦，凌飛猜也可以猜到，這位長得十分標緻，眉目間露出蕩態的少婦，八成便是那位「迷魂鬼女」華貞了。

小魔女秦柔一眼看到了凌飛，不由得暗中皺了皺眉，但她却沒有時間再去想凌飛怎會和居長天走在一起的事，只因居長天已然大喝道：「魔女，你可是秦柔？」

秦柔嫣然嬌笑道：「不錯啊！你想必就是鬼城大豪居城主了！」

居長天冷冷的哼了一聲，道：「小魔女，老夫與你素昧生平，爲什麼勾引老夫屬下，刼持老夫手下之人？你可知道，萬刧宮的名頭，可嚇不倒老夫麼？」

秦柔格格笑道：「居城主，但鬼城可也嚇不倒我萬刧宮呀！」

她語音一頓，接道：「不過，居城主趕來此間，想必是要向我討回你鬼城中的人丁了！」

居長天冷哼道：「是又如何？妳可是不想放他們麼？」

秦柔依然嬌笑道：「居城主自己來了，妾身想不放行麼？只是一樁……」

居長天道：「那一樁？」

秦柔道：「妾身有個交換條件！」

居長天怔了一怔道：「什麼條件？」

秦柔道：「妾身聽說，居城主已將寒冰毒劍取到手中，如果你肯用那毒劍交換，妾身到可以作主，將貴城人丁，全部釋回！」

居長天可眞沒想到，秦柔竟然也是在打「寒冰毒劍」的主意，看來這支毒劍，果然是個大大不祥之物了！

秦柔道：「居城主乃是識時務之人，妾身認爲你不會不應允！」

居長天道：「魔女，妳的算盤打錯了，這一回麼，老夫可是決不同意交換！」

秦柔道：「居城主，你可是不顧屬下之人活下去了？」

居長天道：「魔女，妳仗恃着什麼？莫非認定老夫就沒有辦法從妳手中將他們救回去麼？」

秦柔道：「城主不信，何不試試？不過，妾身有一句話，本不想說，但城主不知自愛，妾身只好說出來了！」

居長天道：「老夫一向寬宏大量，有什麼不好聽的話，妳儘管說出來便是！」

秦柔道：「城主若是不允以劍換人，結果只怕你會人劍兩失！」

居長天聽得仰天哈哈一笑道：「是麼？你們萬刧宮當眞是自大的很啊！」

秦柔道：「萬刧宮並不自大，只因妾身處處佔了先機，使你一籌莫展！」

居長天道：「魔女，你莫非以爲有了一位鄭飛翁，便可小覷老夫等人麼？」

秦柔道：「不敢！你能請到凌公子與你同來，妾身早就沒有輕視城主了！何況，還有幾位掌門，以及武林兩大奇人助陣，但妾身不妨告訴你，我們也有足够人手，與你一搏！」

居長天道：「魔女，妳果然是有恃無恐了！既

然如此，多說也是廢話，乾脆咱們手下見過眞章便是！」

秦柔道：「城主執迷不悟，妾身大大爲你惋惜！而且，還拖累了這多武林高人！」

她話音未已，石天星已忍不住怒道：「滿口胡言，恬不知恥之極！居老，莫要再跟她們浪費唇舌了！」

秦柔俏目一轉，喲了一聲道：「你是誰呀？年紀不大，火氣倒是不小……」

石天星冷笑道：「我麼？是妳的死對頭！魔女，今天妳算是死星照命了！」

突然間身形一閃，揚掌便向秦柔拍去！

秦柔嬌軀一擰，讓了開去，叫道：「你這人好生無禮，爲何隨便欺凌我等女流之輩？說出去不怕人笑話麼？」

石天星原想引起戰火，來個速戰速決！但他決未想到，秦柔竟會說出這種叫人無法反駁的歪理話來，一時之間，楞得一楞，到不便再行搶先動手了！

居長天沉聲道：「魔女，人家向你動手，便是欺凌女流之輩，而妳刼持了老夫門下人丁，那又算是什麼？很好，石老弟不好意思出手，老夫可不在乎人家笑話……」

右手一揮，拍出了一掌！

秦柔又是閃身避開，却向華貞道：「董貞娘，這老兒是妳的了！反正妳對他的武功了如指掌，由妳與他動手，少說也要佔上三分便宜！」

敢情那華貞投入鬼城，乃是用的假名，她眞正的姓名乃是董貞娘！

董貞娘格格一笑道：「屬下遵命……」

纖手一揚，掌中已多出一根軟鞭，拍的一聲，凌空直向居長天劈來。

居長天恨得鋼牙猛挫，罵道：「死丫頭，老夫是瞎了眼了，竟然把妳當作義女一般看待……」

呼的一拳，向鞭上撞擊。刹那間，兩人打在一起。

石天星頓了頓足，大喝道：「魔女，石某什麼也不管，今天要定了妳的命了！」

晶光乍現，短劍已然出手。

秦柔扭身一讓，只見那茅屋的門內，陡然躍出一人，大喝道：「娃兒，你還不够格和秦姑娘動手，有老夫招呼你，已經很够了！」

只見他手中一根黑黝黝的鐵劍往上一送，「噹」的一聲，向石天星短劍格去！

顯然，此人膂力之强，世所罕見！

石天星心中暗暗一驚，打量了來人一眼，只見他年在六旬開外，穿了一件月白長衫，白髮挽了個朝天髻，束在腦後，瘦削的臉孔，稀疏的幾根眉毛，配着一雙三角眼，彷彿天生就一副壞人胚子！

一瞥之下，他似乎對這人有一點印象，只是一時之間，却又想他不起！

因此，他脫口罵道：「你是什麼東西？石某就先拿你祭劍，也無不可！」

刷的一聲，寶劍一揮而出。

龍幻影這時却大喝道：「石老弟，此人與鄭飛翁齊名，是當年有數的魔頭之一的『大力魔劍』祝世平……」

石天星聞言，心中一震，攻出的劍勢，立卽停在半途，右手握劍的五指，加了一倍力道，握牢劍柄！

敢情，他一旦聽說此人便是「大力魔劍」祝世平，心中便有了警惕，不求挫敵，先求自己寶劍不被震脫！

他這一下可眞是對了！

就在他握牢劍柄之際，只覺一股極大的力道，向劍身之上撞來，錯非他有了準備，短劍定然脫了手了。

由此也可見，這位「大力魔劍」祝世平的內力之强，罕世無匹！

祝世平一掌未將石天星短劍震飛，心中也暗暗一凜，冷笑了一聲，說道：「娃兒，你的武功不錯啊！老夫全力出手，除了當代一流高人而外，能够長劍在握，不能震脫的，你娃兒可還算得是第一個呢！」

石天星淡淡一笑道：「老魔頭，今天在場之人，只怕你一個也沒法子要我們脫手丟劍了！」

話音一頓，抬手又是一劍刺了過去。

這一招劍勢，極爲詭詐，明明刺的是祝世平咽喉部位，但容得祝世平揚劍拍來，劍尖突然一挑，點向祝世平的人中！

祝世平眉頭一皺，飛身斜飄三尺，喝道：「娃兒，這可是純陽十劍中的那招更上一層樓？」

石天星道：「是又如何？」

祝世平道：「你是蕭慕白的什麼人？」

石天星道：「衣鉢弟子而已！」

祝世平搖了搖頭，苦笑道：「娃兒，咱們別打了！」

石天星一怔道：「爲什麼？」

祝世平說道：「你師父與老夫，乃是至交，老夫怎可與他的弟子爲敵？娃兒，你另外找一個對手吧！」

話音一頓，人已退入茅屋之內！

石天星聞言呆了一呆，連想再多問一句，都沒

有機會，只有看了看龍幻影道：「龍老，他說的是眞是假？」

龍幻影道：「大概不假的了！祝世平雖然是個大魔頭，但爲人却是很够義氣，他向來講話算話，除了殺人時手段太毒辣了一些，其他到也不失是個正人君子！」

凌飛笑道：「如此說來，他是個好人了？」

龍幻影笑了笑道：「不好不壞，介乎正邪之間而已！」

凌飛笑了一笑，接道：「這等人如能使他迷途知返，未嘗不是一樁好事啊！」

龍幻影笑道：「老弟有這等心腸，到也是大開予人爲善之門，老朽同意的很！」

凌飛道：「少時如是祝老再現身時，晚輩打算與他談上一談！也許……」

他話音未已，這時忽然傳來居長天狂吼之聲道：「丫頭，納命吧！」

接着，轟然一聲大震傳來，只見那董貞娘的身子，陡然高飛而起，直向七八丈外落去！

原來居長天惱恨董貞娘這種臥底投靠的行爲，五十招一過，他神威大發，施展了一招奇異「野丐玩蛇」手法，左手撈住了董貞娘的鐵鞭，右手一掌，將她打的凌空飛起！

居長天的功力何等高強，董貞娘發覺長鞭被對方抓牢，立知不妙，但她在急促之間，已然沒有閃避方法，只有銀牙暗咬，吸了一口眞氣，護住心靈，身子緩緩一側，以左臂一迫，承受了居長天的一掌。

身子落地以後，左臂盡折，右腿也跌斷了踝骨，暈死過去。

不過，遠處茅舍之中，已跑出來幾人，將董貞娘迅快的抱了進去。

居長天目光一轉，向秦柔喝道：「魔女，快將老夫屬下之人放出來，否則，董貞娘的下場，便是你的榜樣了！」

秦柔格格笑道：「是麼？妾身有些不信！」

她語音一頓，向鄭飛翁道：「鄭老，有勞你拿下居長天！」

口氣之大，只把居長天氣的半死！

鄭飛翁笑了一聲道：「老朽早有此心，副宮主不說，老朽也要動手了！」

刷的一聲，掣出長衫之下的一柄柳葉金刀，向居長天道：「居老弟，咱們較量較量吧！」

居長天探手也拔出長劍，哼了一聲道：「很好！久聞鄭兄這九轉金刀，蓋世無雙，居某有幸領教，當眞是快意得很……」

長劍一揮，當胸刺去。

鄭飛翁那柄金色單刀幌了一幌，噹的一聲，將居長天的長劍磕開三尺！

居長天劍勢一沉，反手下壓而出，直刺鄭飛翁的執刀手腕。

這一劍，發招之快，連鄭飛翁也不由得失聲叫好。

但他的金刀却迅捷得反挑而出，撩向居長天鼻樑。

如果居長天不縮手，雖然可以將鄭飛翁右手刺傷，但鄭飛翁的刀尖，也必然將他的鼻根削斷。

衡量得失，居長天自然不顧上當的了！

身形一閃，退了五尺。

鄭飛翁暴喝一聲：揮刀電疾跟踪而上。

居長天身形未穩，鄭飛翁金刀已然臨頭！

危機瞬髮之間，突然有人大喝一聲：「鄭老快快停手……」

鄭飛翁何等老練，一聽這話乃是出自秦柔之口，他想也不想，立即金刀一振，利用刀身劈空的那一點力道，斜斜的向左邊飄出三尺！

回頭望去，只見居長天左手之中，居然擺了一柄烏光閃耀的魔劍，如果自己一刀砍下，即使居長天無法躲讓，但自己也難逃居長天左手握劍洞體之危！

何況，他已想得到，居長天這柄劍，八成就是那柄「寒冰毒劍」了！

居長天這時目光一轉，向申弘道：「申兄，咱們看來必須先將這秦柔除去了！」

申弘急道：「老夫也是這麼想，石老弟，你偏勞一下如何？」

石天星應聲道：「晚輩遵命！」

撤出寶劍，直向秦柔行去。

秦柔雙目一轉，嬌呼了一聲道：「祝老伯，不下殺手，他們是不會束手就縛的了！還是照原訂計劃行事吧！」

茅屋門口，出現了祝世平，他出人意外的搖了搖頭：「姑娘，老夫是看在你大師兄方宮主的面子，因爲他五年閉關未滿，才應允暫時充任貴宮護法，不過，老夫也曾與他有過約定，如果有人想搗毀萬刦宮，或者傷害到他，那自然是義不容辭，盡力相助，但這番來此，原以爲你們只是對付鬼城中的那些昔日爲害江湖之人，方始同行，但今日一見，好像不大對勁，居長天的朋友，個個都是江湖俠義之士，足見萬刦宮的舉動，有些越出軌行，要老夫作那越軌之事，恕老夫無此雅興了……」

話音一落，向石天星一抱拳：「石娃兒，見到令師蕭兄，莫忘了代老夫問候……」

身形一幌，竟是掉頭破空而去！

祝世平一走，對居長天等人來說，眞是去了一個最大的强敵！

但對秦柔而言，則是極爲難堪之事！

她氣得連連頓足，尖聲向屋內叫道：「走了一個祝護法，那也沒有什麼，你們都出來吧！反正不能善了，何不殺他們一個痛快？」

她話音一落，只見毎間茅屋之內，都走出來二人。

凌飛已然暗自計算過這一排茅屋的數量，共有十一間之多，也就是說，秦柔這一喝叫，茅屋中走出來了廿二人。

居長天一看，冷笑道：「秦柔，這些人可都是萬刦宮的高手？」

秦柔道：「是又如何，老實告訴你，他們雖然名氣不比你居鬼豪大，武功可不比你居鬼豪差！」

她話音一頓，又道：「而且，對付你那柄寒冰毒劍，妾身也早已有了計較！」

居長天冷笑道：「妳很有自信啊！」

秦柔陰陰的看了居長天一眼，道：「我如沒有自信，又怎敢動你鬼城大豪的念頭？不瞞你說，你能取得毒劍，若是沒有萬刦宮暗中相助，你能到手麼？只是出乎我們意料的，却不想你們到手沒有幾天，反被丁楓想法子騙了去，居鬼豪之名，也不過如此，眞叫我失望得很……」

居長天怔了一怔道：「丫頭，你……那天在冰山取劍，引開守洞毒蜈的人，竟是你麼？」

秦柔道：「不是我！但萬刦宮多的是奇材異能之士，區區一條只有七百年氣候的蜈蚣，又怎麼難得了我們？你如果知機的話，此時換劍，也還不算太晚……」

居長天冷笑道：「引開毒蜈之事，居某人甚是領情，但要我把柄天下第一兇器交給你們，那可是辦不到了！」

秦柔睞了睞大眼，掃了居長天一眼，道：「想不到，鬼城大豪竟是忘恩負義之人……」

說話之間，那廿二位由茅屋內出來之人，已然有十人來到秦柔和鄭飛翁的身後，另外十二人，則分別守在十丈之外，兩人一組，似是防備居長天等人逃走。

居長天這時却顯得甚是鎭定，哈哈一笑道：「丫頭，老夫是不是忘恩負義之人，自有天下豪傑公論，妳如今刦持了老夫屬下，要脅於我，居某人若是屈服了，那不要被天下人笑掉了大牙麼？丫頭，多說也是無益，你打算用强，到不如乾脆一些，動手分出高低，老夫等若是敗死在此，那自然沒有話說了！反之……」

秦柔冷冷的尖叫了一聲，道：「居長天，你決沒有機會活命走出此谷了！別妄想什麼反之不反之吧！」

居長天聞言，也未動怒，平靜的說道：「老夫看在你那引開毒蜈，相助之德的份上，到時饒妳一死便是！」

秦柔驀地格格大笑：「居長天，你好像還要我謝謝你不殺之恩，是麼？其實，你不知道，那條長達三尺的毒蜈蚣，價値也不在寒冰毒劍之下麼？而且，也許比毒劍更爲兇狠，用作殺人利器，可能更爲有效呢！」

居長天一怔，說道：「丫頭，你這是何意？莫非……」

秦柔道：「居長天，你應該很聰明，想得到萬刦宮中的人物，決不會作那沒有代價的事情！妾身等候機會捉那毒蜈蚣，花了一年心血，錯非你居長天夫婦同時出手，誰又能走進洞口，將牠擊成重傷呢？只可惜你居長天竟不知道，只道這毒蜈蚣有着幾百年火候，刀槍不入，未敢輕易走近牠身邊，落得妾身只差了一名屬下，硬冒受牠嚙臂之危，將牠引了出來，輕易的一擊而斃，得到手中，居長天，說眞個的，妾身本就該謝謝你，又何必你感我的恩呢？」

秦柔一面說，一面笑，話說完了，人已笑得彎了腰。

居長天却呆了一呆，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道：「魔女，照你這麼說，老夫到是不用感激你了！」

秦柔道：「不錯！」

居長天點了點頭，回顧了申弘一眼，說道：「申兄，兄弟本來還覺得有些抱歉，現在，可用不着了！」

申弘仰天大笑道：「可是？放手一搏，大大過癮……」

話音一落，向石天星道：「石老弟，再若動手，就不用留情了！」

神丐方滔，一躍而前，看準了一名站在秦柔身後的鄉巴老般裝束的光頂老人，大喝一聲道：「叛徒，你還沒有死，那可眞是妙極了！老夫要將你生擒回去，交給幫主治罪……」

當胸一掌，拍了過去。

宮竹君嬌軀一擰，挨到石天星的身旁，低聲說道：「石公子，如果你想鬥鄭飛翁，可得小心一些啊！」

石天星心中正是打算要鬥鬥鄭飛翁，因爲他聽到凌飛說，曾與鄭飛翁惡鬥兩日夜，不由得激起他好勝之心，也想拿那鄭飛翁來試試自己的功夫，比

那凌飛如何！

敢情，他記得下山之時，師父曾經許他爲武林中年輕的第一高手，但凌飛的出現，顯然使他有點氣結！

起初，他才暗中決定，不出手則已，只要出手，那一定要找上鄭飛翁。

但他料不到，宮竹君這位掌門人，竟已領悟他的心意，刹那間，他怔了一怔，立卽又大爲感激，忖道：「她若非一直在注意着我，又怎能瞧得出我的心意呢？」

一念及此，心中又是大大一震！不由得回頭看了她一眼，笑道：「多謝掌門人提醒，在下永遠記住了！」

宮竹君粉臉陡現紅暈，深情欵欵的嬌聲道：「妾身也許是多慮了！不過……」

她似是想說什麼，但却低垂下頭，沒有再說出來。

石天星微微一笑道：「掌門人，少時動手，你也得小心啊！」

宮竹君芳心大感消受，低聲道：「妾身已記下了……」

嬌軀一擰，向秦柔行去。

就這麼兩三句話，兩人心中已有了靈犀一點。

石天星虎目一抬，陡然向鄭飛翁大喝道：「鄭飛翁，區區要領敎你幾手高招！」

鄭飛翁似是有些意外，沉聲道：「蕭慕白只怕也不敢直呼老夫之名，娃兒，你好大的胆子！看來老夫若不好好敎訓你一番，武林中今後還有什麼規矩可言？」

話音一落，金刀一橫，喝道：「出劍吧！」

石天星冷冷一笑道：「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閣下爲老不尊，做出這等爲害武林之事，區區自是不用對你有什麼恭敬的禮數了！」

長劍一揮，平刺而出。

鄭飛翁到眞是沒有把他放在眼中，石天星長劍刺來，他竟然一笑道：「娃兒，老夫讓你三招！」

身形一閃，石天星第一劍頓告落空！

石天星心中暗道：「這魔頭武功大大不弱，剩下兩劍，最好要他吃一點苦頭……」

主意打定，第二劍跟着發出。

這一招乃是「純陽十劍」中的一招，叫做「飛越洞庭」，輕飄飄的去勢，看來不快，但實則疾若迅風！

別人識不透，鄭飛翁可認識得透，他肩頭一縮，身形拔空而起，堪堪將這一劍避去。

但他身形尚未落下，石天星第三劍已告發出。

長劍直立，向上一頂，劍尖對準了鄭飛翁的雙足，不住搖幌，這爲純陽十劍之中，也有個招名，叫做「醉攀黃鶴」！

鄭飛翁這時身子正在下沉，一見石天星施展了這等招式，不由得心中暗罵，但他却不便出刀還手，只有雙袖向下一揮，兩足一踢，斜飛兩尺，讓開了要害，但一片長衫下擺，已被石天星劍鋒削裂，掉落地上。

鄭飛翁這一怒非同小可！

足跟一落地，立卽暴喝一聲，揮刀向石天星攻來！

石天星長劍一迎，口中却道：「鄭飛翁，你如再不知機，還有得你出乖露醜的了！」

鄭飛翁就如沒有聽見，一刀連着一刀，兩丈之內，盡是一片刀光！

石天星也不敢再說話了，顯然，他感到鄭飛翁武功之强，當眞是生平僅見，全力應付，依然有些吃力！

宮竹君本已走到秦柔身前，但她一見石天星和鄭飛翁動手的情形，立又嬌軀一閃，退了回來，按劍而立，注視着石、鄭兩人那危機瞬髮的激戰！

武當玄風道長和丐幫「慧劍神乞」武君豪兩人，這時已分別和兩名秦柔的手下動上手！雖然他們是各自以一敵二，但一時之間却是佔盡了上風！

居長天目光一轉，將自已的長劍抛給了龍幻影，左手毒劍交到右手，向秦柔道：「丫頭，老夫非要將你妳拿下不可。」嗆一聲，毒劍直取秦柔。

秦柔道：「憑你居城主，只怕不配！」

出手一揮，立卽有兩名五十出頭的老人，急步而來，一人一劍，同時向居長天的毒劍之上磕將過去！

噹的一聲，三人竟是同時各自退了一步。

顯然，這兩名老者的功力，不在居長天之下。

秦柔適時喝道：「居長天，萬刦宮兩名堂主手中的寶劍，不怕你毒劍鋒利，你該知道，今天姑娘已握有勝劵，必可將你們一網成擒了！」

居長天冷笑道：「妳作夢！」

毒劍一揮，向那兩名老人攻擊。

那兩名老人，立卽出劍還擊，三人立時戰在一起。

秦柔沒有動手，妙目却轉向了凌飛！

但這時申弘正低聲向凌飛道：「老弟，那茅屋之中，除了拘有鬼城屬下之外，只恐還有別的什麼花樣，你可否設法與老夫兩人進去瞧瞧？」

凌飛道：「晚輩正有此念，咱們如果全力出手，晚輩相信，必可衝得到屋內！」

申弘笑道：「不錯，咱們先除去他們幾人，也好殺殺他們傲氣！」

話音一頓，向龍幻影道：「龍兄，這兒由你掠陣了！」

身形一閃，直向當中那間茅屋走去。

凌飛一邁步，向左手的那間行去。

秦柔身後剩下的三人，兩人奔向申弘，一人阻住凌飛！

申弘雙目暴睜，怒喝一聲道：「閃開了！」

雙掌一分，擊向兩人！

那兩人都是中年壯漢，眼見申弘出掌，同時雙手一併，當胸一抱，然後向外一翻，發出掌力迎向申弘！

按申弘的想法，他這一掌，定可將兩人震昏在地！

但結果却大大不然，那兩名中年壯漢，雖然被申弘這一掌震得氣血翻湧，各自退了一步，但却悍不畏死，不僅沒有讓開，反倒亡命般，一齊撲向申弘！

申弘大怒之下，出手又快又狠，乒乒乓乓，那兩人每人身上在一眨眼之間，都捱了不止十下，但他們雖然已是搖搖欲墜，却死也不肯退開！

而此時凌飛却比申弘佔先了！

因爲他手中有劍，當他奔向茅屋之時，一名中年壯漢迎了上來，凌飛把心一横，竟然出手便是他外婆的驚人手法，一勢「搖光飛天斬」，將來人斜斜的劈成兩爿！

也不過眨眼之間，他已衝入茅屋之內。

凌飛一跨入左手這間茅屋，目光所及，只見地上滿躺着不下廿名武林人物！

凌飛畧一察看，已知全是被人封了穴道，當下毫不猶豫，將其中一名老人穴道拍開。

那老人欠伸而起，一眼看到凌飛，怔了一怔道：「你……是什麼人？」

凌飛道：「區區凌飛，老丈可是鬼城中人？」

那老人道：「不錯，老夫杜鑫，正是鬼城中護法之一，你問我作甚？看樣子，公子好像不是萬刦宮的人了！」

凌飛道：「居城主已在屋外，凌某正是與他同來，但不知杜老丈可知，鬼城中屬下之人，除了那華貞丫頭而外還有幾個叛投了萬刦宮中？」

杜鑫嘆了一口氣道：「不少，至少有三十人以上！」

凌飛暗道：「這與計高所說不對，莫非其中有詐？」

一念及此，接道：「杜老丈，那計高呢？他是否逃走了？」

杜鑫搖頭道：「沒有，計兄已然死在他的弟子手中。」

凌飛聞言一怔，心想，若是如此，那計高之言，又似是可信的了……

杜鑫見他沉吟不語，接道：「凌公子，可是計兄留下了什麼遺言，與杜某所說不同麼？」

凌飛道：「不錯！計高說，鬼城中人，已有一大半數入了萬刦宮，杜老却說只有三十人，那不是不對麼？」

杜鑫道：「凌公子，有一件事，只怕連計兄也未料到呢！居兄對人眞誠，鬼城之中，除了原是隨同華貞由萬刦宮派來的三十名臥底之人而外，其餘的人，可說全是詐降而已！」

凌飛道：「這是眞的麼？」

杜鑫道：「若不是眞的，咱們又怎會爲他們點了穴道？凌公子，在你們來此之前，我們已和那萬刦宮中人展開了一塲血戰，結果，鬼城詐降的一百五十人中，有四十多人因此喪了性命，到是那些一直沒有詐降的人，一個都沒有送命！」

言下之意，甚是感慨！

凌飛一聽，心中大喜，道：「如此甚好，那就有勞老丈助我，快快把他們穴道解開！」

杜鑫道：「老朽遵命！」

兩人一齊動手，屋內的十幾人，刹那間全都醒來！

凌飛交代了他們出去相助居長天，身形一轉，便向第二間茅屋行去。

容得申弘將那兩人斃，趕入中間茅屋之時，凌飛已將左面五間中，約有一百多名鬼城屬下，全都救醒。

這些人中，武功眞好的雖然不多，但在氣勢上，却是十分驚人。

凌飛立卽又趕到右面的五間茅屋，和申弘湊在一起。

申弘在中間的那間茅屋並未發現有人，凌飛趕來，正是他跨入右手第一間茅屋之時。

兩人目光暼處，那兒坐的全是老弱婦孺。兩人畧一商量，乾脆叫他們起身，避住屋外的後面山谷去了！

敢情申弘這時已有了放火燒屋的心。

兩人又轉入第二間，第三間，全都是和第一間一般，直到了第四間，才發現了有些不對勁的事情了！

原來這屋中放了一個很大的紫囊，四面坐了五名藍衣老人，他們一見凌飛和申弘進來時，其中一人，立卽將紫囊抱起，另外四人，迅速的起身，拉開了架式，正要動手。

申弘目光一轉道：「你們是誰？」

那黃衫老人中之一，冷笑道：「老夫兄弟，人稱迷心五老，你知道麼？」

申弘聞言，暗暗一驚，馬上用傳音向凌飛道：「老弟，這五個人都是使毒的高手，當心他那紫囊，最好先行搶到手中。」

傳音一頓，立即打了個哈哈道：「迷心五毒，朱家兄弟，老夫自是知道的了，只不知你們一向隱居苗疆，這番爲何竟也破例來到六盤山，爲萬刧宮所用？」

原來這「迷心五毒」兄弟，乃是以仁、義、禮、智、信爲排名，過去一直住在苗疆，不曾跨入中原一步，是以除了像申弘這等見多識廣之人，眞還不會知曉他們的來歷了！

這時，適才答話的黃衫老人朱老大朱仁接道：「萬刧宮以半隻千年毒蜈蚣爲酬，要我們兄弟爲他將居長天活捉，如此重利，老夫兄弟自然是要動心的了！」

申弘道：「毒蜈蚣的一半，給了你們了！」

朱仁道：「當然給了，否則，朱氏兄弟又豈會爲他們所用？」

申弘道：「五位打算怎樣生擒居長天？」

朱仁道：「只要解開紫囊，迎風一抖，你們所來之人，一個也休想走的脫了！」

凌飛聞言，心中一震，立即吸了一口大氣，凝功等待機會出手。

申弘笑道：「朱兄，那革囊中裝的何物？」

朱仁道：「告訴你也不妨了，乃是另外半隻毒蜈蚣調製而成的迷心毒粉，可以亂性，也可以使人忘本……」

申弘皺眉道：「那是很厲害了！不知有沒有解藥！」

朱仁道：「有！否則，一旦施展，豈不連自己人也害了麼？」

原來朱氏兄弟，久居苗疆，雖然善於用毒，但却不是壞人，天眞未泯，對人到也沒有機心，否則，申弘又怎能問的出這些內情來。

申弘笑道：「解藥是什麼東西？也是五位煉的麼？」

朱仁笑道：「當然是了，老哥子，其實，說穿了也算不了什麼，因爲最重要的兩種藥物，太過名貴，就是你知道了，一時也無法找得到了！」

申弘道：「那兩種主藥呢？」

朱仁道：「雪蓮子和千年白首烏……」

申弘道：「若是如此，只怕你未免還說漏了一點！」

朱仁一呆道：「那一點？」

申弘向凌飛看了一眼，道：「如是有人功力已然通玄，你這毒物也就沒有用了！」

朱仁道：「這却不假……」

朱仁身後的一位黃衫老人朱老五，朱信笑道：「天下只怕有這等功力之人不多！」

申弘笑道：「眼下就有一位！」

朱仁道：「誰？」

申弘道：「他麼？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朱仁道：「閣下麼？」

申弘道：「不是……」

說着用手一指朱仁身後道：「就是這老弟！」

敢情這時凌飛已到了他們身後。

更叫他們驚奇的是，那隻紫囊也已到了這位藍衫少年的手中。

而那本是拿了紫囊的朱老四朱智，却呆若木鷄一般，站在那裏動也不動！

朱仁大驚道：「四弟，你怎麼了？」

朱智一臉愁苦，沒有答話！

凌飛却代他說道：「朱大俠，令弟的穴道，被區區隔空制住了！他自然是不能說話了！」

朱仁怒道：「你爲何要制住我四弟穴道？」

凌飛笑道：「還不是爲了這隻紫囊麼？如果五位願意將這隻紫囊送我，並且留下解藥配合，那末，在下就解開他穴道，否則，那可要靠你們自己動手了！」

他一面說話，一面已走到申弘身邊。

朱仁想了一想，走到朱智身邊，察着了一番，皺眉道：「這位公子的點穴手法很怪，愚兄竟是解它不開！」

申弘大笑道：「這是大慈劍聖嫡傳手法，天下除了這位凌老弟之外，能解的人，可說是絕無僅有的了！」

朱仁道：「那……就有勞凌公子解開我四弟穴道吧！任何條件，我兄弟都可接受！」

申弘笑道：「眞的麼？」

朱仁道：「我朱氏兄弟，向來言出必行！」

申弘道：「那很好，第一，紫囊當下，第二，寫下解毒藥方，第三則是請五位即刻向後山返回苗疆，不許再入中原！」

朱仁笑了一笑，道：「這有何難，不過，我們豈非失信秦姑娘了麼？」

申弘笑道：「秦柔注定慘敗，你們不用放在心上了！」

朱仁和三位兄弟略一商量，他立即掏出了一個小瓷瓶，遞了過來，道：「這是一瓶解藥，只要撲上了一絲絲在鼻孔中，便可能除我朱氏兄弟的各種

毒藥，藥方之事，兄弟却覺得不便把先人的秘密洩漏，有違孝道，所以……」

他似是因爲拒絕了申弘，而大感不安。

申弘却笑道：「不妨事，既是你們有着這等孝心，老夫豈可强人所難？」

他回頭向凌飛說道：「凌老弟，解開朱老四穴道吧！」

凌飛笑了一笑，凌空出指，遠遠的向朱老四一點！

只見一股形如實質的勁氣發出，朱老四頓時長長的吁了一口大氣道：「悶煞我也！」

朱仁大喜道：「四弟，你沒有受傷麼？」

朱智道：「沒有，有勞大哥担心了！」

朱仁搖頭道：「賢弟客氣了……」

申弘這時接口說道：「朱兄，你們請由後面出去吧！」

朱仁抱了一抱拳道：「遵命！」

朱信却道：「大哥，咱們可要請教一下這兩位朋友姓名，日後他們如是來到苗疆，咱們也好有個稱呼和接待啊！」

申弘笑道：「老夫申弘，這位老弟是凌飛！你們記好了！」

申弘話音一落，朱氏五兄弟同時一抱拳，踢開後面的圍牆，大步而去。

凌飛笑道：「申老，這五兄弟的人不壞啊！」

申弘道：「本來不壞！」

他看了看凌飛手中紫囊道：「老弟，這紫囊怎麼辦？」

凌飛想了想，笑道：「埋掉！」

說埋就埋，他拔出了劍，在屋內很快的挖了丈許深大洞，將紫囊埋了下去，這才笑道：「等我們放火燒了茅屋，人家就想不到這下面埋有迷心毒粉了！」

申弘笑了一笑道：「這到是眞的！老弟，還有一間沒有查看呢！」

凌飛道：「不錯，咱們要快些！」

兩人轉身向最後一間行去！

入屋一看，只見屋內竟是堆着一地屍體！

凌飛皺了皺眉道：「這些八成是鬼城中的屬下了！」

申弘道：「必然是了，老弟，秦柔制勝之機，已被我等埋去，這屋子可以放火燒了！」

凌飛道：「遵命！」

探手掏出火摺，迎風一幌，便將火摺子丟到屋頂，眨眼之間，火勢熊熊而起。

申弘道：「老弟，你去接下鄭飛翁，秦柔交給老夫了！」

凌飛笑道：「那邊要不要再放一把火？」

申弘道：「不必了……」

話音一落，便向秦柔和龍幻影激鬥之處行了過去。

敢情，龍幻影因見秦柔想迎向凌飛，而出手將她截住！

但那秦柔手下尚有十二人未動手，這時一見申弘和凌飛放火燒屋，不等秦柔下令，頓時上了一半，向兩人圍來。

申弘有了先前的經驗，知道這干人不知死活，當下竟改變了出手方法，不再用掌，而是以指代劍，向那圍向自己的三人攻去！

凌飛仍然是拔出了長劍，一招「大慈大悲」將攻來三人中的兩人封了穴道，另一人則被他回劍一轉，斷了一臂！

申弘那一指，則點倒了一人，傷了一人的喉結，左手一掌，震斷了一人心脈！

申弘和凌飛看也不看，一個奔向秦柔，一個奔向那鄭飛翁！

秦柔一見，心中大驚，只見她脫口叫道：「朱大哥，是時候了！」

申弘聞言大笑道：「妖女，你可是要那朱仁他們用毒粉來迷住我們麼？不瞞你說，此刻只怕他們已然到了那六盤山下的農村中喝酒去了！」

秦柔聞言，呆了一呆，手中一慢，幾乎被龍幻影一掌拍上了肩頭。

她飛身後退了五尺，嬌聲道：「他們……眞走了？」

申弘笑道：「那還會假麼？丫頭，你千算萬算，只有一樁沒有算到，那朱氏兄弟與老夫乃是至交，有了老夫，他們豈會再聽妳的指使？丫頭，你最好束手就縛吧！」

秦柔臉色一變，大叫了一聲，揮刀向龍幻影猛砍！

龍幻影拍出一掌，身形不由得被秦柔這拚命的一刀氣勢迫的退了一步！

秦柔身子一轉，忽然掉頭向後跑去。

敢情，她乃是以進爲退，要逃！

申弘那裏容她逃去？

大喝一聲道：「妳逃不了……」

飛身追了下去。

這時，石天星已和宮竹君兩人在聯手合鬥鄭飛翁。

但兩人雖是聯手，仍非鄭飛翁之敵，兀自守多攻少。

凌飛右手持劍，一步一步走了過來。

鄭飛翁一見，大感不好，强攻了一刀，將石天星和宮竹君迫退，大喝一聲道：「凌飛，你不用上來了！老夫不想與你眞正爲敵，此間之事，一敗塗地，老夫責任已了，可以回去交待了！咱們留下一些香火之緣，日後也好見面！」

凌飛聞言大笑道：「很好！老丈請吧！」

鄭飛翁說的出口，而凌飛竟也大方的爽快放過於他，只把宮竹君和石天星看的呆了！不由得同時在心中暗讚凌飛果然不愧大慈劍聖的後代，有着常人難及的氣度。

鄭飛翁聞言，笑了一笑，對他一抱拳，掉頭而去。

石天星、宮竹君兩人回頭向四周打量了一眼，只見居長天身前，躺了兩具屍體，但又有三人向他圍攻不已！

原來那萬刧宮尚未動手的六人，這時已有三人攻向居長天，另外三人，則兩人攻向龍幻影，一人攻向方滔！

石天星大聲道：「凌兄，你去助那居城主，兄弟和宮掌門人分別去助那兩位掌門人！」

凌飛笑道：「石兄說的是……」

大步走到居長天身側，右手長劍一揮，接下了一人。

居長天大笑道：「多謝老弟！」

話音未已，突然一條人影，自天而降！

居長天怔得一怔，陡感右手一震，毒劍竟然脫手！

他大喝一聲道：「什麼人！」

凝目望去，只見毒劍已到了一個高大身軀的怪人手中！

居長天不由得尖聲道：「狼兄你……」

敢情那狼人竟去而復轉！

狼人冒天野冷冷一笑，道：「多謝居兄毒劍，冒某有了此劍，天下武林，十年之內，必爲老夫臣服了……」

他話音未已，只聽得有人冷冷一哼，道：「不見得！」

一縷劍光，電掣而至！

冒天野心中一驚，揮劍便向那縷劍光撩去！

但他這一劍却撩了個空！只見眼前一名藍衣少年冷冷一笑，喝道：「魔頭，聽你這句話，凌某實要取你性命！」

語音一頓，一招「搖光飛天斬」，晶光電閃，繞向狼人胸臂！

狼人失聲道：「飛天斬……」

話音未已，血光迸現，人已倒了下去！

適時，申弘已一手倒提了秦柔，大步而來。

他人未到，聲已到：「居兄，這秦柔原是狼人姘婦，這一切都是他們兩人所爲，鬼城與萬刧宮過去並無恩怨，旣是首惡已誅，居兄大可不必再多不計較了！」

居長天何等胸情，聞言一陣豪笑，說道：「那是自然！」

他俯下身去，自狼人屍體手中取下毒劍，向凌飛道：「老弟，大恩不言謝，毒劍贈予老弟，大概不會再有什麼人敢於覬覦了！」

凌飛笑了一笑道：「不祥之物，留它何用？晚輩將它毁去吧！」

他接過毒劍，雙掌一合，過了盞茶之久，只見他雙手向上一放，那柄長長的毒劍，忽然碎成了碎粉，隨風而散！

居長天大笑道：「好强的混元眞炁！老弟，此間事已了，且隨老朽回到鬼城小聚如何？」

凌飛笑道：「晚輩浪跡四方，隨遇而安，城主盛情，自是恭敬不如從命了！」

申弘哈哈一陣大笑，道：「居兄，這小魔女怎麼辦？」

居長天道：「要兄弟屬下將她綁回鬼城，活祭計賢弟在天之靈！」

龍幻影這時已向玄風道長那邊行去！

萬刧宮屬下之人，眼見秦柔被擒，早已沒有了鬥志，不用玄風道長等人下手，每個人都丢下了武器！

居長天看了看滿地屍體，和那烈焰熊熊的大火，仰天長嘆了一聲道：「武林之中，殺刧不已，眞不知要到那一天才能平靜……」

龍幻影淡淡一笑道：「居兄，除非每個人都像老夫，整天在荒山野谷中遊耍，不問世事，否則，要想天下太平，那是辦不到了！」

申弘笑道：「不一定！像龍兄一向如同雲中野鶴，但你還不是捲入了這場是非之中了麼？算了吧，這等事若想預爲之計，根本不大可能，到是眼下有一樁可喜之事，等着到居兄鬼城之後，老夫想做一次紅娘呢！」

居長天一怔，道：「是麼？申兄要爲什麼人做媒？」

申弘目光一掃併立一處的石天星和宮竹君，大笑道：「石老弟和宮掌門人啊！」

凌飛聞言，首先拍手道賀！

龍幻影，方滔，玄風道長，武君豪無不哈哈大笑！

而石天星和宮竹君，却羞的紅了臉，低下了頭來！

（全書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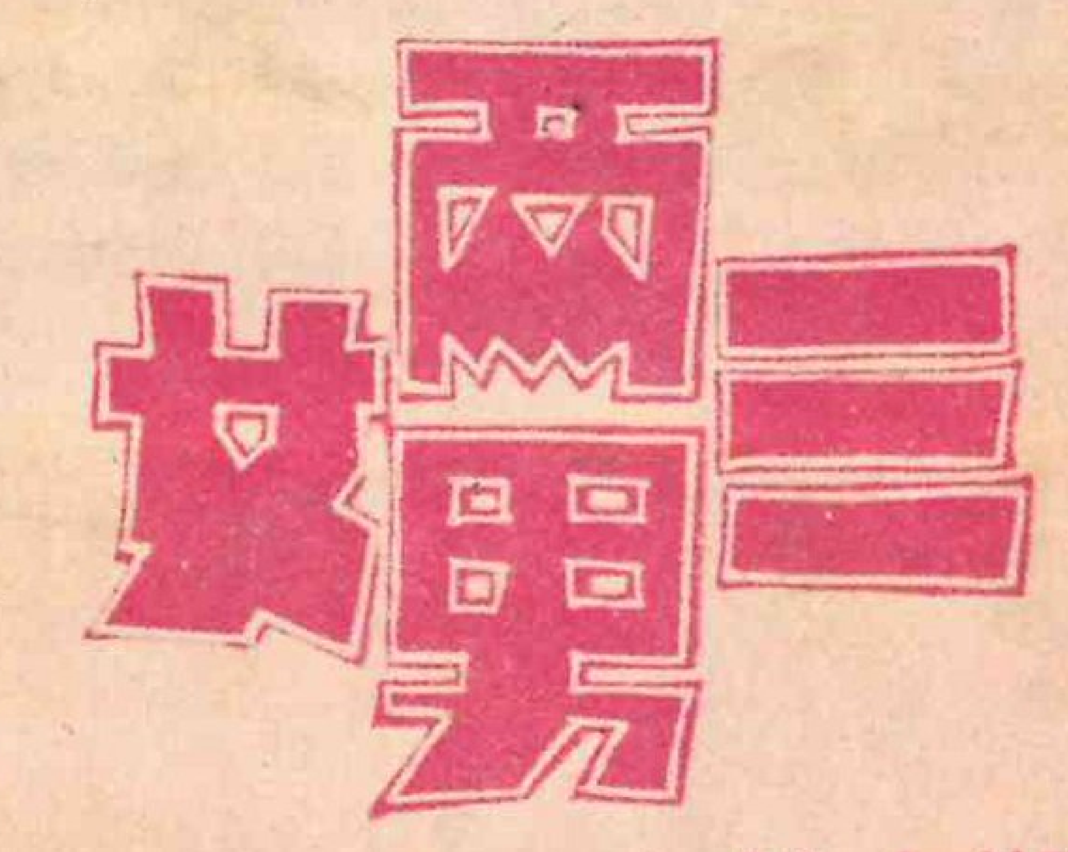
新潮小說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發行 地址：香港上環新街七至十三號A 電話：H－456121（四線）

一本以全新姿態出現的小說！

連載時風靡讀者　單行本現已面世

全書364頁定價港幣四元



新潮小說

兩男三女

韋韋著



上集

一個著名的心理醫生突然逝世，在他的遺物中祇留下五卷病者的錄音帶。醫生的女兒一次無意中發現這個秘密，於是錄音帶中兩男三女的秘聞，因此暴露無遺……本書是新進作家韋韋最新著作，描述大胆，情節動人，高潮秩起，是一部必看的佳作。